

国学典籍

# 三申道人传奇

风轻扬 著



# 近访三申道人

——我的 20 岁北京学医之路

风轻扬 著

## 目录

序言 .....	1
T97 上的决定---把回忆记下来 .....	1
当轻风遇上白云.....	5
能医不自医.....	7
世界文化遗产.....	11
尝掉了牙.....	14
我的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6
医神 .....	18
咖啡屋 .....	21
不是用来泻的大黄.....	23
做一位中医大夫的资格?.....	26
潜龙在渊.....	28
五运六气.....	32
道之道 .....	35
爱之道 .....	36
我命由我不由天.....	38
游子吟 .....	42
全世界都号错了脉?? .....	43
毛家菜 .....	47
中医院校的意义.....	52
故事的结束? .....	57
小插曲 .....	62
送君别 .....	69
我信.....我做得到.....	73
sleeplessHongKong香江无眠夜.....	77
被喊停的起跑者.....	87
我的二十岁.....	89
不能退的单程票.....	93
我的固执.....	95
送别的方式.....	103
The Sound Of Silence .....	106

我在北京的家.....	111
新生活的开始.....	114
特别任务.....	119
癫出乎心?出乎肝.....	124
慢惊风 .....	130
易见小鬼难缠.....	135
真相中的真相.....	137
四个人的假期.....	144
空白病历本.....	150
不再被牵着走.....	154
无题 .....	157
医道 .....	163
肚脐 .....	166
二十分之一的坚持.....	170
北大依旧人面全非.....	174
多事的我多事的夏.....	180
阿诗玛 .....	181
妮妮的阿黑哥.....	182
隔离 .....	183
温毒，死不治.....	185
手扎 .....	186
心中的纹字.....	188
色脉者，上帝之所贵，先师之传也.....	191
困兽斗 .....	192
物极必反?.....	194
火针 .....	195
夏日祭 .....	197
无力感 .....	200
最后一面.....	202
附录I：觅良师 .....	203
附录II：还原古中医的本来面目 .....	205
附录III：三申道长的博客.....	216
附录IV：我见三申道人 .....	216
附录V：天水刘道士传.....	219
附录VI：抓好吃与睡，人人活百岁.....	220

## 序言

附录 II 中的那段文字我在网上遇见至少三次了，最早看时也只是惊奇一番而已，然后就被网上奇彩纷呈的它物吸引而去，以至于无有相应。今天福至心灵，再次看到那段文字之后突然发心搜索了一下，得见民间中医网上“故邑城人”转贴了完整的《近访三申道人》，特为整理了一番，并附录网上搜索到的“三申道人”其它相关资料。

不揣冒昧，为此文命名为《三申道人传奇》，并与诸位有缘人共享。

德一堂

2009-05-24 凌晨

来源：<http://www.ngotcm.com/forum/viewthread.php?tid=7140&extra=&page=1>

民间中医网—岐黄密室—近访三申道人（转帖）

<http://www.37tcm.net/forum/viewthread.php?tid=7140>

（转帖自香港中医药论坛 作者：风清扬）

## T97 上的决定---把回忆记下来

现在是 2005 年 9 月 13 日下午 3 时，我正在坐 T97 由北京开往香港列车，而我在香港的同学们(先看看时间表)，应该是正在感受步入三年级的气氛---在中医内科学的课堂上听课或睡觉，或象我一样在逃课。

我为什么要作旅程的尾声才开始写作这一个月多的日记呢？一来，我这个旅程行程太丰富紧密，一路上给我回想的时间空间不多，在回程的路上我的思维开始清醒了一点，可以作出一点思想总结，二来，从我的记录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真正的中医是甚么样子，真正的中医应该如何学。这正是我最担心我做不到的事，毕竟我一个人的口舌是有限的，希望这个纪录将来在网络上流传，或以书面形式出现时，能令更多人醒悟到真正的中医学，不，甚至整个中华文化正步向濒临绝种的阶段，若这时没有人去整理它，重新学习它，它的将来会去可见的暗淡和微弱，取而代之的将是虚伪和浮夸，用来满足外国人好奇的门面装修。三来，这个纪录对于我，以及对于我的后人将来有一个回忆，警惕的作用。将来我上了年纪后再回头看这个纪录，不会置若罔闻，可能心头还会有一丝丝回忆，但最希望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儿看完这个记录后，他们的 20 岁时不会跟多一样没有主见，不经世事，处事不成熟等。

至于我这个旅程令家人和身边的人做成的担心和不理解，我想这会随时间的过去而被了解接受，虽然在旅程中我曾对我回家的诚诺有所违背，但这次的北京之旅比正式在大学接受一年或半年的北京大学交流还有意义，有内涵得多。

-----

整年事发生在 2005 年的 2 月中，我还是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的二年级生，

刚过了春节假期，回到本部大楼时，大学校园突然被一阵一阵红色的"红海"掩盖，那全是一系列香港大学和内地学府或不同的机构设立的学术交流，暑期学习和当实习生(internship)。当时的我对这一系列的内容没有大感兴趣，一来我当时刚结束了我在香港大学中医药学会的干事工作，觉得我在"大学五件事"中的读书呢个项目应该分配多一点时间，二来我在我大学生活的头一年半中不知为何跟祖国有尽说不尽的缘份，参加和举办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交流团，去了东北三省，北京，四川，贵州，广州，汕头等地方，我想我还是时候休息一下吧，这个"出差运"也应完结了。

从二月到三月，我的中医班和身边的朋友也在不断的讨论这个"中国计划"，当时我仍不太感兴趣，其一是这些交流团开支太大，我为了让我妹妹用我的房间温习以应付高考，考虑搬回宿舍住以x出空间。其二是当时觉得到了二年级的暑假应多花时间为中医的学习作总结和温习，花一个月时间在"中国计划"的玩乐上总有点不值得。

到了三月中，我突然像神推鬼磨似的，对这一堆"中国计划"重燃兴趣，当时还很浪漫的想一边在这些团中学习中国文化，一边温习中医，于是便报了一个"中国文化交流计划"，到了面试时才后恢，心想团费这么贵，参加完后得到一些实质的东西还好，于是便改参加"国家语委考试班"

到了三月尾的面试，没有穿西装/formal dressing 的我冲进面试室，对着个个都穿着得体的其它"参赛者"心头知道有点儿"输蚀"，但整个过程我自我觉得除了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太好外，其它方面应该足够令我入选，不料等到四月中结果公布出来时却令我失望----我竟然失败了，被挂在"等待名单"上。一向参加这些交流团很顺利的我突然有一种战败的感觉，这个团的面试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的，而且。。。。。。唉算吧，还是在香港读书吧，反正到了五、六月右左，学院会举办一个大约一星期的所谓草药交流团，那时候也可以去散散心。

但是，神推鬼磨真的是神推鬼磨，有很多事我真的控制不了，我预计不到的，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 2005 年 4 月 28 日，一个来电令我惊喜万分---我终于从"等待名单"x 升为可以参加中国计划的团友了。当然，烦恼又随即而来，和学院的中草药学习团撞期，便要去跟院长谈，要求这个草药团下一年才参加，我记得她当时看着我的资料介绍，皱着眉对我说:你参加这些团固然好，但我们在北京没有甚么对中医院校或机构的合作和关系，你去了对你的中医学习没有甚么帮助。我当时还天真的跟她说:你找不到的话我自己找吧!想不到当时这句话竟成了今天的事实。

在我从由四月尾至六月到北京之前，我偶尔翻阅在内地的中医药论坛，看看有没有机会认识一些在北京的中医药同道，好让我六、七月期间在北京可以跟他们"饮淡茶，食个包"，结果全都石沉大海。

直到有一天，5 月 29 日，我在中国中医药论坛看到一个帖，打开来看，觉得几有意义，便收录下来，注明"学习要的专注"，现转如下：

学医要有具备二种东西。一为缘份，二为执着。缘份不待多言，实指能否碰

见明师，执着则更重要。许多人自诩热爱中医，但他不能放下身前身后的许多东西，去专心如一地学习，这种热爱只停留在口头上，这是一种虚伪的爱。学好中医，是要舍弃一些很重要的东西的，如既得的高收入的工作利益，还要耐得住学习期间的清贫与孤独，否则热情头一过，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精力虚掷青春，到头来定然一事无成，这种学习还是不要的好。

我现在是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潜心专志地学医，从北京城北住处每天绕行一个半小时到城南师父诊所，风雨不误，天天如此。如果你能明此道理，能把握住这份缘，学医则成功过半也。

顺便说一句，到我师父处学习是免费的，唯在用心专志。共勉。

来信请讲讲你的学医经历和体会，合适的话，我自可引见。

余师三申道人，取意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易理，守雌抱朴，三而申之，合宇宙天真之理也。师生于甘肃石门，少发恶疾，日吐血以盆接，不数日，发肤焦燥、体质羸弱，当地医院诊为不治之症。师之母患稚儿无过之灾殃，惕惕然无终日，忧心如焚，竟至双鬓雪丝如飞。师恐怪疾夺命连累慈母，不辞而别离家出走，时年师十一岁。师踉跄南行，荆棘挂怀，狐狼饿吠充耳，凄凄惶惶，师不敢辍步留着，步速催紧。山无炊烟，师惟以山谷溪水解渴充饥续命。一日，师病甚，吐血不止，昏死道旁，数日复苏，终出山阳。未几，师之吐血症竟不医而愈。夫命之不殒，后必大器乎？诚不违天意也。

岁在辛亥，师游行至汉中，遇一武当山还俗道人指引，于峨眉山落发为僧。师曾笑称，披沙门袈裟实为果腹之计，非本性志向所愿。彼时国家百废待兴民生萧条，方外净地成俗家饮食道场，实为历史一景也。然，师生性自由不羁，不堪忍受佛门递头拔毛之苦，遂弃还僧袍重蓄须发，另觅高处。适师爷值峨眉山道观，见师伶俐聪慧，带回陇西修行之处，授以针灸活命之术。师自此皈入道门。越二年，师亲诣师太爷处，医术大长。此后，师云游四海，访师问道，先后拜二十余位异人高道为师，得道家之太素脉法。太素脉法不传于世久也，惟道门子遗，其脉理与世传濒湖脉理迥异。太素脉以四时取象将脉许之春弦夏钩秋浮冬石，复以上中下三位设寸关尺三部之关键，察之毫厘断之幽微，参五运六气周流之变化，合阴阳浮沉之消息，切之易简，指下难明，非世传脉法可比拟耳。今师得其脉法奥秒，使此千古之脉学不绝于缕，实为杏林之大幸，苍生之大幸也。

师尊古而不泥古，其亲尝咀嚼之草药达五千多味，发明前人本草之遗露，纠其偏，正其味。药毒性猛，师几近殒命，正值二十韶华，胡须发早衰，乃至年四十，已虬髯皆白，其付诸医学之代价，凸然可观也。

师医术精进，奉师太爷之命下山，行医于陕、甘、川三省，解苦救厄，不辞日夜。乡人扶老携幼求医问药，师日接诊逾三百人，无不效，当地百姓奉之为神医，师名一时广播流行。

甲申年九月，师被延至京城坐堂行医。师接诊之习式与世俗医坛相殊。依时下规矩，患者求治于医院“名医”“专家”，医者多半要求患者自诉病情，以采摘患者病况信息诊病处方，传统四诊惟“问诊”以其术浅艺薄得以乖张，而其余三途之“望、闻、切”因其繁复精深摒弃不用，尤其被目为中医特色之脉诊一术庶几为摆设。舍其精蕴留其浮萍，差之毫里谬之千里，患者徒增痛苦耳。更甚者，

余亲见中医师竟以西医之名术度测患者痼疾，东施效颦犹不为过，实杏林之耻辱。患者轻则怠误病情，重者黄泉路上眼不明。杀人者，非病也，医也。

余师则不然，患者对面坐定，师令其勿语，只用三指扣腕，低眉垂帘，约摸分钟，便据脉象娓娓道出患者病情休咎轻重迟早，乃至既往病因病史等。师之法无怪，独以脉论症，治病百发百中，令患者惊讶神奇。

余于乙酉年正月拜师，侍师三月余，亲见师以区区廉价针药痊愈医院费数万金难却之病患。张家口一老姬前来求医全程。老姬年五十六，已卧床二十余年，辗转多处求医，终告不效。姬初来乘轮椅由家人相护，垂首低声，颜色败坏，为痼疾之凶象。师给药七付值一疗程，病人去。半月后，病人复来，语声咽咽，中气固护，颜色好转。师略调药味，再予七付，嘱用心服药。病人去。如此三疗程毕，病人复诊，去轮椅拄拐可行。如此，师执前方，增减药味，病人欣然去。于上周复查，老姬已可弃拐缓步前行，并自诉体重有加。师号脉，症果减轻，稍进药，病将痊愈。姬临别揖师谓其为再生父母，状甚涕然。

另有一九岁女童，肚腹擎痛，昼甚夜轻，其学习生活俱为病困。其父母携女问遍京城名医，每次求诊医者各建一新病历，久之，女童病历累迭足以半尺计，然治法多罔效。女童自感腹痛如裹，坚坚不可移，苦不堪言。甲申年末，女童父母闻白云观有道人医术卓越，遂同女来诊。师断其为女患男疝，可治。患者求医心切，服药自不敢怠懈，二月余，疝气消除，女童康复如初。病愈，女童恃艺作画一幅名“金鸡贺春”赠师以表谢意，师欣然受之，壁挂医堂，众人皆赞女童以区区垂髫之龄作金鸡图为天才明珠，余独谓女童画艺妙则妙也，而师之回春之术诚为其基奠耳。

古之论曰医道同源，师行医于世至今三十余年，其医术堪称一绝，除此之外，其道家修养功夫也非常人能望其项背。今师不弃余之愚鲁，秉授医学，实三生之缘耳。

“医者，仁术也。”医道日没，有心者求之不得，多投师无门，荏苒光阴。惜哉。余特张贴此文，愿为同道梯阶学医之路。有意同学者请电邮：[qianlong5517@hotmail.com](mailto:qianlong5517@hotmail.com)

按:当我在北京时，我才知道这个帖发出以后，当事人收到百多封回信，信的内容尽是客套热情话，我跟他的回信却是简单几句，而我却是唯一一位去跟他和师傅(刘道长)见面的人

当时看到别人的回应是:用算术计算一下如何"日接诊逾三百人"，"一天为数千为针灸"当时我对这些响应不以为然，觉得若你没这个本事的话，别去胡乱评判人家，只觉得这个人的文笔十分十分好，记下了这个人的电邮:[qianlong5517@hotmail.com](mailto:qianlong5517@hotmail.com)，潜龙在渊。。。好。。。看看在北京有没有机会跟他"饮淡茶，食个包"，谁知这决定却令我过了一个不平凡的长夏和秋天。

-----

到了 2005 年 6 月 23 号, "中国计划"正式开始, 我带着潜龙在渊的联系方式, 和一班女多男少的半陌生团友来到了这个我 2004 年因举办一个中医药交流团而来到这个陌生城市---北京, 北京简直就是一个移动城市, 全国各地的人全涌进北京。一般在北京的人都拥有以下特异功能: 从你一跟他接触开始, 他便可以从你的外表, 说话口音中得知你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另外他们也精通十二生肖及其今年运程, 好让闲聊时有话好说。

北京最多是一个政治和学术中心, 而所谓的文化中心和旅游名胜, 我不敢苟同, 因为待在这里愈久愈能看出他的虚伪。

---

现在是 2005 年 9 月 13 日晚上 9 时 2 十七分, 我的手提电脑快没有电源了, 而把这两个多月的事情记下来更需要以后更多勇气的坚持, 加油!!

## 当轻风遇上白云

到了北京的四至五天, 待我安顿好一切, 习惯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后, 我便打电话联络这位「潜龙在渊」: 「喂, 你好, 我是在大约一个月前用电邮联络你的那位香港朋友, 你还记得我吗? 」答: 「记得, 你现在住在那里? 我这几天都有事要忙, 再过几天你再来电给我。」

接着几天, 便开始预先安排好的普通言学习, 上课的目的是要我们把普通言的发音弄得「字正腔圆」, 以应付二十天后的国家语言委员会普通话水平测试。正面的来说, 这些训练可以令我明白更多古文字的发音和字义, 放便我日后古代的典籍, 但无奈的是这二十节课程和我预期中的闷和死版, 这更使我对「潜龙在渊」之旅有更大的好奇和期待。

今天是二零零五年六月二十二号, 我按照「潜龙在渊」的安排, 在下课后到北京大学的东门坐 717 号到「白云观」, 我不断的望着身旁的路牌和车站, 深怕我错过了「白云观」这个车站, 我更把「白石桥」、「白云路」和「白云观」混淆起来。想不到北京下午一时多的闹市中, 交通是阻塞得这么利害, 加上三十多度极之闷热的天气下, 整个铁皮装的车厢顿时变成了蒸笼, 平常容易出汗的我弄得整身和坐背都湿透了, 还要在烈日下走一段路, 才到「白云观」。原本白云观是在唐朝已经建成的一个道教胜地, 内存丘机处的遗体以及一套清代版的「道藏」。「潜龙在渊」叫我在门口前等一会, 一等便是半个多小时, 其间在观外不断有人招徕算命问卜, 观内亦有不少道士装束的人在进进出出。这令我对一会的情景有不少幻想: 会不会有一位年轻的小道士, 引领我去拜见一位满面白发银须, 头上有一个玉钗扎着个小髻, 穿着一身洁白道袍的老道人, 然后向我诵经解道呢?

等了大约半小时, 只见一位身穿白麻衣, 年约二十多岁, 相貌和蔼近人, 下巴还留着粗糙须根的男子向我走近: 「你就是那位风轻扬吗? 」 「对, 我就是, 很高兴认识你, 你还是叫我的真名好了, 我不习惯在现实生活中被人叫我的网名。」 「好吧! 你刚来贵地, 也不用急着谈, 今天正是『十五』, 咱们先到观内上香吧! 」说着, 连入场卷也不买便进了观内。



白云观由几个大殿和很多小殿所组成，有祀奉太上老君，老子，丘处机的；也有求财、求才、求姻缘的；当然少不了我们学医之人一定会去上香的「药王」孙思邈

当天是『十五』，到观内上香的信众等特别多，有很多人用铜币击打在桥下的招财锣，当当有声。

在上香期间，我跟「潜龙在渊」谈话不多，很诚心的上了一注香，叩了三个头，希望我日后能学到真正的中医医术。

然后他带我到观外的一块小荒地坐下来，简略问了我一些学习中医的经历，而我亦作出了一点自我介绍。

「我的师傅年纪看来很老，已有很多白发，但其实他仍很年轻，才四十岁。他牙齿因为嗜药而全都被溶掉了。」他带着一点感叹说「他的医术高明得很，平时病人来看病，他甚么也不用向病人发问，只需示意他们伸手出来脉，便知道他们有甚么毛病，接着开方处药。」

「对，你在网上的论坛也提及过，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拜见一下他呢？」

「当然可以，你刚才不是提及过你近几年因为读书压力大，令你的胃经常有气在里面闷着，很不舒服的吗？等一会你便可以找他看看病，今天是十五，看病不用收挂号费。」

「好呀，我搭飞机来到北京后，耳朵里面觉的整天都不舒服，整个人也觉得没有精神似的。」

「他的脾气比较特别，等一会你见到他的时候别紧张，我等一会先回去诊所，你等一个小时后再进去挂号吧！」

「为甚么要等一小时呢？」

「这个你别问，等一会他脾气不好便麻烦了。」

尽管我答应了他等一小时，但待他离开了后，我还是急不及待的走到那间门诊，找个地方坐下来。

当时我留意到在我的左边有两位外国人（国内的同胞喜欢称呼外国人为「老外」）跟一位穿唐装，手拿大扇的北京人和一位年轻道长在讨论，但语言不通。经我了解后才知道其中一名老外有糖尿病，去爬喜马拉雅山后下肢肿胀痛，甚至

不能步行。他们正想了解这个疗程的时间以安排行程，于是我充当翻译，帮他们沟通，然后他们也很满意的向我致谢离去。

老外走后，整个诊所变得格外宁静，只剩下我一个在走廊等候，看着手表的时间过去。。。。。

终于都熬到四时三十分，也差不多一小时吧，于是我便去挂了一个号

「我要挂四诊室的刘道长。」那个挂号室的小姐望了我一眼，很不情愿地从桌上拿了一个橙色的小牌子给我，上面写着「三申道人」。

我慢慢的走向四诊室，一走到诊室内，已闻到一阵阵异味：一股烟草味夹杂着一阵陈旧、停滞的味道，仿佛进了一个煤矿洞似的。

诊室内的空间挺大，中间放了一个大诊桌，右边挂着三幅针灸图和一个大柜，左边有一大堆玻璃瓶，瓶内有很多药酒，墙上有一幅华佗的画像，画像下有一张简单的床，应该是检查病人和让病人针灸用的。

诊室内只有「潜龙在渊」在里面，我走进去后，他示意我坐到病人候诊的座位上。

## 能医不自医

「潜龙在渊」走进诊室右侧的一个小门内，说：「师傅，有病人来了。」

当时我心怦怦的跳，期望着会有甚么事情发生。

只见一位头发凌乱，灰白和黑色的曲胡须和头发融合在一起，满面头垢，双眼无神，穿着一件半透明汗衫，一条斜布裤，拖着一双破拖鞋，脚步虚虚浮浮的走出来的一位约四至五十岁，貌似在香港失业兼负资产的中年汉。但他的面孔又给人一种很有威严，令人不敢靠近的感觉。

他跌跌撞撞的走到医师的坐位上，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并用他沾满焦油的手拿了一个脉枕，放在桌的正中央，示意我把手放下。

难道就是他？我的寸口脉轻轻地被他的三根指头搭上，愈想愈紧张，心跳愈来愈快，快到「一息六至」的情况。

「惨，等一会他会不会以为我有火，有热，弄开方药呢？」

只见他的神情由漫不经心的顿时变得十分认真，我特别留意到他那幅面虽然颓废，却逆发出超乎常人的眼神，两眉紧锁，眉中露出一道一寸半的直痕。

不到一分钟，他便拿起处方栈，在纸上用很苍干有力的笔劲一切就像预先设定了似的，整整齐齐的在处方栈上排满了二十种药，每种药的用量由三十五至十五克不等，而且药物的搭配很奇怪，跟我从前所接受的教育很不一样，而在诊断的一栏上写着「胆火脾虚」

他撕下了三张处方栈，留了一张作底本，把余下的两张交给我，甚么话也没说，然后从抽屉里拿出烟和打火机，点起一根国产香烟，诊桌的右有边有一个红色的咖啡杯，杯内有数十根烟头和国产烟的烟盒。

「道长你好，我是在香港学习中医的，来到北京后听闻到有你医术高明，特来拜访。」我有点结结巴巴的把我盘算了一小时的台词道出来。

这时坐在一旁的「潜龙在渊」也在旁加了一把口：「哗，在香港的人也来找师傅你，看来师傅你的大名已经传得远了。」

三申道人面上一幅呆板、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道带有童真的笑容，并看到一幅布满焦油和牙垢的牙齿，说：「是吗？你从何处知道我呢？」由于右上角还缺了一只牙，所以有一些音发得和我一样不标准。

「从我未来北京之前便知道你啦，我现正参与学校举办的一个交流团，乘有空的时候，特来拜访你。」

「是吗？香港这个半洋半华的地方也有中医的吗？」

我便约略跟他讲了一些香港中医药的现况。

「道长，我在北京期间，可否跟你学东西？」我继续按照我预先想好的对白说。

「可以。」他很爽快简要的答应我，尽管我眼前的是失业中年汉或是医术高明的道长，也令我又惊又喜。

「你会留在这里多久？」他问

「大约二十天。」

「二十天，也学不了多少东西。」他眉头深锁，从口中吐出一缕缕烟，说道：

「你看不看得明白我开给你这个方子的内容呢？」

「唔，这个方子有一部份是有香砂六君子的结构，用来对治我的脾虚吧，至于其他方药我就看不明了，柴胡用上三十克那我的胆火不会愈来愈大吗，还有，整个方子的药量都比我从前所学的偏大，恐怕连药罐也方不下了。」

三申道人哈哈大笑：「这里的药开出来已经和其它人的少了很多啦，至于这个方子，并不是如你所想，你?再看一看吧!」

我再专心看了一会，「潜龙在渊」也拿了底本来看，也看不出甚么端倪。表面看来，他的方子像小孩子玩泥白一样，东一块、西一凑的。

「看不出」我说。「但白术、茯苓、砂仁几味药是用来健脾，利水，开胃吧。」

「是吗？」他把抽完的烟头札到那个红色杯里「这里用砂仁不是用来补脾的，?而是用来补肾，因为它是颗粒状的。。。。。」

正在我想为何砂仁会补肾，为何我会有胆火，为何我有胆火却要补肾，为何为何的时候，那个挂号室的女挂号员走进来，说：「老爹，签名。」接着便点算今天挂号人数，我是六位，也是今天最后一位。

「小伙子，你有药方要抓吗？」

「他可以明天才抓药吧。」「潜龙在渊」插口道。

「你不是这里的人，别多口」挂号员道。

甚么这里的人，那里的人，我搞不清楚，只是一头雾水的拿着药方到药房划价。

回到诊室，「三申道人」对我说：「道家的医学和你们医家的不一样，道家医学以调气为主，气调好了，身体其它部份也便没有问题。其实中医是作了一个开导的角色，像大禹治水一样，三分靠医生，七分是靠病人自身素质和底气。」

「潜龙在渊」乘机问：「师傅，是不是所有中医学里的东西都是由内经所出的呢？」

「对，内经是我唯一一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的医书，这本书(素问)从它的写文体来看，是跨越了春秋、战国、秦朝至西汉的。」

「但经过历史的动乱和变迁，他有一大半的内容遗失了，或者没有说出来。」

「那你可以把缺失的内容写出来吗？」

「我想我可以，但为何我要花这么大的劲去写呢？我才懒得去写。」他又开始抽第二根烟。

这时我听得正入神，眼前这位道长就像是掌握了中医的奥秘似的，透过他，我好像能窥见真正中医的原貌，正当我有一大堆问题想向他问道解惑时，药房却传来一位老太太的声音：「姓何的，过来付费！」

这句话有点不礼貌，但为免影响人家工作，我还是先去挂号室付款。

「一百七十多块钱！」挂号小姐说。

「哗，才五付药便要这么贵？」

「很贵吗？」

我还以为在国内的草药价钱很便宜，却想不到中药的价钱却比西药贵。

「道长，我想问一问你，我是不是很快会死去，我总觉得我的身体很差，天天在行尸走肉似的，我也知道我的脾胃有问题，我在香港时自己常配了一些四君子汤，异功散，参苓白术散等，但我自己怎么调也调不好。」

「哈哈哈哈。。。」「道长听到我到话后，哈哈大笑。「你听过能医不自医吗？通常医生自己会囿于自身对医学本身的认识理解，而对诊断和治疗自己作出错误的判断。相反，他们对诊断其它病人时却会充满把握，毫不犹疑地处方用药。」道长摸着他的曲胡子笑着说。

「有师傅在这里，你还担心你的小病调不好吗？」「潜龙在渊」道。

「姓何的，过栈来拿药！」我又被老人家呼喊去拿药。

「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先离开吧，别打扰师傅休息。」

「好吧，道长，在这二十多天内我有空便过来学东西。」

「成。」他简单的一句，便拖着他的躯体和香烟回到房间。

我和「潜龙在渊」一同离开诊室，并带我到回去北京大学的车站。

「看来师傅对你这个远道而来的学子很高兴。」他边走边说「你不如拜他为师，跟他学医吧！你可以整天花这个团的时间在这里跟他学习，不去上普通话课，反到正你跟我们学普通话肯定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快得多。你更可以先把你在香港的学业停下来，留在这里一年跟他学医，那将来你跟你其它同学便与众不同了。」

我虽然明白和认同他的意思，但不明白为何他会这么为我着想，把很多人也恨不到的「拜师」机会提供给我，还为我在北京的生活作出一堆小计划。但因为我是跟随一个交流团而来的，我有责任去完成这个团的基本要求，加上我还是对情况不了解，便拒绝了他的建议。

你也见到道长很喜欢抽烟，你倒可以买一条烟给他作拜师的贺礼。」

「好的，那我应该怎么称呼道长？」

「当然是叫他作师傅」「潜龙在渊」说：「你还想叫他作甚么？」

## 世界文化遗产

回到北京大学后，我用手机找到了一位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他叫资对求，四川人，在北京大学修读「导演专业」，一年级。我们是在刚到北京大学时的迎新晚会时认识的，当晚到了最后的环节--「结对子」时，我们一众男生都希望抽中漂亮的北京姑娘，而我却抽中一位年纪和个子比我小一点，但给别人可靠和忠实的资对求。至于为甚么他的名字会这么特别，也成了我这个故事特别的原因，以及变成了我的女团友逗笑玩乐的其中之一点。

我大概把今天发生的经过告诉他，并问他到那里买烟好。

他二话不说，马上带我到大学外的商店买烟。我选了一条老外名牌「万好路」名烟。

「老兄，你得万事小心」资对求和我一块回校吃晚饭时说：「北京甚么人都有，小心一点，但如果你认为你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话，那就继续做，别后悔，有甚么问题电话找我。」

回到宾馆，已经晚上七时多(别忘了告诉大家，这二十多天我们是住在一间叫「疗养院」的宾馆里，大概是主辦机构怕我们在考试前得不到完善的疗养，所以安排我们住在顾名思义的「疗养院」里)，我的房间本来是三人房，因分配的问题，只有我和的同房，阿甲同住。少了一个人同住对生活有很大的便利，也方便我有一个宁静的空间学习。

我大概把我今天的经历告诉阿甲听，收拾一下东西便睡了，我觉得整件事发展得太过顺利，自然。就是太自然，太奇怪啦！试问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首都北京，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吗？抑话我是身处于每天上千百万网络诈骗案的其中之？这一切都令我在晚上睡不着。

另一件令我烦恼的事没有一个合理收费的地方让我的手提电脑上网。

## ●六月二十二日

今天又是我最早醒来叫阿甲到北京大学吃早餐。从宾馆到用早饭的地方约需时二十多分钟，走过北京大学正门，沿途风景优美，鸟语花香，所谓的鸟不是单只是唯一能在香港找得到的麻雀，还有很多我说不出名字的，五颜六色的。湖内有一束束荷花在含苞待放，比香港大学的荷花池要大得多。湖边和草地上有不同年纪的人在画画，在舞剑，在耍拳，在晨操，完全体验出这个高尚学府里的悠闲文化。

我们吃的早餐是自助式的，当支付完外宾餐厅的标准收费后，你便可以在这里任吃任喝，所以我在那二十多天里吃早餐到量比午餐还要多。

不用一下子便过了课堂的四小时，其它人走向西回宾馆吃午餐，而我却独自一人走向东，开始我的冒险之旅。

今天我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去找「三申道人」，而是去买一辆自行车。

我记得我在读历史时，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是对外封闭的，其它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其只有数个：一是中国国旗，二是毛主席的肖像，三便是在北京城里见到的单车海，所以当时北京有「单车王国」的美誉。竟然我来到「单车王国」，我当然要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享受一「单车公民」的权利。

近年来北京发展迅速，自行车已经比从前少了很多，取而代之的是电动车和摩托车。

很多人都叫我不要买自行车，一是北京交通乱，担心我在骑自行车时出意外；二是在北京偷自行车的小偷特多，覆述资对求对我说的小故事，话说从对在北京大学有人受不了这些车小偷，于是便下了一个战书：用五把锁把单车锁得密不透风，打赌小偷们不能打开它们，结果到了第二天，五把锁整整齐齐的放在地上，而单车却在地上完好无缺。那个下战书的人不服气，再加多五把锁，纵横交错的把单车锁在一起，怎料到了第二天，十把锁放在地上，单车仍是完好无缺，自此

以后，无人敢对单车小偷下战书。

买好了自行车并把它泊在北京大学，我又去车站乘 717。

到了诊所，只见「潜龙在渊」自己一个人坐在诊桌的一旁，见到我来，示意我拿出香烟，到「三申道人」的小屋里。

于是我便拿着香烟，模仿武侠小说中徒儿拜见师傅一样，当当当叩了三个响头，并说道：「请受徒儿一拜！」接着便把「老外」烟呈献给道长，略有点美中不足的是我没有上香，或者为他点三条烟。

「三申道人」当时?在那个房间抽烟，一看到我跪下叩头，便马上起来扶起我，严肃刻板的面上终于露出了几道笑容，说：「言重了！言重了！」接着便收了我送给他的烟，一同走到诊室里坐。

他又坐到诊病的椅子上，点起一枝国产烟在吐纳；我和「潜龙在渊」则双双坐在一旁。

「中医这门学问，说简单时可以很简单，说复杂时可以很复杂。」他从他的口中吐出一缕缕轻烟，慢慢道。

「比方用药方面，应该是怎么样呢？」：「潜龙在渊」这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

「用药，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五行属性和当时的人情而定，好像清代有一位医家叫传青主，他的方子只有在南方管用，到了北方便不管用。」他把烟灰掉进红色的咖啡杯，继续说：「你昨天提及到的四君子汤，它的剂量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样的，胡乱配出剂量只会让病者白吃，亦浪费了药物。再如今日经常打广告的六味地黄丸吧，这东西应该只在北方管用，到了南方，还是附桂八味丸管用。」

「那么我这位在北方的南方过客，应该算是甚么呢？」我向他提出了一个自觉有趣的问题

「暂时还算是南方」他把烟头掉到咖啡杯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会把你当成北方的同志一样计算。」

「某朝代曾有一位医家，他用药来来去去也只是九味，变的只是药物的剂量，所以人们一听到他到来诊病，便预先把他用的九味药全写在处方栈上，等他来的时候再填上药量。」

「空调这玩意，我还是受不了」三申道人把空调关上「以后也别开这个了!!」房间里的气氛突然变得闷热起来「我这一身风湿，再受点冷风，如何受得了呀？」

「你有风湿病？」我带着点疑问问道「这算不算是「能医不自医」呢？」



「小伙子，你想想，我待在树林里七年多，能没有风湿病吗？」

这时我留意到在空调下挂着一幅四呎长的挂画，画中有一只画得出神的公鸡在昂首扬翅，充满朝气的样子。

「师傅，这是谁画的呢？」

「哦，这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送给我的。」他不经意的把空调的遥控器抛进他在诊室侧的小房子里。

这时有一位病人来找「三申道人」看病，「三申道人」还是和昨天诊断我一样，把脉处方，不到三分钟便完事。

「刘道长，听说中医最近被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将来你的身价便会升值百倍了！」病人说。

哦，原来这位道长也有俗名的，这便我对眼前这位迷一样的道长有了多一点的新认识。

「世界文化遗产，哈哈，他们真的把中医奉为世界文化遗产，看来真正的中医过多二十年就完蛋了！」道长边抚弄他的胡须，边说。

「师傅你可以『出手』呀！」「潜龙在渊」说：「你不是曾说过你曾把你尝药的体会记下来吗？」

「那些东西，我一早已把他们烧掉了！」

## 尝掉了牙

烧掉？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毕生著作，必定会珍而重之，就算作品不能公诸于世，也希望它们能留给身边的人，懂得欣赏它的人，很多科学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生前就是受尽别人冷落，过着刻苦的生活，只因他们在生前致力把他们的作品和思想理论整理好，保留好，流传好，后人才有机会从中发现和肯定他们的价值。

现在，眼前这位嗜烟如命，不修边幅的刘道长，自己却一把火把他一生人的尝药体会付诸东流。

「当年我走遍整个中国，尝了五千多味药后，便决心把我体会到的药性记下来。」刘道长又拿起一枝新香烟「那时的想法还挺天真的，买了一斤又一斤的纸，写了一整个房间的纸。那时我记述得最多的药是白术，其有十八页。」突然，刘道长呛咳了几声，咳得手上的香烟也几乎拿不动，他回一回气后，继续说：「当我整理好这堆笔记后，我便把我找到的十六种没有记载在药典的草药带在身上，走遍整个中国的甚么中医药大学、学院，中医研究院，希望它们能拿这些草药来

研究，结果全被拒绝，吃闭门羹了。这十六种草药经过我亲身体会和在病人身上验证了疗效，虽然也算不上是甚么，但也有它们的价值。」

「你可以自己把它们写出来，写自己的本草，不用强求官方的认同呀！」「潜龙在渊」道。

「这总得要一个客观的证明呀！」刘道长又咳了几声「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对这个社会失望了，一怒之下，找来几罐燃油，像文革一样，把它们革掉。」

到了后来，我来得知那次他除了把自己的笔记烧掉以外，还把他的师们，以及在他走江湖时各们各派传给他的医学笔记，医方方医论一并烧掉。在这件事上，我觉得他失信于传医书医术给他的人，他们是觉得刘道长特别专长医术和忠于医道，才把他们的家传秘籍、或者在文革时拼了性命保留下来的医书托付给他。他却出于一时情绪，便把这么多人的心血毁于一旦。唉，但相对于这六、七十年来国人把中医毁掉的情况，刘道长那次烧书的行径可能只是令天空的色彩暗淡一点而已。

「你看看我尝药后得到了甚么？」刘道长的语气慢慢变得愤世嫉俗「一口牙没有了，身体也搞坏了，而我现在又怎么样？」

「当时你的师傅没有告诉你不能尝天南星的吗？」「潜龙在渊」问，仿佛他好像已很熟悉这件事似的。

「没有，当时他根本想不到天南星的腐蚀性是这么强的，就算他知道并告诉我，依我时的脾性，我也可能照样去尝。」

「那时我掘到一棵大大的天南星，把它尝了后便睡觉，怎料到了明天睡醒想刷牙时，发觉说话好像漏风似的，再一摸，原来牙床上的牙齿早就被溶掉了。溶掉，也没法子。后来过了几天，我去尝玉簪花，尝完玉簪花后，我觉得它的根和茎应该也有它的作用，所以随便一并去尝，也是到了另二天的早晨，我睡醒时发觉我的牙根全部从牙床里脱出来，这样也好，把最后的烦恼也去掉。」他边说话边为他的咖啡杯加多了几个烟头。

「那就是说玉簪花的根可以用来脱牙。」我应道。

「对，而且全无痛苦，你只需把一点儿玉簪花根上的汁液住牙缝里加一点，很快你的牙便掉出来。我当时脱下来的牙根到了现在还保留着。」

「老爹，签名！」那个在挂号室挂号的小姐又在和昨天差不多的时间走进来，并把挂号筹收拾好，她对我这位陌生人感到奇怪：「咦，你不是昨天已经来看过病吗？还待在这里干吗？」

刘道长又摸一摸他黑白夹杂的胡子：「呵呵，这是我今天刚收到的新徒弟。」

「有多一个人了！」这位挂号小姐的语气变得有点不满「现在你不用理会我这个女儿啦！你看，你的房间这么乱、这么脏，要不是我每天帮你清洁收拾一下，你的房间就根本不是人住的了！」

「别这样吧，就当是多了一位新家人，人多了气氛不是更好吗？」病人帮着调解。

「对呀，他是咱们刚回归祖国不久的小伙子。」刘道长边说边笑边把玩他的打火机「看来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有人感兴趣的。」

「明天我和其它参加的交流团的同学会代表香港大学到人民大会堂与一位副委员长会面，那时候我可以乘机问一问国家对于中医的未来有甚么政策。」

「对呀，你可以问一问国家打算如何『修复』这个准世界文化遗产。」「潜龙在渊」整理好今天刘道长开出的处方栈和诊病记录「咱们走吧，别打扰师傅休息。」

我和「潜龙在渊」走出诊所时，他对我说：「你以后在这里跟师傅学习，要小心一点。」这令我感到很大的怀疑和疑问「请你相信我，别跟诊所的人交往太多，平时安份的坐在诊室里！否则你便会有麻烦！」

「哦，好吧，但刘道长平常用甚么方法教授你中医知识呢？」

「这个??????中医的知识太渊博，你要求他从头讲起，这是不可能，他也不会愿意的。我们学东西最容易最具体的便是从病例着手，所以每当有病人来诊的时候，别放弃学习机会。」

「哦，明白了。明天下午我要去人民大会堂，不能来诊所了。」我和「潜龙在渊」道别，顺便希望能给我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解开我心中种种疑团。

刘道长和「潜龙在渊」究竟是何方神圣？刘道长讲的故事是真是假的呢？我现在算是刘道长的「入室弟子」吗？我现在在干吗？

## 我的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回疗养院的路途上，我把这几天的事在心里回想了一遍，觉得我的经历和无数在香港的一个公安电视节目中受害者在节目上现身说法如何被骗的内容一模一样。唯一令我相信的是刘道长为病人诊病时那双明亮无比的眼神，以及「潜龙在渊」在这几天里流露出对中医的热爱和追随刘道长学习的不舍不弃，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下去探个究竟。

我本来打算致电回港向一些前辈、教授，问一问他们对我这个情况有甚么意见，谁知电通话费已用了五十多元，但他们却放假的放假，出差的出差，或是联系不到。唉，算了吧，这件事还得我自己一个人去找出真相。

想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这样过去，课堂后积压要复习和预备考试的内容愈来愈多，回到宾馆后，只见其它团友都拿着书本诵读，务求做到「声、韵、调」准确无误。

卡一声打开房门，只见我同住的阿甲和他的女友 apple 在互相温习，他们是全团中公认为最幸福的一对，他们自高中开始认识至今感情未变，又能双双成功通过面试参加这个团，更可以名正言顺的对父母说要到北京学习，然后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亦生活一个月，十分浪漫，羡煞旁人。所以我经常不在房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私人空间；而我亦有些时候收到 apple 顺便帮我削皮的桃。

「喂，过了一个星期啦，你还未读书，上堂又经常睡觉，你还是小心一点你的考试。」阿甲提醒我。

尽管我明白考试的压力挺大，但在我身边种种疑团还未解开前，我还没有心情干别的事。

「又在想你的师傅呀？他是不是甚么神棍来的呀？」apple 仿佛看穿了我思绪。

「不，他绝不是神棍，我从他诊病时对病人的态度便知道。」

为免打扰他们的二人世界，我便拿着书本到对门的房间温习。

这个团阴盛阳衰的程度十分利害，全团人只有五位男仕：我、阿甲、团长、hogu 和阿劲。Hogu 是一位快要毕业的化学本科生，我喜欢叫他做「化学 hogu」。他在出发前对这个普通话水平测试十分紧张，要以取得二等甲级为目标，在还未出发前他问一位平时不懂得笑的普通话老师他能不能取得二等甲级的成绩，这位老师当场笑了出来，这笑声成了推动「化学 hogu」不断努力诵读考试内容的动力，而我亦相信以他多于我数十倍的劲去应付这个考试，他一定能如愿以偿。

而阿劲则是有位主修中文的文化人，他对文学和文化的修养很深，曾担任中文学会的干部。他的志愿是做一名中文教师，所以他在这个测试中他的目标亦是取得二等甲级为目标，以取得当教师的语文基本资格，所以我和他们一起温习，理论上应该可以专心一点。

至于团长呢？我们这个团的团长是一个大忙人，他虽然修读生物科技专业，但他对香港旅游业有着火凤凰般不死的意愿和执着，希望为香港旅游业出一分力，而这个团正是他的试点之一，所以他对团中每一个人(特别是女孩子)都无微不至的关注，每一件事都再三的叮咛；甚至以香港大学代表的身份独自去跟日本、韩国外籍学友和疗养院的服务员交流，教他们如何看世界时钟、邀请他们单对单交流等，结果我每一次到房间都找不到他。

理论与事实却是两回事，我进去温习不到十五分钟，三个男人便难耐夜兰人静，开始聊起来。

我跟他们简述了这几天的情况，他们也没有甚么响应，也是叫我小心一点，不要被骗，但我却想不到他们这几天的生活是挺无聊的：下堂后一大伙人去吃午饭，吃完午饭后回疗养院午睡，或看电视，国内电视台播电视剧是习惯连续播四至五集的，所以他们看电视，一坐下来看便上瘾，直到当天这套剧播完为止，当发觉这套剧播完时，已到了晚饭时间，最有趣的是在疗养院里可以接收电视台等别多，而这些电视多经常购买相同的大型电视剧集，所以在甲台的「天龙八部」刚结束，又可以到乙台完汁完味重温，这个「电视瘾」在距离考试前几前还是戒不掉。

「你学中医是不是要学推拿按摩？」阿劲问。

「对呀，学院还没有教，但我先学了一点，没有劲，但也有点效。」我说：「我可以免费帮你按摩一次，这应该是我在这个团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为何是最后一次呢？」

「因为我很累。」

「那你为甚么还要为我费劲？」

「因为我现在想更累一点，累得一下子可以睡得着。」

按摩了半小时，阿劲的叫声由痛苦慢慢变得柔和，到了最后他觉得很舒服，平时紧缩的肌肉得好松弛，这是他觉得舒服的原因，也是我这位初级按摩尽了我能力范畴内做得到的事。

我拖着疲累的身驱回到房间，apple 已经走了，而阿甲也睡了，我累得一伏在床上便睡得着，一下子把所有的疑问全都抛开。

## 医神

六月二十三日

今天上的普通话堂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全都穿着整齐隆重，预备下午到人民大会堂和那位人大副委员长会见交流。

「同学，请你诵读以下一百个字词。」老师指着我说。

我一看到那一百个字词，马上面露难色，这一百个字，不是古字便是非常用字，除非预先预备好，否则根本不会懂得它们的声、韵、调。

我硬着头皮把他们「读」完，然后老师又说：「甲同学，请你找出他读错的字词。」

「老师，我倒不如指出他读得对的地方吧！这更省时。」阿甲说。

老师默许后，我才知道我读对了十多个字。

「看来你要更多、快、好、省地预备你的考试了。」老师明显地对我这位香江学子感到失望和不满。

课堂小休，我走出教学楼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教学楼相面是一个小花园，在我们上课期间花园会有一些年轻少女跳健身操，还有「老外」在耍太极，学习中国武术，团长曾跟他们互耍太极切磋，成了团中话题之一。

我在花园里闲荡，一辆黑色乔车驶过教学楼，这令我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

当天我也是在这小花园里闲逛，忽然，一群头戴墨镜，身穿黑衣，貌似中南海保镖的人拦住我的去路，说：「小伙子，这里暂不能通过。」我好奇得很，站着不想走开，看看究竟有甚么事情发生。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只见一队车牌号码顺序的全新黑色乔车，大约有十多架右左，从教学楼和花园的路驶过，其中一辆车里有一位先生向我挥手打招呼，当车队驶离后，这群「中南海保镖」便马上回到各己的车里快速跟着对前面的车队离开。

后来经我打听之下，原来当天南韩总统到北京大学访问，我当天碰上的正是他的车队，而在车上跟我打招呼的应该是南韩总统卢武铉。

「何医生，该回到教室上课了！」在教学楼的两位保安叫道。我们在这个团结束后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两位保安叫甚么名字，但到了离开前几天，保安兄弟和我们团中几名男生习惯以「哥们」这两个字相称，「哥们」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说，是隐含着一样团结、共患难的义气情感。

课堂很快便结束，我们正在到达人民大会堂的路途上。

「我们正在坐的旅游车一辆五百万，北京近年来每年至少买进一百辆，可见发展的势头强劲。」接待我们的代表向我们简述一下北京经济发展的情况。

「难怪北京的交通堵得这么利害，不过今年堵车的情况已比上一年我来北京时减轻了点。」我应道。

「当然，到了零八年北京办奥运，那时还堵车的话怎么办？」

人民大会堂是北京政治中心之一，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地方与国家高层会面，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经历。本来当时我们可以在「香港厅」会面，但因曾荫权特首过几天后会到北京与中共高层会面，所以「香港厅」要暂时不作开放，而我们这

次与副委员长会面便在「安徽厅」举行。

整个会面形式和我们平时看电视时中共和其它国家元首会面一样：双方的领导坐在中间，其它小角色则以领导坐位为中心作放射性弧形对坐。其它同学不敢坐上最前的一行坐位与领导直排碰头，所以前排的坐位全是空的，我便坐上其中一个。

这位副委员长为了这次会面特地抽出半天时间，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希望通过这次会面，令我们更了解中国国情，更好地协助祖国发展。他一开始便花了二个小时解答几条同学们关心问题。他对文化的认识的深度令我佩服，直认不讳的承认中国现在不足之处，又能深入浅出地把中国文化表现出来：例如他以各地不同的菜肴为例，表现出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特色，如四川、云南、山西、东北的菜也是辣的，但它们各有各的辣，有的麻辣，有的香辣，有的辛辣，而且他们虽然以辣为主，但他们也不会忽略其它四味，如何「谨调五味」，便是中国文化要点之一，也是一位中医大夫的基本功。

经过前几位同学问完他们关心的问题后，我也拿起麦克风，问一问国家如何对待中医的将来。

「哈哈，你问错人了，我是搞文化文字的，不是搞中医的，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国家是不会让中医丢掉的。自从毛主席指示医学分为三支力量：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后，国家投入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资金一年比一年多。虽然我对中医认识不多，但我也知道，中医是靠望、闻、问、切，赤手空拳的去靠自身诊病，近年西学东渐，应用一些现代科技帮助诊断也是可以的??」

对，我也赞同中医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可以应用一些现代科技帮助诊断，但凭我在北京所见，大部份在大医院的中医大夫在诊病时要求病人带同他们的化验报告、MRI，CT 底片来辅助诊断，这种情况慢慢变得约定俗成，至于这些中医如何看待这堆化验报告、MRI，CT 底片，这就不得言之。

「??你放心吧，中医的生命力至今仍是很强，你知道咸阳有两位中医高手吗？一位叫『脉神』，你一被他把脉，他就可以告诉你前几天饮过酒，三十年前动过手术；还有一位叫『刀神』，如你腰背有问题，他可以马上用刀切开患部治疗，然后缝合。将来你完成你在香港的学习后可以再来北京，北京搞中医的地方多的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大学多的是，你也可以在神州到处拜访中医高人。」

「好，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会去拜访这两位『医神』的。」

因为副委员长太热心回答我的问题，以致整个会面延长了一小时，会面到了最后在一张大合照以及众人的笑气下结束，有些人拿了「人民大会堂」的纸杯垫作纪念；有很多人不过与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小姐和骏男合照的机会，甚至连目无表情，身高六呎九寸的护卫公安也不放过。

回程的路上，团友们的话题总离不开团长于会面期间在副委员长旁边睡觉一事，而我则拿起普通话的考试材料，开始「将勤补拙」。

## 咖啡屋

回到疗养院，吃完晚饭后，想起昨天致电回港的查询全都泥牛入海，但我还不死心，决定发电邮回港问一问。

我约了化学 hogu 和阿劲到一间在疗养院旁的咖啡屋，那间咖啡屋附有免费上网服务，这才是我们一开始去这间咖啡屋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跟它的缘份开始的一个偶发点。

「当当当??」一进咖啡屋，挂在门旁的门铃响起来，一位年约三十，下巴有点须根的男仕，迎上来：「各位来想喝点甚么？」

「我们想喝点东西，上一上网。」

从他开始招待我们，到在我的手提电脑调校上网设定，他都是鸡手鸭脚的，看来他是新入行不久。

「要不要我帮手？」从开放式厨房传出一把女声。

「不用了，我可以应付。」原来他们是两夫妻。

由于我不能用无线网络上网，我要直接把手提电脑连接到近厨房的服务器才可以接通互联网，这也给了我多一个缘份去认识一下他们的。

我满足的把我要发的电邮全都发出去，拿起女老板老板娘刚调好的「泡沫咖啡」品尝一下，虽然女老板看起来给人一种贤妻主妇的感觉，但她调这杯咖啡却调得很生硬，边看着「秘籍」边调制，还弄得整个厨桌全是咖啡。

「我们刚接手这间咖啡屋不久」女老板边收拾边说：「所以服务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对，我们在这几天才开始营业。」男老板走到厨房帮手「这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开店，虽然有遇到得多困难，但整个过程也挺有趣。」

交谈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哈尔滨人，俩从大学生生活其间认识，自此便彼此牵了根红线，毕业后一同到一间工程设计公司工作，工作几年后觉得老是被领导管束，没有太多自由，便蓦然放弃他们的工作，变卖所有家产，两口子只身来到一陌生的成市，开始他们新的生活。一片茫然的这城市闲逛了个多月后，男的决定以他爱人的名字为店名，在北京大学附近开了一间小咖啡屋，他们希望把这间咖啡屋成他们的在北京的家，并欢迎四方八面的朋友来到他们家里，享受一杯由妻子调出来的咖啡，以及一小件回味无穷的芝士蛋糕，细问之下来知道这手艺是丈



夫几年前为逗妻子开心而开始不断学习锻炼的。

整个咖啡屋都是由他们亲手布置的：淡黄色的墙配衬着淡黄色的吊灯，柔和的光线投在每张玻璃桌上，仿佛像一小撮一小撮萤火虫在每张桌上为来客照明一样。墙后一有个书架，架上有很多旧小说，当时售价还是一、两块钱的文集，鲁迅、张爱玲，还有其它我不知名的作者；书架也夹杂着很多陈旧的摆设、小游戏、哈尔滨相集等。不知道他们放在书架上的对象，是不是他们恋爱生活的一部份呢？在离家时把它们一同带上旅途，现在找到一个合适的家，便把他们放在这里与来客共享呢？

阿劲对老板们爱情生活和开咖啡屋这段经历羡慕不已，看来他内心深处也想找到一位能够与他一同挨苦，一同分享，一同走过人生每一段路的伴侣。不知道他在这个团里会否有机会碰上她呢？

在这两个星期里，每逢晚上我们三个人都会去咖啡屋上网、饮咖啡屋，聊天：老板有时会分享一下他们的爱情生活、在东北闹鬼的鬼故事、在北京城内的新知旧闻。我们三个人都很喜欢听他们说话，因为我们觉得东北人讲的普通话很标准，很好听。他们看见我们这么用功应付普通话考试，也充当免费的「家教老师」为我们正音改错。有时我会充当设计师，艺术家，市场推广概念人，胡乱地为他们的咖啡屋提出很多意见，他们也笑着欣然接受。

「你们这间咖啡屋的收支平衡了吗？」

「我们开这间咖啡屋其实是为了认识多几位朋友已已，收支上估计还可以吧，始终还是刚开业，这几天也没有客人，你们这么远来到这里，我们真的很高兴呢！来尽情的喝吧，今天晚上不用结帐！」男老板热情的说。

「这怎可以叫你们作赔本生意呢？」阿劲说。

「对呀，老板，你放心吧，有我们在这里天天来你这里饮咖啡，很快你的生意便会多起来！」我说。

到第二天，我们三人又到咖啡店，边温习边饮咖啡，不断把声、韵、调不同的字词谗出来，像念咒语似的，把咖啡屋弄得全都是咒语。

两位老板望着空着一大半的座位，眉头有点发愁。

突然，有一班青年探头进来，「当当当」，门铃又向了。

「咦，这里没有人抽烟，只有三个人在看书，上网，看来我们可以到这间咖啡屋了。」一把熟悉的广东声音从门后传出来，然后九、十个人右左进入了咖啡屋。原来他们是参加另一个交流团的香港大学生，今天是他们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所以便出来放松一下，其中一位女孩子更是 **hogu** 的朋友。

他们很快便融入了咖啡屋的气氛，并很快加上了很多「香港特色」，玩「非洲话事啤」游戏，散布在咖啡屋的「咒语」顿时停止，取而代之的便是欢笑声和尖叫声。

「我们的咖啡屋是凌晨二时结束营业的，但若你们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因应你的需要开放久一点。」男老板对他们说，女老板也忙着调制饮料，两个人也忙过不停。

「看来今年是一个好开始」我对他们说：「你们也可以藉这个机会感受一下香港青年的青春活力气氛呀！」我们三人在一片嘈吵声中离开。

自从那一天后，咖啡屋的生意便一天比一天好。

有时来咖啡屋的不单只是我们三个男人，团中的女团友也会来凑热闹，互相「打听」其它人的情史、感情生活。我分享了一点「自作多情」的住事给她们听，她们笑过不停。

一个半星期后，我们去咖啡屋时，我留意到冰箱里多了很多啤酒。

「没办法，客人需要这个多，我唯有拿多一点存货来。」

在咖啡屋抽烟饮酒的客人愈来愈多，有些来客甚至免费邀请我和其它女孩子饮酒，女老板也少了很多调饮料的机会。老实说，卖啤酒比卖咖啡更简单、方便、易赚钱得多。

再过几天，我们到咖啡屋时，发觉两位老板都不见了，换成一位本地人在替他们经营。

「他们每天都要熬夜经营咖啡屋，觉得身体上受不了，所以聘了我来当夜班，他们嘱咐过我，若有三位少年，其中一位带着手提电脑来光顾的话，要好好的招待他们，为他们送上最好的咖啡。」她笑着对我们说。

的确，每天熬夜工作是不容易的，没有正常生活，又挨出了四个黑眼圈，我若是男老板的话，也不忍心要女老板跟他一起挨若，不当夜更也是很正常的事。

在临离开北京前一天，我们三个人特意抽时间在中午去跟他们道别，在这十多天咖啡屋里的晚上，给我们一种从陌生到熟悉的感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以及赋与我们一种对生活充满期望和惊喜的冒险精神。

希望两位老板终日能找到他们想要过的生活吧！

## 不是用来泻的大黄

不是用来泻的大黄

这三天服了「三申道人」开给我的方药，耳朵舒服的症状慢已经消失，精神也变得愈来愈好，早上上普通话堂时也不会睡觉了。但他开给我的方里有石膏 15 克，大黄 6 克，此两者皆是大苦大寒之品，易伤脾胃。很多医家告诫过学医之人切勿妄用苦寒药，以免「引邪入里」，加上大黄服后理应会有泻便的反便，但我服药服了三天后却全无泻便反应，虽然这个方子里的大黄不是后下，大黄久煎后，泻下之力减弱(他要求方药的煎煮方法是：先把药泡一小时，再煮滚汤药，头煎 30 分钟，二煎 25 分钟，三煎 20 分钟，煎好后把三次煮好的汤药兑在一起)，但他在这方子里加大黄是用来甚么呢？加上他把二十种药并在一起，汤药的味道却不难喝，易于入口。这一切使我相信刘道长的医术，同时亦产生更多疑问。

「何医生，请你帮我把把脉，看一看病。」身材高一点的保安兄弟叫道：「我昨天拉了好几遍，现在又觉得肚子痛。」他捂着肚子走近我。

诊脉之下，右关沉左关弦紧，舌边明显有齿痕。

「你最近的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

他皱着眉点点头。

「看来你是因为生活压力大，以致肝失其条达之性，反横逆犯脾，肝脾不和，才令你拉肚子、肚痛，你可以去附近的中医门诊找有医生证的中医大夫看一看病，若没有时间去大夫看病，可以到药店买一些中成药，如痛泻要方、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至于西医治疗方面，我对这方面没有太多认识，不能给你甚么意见。」

「谢谢你，何医生，但我不想去看病食药，我相信我自己的身体可以自行恢复的。」

「你怎么这样奇怪，有病也不去治，你现在有女朋友吗？」

「有。」

「少吃辣的食物，叫你的女朋友多点关心你，照顾你，开解你。」

到了十二点下课，独自一人骑单车到附近的学生饭店，匆忙的吃完几块钱的午饭，然后便赶到车站坐七一一。

北京的夏天热得比香港的还利害，要在最热的时候在闷热的车厢里坐一个多小时车，真的挺难受。

但到了诊室，感觉更难受，空调关上后，诊室的空气好像停顿一样，加上刘道长不断制做出来的烟味、不收拾房间而堆压出来的陈旧气味，一般人待在那里不到十分钟已经受到了，但「潜龙在渊」天天待在那里跟从刘道长学习，其坚毅的耐力可想而知。我也很快地被「潜龙在渊」的耐力所感染习惯诊室的气味，就算现在叫我待在那里一辈子，我也「自我感觉良好」。

通常我到诊室时都是在诊所的午休时间，「潜龙在渊」会伏在桌上睡觉，诊桌上有几张处方栈，但总的来说，早上来看病的人比下午多，而总数不会超过十位；刘道长在看病后会回到他的小房间抽烟或睡觉，「潜龙在渊」会在闲坐，或拿起一些中医经典来看，而我则拿起书本诵读普通话。

刘道长诊病，通常不用问诊，先示意病人把脉，把完脉后再看舌头，以及舌下脉络，有时会看掌纹、耳背；若是病童的话，他会用拇指「一指定三关」，再看病童食指的脉络，至于问诊，刘道长绝少使用，反而很多情都是病人在刘道长诊脉开方之际急不及待地说出来。

至于刘道长开出来的方药，更是十分难懂，除了他治胸痹用瓜蒌、薤白；治心肾不交用黄连、肉桂这个药对以外，其它我看不出端倪；药量更远多于教科书的常规用量，他用「毒药」比较多，例如附子、全蝎、水蛭、蜈蚣等，有些时候甚至连十八反、十九畏的组合也用上了，举一病例如下：

男，职业：道教研究学者，三十六岁  
症：心肾失调，阳虚，大小肠失火  
黄莲 6 克 莲召 15 克 肉桂 6 克 莲芯 5 克 黄柏 15 克 地龙 15 克 天冬 30 克 仙茅 10 克 巴戟 10 克 苦参 10 克 五味子 10 克 牡蛎 25 克 附子 5 克  
牛膝 15 克 白芍 30 克 茵陈 15 克 川芎 15 克 甘草(生) 10 克 大枣 2 枚  
大黄 6 克  
共 7 付

我询问病者主诉，是以睡眠不好、做事没劲为主，九天后我再遇到他，他对我说任何不适的症状已经消失。

他在处方栈写药时，写得整齐，像是预先知道要用多少种药似的，在纸上分成几行，每行四至五味药物，用两至三分钟写完，有时要写下的药物比较少，只有四、五味时，他也会把整个处方栈的空间分配得很好。

刘道长平时板着面孔，很少谈话，但当人多热闹时，他总会把他过去的事，或者一点医道医理讲一点出来。

今天大约下午四时多，一位年约四十多，身材高大壮实，面色偏黑，有点浮肿的男人走进诊室，口里吞云吐雾。

「师傅，你看他的健康是不是太好。」「潜龙在渊」说。

「如果你连他有甚么问题也看不出来的话，别去做中医了！」刘道长对着他，用一种训话责备的语气跟他说：「你看不到他的肝有问题吗？」

「没有事！我还撑得来。」他边从衬衣的口袋里拿出国产香烟给刘道长，帮他点火，边说：「没法子，应酬多，烟酒多！」

「你现在不会是应酬我吧！」刘道长说，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咦，你是谁，我从未见过你呀！」这位黑面男仕问我

「潜龙在渊」抢着答：「这是师傅新收的徒弟。」

「哈哈，他是从香港来的。」刘道长又摸着他的曲胡须「不过，他们俩都不是我的徒弟！」

天啊，难道我真的身处在一个「网络拜师骗案」？

## 做一位中医大夫的资格？

「我才不会背师傅这个责任。」刘道长毫不在意的说：「他们两人只是坐在这里看着我看病的，他们从这里能够学到甚么，我不知道，但若他们能学成的话，我也乐意『乐观其成』。」

「你不是说过你曾花了六年时间把你的医术传给了一个人吗？」「潜龙在渊」听到刘道长讲出以上话，不但没有表露出任何吃惊的神情，还继续向刘道长追问。

「对，但他也不是我的徒弟呀，传给一个人医术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呀，若明知他的资质不够，付出和兑现不成比例，我还费这么大的劲去教他医术干吗？」说完他便连人带烟回到他的小房间里。

一股失落感突然从我背后，沿督脉上风府，再到百会，令我感到一阵眩晕，「不是他的徒弟」和「明知他的资质不够」这两句话足以把我对中医的热诚打进冰窖里，「不是他的徒弟」，被「潜龙在渊」骗了，也不打紧，因我明白他这种做法是希望能向刘道长学得更多医术，但「明知他的资质不够」却令我顿时「魂魄唔齐」，天啊，难道经过他这几天对我觉普通话的观察后，发觉我资质有限？若是如此，那便乘我现我还是二十岁，赶快转科，要不然像友校的中医毕业师兄一样，为求完成自己开一间中医诊所的心愿，连父母也要跟他一同挨穷挨苦，那时候我便真的不孝。

那位黑面男仕仿佛知道我的心思似的，说：「他只是说说已已，不要放在心上，你跟他相处久你便明白。」

「请问你是谁？」我问

「我是刘道长的朋友，姓途，在附近的一个道教单位工作。」

「我是一名在香港读中医的学生，现正参加一个北京暑期交流团，因朋友介绍下认识到刘道长，现在有空的话我便来跟他学习。」我马上作了一简单的自

我介绍，免得他又慢慢的问长问短，如「你为何会北京」、「你为何会找到刘道长」等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十几遍。

这时那位挂号室小姐又走进来找刘道长签名，她一见诊室没有人，便走到小房间找刘道长签名，并说「老爹，你等一会是不是吃面条，我现在先帮你把面弄好。」

离开诊所的路上，「潜龙在渊」见我心神仿佛，便对我说：「我事先已跟你说过拜师这仪式只是令大家的情份更好，相处得更融洽，不要介意他刚才所说的话。至于他说我们资质不够，那是以他现在的程度来说的，你试想想，他在刚学医时的资质和经历，能比我们多吗？至于能否成为他真正的徒弟，只要我们付出更多耐性、诚意和决心，终有一天我们会成功的。」

回到北京大学，心想：「即使我做一位中医大夫做不到刘道长这般的程度，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程度便可以了。」心中的阴霾去了一大半，眼见天天晚上都是我独自一个人吃面条，太寡了，便约了资对求到学生饭堂吃晚餐。

「老兄，你『职业』的职字的音发错了，不是 zi 第三声，而是 zhi 第二声。」他在吃饭时不断地校正我的普通话发音。

「唉，资老弟，我真的感谢你为我的普通话费这么大的劲，别人的『结对子』已经失去了联系，没见面了，你还这么乐意来见我，见面又不忘帮我校正我的普通话，我……。我……。真的很感谢你！」

「我可不理睬别的『结对子』怎么样」他说话时挺像一副导演模样「我答应了参加这个计划，有幸结识你，你在学习上和生活中有甚么问题，我也应该帮忙的。」

资对求这么重视我俩之间的关系，我真的由衷感谢他，但是我知道若果没有另一股力量在这个团里，资对求也可能很少出现。

晚饭后，资对求跟我一起回到宾馆。

一回到宾馆，一群女团友马上上前跟他打招呼，并七手八脚的把他拉进我的房间(因为我住的房间人少，多出了一空床位)。

这便是缘份，自从资对求在她们面前出现后，她们便对他「爱不释手」，先教他学习「地道港式特俗语言」。资对求对语言学有些研究，所以她们教他讲的港式语言不到一小时便朗朗上口，这使令她们欣喜不已，她们在我的房间玩 UNO，「盖棉胎」，整个房间都充满热闹气氛。

为免影响他们玩乐情绪，我便走到对门的房间找 hogu 和阿劲去咖啡屋。

到了咖啡屋查看电邮，终于收到在香港的前辈对我这次「拜师」的善意意见，

但既然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件「拜师」事件是甚么一回事，那便不用担心，还是好好享受这段经历，这份缘份吧！

## 潜龙在渊

除了医术高明的刘道长背后的身世是我这个学医之路的一个迷团以外，引领我开始这个故事的「潜龙在渊」同时亦是迷一样的人物。

他看起来年轻，但他说自己已年近三十，相貌带着一副学者的才学秀气，又有点俊俏，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确，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很高，要不然也写不出一篇这样好的文言文。他有一双富有魅力的长眉和眼睛，我敢肯定，若他站出来，在女少男多的北京市里招亲的话，也会有很多女子拜倒在他的石榴裤下。

他戴着一副有六百多度深的近视眼镜，他的眼镜跟我一样，是无边框的，可能因为戴久了，眼镜的镜片有一边歪下去，戴上去后相貌变得很难看，很不协调，加上他平时不喜欢戴眼镜，所以很少戴眼镜。我却一直希望他能够把他的眼镜修理好，并时常戴上，因我觉得他戴上那一副眼镜后，会显得他更文雅，更有修养，但他好像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干似的，在这个团完结前他还未把它修理好。

他说他姓辛，但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姓辛，我不知道，反正到了这个团完结时，他的一切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迷。

起初认识他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在那个诊所单位里工作，后来过了几天，才弄明白他原来是和那诊室毫无关系的。我看见一般人在北京市内为求找一份月薪九百多元的工作糊口，每天忙过不停，而他却每天没事干，待在诊室里跟从刘道长学习，这种精神令我可敬之余，亦令我产生更多疑问。

他说他从前是从事舆论工作，一向对中国传统文化，古文化有兴趣，后来看了刘力红写的《思考中医》后，对中医这门学问由业余爱好者转为学习者，他放弃了原本的工作，买了一大堆中医古籍在家钻研，如黄帝内经、难经、素问、雷公炮灸、医宗金鉴等回家自学中医，后来在机缘巧合下认识刘道长，自此便日日跟从他学医至今，从不间断。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刘力红先生写的《思考中医》这本书，就像过了蕴酿期一样，它的成效开始慢慢的「渗」出来：有学子因为看完这本书，便明白中医应该如何学习，使社会将来少了一位庸俗的中医，多了一位真正的中医；有人看完这本书，便是「中医是落后的，陈旧的」这个概念完全改观，也有的像「潜龙

在渊」一样，看完这本书后，蓦然放弃一切，只身寻找中医之路，中医之源，走遍名山大川寻访中医高人。虽然《思考中医》这本书里的内容和立对不全然是对的，但它所达到的作用，就如同在一个快要垂死，名叫「中医」的病人身上注射了一枝肾上腺素，使他的血压回复近正常多一点，精神好一点，感到多一点温暖。我相信若有愈来愈多像「潜龙在渊」这类人出现，「中医」这名病者最终会从深治疗部用自己双脚走出来。当然，若是学中医，以中医为毕生职业的人更加要争口气，为成为真正的中医而努力。

虽然他说是自学中医，但他没有医学的本科生学位，又没有医生执业证明，就算他把中医学好后，空有一把手艺，又能怎样呢？难道要再花五年时间去考一个本科生学位？但他总是说：「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最要紧的是学好真本事，在中国，你要搞这些医生证、执业证，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你知不知道，连刘道长他自己也没行医证明的。」

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和刘道长一样的愤世嫉俗情感，他经常说：「我已经厌倦住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里，我想到欧美国家住，脱离这个烦俗的国家。」

「若是这样的话，你先跟刘道长学好针灸，那对你将来打算移民出国的计划更方便。」

由于他的文化水平高，对历史的认识也比较多，所以他很痛恨共产党这五十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土地作出的破坏：「你知不知道『大跃进』、『土法炼钢』等主题仍是国内研究学者不能触及的题目，若我还年轻五年，还有青年的冲动和干劲的话，我一定会去拍这些主题的纪录片，把情况真真实实的反映出来。」

「可是你现在还很年轻呀！」我问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后你便会明白，若我还像你这个年纪，我做甚么事情也不顾一切的去干，但我现在大了，心境不同了。我现在只想学会了医术后，过一些怡淡宁静的生活。」听这句话时，他像似充满了出家修道的意味。

他的文学水平很高，但他说他的学养是自己自学出来的：「若你跟从现代的教育制度，你学出来的只是一个机器，一埋垃圾！我当年读小学的时候，老师没有教的文章，我已经暗地里看懂了，这就像是天赋，一种自然本能，你不知不觉便会走近它、认识他、学懂他，根本不需要其它人教。」



每天下午我们差不多同时离开诊室，一同坐七一七离开，但他下车下得比我早，所以我跟他相处的时间很多，可以谈的话也很多。唯独美中不足的是当时我的普通话正处于「半校正」状态，一半标准的普通话「声、韵、调」夹杂着一半广东口音，以致跟他交谈时我要经常带一个小笔记本把他听不懂的字词写上给他看。

「你为学普通话要学得这么费劲呢？」他对我为应付这次考试的吃力程度感到大惑不解：「我六年前来到北京工作，不到一个月，便自动的从我的地方方言转到标准的普通话口音了，若我现在去参加你这个普通话考试的话，必定能取得甚么一级甲等。」

我一直很奇怪他为何可以找到刘道长，以及以一个外人的身份整天待在诊室里，他对这方面的事没有对我透露太多，只是不断的告诫我不要跟诊所的人接触，说话，安份的待在诊室里，学你的医，做你的事便可以了。

一天，在七一七上，他终于跟我讲了一些：「那个口口声声叫刘道长做『老爹、老爹』的女家伙叫做刘微浪，本来她是一位向师傅求诊的病人，后来刘道长治好了她和她母亲的病后，她知道刘道长这个人有利用价值，便跪在地上口口声声叫他做『老爹』，师傅居然受她这一套，还替她找到诊所这份挂号工作。」他愈说，他的神情由平和变得愈来愈气愤和不满，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从未见过的，我也相信令他更气愤的事情更多，只是他不说而已「本来她未来诊所工作前，找师傅看病的人很多，一天三十至四十位，那时一天忙过不停，学习机会多，特别是脉诊方面，我现在的脉感有一个好基础，便是因为当时多机会把脉，感受不同的脉像。我不是自我吹嘘，但我相信我现在的脉诊水平比部份所谓的学院级，专家级的还要好得多！后来她来了诊室所当挂号员后，为了讨好他的『老爹』怕他太『操劳』，除非病人指明要找师傅以外，其它新来的病人她都分给其它诊室的医师了。自此以后，找师傅看病的人一天不多于十位。」

「那么这间诊所的收入便减少了很多？」

「对呀，这个刘微浪是间接弄死这个诊所的。从前在中药房有三位抓药员，现在只余下一位全职了，你也看到师傅开的方子，药多、量大，这个诊所卖的药价又比外间贵，所以它赚药费比赚挂号费还多得很，但刘微浪这个女人……唉，不讲了！你现在也看见吧，这个刘微浪恃着有师傅在他背后做后盾，在诊所里招风招雨，对病人呼呼喝喝，看她将来会有甚么下场！」

看来在这个诊所里还有很多故事，不知道我将来会否知道呢？

在这个「考试团」的时间里，他一直给我一种成熟、久经世事的感觉，他又提供了很多善意的意见，例如叫我直接在这个「考试团」完结后留在北京，继续跟刘道长学习，甚至暂时搁下在香港的学业，跟从刘道长学习一、两年：「你也看到师傅的本事是独一无二的，若你能学到他一成，甚至百份之一，你就已经和你身边的同学与众不同，至少可以在社会上混一口饭吃。」我当时便决定在这个团结束时继续留在北京。

到了后期，他那种成熟、坚强的印象开始从我的内心打破，原因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唉，你长大后别去谈感情，感情是一件很伤人的东西。」他过了两个星期后，突然变得愁眉不展。

「你失恋了吗？」

「快要跟她离开了，但还是未离开。」

「那便分开吧！」

「唉，你以为感情这回事便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吗？为了这件事……为了这件事……。我曾打算去寻死。」

「哗，你别这么傻，『得君千愁为红颜』，人生还有很多事值得你做的。」

「我还是决定在我学医学成后出家修行，做一个道士，过着仙人般的生活！那时我甚么烦恼也没有了，你现在还没有谈过感情，你当然不明白！总然之，你记着我的话，别谈感情，感情是最伤人的。」

或许感情真的是最伤人，但对于我这位不经世事的「小伙子」来说，还是充满好奇和期待的。

有一天，我跟这位「潜龙在渊」辛先生又到附近的道观闲逛，走到一处，布

满小树，在七月的北京下开满了一撮撮北粉红色的小花，像樱花似的，十分美。

「你知道你若说一位女子很美，跟你说她很漂亮，是两回事来的吗？」

「唔……………我好像感觉得一点，美应该是比漂亮更高一个层次的。」

「对，她就是很美，很美，很可惜……………总之，你长大后别要谈感情，感情只会让人愁…………。」

「成成成，这句话我最近已听你说超过一百遍了，我们还是在这个这么美的地方，拍拍照，作个纪念吧！」

于是我便和他在那几棵不知名粉红色小花的树下拍了很多照片，而这些照片便成了我和他在北京最值得回味的时刻之一。

## 五运六气

「我打算在这个交流团完结后留在北京，继续跟那位刘道长学习。」我在某一天的豪华自助早餐后跟在北京的领队说。

「本来你必须要在这个团结束后跟从这个团回去，但若你坚持要留下来的话，你已经是成年人、大学生，我也不能阻挠你，你自己决定吧！但你还是对那位道长有些防备好一些。我今天便回香港了，将来的详情你跟办事处的易铃说吧！」我感谢领队给我的意见和宽容之量，然后便赶去上普通话课。

有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我的脑袋：「我有没有能力，是否适合做一位中医大年呢？」古时，上至四书五经，下至医卜星相，都是非其人不传的，自上次他曾说过「资质不够」这句话，这个阴影始终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师傅，做一位中医大夫是不是需要一些特别的要求？」

「对，古代曾有一系列的要求，但现在没有了。」

「那我可以当一名中医大夫吗？」

「可以，只要你把你的真心拿出来对病人，其它的将勤补拙就可以了。」

经过那一次对答后，太阳出来了，心里最后一个「学障」也扫除了。

自从我大概搞清楚我和「三申道人」和「潜龙在渊」之间的三角关系后，我开始想我应该在诊室学甚么。我一开头跟刘道长说要跟他学东西，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潜龙在渊」看来在这里跟了刘道长学习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他说他自

己对脉学的「脉感」提高了不少，并自信现在的脉诊水平比坊间的专家教授还要好；我在过去的一星期都是漫无目的地坐在那里，偶然想到些问题便向他发问，或者跟他闲聊。因我之前未决定在团结束后待在北京，碰上「三申道人」和「潜龙在渊」这个缘份，便当是在这个团里长长中医见识已已；现在既然决定留下来，便要找些东西学，要不然便会漫无目的地浪费时间。

「师傅，我想学五运六气。」我下午到了诊室后，毫不犹豫的对他说。

自从我在一年级对中医的认识多一点，深一点后，我便一直相信五运六气是中医理论中的高阶的部份，现在本科生教育对中医理论而言是小学生程度；而五运六气则是中学生、大学生的程度，可惜这些中医的「中学生、大学生」程度的课程却在一般的中医院校里欠奉，甚至现在没有一些权威性的「五运六气专家」可以熟练地运用此理论，像现在世界卫生组织预警流行性疾病一样，预警将来会有甚么「风寒暑湿燥火」病在流行。

注：五运六气这个理论是以天、地、人、三者的互相关联和活动而影响物候、人的疾病图谱等。

「好呀，那你就学五运六气吧，若你把五运六气学好，便可以当一位中等的中医大夫，在社会上混一口饭吃。」刘道长边抽烟边说。

「那我应该怎么学？」

「你先看《医宗金鉴》中的《运气要诀》，把里面的内容全都看懂，看会，再把它歌诀背会、背熟再说吧！你知道吗，《医宗金鉴》这本书便是清代学医之人必读的一本入门书，就像你们现在用的教科书一样，哈哈。」

「你先前不是说过光看《素问》便可以吗？现在我为甚么要看《医宗金鉴》？」

「别人不用看，你需要看。」

自从那天后，我便拿着我的电子手帐，看电子版的《运气要诀》，但看了一两天，总觉得不是味儿，于是我便从「潜龙在渊」那里借来一本1957年版的《医宗金鉴》来看。现在白天要上课；下午要在这个闷热难耐的诊室看刘道长诊病，看《医宗金鉴》；到了晚上又要温习普通话，看《医宗金鉴》，有时有些团友过来询问一下他们的健康问题，要我给他们一些中医意见，忙得不可开交，精神和时间也不够用，而这个普通话测试考试也被我慢慢地丢在一旁。

我对古文的基础不太好，所以看《医宗金鉴》等别费劲。

有一天下午，「潜龙在渊」提早离开，只剩下我和刘道长在诊室内，他见我对着那本《医宗金鉴》看得一筹莫展，便对我说：「你这样叫做看书吗？我看见你这样看书也弄得我发毛了！我拿一个东西给你看。」说完他便走进他的小房间，

哗啦哗啦的找了一会，拿了一个黄色的圆盘给我看。

那圆盘由八层圆圈组，很明显是用人手制做的，盘上沾满了灰尘，看来已经有很久的历史，每层圆圈上有不同的五运六气的内容，像是在《医宗金鉴》《运气要诀》中的附图一样，每个圆圈都是可以转动的。

「好好看吧，看完后你可能会得到多点启示。」

「这个盘是你做的吗？」我问

「对，这个盘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我当时还做了很多像这样的盘，如七十二候，灵龟八法，子午流注等。因我当时懂得了这堆理论后运用得不好，所以便作了这些盘来用，后来这些盘送的送，不合用的便丢掉，只剩下这个五运六气的盘。」

「你是不是先把字刻在这些胶圈上，然后再用朱砂上色？」

「对，当时我做这些盘做了一百多个。」

「一百个？那你为了做这些盘费了多少时间？」

「做一个也是两小时已已，你以为要花很多时间吗？」

这个手工不俗的圆盘，若要我说的话，也得要花四至五小时。

「好好的去学吧！」，他坐在针灸床上享受他的烟，自从我来了诊室后他抽烟抽了这么多天，今天他终于抽我送给他的「老外烟」：「你现在年值闯江湖的年纪，需要学东西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竞争，我现在年纪大了，是时候退下来，过着我要过的生活。」他说话的语气完全和「潜龙在渊」一样。

「可是你现在还是四十岁，很年轻呀！」我说「在香港，有很多年过五十的人，特别是那些高官，都是『永不言休』，心境还很年轻，做事仍有干劲。」

「你没有我的经历，你当然不会明白。」他随便的把烟灰掉在地上「也许是因为在香港生活条件好，他们到了五十岁还未老吧。」

「师傅，五运六气这个理论是不是鼎盛于宋朝？」

「对，当的朝廷还会以它推算出来年的疾病图谱。」

「那当时有关五运六气的著作应该很多才是吧，为甚么到了现在却剩下这么少呢？」

「唔…………不知道，可能他们觉得不值得留下来给后人吧！」

他慢慢的拖着他的躯体回到他的小房间，突然回头跟我说：「好好的学吧，若你和我早几年来到北京相遇便好了，那时我可能已做好我的五运六气笔记，那么你现在学习便不用费这么大的劲，能节省你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易学一半。」

如果………………。如果…………。。也没办法，《运气要诀》共有七十多页，再参详他的五运六气黄盘，我花了十天的时间才看完。平常有些病人见我对着那个黄盘看得出神，还以为我是在学看风水，或是脑袋有毛病。

我发觉黄盘的内容有一点是和《运气要诀》不同的，在《运气要诀》里，它说三焦属阳，心包络属阴；但在它的黄盘里，三焦却属阴，心包络属阳，两个掉转了。当我问他时，他微笑不言，说：「歌诀下的注释详解，后人可能会注错解错，但这在本书上的歌诀却一定是正确的，你先把歌诀背好吧！」

由于我要同时应付「普通话水平测试」，到了这个团结束前，我还未开始背会那四十七条歌诀，有一天晚上，我在疗养院宾馆内随手打开了《医宗金鉴》，翻到《运气要诀》最后一页，看到最后一道歌诀：

未达天道之常变，反谓运气不相应，  
既识一定之常理，再审不定变化情，  
任尔百千杂合病，要在天时地化中，  
知其要者一言毕，不得其旨散无穷。

## 道之道

每天下午坐在诊室里看书，谕普通话「符咒」，总觉得有些闷，解闷的方法便是期待不同的人到诊室来聊聊天，其中一位便在那个道教单位做事的途先生。

途先生还在「传统式」的单位工作，即是「做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国家每月给他的回报可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每天坐在单位里没事干，跟人家抽烟闲聊，和领导应酬饮酒食饭，生活相当悠闲，所以他经常跑过来诊室来没事找事干。但他这悠闲生活的背后，在年青时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他可以说是俄罗斯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因他的故乡是在中国和苏联争议的边界里，在他十多二十岁时，他决定放弃苏联的户籍，重投祖国怀抱，从严寒的东北之地走到北京，取得祖国国籍，可惜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国家乱到不得了，他当时挨得太艰难：吃也没有得吃，特别他不习惯北京的饮食习惯，他除了要在北京养活自己外，还要寄钱回老家敬奉两亲。结果来到北京不到两年，已弄得皮黄骨瘦，幸好当时邓小平同志平定了文革之乱，百废待兴。中央商讨后，决定把当时中国比较大型的宗教，如儒、道、释等，建不同的单位来管理继承它们。当时人人经过文革后的阴影，很多人不敢担任这个单位的干部，但途先生那时候却拥有良好的投资眼光，决定当其中一个道教单位的干部，结果这个职位令他的生活得到改善，并有能力娶妻活儿，同期跟他一起做的干部升职的升职，调职的调职，只剩下他在单位里享受他悠闲的生活。

「你在这十多年来见过的道教高人有不少吧！」我问。

「对，但真人通常不露相，平凡即是常，我在这十多年走过中国不少地方，看过不少高人，真正的高人即是平常人，你不会觉得他们有甚么特别的方。」途先生说：「但近年来有真本事的人愈来愈少，混饭吃的人愈来愈多。」

「哦，那么我们的国家领导为道教发展做过些甚么事情？」

「那当然有啦，有一个道教研究学院，快要成立近十五周年了，它的营运有点困难，幸好有中央和全球道教团体在补贴资助，才可以熬到现在，来这里学习的弟子，要经当地县政府推荐，证明此人对道教有修习的天份，才可以来，一年收四十多名学生，学费也不贵。」他抽烟的习惯没有刘道长这么利害，但也要习惯性的在聊天时拿起一根烟：「他们的学习人活严紧得很，每节课后要写四千至五千字的反省感想，也幸好不少名大学教授不介意在这个收入少的单位教学，保障教学素质。」

「那道教的那些炼丹、符咒、风水堪舆、占卜等这些内容在这个单位里能否学到呢？」

「你所提及的这些在单位是学不到的，学子们须待毕业后自己在外寻访拜师才学得到。」

「这样的话，这个单位在承传道教这门宗教和学问上，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种情况就像中医院校一样，空有一个空壳，你要学真本事，还得要去找民间中医，像师傅这般的人物，像我们的情况一样。」「潜龙在渊」在旁边插口。

「唔，那现在中国的道教现况如何？」我继续问，不想被他打歪话题。

「中国的道教现在分为两大派，一叫全真派，一叫正一派。全真道即是金庸小说里提及的丘处机的那个门派，讲求清修，它门派下的道士必须出家、吃素；而另一派正一派的道士可以在家修行，不戒荤腥，可以婚娶生子，所以你若见到有女人在一些道长的家里进进出出，不要感到奇怪。」

「哦，原来道士也可以结婚的，那么刘道长是那一个门派的呢？」

「他没有甚么教派，可谓『原教旨主义』，他只抱着道教的教义，以及一些道教仪式。」

「那他有没有老婆呢？」这是我最好奇的问题。

## 爰之道

「有呀！他有一位妻子，三十多岁，相貌和身材挺不错呀，若你不知道的话，

你根本不会相信那是她的妻子。」

「对呀，她几个月前曾来过这里，可惜你无缘见她一面了。」「潜龙在渊」说。

平常跟「潜龙在渊」闲聊，他除了对诊室的空气污染有点怨言外，还觉得刘道长不修篇幅的程度超过了他忍受的范围。他说刘道长经常不洗澡，指甲里藏满了污垢，衣服穿久了又不洗，所以刘道长一走近他，便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而我的鼻不太好，除非刻意的去嗅，否则对「潜龙在渊」所提及的异味不太敏感。

大概浪迹江湖久了的人便是这样吧，当个尊注、投入去做一件事时，便慢慢的把吃的、穿的要求降低，习惯成自然，也难怪刘道长这样。

按常理，以现代女性的心态，是绝不肯嫁给这样的男生，那谁会做她的妻子呢？

这时刘道长刚睡醒，从小房子里走出来，打了个呵欠：「今天下午没有病人，乐得我半天清闲。」然后走到诊桌坐下，又从抽屉里拿出了他的烟和打火机。

「师傅，你也会谈恋爱吗？」我问。

「嘻，我才不跟你们谈这些情情爱爱的事，听了我也起鸡皮！」

「那你平常又看现代人写的武侠小说。」

「那是武侠小说呀！我只爱看它里面的武侠内容，一看见那些情情爱爱的内容，便翻往下一页。」

「那你当年不跟你的老婆谈，又怎能会有感情呢？」

「谈呀，在家的时候我们每天只说两句话，先是她说：吃饭了，然后便是我说：吃完了。」

「天啊，那么你们的生活靠甚么来维系？」「潜龙在渊」问。

「就做饭嘛！」

「这也算是一个家庭，一段感情吗？」他更不认同地向刘道长追问。

「你们所说的情情爱爱，令我起鸡皮的这些东西，我根本不相信这一套，这些东西，说穿了，不过便是双方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罢了。家庭，就像一把伞一样，当你在社会上走得累，想找个地方休息时，家便为你提供这样的地方，当我一回家，便有人为我做饭时，我便会很高兴。」

「你的妻子做饭做得特别好吃吗？」我问

「比不上我自己做的好，如果我认真起来，也可以当半个厨子，她却不能---但她至少是作我最爱吃的面条给我吃。」

「天啊，那别聘一位做面的厨子有甚么分别。」「潜龙在渊」更不解

「若你看得穿的话，所谓社会都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撑，而甚么你情我义，道德礼教，都是表面的装饰品已已，所以我不信这一套！」

「那你为甚么能找到你的老婆？」

「她本来是找我治病的，后来，哈哈，不告诉你！」

「哦，她是对你日久生情的吧！」

「世事就是这样，有阴便有阳，有刘道长的存在，便有刘道长需要，和需要她的人。」途先生说，并从刘道长的烟包里拿了一根烟去抽。

「那我应该找一个怎么样的伴？」我问。

「你呀，别要求这么高，能有一个在你身边已经很好了。」全诊室的人顿时哈哈大笑。

晚上七时半了，我正在骑自行车回疗养院。我最喜欢绕过北京大学名胜之一「未名湖」，因为到了晚上，像资对求所说一样，可以到这里「打鸳鸯」，在上淡蒙的夜色的遮掩下，可以看到男男女女、恋人伴侣在树下、草丛中呼吸着新鲜空



气，完全表现了北京大学的自由气氛。我一定要找一个深夜时段，再来个「夜游北大」，寻幽探秘。

## 我命由我不由天

「喂，老豆，我现在跟一个老中医学中医，他很有本事的。我打算在这个团完结后继续留在北京跟他学习。」我在下堂后到电话亭跟我的父亲通电话。

「甚么？你还是小心一点，还是在这个团结束后便回来吧！」

「这件事一时三刻不能跟你解释完，我还是晚一点发一个电邮，详细的告诉你吧！」这是我预期到的反应，始终他还是不太明白这回事，需要花时间跟家庭沟通。

与此同时亦传来交流办公室的不愉快消息「对不起，何同学，经我们商讨后，我们决定你不能留在北京，需要依时跟这个团回去。」从电话里传来易铃的声音：「这件事绝对没有任何商榷的余地。」

「我现在有事要办，迟一点再跟你谈吧！」我挂上了电话，独自离开北大食堂，骑单车到车站乘车到诊室。」

「纵使现在遇到一点点困难，但我相信到了最后一定可以解决的。」我在公交车上听着那堆普通话考试材料，为自己加上这把强心针。

今天我晚了一点才到诊室，到达诊室的时候已经有病人来求诊。

「你这几天是不是喝过酒？」刘道长把手从病人的寸口脉拿开，开始在处方栈上写药。

「对、对、对，喝酒这个没办法，应酬多。」

「你还是把它戒掉吧，这只会只你的肝火更重。」

「你可以试一试叫那些服务员小姐在你的杯里加多点冰，令你酒调稀一点。」我说。

「你这个小伙子果然聪明，谢谢你」：说罢病人便离去取药。

「师傅，你开给我的七付药我已经服完了，来到北京后那些不适的感觉和症状全都消失了，要不要再开一张新方子？」我问。

「再过多一两天看看服药后情况怎么样再跟你开方吧，若你是打算来看病的话，下一次早上来吧！」

「为甚么要在早上诊脉呢？是不是如内经所说，诊脉常以平旦，阴气未动，阳气未散，饮食未进，经脉未盛，络脉调匀，乃可诊有过之脉呢？」

「到了下午，无论任何人的气机也会乱七八糟。」

「师傅一般会叫病人叫早上来找他看病。」「潜龙在渊」补充。

「好吧，那么我找天早上逃课过来看病吧！」

这时，从诊室门口走进一位年约二十多，文员衣着打扮，鼠眉鼠眼的人，一进来便将开双臂，走近刘道长：「老刘，我想你想了很久，想得我很辛苦，你可知我最近工作有多忙，想找一口饭吃也得要跑遍整个北京城……」

刘道长推开他：「我又不是你的小蜜，你抱我干嘛？」

「咦，这位小伙子是谁？不会又是你新收的徒弟吧！」他被刘道长推开后，视线刚好望着我。

「对，他是从香港来的。」刘道长又习惯性地把弄他的胡子。

于是我又再简单地把我的背景和认识刘道长的经历告诉他。

「哦，原来是这样，我姓黄，我来北京刚半年，认识刘道长也是这几个月的，你跟老刘相识是很难得的缘份，好好珍惜吧，那你打算在北京留多久？」

我便把我打算在考试团后完结后继续留在北京的想法和现在遭到阻挠的情况告诉他。

「好吧，我帮起一个时间挂来看看你能否留在北京。」

只见他从公文袋里拿出一个很精致的铤表，一本万年历，在纸上写起天干地支，聚精会神地思考计算。

「必走无疑，你现在是身处于月相相冲这个局，最早是公历的七月八日，最晚的是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五日？那便是我的团搭飞机回香港的那一天？天啊，我一定要回去吗？如果我执意的要留下来，会有甚么后果。」

他又再拿起笔，在纸上计算一遍，思量了一会，摇摇头：「你强行留下来的话，你在钱财方面会不够用，你还是先回去吧，回去后你也不会待在家里，你会到南方的庙宇。你也别灰心，你今年还有一个机会到一个属北方的地方，如上海，杭州。」

我当然还是半信半疑，虽然他说出了我回团的日子，但我还是相信靠自己

的能力，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

「那北京可以吗？」

「北京也属北，但我觉得你下一次北上会是到上海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再帮你算算你身边的事。」他又拿起笔，在字上划来划去。

「咦，你的头脑很有创意，你为何不去编写计算机程序？浪费了你的天赋了！」

「中学时代我对计算机非常有兴趣的，但到了最后我不太想对着计算机生活，又懒得用脑去编写程序，所以便放弃了。」

「哦，但也不打紧，你对医卜星相这一系列还是有缘份的……你对西医认识共基础比中医好。」

「这个，我不太觉得，虽然我西医课程的考试成绩是比中医课程好，如果说我懂多少内容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的中医和西医的认识水平，差不多，都很差。」

「我再看看……小伙子，你走运啦，今年你有桃花运，在立秋前至少有一次。」

「这个我更加不相信，立秋，大概是八月的上旬吧，那时如果我在香港，根本不会发生甚么事；若我能够坚持在北京，天天待在这个诊室，不去逛酒吧、可歌舞厅，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事的。」

黄先生和刘道长顿时哈哈大笑：「老刘，若你这个徒弟真的在二零零六年没有任何风月之事，那你一定要嘉勉一下他呢！」

「我就是偏不信你的，反正你现在都是预测，要不然我又跟师傅一样出家做道士，那时你也没办法吧！」

「哈哈哈哈哈，只怕你做了道士后也按捺不住你的心，到时麻烦了，我研究这个研究了十多年，除了婚姻这件事在现今社会上很难测准外，这个桃花运我是不会推错的。再看看健康吧！唔……你这一生肝病多，关节炎也是避不过的。老刘，医学不是我的专业，但我现在推出来的结果还可以吧。」

「对，这小伙子的气机根本是乱七八糟的，无论是从脉像，面色或是见他读书辨事，他也是乱七八糟的。」刘道长拿出最后一根烟，把烟盒抛到垃圾桶。

「乱七八糟，对，难怪我平常学习读书，不知我自然在读甚么，或是跟人交谈，别人搞不懂我在说甚么，但是师傅，我这个乱七八糟的人还能当中医大夫吗？」

「学习不专心，这个可能和你现在这个年纪有关。至于能否当中医大夫，这

还得要看你自己的努力，若你肯努力，你可以当中医，不努力，你最多可以当个卖药的。」

「师傅，但你觉得他说我在这个团结束后一定要回去，这真的不能改变吗？」

「道家里有一句话，叫做『我命由我不由天定』，你明白吗？」说完他便回到他的小房子里拿新的香烟抽，看他的武侠小说，不再出来。

「黄先生，多谢你帮我预测，我会参考你的意见。你当初为何会学会这些玩儿呢？那些周易、甚么铁板神算，我看了几本也看不懂！」

「这就是天赋，这些预测学的书和信息在十多年前难找得很，但我一接触它们就很自然的迷下去，虽然这些古文和古文化难懂得很，但在我的兴趣下也懂得了一点。」

「中国的古文化，特别是道家文化，向来都提倡『道法自然』，从前学习的人都上观天文，下察地理，中观人事，加上自己的体悟来学习，现代这个社会把自然改变了，空气污染把天空变得模糊了，现代建筑把自然环境、森林都取代了，那现在学习古文化便不难上加难吗？」

「对，你说得对，但从前的事物，在现在和将来的时空中总会留下一些痕迹，例如现在在北京市流行的电动车吧，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用自行车，在民国时是人力车；古时便是那些达官贵人坐的轿，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有它们一致的意义，那就是他们全是代步工具；而在应用层面也是一样，如我在预测中得知你有官非，在古时你便会被拉去见巡府、见包公；在文革时你便会俾人『批斗』；到了现在你便要到法院见法官。事物的本质变是一样的，只是它们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若你能细心留意，一定能找得出一点关联。」

「那很多人都认为，若你事前已经知道你在甚么时候会干甚么的话，这便会多了一个因素，影响你将来那件事的发生，你对这些论调有甚么意见？」

「你听过古人有一句说话叫『君子知天命乐天命』吗？你知道这件事将会发生，你会以一个怎样的心态去面对？以我为例，我在学会预测后几年，已经知道我的人生大概是如何走的，像我现在我两手空空从老家到北京发展，也是我命运之一，但我知道我不能单靠我的预测来吃饭，我在北京必须要干一些务实的事，所以我便在北京东奔西跑。」

「哦，我又明白了一点，谢谢你的提点。」

「不用客气，希望我刚才说的话对你学医有吧！记着，你这一生的职业只是对医学有关联，而能否做一位中医，那还得看你的付出和努力。差点忘了跟你说，你这次回家后，一定会被你的父母狠狠的骂一顿！」

「哈哈，这也是我的意料之事，这个，我会『君子乐天命』的去接受。」接

着黄先生便离开诊室，继续干他在北京」的事业。

「他说的话你别全相信，他现在的预测水平只是三脚猫工夫，刘道长刚才不是说过『我命由我不由天定』吗，你若打算留在北京，我可以帮助你。」在离开诊室时，「潜龙在渊」对我说。

面对着反对我留在北京的强大阻力和黄先生的预测结果，不禁令我有点心灰意冷，但既然我自己有了个主见要留在北京的话，那便先尽了我的能力再说吧！

明天是星期六，我和考试团会到承德旅游，每逢星期六，也是刘道长休息的时间，在星期六和星期日这两天，我除了享受承德风光，看医宗金鉴和普通话读考试材料外，还得想想我有没有机会留在北京，这个可能性看似愈来愈远，愈来愈微了……。。

## 游子吟

终于到了不用上课的星期六、日，而且我们更会安排到承德德旅游。承德最出名的名胜是避暑山庄，在这个团里有机会到此一游，真的感谢他们的安排。

享受完豪华自助早餐过后，旅游车还未开出，所以我便到处闲逛，走到门前一个小摊位，见到有一位女子在派纸扇，收到纸扇的人认真的在扇上写字，并把扇交回给那个女子。

「你为甚么要在这里派纸扇呢？」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走过去问。

「你不是这里的韩国留学生吧！」那位女子一听到我的口音，便问我。

「对，我不是，但我的姓氏跟『韩』这字很有关系。」

「有甚么关系？」那女子有问好奇和不解，向我追问。

「根据我家的族谱，即是我的老祖宗记载，我家原本是战国时代韩国皇室的后代，因秦兵东侵灭了我国，我的祖先迫不得已要隐姓埋名地逃亡，当逃到楚国的时候，凶狠秦兵追上来，抓住我的祖先，问：「你们是谁，姓甚么？」我的祖先当时比我聪明得很，马上指着身后的那条河，说：『我们世居于此河边，所以姓河。』秦兵便放过他们，自此以后，我家祖先便在长江以南定居，并更名，姓何，单人旁的河。」

那女子听完我说出家族的历史后，像恍然大悟似的：「那说起来，你和韩国真的有点关系，我们是一间南韩驻北京的公司，现在韩国正值一个像西方的父亲节、母亲节的节日，所以我们在这里便为在北京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派纸扇，在纸扇上写上向父母祝福问好的说话，然后我们会帮他们把纸扇免费寄回他们父母手里。」

「哗，你们韩国人真孝顺团结，身在国外，却为身在家中的父母这么关心。」

「哈哈，谢谢你的赞赏，唔……这样吧，送给你们纸扇作为纪念吧！」于是她把原本送给韩国留学生的纸扇送给我和「得意仔」，「得意仔」即是阿劲，他来了不到两个星期，便成为团中唯一一位「女人汤丸」，「得意仔」便是其中一位女团员改给他的名字，马上风行全团，而我则被称作「无国界医生」。

「这位小姐，对不起，这两位男仕现在要走了，找个时间再跟你聊吧！」团长突然出现，并强行把我们拉走。

「再见了，韩国小姐，我会支持韩国，看许凌的『医道』！」

到了旅游车，我打开那个扇盒，打开那把扇，只见扇上写着一首诗，叫《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看到这首诗，我便想起我打算留在北京的决定，昨天晚上母亲致电找我，劝我不要留在北京，我执意留在北京，是否辜负了母亲的寸草心？

这两天参观了很多内地的「世界文化遗产」，由于这两天没有太多特别事情发生，所以简录如下：

1. 承德虽说是避暑胜地，但其酷热程度和北京不相上下。
2. 避暑山庄不是山庄，而是街市，或者是承德版的旺角，人山人海，在里面卖冰棍的赚钱可赚多了
3. 我们住进承德第一间四星级大酒店，也可能是第一间没有夏天空调的四星级大酒店
4. 到了小布达拉宫，我看不见任何和尚僧尼侣在里面修道，想去跟佛祖上香需要收费，游人最想看的是一个金漆的屋顶
5. 小布达拉宫有一个求签服务，每次十元，解签免费，当求了签的团友紧张地去解签时，解签说要买一个符把签放在里面，再请大师开光，还要奏音乐，经过二十四小时后求签人自己把符打开，这个签才有效，符、开光、奏音乐也要收费，结果求签者至少要付二百元才可以离开小布达拉宫，不知道将来中医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后会否如此呢？。
6. 化学 hogu 求了一张签，是有关事业的，下下签，当时他极度绝望，听闻回到香港后他到三份聘请书，星期一至五的晚上还有排满了的补习兼职。

## 全世界都号错了脉？？

「何医生，救救我呀，我的肚又不舒服了。」高一点的保安兄弟又走过来向我求救。

「你还是没有找大夫看病吧，没有去买药吃吧？」我到他的面色比上一次更难看。

「对，但我就是不找大夫，不吃药。」他皱着眉回答我。

「你怎么这样奇怪，身体有毛病也不去治，你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吗？」

比较矮的保安兄弟抢着回答：「对对对，我们天天都要留在这个教学楼生活，这栋楼所有的事我们都要管，无论如何，这栋楼里至少要有一个人在这值班，年假也不例外。」

「唉，你们的生活这么沉闷刻苦，没有病才怪！你们还是快点升职当领导吧，要不然你们天天在这里受罪，早晚会病死！」

「不，我不想当领导。」个子高一点的保安兄弟说。

「你思想负担这么重，又不去看病，又不想当领导，那我也没办法。」说完我拿起背包离开。

「何医生，你去那里？还有课要上呀！」保安兄弟问。

「我要去看病，现在跟你们请病假。」

「何医生，你是「能医不自医」吗？」

「对」

「但你这样走了的话，老师会不高兴的。」

的确，普通话老师是不太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经常读错字，经常在上课时睡觉，经常在她们面前为女生把脉。既然我跟她们的缘份是这样的话，也不打紧，算了吧！

到了诊室，由于这时是早上，病人比较多，刘道长正为病人诊脉。

「水经胃到小肠、大肠，到脾，再到全身，但其实水液转输这个功能背后是靠肝的推动，现在你的肝有毛病，所以便有湿出现，郁在中焦。」

病人走了后，刘道长问我：「今天你这么早来干嘛？」

「我上星期不是跟你说过要来找你看病吗？我今天特意请了「病假」，早点过来来找你看病。」

「呀，我忘了。」说完他便脉枕放在桌中央。

他的手轻轻地搭在我的寸口脉上，紧皱着眉，左手拿着一枝烧到快剩下烟头的烟，然后伏下来细心感受我的脉气。这时我想，如果说刘道长最有男人魅力、最吸引女生的，便是他号脉和诊病时最认真、最专注的时候了。这也可能是他得到「美人归」的原因。

决明子 20 克，黄芩 20 克…他又开处方栈整整齐齐地写上药名。

「的问题还差一点。」他又点上一枝新烟。

这时有一位老病人走进来看病，刘道长先跟他号脉，然后我又号病人的脉。

病人问我：「你号出了甚么毛病没有？」

我结结巴巴的说：「这个……这个…」

刘道长哈哈大笑：「像他这样号脉，永远号不出甚么！」

我有点不服气：「所以才要学呀！我留意到你号脉时跟我在学校学的不同。」

刘道长问：「你在学校怎么学号脉的？」

「当时那位教授放了一套脉诊录像带，然后便叫我们以后好好不同的脉，便教完了。」

「那很好呀，那你们慢慢去悟吧！」

「这样的话，这个教学机构的存在、古时拜师有何作用呢？我留意到你号脉时你第一手指是放在高骨上，以高骨定寸，而不是以高骨定关。」

「对，这是因为你们全都号错了脉，首先，号脉必需要用你最敏感的手指，通常是在你的左手，所以号脉时不用拘『右手号左手，左手号右手』；另外，真正的寸口脉应是在高骨上，这是你们这些现代人学错的地方。」

在此先不讨论号脉时寸口脉应该在高骨前或高骨上，从客观事实来说，九成的病人在刘道长手里，单靠号脉便可以诊出病人的问题，或寒或热，或虚或实，至少他这种脉法和号脉的脉位有其客观事实支持。假若他的寸口脉位才是真正的寸口脉位的话，那这三、四十年来每年十多万中医院校学生都把脉诊学错了？这个假设若是事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多看看书，内经里不是说过三菽之重，六菽之重吗？古人留给你的东西你不好好看，你在这里干嘛？」

「那师傅，除了内经上提及的脉诊以外，还有甚么书可以看的呢？」我问。



「唔……《濒湖脉学》可以看，还有一本叫脉确，是一位清代的《脉诊》大家写的，可惜历史上不留名。最后还有一本……不知是李甚么写的书，叫《四言举要》，我的师傅说它也可以看一两眼。你若真的看透了这三本书的话，应该还可以有三分脉。」

「师傅，那你觉得你自己有几多分脉？」「潜龙在渊」问。

「三分，若我再努力一点的话，可以去到三分半，针灸也可以提升多一分，但看来也没有这个必要的了。」

「那你现在的脉法有多少是出自于内经呢？」

「一半右左，另外的便是出自于我们下的『太素脉法』，加上我自己悟出来的一部份。」

「那你的师傅的脉法比你好吗？」

「哈哈，他的脉和我现在的相比，可以说是刚入门，我当时像你们现在一样，坐在他身边号病人的脉，不准问任何问题，你一问便会被他骂，你以为好像你们现在这样可以随便发问？」

我顿时呆了，似乎在刘道长学医生涯背后，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

「我的师爷可利害，他悟到十分脉，他一把脉，你是男或是女、你现在大年龄、你做甚么职业、你的性格如何、你从前生过甚么病，全都知晓！」

「那书本上记载，在为达官贵妇诊病时，不能碰她们的肌肤，要缚一条红线取脉，现在还能够做得到吗？」「潜龙在渊」问。

「我想我可以。」刘道长把烟头抛到咖啡杯里。

可惜的是，在我离开北京前，还未有机会见他『悬线诊脉』，但我给终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跟师傅脉的机会。」「潜龙在渊」在回家的路上跟我说：「这个是很多人羡慕也羡慕不到，想得也得不到的学习机会，你在这里多留两个月，不甚至一年，你的脉诊水平一定比那些专家教授高得多，要学到跟师傅这样高的脉诊水平，在那堆中医院校里是学不到的。」

「对，我也决定留下来。」我对他说：「不管阻力有多大，我也决定留下来。」

## 毛家菜

不知不觉剩下一个星期便到普通话考试，在每天吃药、上课、独自吃午饭、独自坐车到诊室、独自吃晚饭、独自回家的「无国界医生」印象已经深入每一位团友的心，而在团里愉快的回忆，除了在咖啡屋外，还有在我回到疗养院时，打开房门，见到一堆女团友围着资对求，教他学广东话，跟他一同玩耍的热闹情况。

我打算在这个团结束后留在北京，不管用任何方法。这几天母亲不断打电话来要我按时回家，又跟我说外婆很担心我在北京有甚么意外，每天都为我上香祈福云云。我知道若我跟了这个团回去香港的话，我应该没有机会再回来。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想办法留在北京，不管被人骂也好，怎么办也好，我也会承受我这个决定的后果。

「这个病叫风水，古时叫风水臃、臃胀，清代时叫水臃、气臃，她是因为生气以致这病的，阴阳不调，肌肉变成了板一样硬，土实不疏水，所以水便停下来」刘道长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向我讲解这位七十多岁女病人的病，她的腹部和下肢水肿，说话特别辛苦。

「大夫，我生气我也不想呀，谁早我的老相不听话，我的儿子又不听话……」说着病人不自觉流下眼泪。

「看开一点吧，不论如何你也要生活呀！」刘道长对她说，说罢女病人便缓缓走出诊室。

「师傅，水这个我明白了，但她是在下身水肿，下身属阴，又怎可以叫风呢？我所学过的风水病是头面先肿，而下身的水肿则多是因肾虚不主水而引起的，用济生肾气丸加减治疗。」

「你在学些甚么？你以为只有肾虚才会水肿吗？你刚才有没有好好的号她的脉，她的肾不会虚成这个样子！」

我再回想她的脉是怎么样的，沉默了一会。

「两气相搏便成风」刘道长拿出了一个新的打火机，看来他星期六的假期去了旅游「从前我学脉，要用手指轻轻的抓住葱管，以最轻的力度令葱管不掉下来，当你抓久了后，你连葱里！有小虫也感觉到。」

「因为她阴阳不协调，所以我用了天冬(30g)和附子(10g)来协调阴阳，白芍、莲召、桂枝和防己利水、郁金舒肌肉利水。说完他便去拿笔、墨、纸、砚才写字消遣，看来他抽烟抽得太闷了。」

「师傅，你星期六去了那里？」

「去帮一位领导看病呀，一家人五口子，土地一大片，星期六特意的用车载我去跟他们看病，为了省下十元的挂号费，而我却换来几个水果。那个男的又烟又酒又到外面找野鸡，脉摸上去像粥似的，稠得很，我跟他说他只余下两年性命，全家顿时哭了。」

「天呀，你跟这些人看病，得到的只有几个水果，你大可以向他们收五百块钱，甚至一千块钱的诊金都可以呀！」「潜龙在渊」跟他说。

「嘿，这可以吗？」刘道长反问。

「师傅，反正我快要离开了，能不能留下来也是个未知之数，你就给我留几个字吧！」

「成。」他说，然后拿起一张纸，想了一会，在纸上写：  
学不畏其廓远思不惧其幻故拓未明而资可济矣

刘道长把它交给我，说：「好好的学吧，记着，你学得成的话，便可以当一名中医大夫，学不成的话，你只可以卖药。」

「那我应该怎样学呢？」

「先用两年时间把《素问》看二、三十遍，然后再看《灵枢》几遍，看完后再背一些歌诀，泛览一下各代诸家的医书，那就可以了。」

「那用药方面呢？」

「叫你们去尝药似乎不太可能，现在没有这个环境，加上现在的中药饮片，为了可以保存得一点，全都熏了硫黄，根本尝不到原本的味道，药量你可以拿一些方子，如四君子汤，比较一下在不同时代它不同的用量，从而看出现在用多少才算恰当。唔…学按摩推拿，你一点骨气也没有，怎么学？。。。所以你还是学针灸好，把针学好后，药只需学懂一点，那便可以了。」

「针灸要怎样学？」

「用针扎自己呀」

「扎错地方扎死了怎么辨？」

「不会扎死的，当你把针扎进去，一有甚么地方不对劲，你便会感觉到，便会把针拔出来。」

这时刘道长的「契女」刘微浪走进来，感一副焦急和不耐烦的样子：「老爹，在门前有个男的突然呕吐，倒在地下抽搐，你快来看看！」

刘道长，我和「潜龙在渊」马上走出去，闻到一阵呕吐物的秽气，只见在挂号室前有一位二十多岁的男子倒在呕吐物中，全身僵硬抽搐，眼睛和眼皮不断地闪动，呼吸也出现喘声。

刘道长从容地拿起他僵硬的手把脉，叫我们：「去拿两枝一寸半的针过来。」我赶紧去诊室拿了两枝针，用酒精棉球消毒，拿出去，刘道长拿了针后，便把病人往侧卧，刺人中和风府二穴，风府刺进五、六分左右。

「你多跟他行一行针，十五分钟后拔针，然后扶他起来坐一坐，给他喝一点水。」

说完他便走回诊室里。

在行针期间，我和「潜龙在渊」把他的脉，感觉他的脉是数、洪、大，缓缓的替他行针同时，他也慢慢恢复意识。

「这个人是谁，待他清醒后快点问他，叫他的人马上把他送走，别要他在这里麻烦！」刘微波对我们说「你，小伙子，到厕所拿个地拖，把这些东西全弄干净！」

天啊，这间诊所是聘请你还是我呢？我拿了地拖放在挂号室的一旁后，便和「潜龙在渊」扶那位患者到诊室。

「师傅，这个人是中暑吗？」「潜龙在渊」问。

「对，他的心也有点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见证中医用针灸治急症。

「你在这里干吗，你要不要看病，吃不吃中药？」「潜龙在渊」问那位患者。

「我本来……。本来……。打算在邻近的人医院看病拿药，在路过这门诊时感到有点头晕，受不了便走进来，仆的一下便晕倒了。」

「喂，你单位的人来接你！刘微波走进来，并带他出去。」

与此同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喂，你好，我是交流辨工室的易铃，很久没有跟你见面啦，今天我和你一同吃饭，好吗？」

「你请我吃饭的话，我当然去。」

「好呀，你到毛家菜吧，我在里面等你吧！」

「谁找你？」「潜龙在渊」问我。

「美女请我吃饭，看来我的桃花运到了。」我收拾东西离开，出了诊室门口，只见那位中暑的患者还坐在门口发呆，没有人接他离去。

到了毛家菜，看到有多国产名车泊在餐厅门口，看来有很多领导权贵在这里吃饭，一进餐厅，一张毛主席肖像正正中中的挂在大堂，沿走廊走，看到很多毛主席在抗争时的照片，电视播放着歌颂毛主席伟大的音乐短片。

「坐吧，坐吧」易铃用半咸半淡的普通话对说，旁边坐着一位北京妇人。

「说广东话便可以嘛，很久没有讲了。」

「不成，我有一位北京朋友一同来，我们说广东话她听不懂的，顺便看看你在这二十天里学普通话学了些什么。」

「哈哈，可以，可以，但我怕会让你们有太多惊喜。」

「你知道这是甚么地方？」

「这是毛(mu3)家菜嘛。」

「看一看，你在读甚么？这是毛(mao2)家菜，不是母(mu3)家菜！你看看你自己在这里学普通话在甚么？你现在浪费大学资源！」

「我们是在母(mu3)家菜呀，刚才你看不见那张相片的那张标语，说毛主席是我们的大地，我们的母亲，我们现在在毛(mao2)家菜，不是母亲的怀抱里吃她的菜吗？我死也不认输，跟她们开玩笑，她们笑得弯了腰。」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甚么？我们好好的安排这个课程你又不好好的按这个团的指示去做，偏要去跟那个甚么道士学甚么东西，在闹市里骑单车，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是很危险的？现在还有五天便考试，你认为以你现在的程度可以通过考试吗？」

我在半年前看过一套电影，叫机场客运站(The Terminal)，主角滞留在肯尼迪机场一段很长的时间，为求合法地走出机场客运站去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坚持待在机场客运站不离开，就是因为他这种单纯的，简单的坚持，到了最后他也能达成他的愿望。我相信我也能和机场客运站的主角一样，到了最后也可如我所愿。

「首先，我除了因为看病没有出席两节课外，我没有缺席任何课程，至于这个考试，我一定能够通过的，在其它方面我知道在这个团里我是以香港大学的代表身份出现，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香港大学形象的事。但我希望你能够让我在这个团结束后继续留在北京。」

「不，绝对不能！」她的面色开始改变。

「你只需放过我，便可以了，我在这里的生活安全不成问题，不会带给你任何麻烦。」

这时易铃的电话突然响起，她跟电话中的领导谈了一会：「唉，真麻烦，在另一个单位的学生又不满意他们的安排。」

「那你又要去跟他们作思想教育了。」易铃的朋友跟他说。

「你在这里除了和领导吃饭，跟我们做思想工作以外，还有甚么事情要作？」

「呵呵，这些事情已经令我够忙了，服务员，结帐！」她面上的笑容突然收起来，总之，你别妄想留在北京，乖乖的回去吧。」

唉，除了僵硬的表情和铁一般的决绝外，她能否有多一点人情味呢？若她肯放开了一点，让这位小伙子在考试团结束后肖肖地留在北京，也许会让他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改写他的人生。

「若果我决定留在北京的话，我一定会有办法做到，而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在离开毛家菜的天桥下，我跟她说。

她漂亮的面容顿时变形，变得歇斯底里「我跟你说过不少次，你不能留在这里，你在团完后一定要回去香港，你跟那个甚么道士学些甚迷信的……」

「唉，够了，你还是别说了，这样对你的肝不好的，有空的话去找个大夫看看病吧。」

「我没有病，看甚么医生。」

「看西医的话他会说你没事，看中医的话却不一定。」

在这件事上，我第一次做「坏学生」，第一次令一位美女生气恼火。站在易铃的立场，她要保障所有人的安全，以及按时离去，完成她的工作，她的合同，要不然的话她便要背麻烦上身，而我也可能不值得她为我背上这个麻烦。站在我的立场，我认为这个考试完结，毕业典礼完后，这个团便结束了，我有权留在北京，做我想做的事。这样的反叛是我的第一次，而挑起这次冲突矛盾，也是我的第一次，若换作是两年前的，我一定会选择乖乖地跟从所有安排。

令易铃小姐恼火，说真的，是我麻烦了她，她用尽方法打消我的念头，是她为单位尽责的表现。

现在把这段回忆写出来，不禁付诸一笑。

## 中医院校的意义

差三天便到了普通话考试，有一部份团友到了内蒙古旅游，有一部份人留疗养院读书，作最后努力，而我，边学普通话，边学医，变得东不成，西不就。昨天最后一堂，我还是在一百个字里读错了八十个字，我还能通过这个考试吗？前几天跟易铃说过我可以通过这个考试，对，既然我说过的，便一定要做得到，绝不可以被她看小我的。

今天我约了「潜龙在渊」到潘家园逛，潘家园是北京卖旧货的集散地，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掏实，几块钱的玉佩可能是值几万元的历史遗物。但我和他去潘家园不是去找玉石，而是去找些旧的中医书。

「你看这些石雕多漂亮，若我将来开办一间中医诊所，我一定会把它们放在我的诊里作摆设。」「潜龙在渊」对我说：「若你当时学医仍学不成的话，你便帮我卖药。」

「这也好，卖药的收入也应该不错。」

我们二人哈哈大笑。

潘家园卖书的地摊很大，新旧书夹杂，最易找的是毛主席语录和文革期间的海报以及宣传品，若你细心再找找的话，可以看到当时属于国家机密的「刘少奇罪证录」、文革被判，写了一个「烧」字但还未烧的字画、线装书等。

看了一个小时右左，我没有书看上眼，加上那里卖书的人故意提高价钱，一本灵枢经新买也是十五元，在那里一本旧的、缺页的却要卖三十元。

「留在这里没意思，咱们走吧！」

「好，我们去国都中医药大学吧，那边可能会有你感兴趣的。」

「近十年国内多出很出版社在乱出书，新的旧的，正版的，盗版的都有，古籍不校正，不考究便胡乱出版，你要买好书的话，中医类应买人民卫生出版社，人民科学，文学应该买商务和中华出版社。」

「那中医有盗版书吗？」

「没有，出中医书通常都是赔本的事，反而那些占卜，算命的书却有很多盗版，两寸厚的书也是五块而已。」

到了国都中医药大学，我又再次重游旧地，一年前我们举办了一个北京中医药交流团，打算到此交流，但怎料匆匆忙忙走了一圈便了事。现在可以慢慢在校园里走，感受一下它的气氛。

国都中医药大学不像其它大学一样辨扩校，建新的高楼大厦，它全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建筑，最高的便是约十层高的研究生楼，整个校园小得很，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很大。到处都挂满了红色的横额，写着：「去！到有需要的地方去，到大西北去」、「坚持保持共产党先进性运动」。

我们走到一间专门卖医疗用品的小店，有卖针灸用品，西医诊察工具等。  
「我想买些拔罐的玻璃罐。」

「你不要买吧，拿不走的。」

「唉，真可惜。」

然后我们走到旁边一间卖书的小书店，一进门，便有一大堆教科书、考试速读书拦在门口。

「请问这里有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黄帝内经校注吗？」我问，这本书我在香港找了很久，一九九二年出版，看来已经是绝版了。

「我不清楚，你自己到右边的书加看看吧！」

「那你有没有繁体字、直排的中医书卖吗？」

「有，左边的书架上有千金方、圣济总录。」

我从高高的书架上拿下来看，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正要我想买的那一系列的中医古籍校正图书。

「老板，我正是想找这一系列的图书，你能帮我找吗？」

「你自己找吧，另有本草纲目线装版，全套二百八十元。」

「这么便宜，最可惜我没有带太多钱，要不然我会把这里的书全买下来。」

「这些书很少人买，现在的学生根本看不明白，没有人买，所以放在这里很得太久了。」另一位女老板说。

刚才的男老板想起这是出货的好机会，待我找书找了半小时后，他又过来帮我找书。

突然，两本红色皮封面，金漆字的黄帝内经校注出现在我眼前，为了这本书，我在香港找了三个月也找不到，现在终于被我找到了。

「有没有另一套新的？」



「没有了，这是最后一套。」

半小时后，我找了二十本书，每一本书我也想买回去。

「天啊，你怎样可以把它们带回去？」

「不知道，但我还想带它们离开。」

「唉，我真的服了你，咱们先到国都医堂看看吧，我们最后才回来取书。」  
于是我们走到正门旁的国都医堂参观。

「你知道吗，我刚打算学医的时候，便跑到这里听课，听了半年，后来发觉在这里学不到真正的中医，便不断的在外面找，靠关系找到一位在国都中医研究院的名牌专家教授，在那里跟他学习，学了三个月。没错，在他手下的确治好病人，但却有一半病人治不好，他脉诊上比师傅来说可是差远了，我现在脉诊的水平还比他高，只可惜我还未懂药，不懂开方。后来遇到师傅，我上再没有再找那位名牌专家教授，每天毫不间断地跟师傅学习。我曾经介绍过一位在这里读书本科生去认识一下师傅，但他却竟然说要预备考试，拒绝了我的邀请，我都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为了学东西还是为了考试！」「潜龙在渊」边走边跟我说。

「那你现在的脉诊到了甚么水平？」我问。

「等一会你便会知道！」他的回答带着一副神秘的笑容。

国都医堂装修得古色古香，很有味道，在国都医堂门前停泊了很多私家车，有很多人走进去找里面的教授专家看病。

「如果我将来开一间中医诊所的话，我一定要开一间像这样有古中国情韵的诊所，你瞧，这个门锁多精致！」

我们沿路走了一个圈，看看这间门诊是怎么样的：挂号处旁边有一大张表格，注明所有中药成药和饮片的售价，防止售药处多收费；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分科诊室，但可能今天是星期六，少一点医师值班，不是所有分科诊室也开诊。

「咱们找个位置坐下来，看看他们怎么看病吧！」「潜龙在渊」说。

我们便找一个位置坐下，对着一个开放式诊室，我看见有两位学生在跟一位女医师学习，两位学生没有穿白大袍，漫不经心的坐那里发呆。

「你们是来看病吗？」那位女医师问。

「不，我们是来等朋友的，我们的朋友来这里看病。」「潜龙在渊」说。

过了不久，有一位病人挂号到那个诊室看病，只见那位女医师问这个问那个，问了超过十分钟，然看看病人的舌头，再叫她把手放在脉诊上号脉。

「你看？他问了这么久，问出了甚么呢？，你留意一下，她号脉时手放的位置根本不对，她自己也把手移了几次。。。。。」「潜龙在渊」在这十多分钟里不断判评这位女医师的诊断水平，而我留意到那两位女学生像是例行工务似的，坐在那里发呆，不去把握学习机会，只是在女医师开方后把方子里的药输入计算机里。

「在这些中医院校里根本不培训到真正的中医大夫，首先，进来的学生大部份是成绩低，在心不情愿，只求一个学位的情况下才选择读中医课程，所以很多学生都像我们眼前的两位女学生一样。」「潜龙在渊」愉愉地指着她们说「其次，现在的中医教材把西医的概念混进中医，编写这些教材的专家教授根本对它认识不深，便在乱写，写完便印在书上，每年把这些错误、歪曲了的中医概念传给十多万中医学子，你看后果多严重？现在临床上中医理论还可以应用，把关的人又不多，似师傅这类的高手人在中这些院校更不会遇到，结果到了毕业后能有扎实中医理论基础的人少之有少。到了最后毕业，整个医疗界几十年来都有一阵盲信高科技、崇洋的风气挥之不去，就算现在过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处还聘请西医院校的毕业生，当一位中医大夫的收入少得很，像师傅，他一个月的收入不过一千块钱。总括而然，每年全国毕业的中医院校学生有九成都不能当中医大夫，当别的工作，炒股票，做计算机，在外国公司做翻译。」

「对，这些情况我在一年前也看得出。」

「你知道中医院校的意义何在？」

「一点点。」

「那就是每年问国家拿几个亿去搞甚么科研，到了最后甚么也搞不好到。例如中药吧，从新中国成立之今，中医院校有找出新的，有药用价值的中药吗？答案是没有！但师傅他自己走遍整个中国，却找到十多种新药，你说这多么讽刺呢？师傅他又用了国家多少个亿？」

「那你觉得你香港的中医会弄得比国内的好，还是比国内的差呢？」

这个问题，相信我不说出来大家都知道。

自从香港特首说要发展中医八年以来，这八年都毫无动静，当年政府为求要争取兴建 士尼，不惜付出极大代价，若它真的有心要办中医的话，为何做不到呢？可笑的是，在国内有很多中医学者如何疾呼要救中医，他们又不好好利用香港「一国两制」这个优势，在香港发展他们认为的中医教学制度、医疗制度等，却完完整整的把国内的教学制度、教材、教授输进香港，有些学者一开始满心欢喜的来港，到最后却发现力量微薄；部份学者都会说：「我们来香港都是来看看，关心一下而已，真正的发展还是要靠你们。」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说，那么学府们每年花费这么多钱聘请他们，用专才计划把他们输入来港，就是为了让它们教教书，看看病？

有一女病人见我和「潜龙在渊」讨论得十分热烈，便问我们：「你是这里的学生吗？我可不可以先向你们咨询一下我的病？」

「潜龙在渊」说：「可以，你过来坐吧！」

女病人从袋里拿出一大堆化验单和 MRI, CT 等影像图片，问：「要不要看这些东西？」

「潜龙在渊」说：「不用了。」

「潜龙在渊」像刘道长一样，把手搭在寸口脉上，细细感受她的脉像。

平常「潜龙在渊」经常都说他的脉诊已经比外面的专家教授好，这次终于有机会看看他的工夫到了甚么水平。

「你腰痛吧？」

「是呀。」

「你应该是腰柱有毛病。」

「对，你刚才没有看过我的 MRI 图，你怎么知道的？」女病人很惊奇。

「号脉嘛，要不然我们学中医学甚么。」

「你月经也不好，应该是白带比较多吧！」

女病人面一红，轻轻的点了头。

「平常觉得身重，很累，怕冷、多梦，对吗？」

「对对对，我现在有甚么毛病？」

「你现在下焦有寒，中焦有湿，所以便有以上问题出现。」

「那我应该怎么办？」

「看大夫嘛，你不是已经挂了号吗？」

「哦。。。。。明白了，你真利害，你是这里的研究生吗？」

「对。」

「谢谢你，你真的有本事，国家培养你像你这样的人材简直是我们的共产党

的骄傲。」说罢那位女病人便走进诊室，那位女大夫一坐下便向女病人问长问短，又要求她拿出化验单，MRI 扫描器图出来看，问了多分钟，才开始处方。

「你看，她问了十多钟的事，我三分钟便完事了。」

一位一年级的平科生，在他完成了中医诊断学这门课后，过了三年，甚至七年、十年。。。。。。也学不会号脉，有时我观看一些教授专家诊病的病历，在二十份病历里脉诊一栏全是写上「脉微细」，这令我怀疑他们究竟懂不懂得号脉，或者我在有生之年能否学会号脉，而「潜龙在渊」这位中医门外汉，连中医本科生读程也未读过的人，却用少于一年的时间从刘道长学懂了号「一点点脉」，而这「一点点脉」的程度虽然比不上刘道长，但却比我眼前的那位女中医教授专家好，这令我当场吃惊不已，也令我反思一下我花了两年时间在学院里干甚么，也令我相信我现在还有机会学会真正的脉法。

「哈，和我估计的差不多，我的脉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现在我只欠缺如何用药处方，若我再跟师傅学习多一年、甚至半年，我已经可以出去坐堂，到时找我的病人一定比这位女大夫多。」「潜龙在渊」高兴的说，看来他的付出终于有回报，他实在太高兴了，若换了是我的话，可能会比他更高兴。

「时间不早了，咱们先回书店拿书吧！」我平息一下他太高兴的情绪。于是我们便回到书店拿书，拿了二十多本中医书，共二十多斤重。

「我还想买多几本呢！」我说。

「你将来还可以来小店买书呀！」老板笑容面，看来他大为一大堆卖不出去的中医学可以被我一过次过满清货而感到高兴。

「再过久一点，我一定会放一张桌到国都医堂的门多外，跟病人号号脉，看看我会不会比里面的专家教授更多人排队诊病！」「潜龙在渊」在道别时跟我说。

「哈哈，若是这样的话，恐怕会变成大新闻。」我跟他说笑，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出现呢？

## 故事的结束？

明天便是普通话考试了，我安排在早上十时考试，望着那本一公分厚的考试材料，有多少我曾看过呢？三分一吧！有些团友从这个团开始便一直天天在疗养院停地读考试材料，如「法网三人组」（化学 **hogu** 为她们改的名）。纵使形势看似艰难，但仍相信我能够做到，做到我对自己的要求。

前两天买中医古籍时买得太高兴，一下子把我余下来的钱花光了，却带来额外三十斤重行李要处理，加上昨天姐姐致电找我，说家里的计算机坏了几天，要我回去修理；母亲的手又痛得厉害。唉，难道真的是「天命不可违」，七月十五号便要离开？前两天计划好的逃亡计划一下子便化灰了，唉，算吧，还是先带那

三十斤中医书回去，把在香港的事办妥，再找机会上来吧！但……。这是否意味着我的故事已经快将结束呢？

「唉，我读这些词语已经读到我闷啦！表一有二万、三万字，表二有一万多字，我已经读了三、四遍，大夫，我这样读的话我的舌头会有问题吗？」化学 hogu 问。

「唉，我只知道我现在不读的话我便会死掉。」

「那我去看电视。」化学 hogu 走去另一个电视台播的新一辑《天龙八部》。

这一晚算是漫长的晚上，我望着旁边熟睡了阿甲，阿甲应付这个考试可谓绰绰有余，唯一缺憾的是他读第一声的字时，声调永远降低 3 个调，变成第四声，所以他在课上朗读字词练习时，我们通常都会笑他，但老师说他要考二级甲等的话，那便可以了。睡不着，想的问题又多，这次我回去香港，我还有机会再回来吗？抑话我应该把在香港的一切事情抛掉，留在北京不顾住可后果呢？

不知不觉，天亮了，这次考试分做四部分：第一是读字词，第二部份是读句子，第三部分是读短文，最后一部份是一个即场创作的短讲。

「我考完了，我这份试卷抽中了最难的短文，短讲是我的朋友。」化学 hogu 第一位考完试：「唉，看来我和二级甲等无希望了！」

「何医生，加油呀！」两位保安兄弟跟我说：「就算你这次考试不合格也不打紧，将来病人找你看病，你读的话他只听得懂一半，那时更显得你有神秘感！」

等呀等，不知不觉到了十时，走进考室的人个个愁眉苦脸走出来，因为考试举办者协调不足，时间延误，我要等多四十分钟后才考试。

考试员把试题发放给我，天啊，我拿到的试题竟是最难的，和化学 hogu 一样的试题！尽量表现自己吧！我相信我会合格的，我充实自信地走进考试室。。。。。

终于考完试，我们大伙儿一齐到中关村的一间三十九元任饮任食的薄饼店食午饭，经过这二十多天的课堂和预备考试的压力生涯，大家终于可以放松一下。香港没有像国内的任饮任食薄饼店，这些薄饼店的食物选择十分丰富，连韩国绿茶、泡沫咖啡、雪糕机都有。我看见有一位年约十岁的胖小孩，独自在一角，左一口薄饼，右一口意大利粉，吃过不停，我想他的父母给他的宠爱应该比这三十九元更高。

今天因为午饭费时太久，我到了下午三时才到诊室。

「师傅，我决定要走了。」

「好吧，你以后好好学吧。」

「你为甚么要走呢？你之前不是好好的说要留在北京跟师傅学习吗？」「潜龙在渊」问。

「家里有些事，我没有办法不回去。」

「唉，真可惜！」「潜龙在渊」的面色一沉。

「家有甚么事？」

「我的母亲两手手痹痛，已经痹了十多年，起先是右手手指头开始痛，然后到两只手掌，渐渐到双臂肘附近，冬天和晚上痛程度比夏天和日间利害，睡觉时双手有灼热感，痛醒后便很难再次入睡，睡醒时双手最麻痹，拿东西时全无感觉。这十多年期间手指有真菌感染，指甲和手指连接处有些脱离。」我把母亲的情况简述给刘道长。

刘道长边摸胡子边思索，想了几分钟后，说：「这个病叫鹰爪风，在一本书，叫《外科大全，好像是明末清初的医家写的。」

「鹰爪风？这是甚么病来的？」

「你先去找书看看吧！」

「哦，好吧，还有一天时间，我今天晚上去找找吧！说起书，我前几天买了一本《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你看看这本书能否看。」

「这只是上册？」

「对，还有下册，两本合起来共有两寸。」

「想当年，我学医的时候，我是从师傅那里无意中找到一本素问，因为当时天天没事干，我才拿起它看，它只有两分这么厚，很残旧，很多缺页。一开头我没有学医的念头，字也不懂，天天拿着它来谗，便无意的学懂了。」

「你说你不懂得字，那你怎样把它谗出来？」

「身边有人的嘛，你不懂得问人吗？当时我天天跟着师傅看病，每天只有四小时时间看书。」

「四小时？那你比我们这些全职学生看书的时间还要少？」

「是呀，咦，这个王冰写的序，我还没有看过。」他便专心看王冰的序。

「看书要留意当时的社会条件、天气、地理、物候等，不可以用现在的眼光

套用在古人身上。」他把书放下：「素问和灵枢这两本书的文体不同，一个是对答型，一个是论述型，也要留意一下。」

我拿起书，随意翻到《阴阳离合论》：「这里说的三阴三阳是指甚么？」

「这里指的是十二经脉的走向，你看，这里是少阴，这里是太阳……」刘道长指着在墙上的针灸图像对我们说。

「你所说的经脉范围和图里面的怎样不同呢？都偏了一寸或半寸。」「潜龙在渊」问。

「那当然，这是素问里所提及的经脉，这才是真正的十二经脉穴位指示图，现在在墙上的图有很多地方都和素问的不相同。」由于我当时未学针灸，对刚才刘道长和「潜龙在渊」之间的对答只觉得胡里胡涂。

「我读了这么多书，我最佩服的还是古人。」刘道长回到座位，点起香烟，深深的吸了一口：「古人的说话率真，没有转弯没角，我对他们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那么已经证明古人是说错了的说话呢？」我问。

「这也错得非常经典的。」

这时候途先生走进来：「怎么样，上一次你不是说跟那个交流办工室的美女食饭吗？有没有任何进展？」

我叹了一口气，说：「唉，没有，还弄得她恼火，我也不高兴，因为我要回去了。」

「哦，别打紧吧！相见的话，后会有期。」

「师傅，你现在有没有医生执业证明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之前听「潜龙在渊」说，他和师傅都没有医生执业证明，我始终担心到了将来中国法治制度愈来愈好后，他们想「无牌行医」便成了问题。

「有！」刘道长接过途先生手上的雪茄：「但现在已经不见了。」

「你曾去参加医生执业证明考试吗？」

「你为甚么把你它弄掉？」

我和「潜龙在渊」不停发问。

「当年是一九九九年，也是我行医的最后一年。那时候我要去盖一间新庙，

需要筹一大笔钱。我走到长沙，拿着一个空饭碗，在那个医学院门口坐着，等人家来看病。」

「这样会有人来找你看病吗？」

「一开始没有，慢慢的愈来愈多，先是在饭碗里抛给我一两块钱，慢慢的，几百、几千块钱。愈来愈多。一天看二、三百人。」

「二、三百人？一天怎么可以看这么多人？」我问。

「怎么不可以，号脉，开方，两分钟便完事了。」

「那人们如何找你覆诊？」

「通常我先会开给他们五天药，若有效的话，他们自然会再找我，我会再开一条方子给他们，叫他们服一定的时间，那就可以了，若病人只有一次机会见我，我便开一条方给他，叫他们服一定时间便可以了。」

「那这件事在当地应该很轰动吧！」「潜龙在渊」问。

「对，当时我天天把医学院的门口弄得热热闹闹，令那些领导注意到，他们一开头不相信脉，不相信号脉便可以诊出病来，后来看到我诊病，他们终于相信了，还请我到学院讲学，讲了一个多月课，到了最后领导们开会商议，还亲手把一份医生执业证明送给我。我离开时带着几十万，哈哈，刚好够我修庙。那个医生执业证明后来因我到处在中国走，弄不见了。」刘道长廷自豪的说

「师傅，你可否提供多一点有关这件事的资料，我可以帮你把这个医生执业证明弄回来！」「潜龙在渊」听到这件事，十分兴奋。

「没用的，当时的领导到了现在应已经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还会相信你的吗？」刘道长享受完他的大雪茄，咚一声把它抛到咖啡杯里「没用的，有那一张纸以后，你又可以干嘛？」

诊所关门后，我马上跑去中关村图书大厦找《外科大全》，找不到，中关村图书大厦的中医书比国都中医药大学的逊色了一点，但中医书也已经很丰富，不过中医书栏亦是众多书栏中最冷清的，很多人在看外语书，看计算机书。这也好，我找书可以找得清静一点。

找不到《外科大全》，我唯有一本一本的外科书慢慢找，连晚饭也忙了吃，《古今图书集成医部》、《正宗医统》、《疡医大全》，《外科大成》……一本一本的翻目录，却翻不出甚么有用的东西来。

「小伙子，咱们要关门了，走吧！」我无可奈何地离开，不知是不是我太过紧张，我患了半年多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走路顿时变得一拐一拐，唯有在路



边随便找了一间面店吃面条，然后又「拐」回疗养院拿手提电脑到咖啡屋上网找「鹰爪风」这个病，一找便找了三小时，却找不到任何相关资料，唉，我只好暂时放弃。

「大夫，你别再神经紧张了，我们去饮酒吧！」「得意仔」对我说。

「唉，好吧！」于是我、得意仔、化学 hogu、阿甲和资对求便偷偷走出去酒吧饮。这算是在这个考试团里，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男人一聚。

回到疗养院，阿甲马上被女友 apple，「扭耳仔」，众女又拉着资对求不放，要他陪她们吃夜宵……

我一拐一拐的拖着我正在坐骨神经痛的右腿回到房间。房间外十分喧闹，房间里的我，却百般心事在心头。

## 小插曲

今天，终于到了这个考试团解脱的一天，昨天刚考完试，今天便公布成绩了。

「唔……。你们今次的成绩，虽然可能令你们失望，但我觉得已经足够表扬大家在这二十多天的努力。」工作人员带着成绩清单说：「有一位拿到一级甲等，很多二、三级的，有一位不合格。」

哗哗~~~~课室内到处发出恐惧、期待和惊喜的叫声。

「陈 xx，张 xx，李 xx…。」工作人员叫出名字，一位位同学走出来拿一张张成绩单。

「何 xx」我起来走出去拿成绩单「你的也不赖吧？」工作人员笑着对我说：「我想信你已得到你的回报。」

对，我已得到我的回报：63.7 分，三等甲级，刚好合格有余。

「无国界医生，你竟然合格？」化学 hogu 跟我说。

「我从踏进考室开始我都没有想过我会不合格。」

「你还说得这么口响？化学 hogu 看来对我的回应挺感意外「我们全班都担心你会不合格呀！」

「何医生，你考得怎么样？」保安兄弟问我。

「我合格了！多谢你们时常跟我练习普通话。」

「哈哈，不用了，将来你成名后，我们找你看病要免费呀！」矮一点的保安说。

「你们是不是明天便回香港？」高一点的保安问。

「是，但我会再回来，到时我再找你们。」我对他们说：你还是快点找大夫看看你的病吧！

「不，我不看大夫。」高一点的保安说。

这件心头大石已经放下来，现在我还差几件事要办，才可以完满地离开北京。

拿到成绩单后，我直奔诊室找刘道长。

「师傅，我昨天找书找了一整天，但却找不到任何有关『鹰爪风』这个病的资料。」

刘道长用手在身擦一擦污垢，说：「你找不到《外科大全》吗？」

「没有，只有《外科大成》。」

刘道长再想了想，说「这个叫『鹰爪风』的病，流行于汉代三国时期，因为当时气温比现在冷得多，这个病的原因便是因为寒，若是男的患这个病，手指会收缩，变成鹰爪状；若是女的患这个病，手还可以保持原形，但指甲还是难不免要脱落，你的母亲可能是因为坐月子受寒而引起的。」

「那我大概明白为何明清时代的中医外科书没有记载此病了，它们只记载鹅掌风这个病，但没有记载『鹰爪风』这个病。」

「嘿，若现在中国还有三十人有此病，那就已经够多了！」

「那有没有方法把这个病治好呢？」

刘道长摸一摸他的曲胡子，又想了一会：「除非你找到龙涎香，否则你别去治这个病了。没有这个药，治起来特别废劲，那不治也罢。」

「甚么叫龙涎香？」

「古人说这是龙的唾液，在山东的沿海可能有些真的，但现在真假难辨，你要找真的龙涎香，看来没有太大的可能。」

唉，真是问题多多，阻碍重重。我得到一个治我母亲的方法，却衍生出另一个问题。

「师傅，照你刚才所说，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多用麻黄、附子、桂、干姜等辛热之品，是不是因为汉代三国时期的天气是比较冷？」

「对，这也是我经常对你们说读书要先了解它写作时的各种背景，所以当一名中医除了要看中医书名，其它古书也宜泛览，又管正史也好，野史也好，看看也好。张仲景用药，阳有余而阴不足，其中有一个方子，叫『侯氏黑散』，那是他把别人的方子传下来，记录在里面。现在天气没有那个时代冷，不用麻黄，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你也应该听过『夏月麻黄』这味药吧！」

「那，师傅你为何会用伤寒论中的大青龙、小青龙汤去治妇科病？在伤寒论中这两个方子都是用来治水气病，痰疾呀！」「潜龙在渊」问。

「我不知道伤寒论里用这两个方子治甚么病，我只知道我看完伤寒论后懂得用它们来治甚么病。」说完刘道长又回到他的小房间，上个星期天有人请他到河南看病，而报酬是一部 5 吋的黑白电视，所以现在他在房间里了边抽烟边看武侠小说外，还可以看电视。

在这最后一天的下午，没有病人来看病，只剩下我和「潜龙在渊」。

「你这次真的要走吗？」他问

「对。」说罢我走出诊室，在诊所的走廊闲走，我不想说太多离别忧伤的话。

在走廊，我又遇上第一次刚来诊所时，那位两位来看病的外国人，其中一位拿着一本中英字典，艰若地在练习簿上练习写中文字。

hi, longtimenosee, howaboutyourfriend?

He' sfeelinggoodnow, hewillgobackUSAsoon.

That' sgood, whatareyouwriting?

IamlearninghowtowriteandspeakChineseword, itisreallydifficult

Thenwhyyoutrytolearnthisdifficultthings?

BecauseIwanttolearnChineseculture , Iamlearningdao( 道 )culture , howaboutyou?Areugoodinthepreviousday?

Yes , IhavepassedmyPUTONGHUAexam , beside , IamlearningChinesemedicinefromamaster, butIhavemetaproblemnow.

Whatproblem?

Iwanttostayhereafterthistripandkeeponlearnthingsfromhim , butImeetgreatresistance , soIhavetogiveupthisplan . MynewplanisthatafterIgobackHongKong , Iwillgobackhereagain , althoughmyparentswillopposemydecision, Iwilltrytodoit.

Mu ... mu ... 。 myteacherinhighschoolhavetoldme ,  
whenyouwanttodosomethingthatyouthinkgood , itusuallyhasabadsideafterit ,  
whenyouthinkyouhavedoneawrongthings , itusuallyhasagoodsideafterit 。  
Ithinkyouarematureenoughtomakeyourowndecision , ifyoucomebackagain ,  
youcancallme, wecangooutandhaveadrink。

Thanksforyouadvice。

Nevermind , youhavesaidthatyouarelearningChinesemedicinefromamaster ,  
whereishe?

Justfewstepsafterbehindthisdoor。

Canyouintroducehimtome?

Ofcourse!

(以上对答暂时不作中译)

于是我便引领这位外国人见刘道长。

「师傅，有一位外国人找你。」

「是吗？」刘道长笑着从小房间走出来，坐在诊桌上。

「道……。。。长…。你…。好」外国人慢慢地道出普通话。

「哈哈，你好。」刘道长说

Canyouhelpmetranslatemywordstomaster?

Yes

我尝试替他翻译，但我东一句，外国人西一句，刘道长夹在中间，弄得他头晕眼花。

「唉，算了吧，你的英语可普通话全都不行，你还是等外国人自己说吧！」  
「潜龙在渊」在旁「看不过眼」。

「道……。长，我……。知…道…我。现……。在。。的…。汉语…不。。  
成，但。。我。正……。在。天。天…。努力学习……。我。。从前…在…。峨嵋  
山…。跟…另…外…一。。位。。道…。长…学…气功…，我…现…正…努。。力。。  
学。。汉语……，总。。有一天…。我…可。。以…直…。接…。跟…。你…沟…  
通。。，到…。时…我再…。跟你…学……。东西。我的…爱人要…走。。了…，  
我…也…要…走，先…跟…。你道别。」

「好，后会有期。」我们跟那位外国人道别。

「哗，他竟然会到峨嵋山找人学气功，看来老外还比咱们中国人对中国文化更有兴趣。」

「嘿，外国人学我们的东西，能学得成吗？光是学汉语也要费很大的劲，刘道长从口袋里拿出烟和火机，对着我说：「你有九成也是外国人的底子。」

「那你学外语成吗？」

「不成，我一看见那堆英文字便发麻。」

因为没事干，我又拿出黄帝内经来看，古文看来晦涩难懂，看了一会便双眼发麻，两眉一皱，受不了。

「我见你看书看成这样，我也发麻了，素问在众多古代典籍之中已经是最易看的一本书了，若你连这本书也看不懂，那你还是个大学生的吗？慢慢看吧，这是不能急着来的。」

「明白了，师傅，我有个理想，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前完成，我想成立一枝纯中医的医疗救援小组，让他们到全世界有需要医疗援助的地方去，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下，中医可以发挥它的优势，除了可以锻炼他们针灸、推拿等技能外也能够印证和提升中医理论；此外还可以藉此探索出当地可用来治病的草药，从而找出新的中药。建立这样的团队，一来可以用更低成本去救助有要的人，二来可令全世界知道中医是怎么样的，中医这门医学有多少能耐；三来以临床实践出发，提升中医理论和技能水平，以及能够在各地找到更多新的中药。」我详细地向他解释我的理想计划。

「你的想法是好的，但你也得要努力，才会成功呀，若将来你真能办成这个团队话，我或许会参与其中。」刘道长点头说。

「如果到外国国家你去不去？」

「不去！我是中国人，除了中国以外，我其它地方也不会去！」

「今天真热闹！你看，黄先生也来了！」「潜龙在渊」说。只见黄先生笑容满面的走进来。

「你好，黄先生，我的普通话考试成绩公布了你猜考得怎么样？」

「刚好合格？」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你身后有一盘花，花札着一条红线，代表有好事；不过花是假的，所以你这件好事也好不到那里去。怎么样，明天还是要回去香港吧？」

「对，你没有说错。」

「不用担心吧，你在今年还有机会往北走一遍。」

「我怕我以后和师傅没有机会见面。」

「怎么会呢，你要跟他见面有何难？」

「这个…。我不知道，我只感觉到缘份错过了便没有了。」

「我这次来北京其实有两个原因。刘道长又开始抽他的烟：「一是看《道藏》，毕竟我也是道教的人，对于这部道教巨著，也想看一看，但到了这里快一年了，还是看不到我要的版本；二是找一个『替死鬼』。」

「甚么是你的『替死鬼』？」我问。

「师傅的意思是找一个徒弟。」「潜龙在渊」说。

「你到了现在也找不到吗？」

「找不到，我本来以为在北京的人的素质比较好，但却令我失望。」

「那你大概了解你的将来吗？」「潜龙在渊」问？

「知道，我在北京不会待得久，最多两年时间，而你们两个人只是我的一段小插曲而已。」

「天啊，我竟然只是你的一首小插曲。」「潜龙在渊」极度失望，坐下来发呆。

「那我会不会再有机会与你见面呢？」我问。

「会，但不会再像这一次一样长时间，可能只有一两天。」

「小插曲…小插曲…」「潜龙在渊」反复地说。

「不要这样吧，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我劝他。

「对。」刘道长又摸摸他的胡子。

「《道藏》我可以给你，我在半年前从互联网上找到它，本来想留着他们没有甚么用处，看来你这一次遇上我这位『解铃人』了，我还有《四库全书》，你

要不要？」

刘道长听到我的说话后非常高兴：「要！你帮我把他们刻盘，然后寄过来吧！」

「师傅，我走了，我会想念你的，若果我真的能够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定』的话，我会再回来。」

「成。」这时有一位患者走看病，我空出座位来给病人者坐，然后去厕所小解。

打开厕所后，糟糕，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我走路又变得一拐一拐的，我便走回诊室。

「师傅，我最近几天右脚的坐骨神经痛！」

「我开一个方子给你，你在立秋后开始吃这个方子，不能间断，服四十付左右，这个问题便永远不会犯了。」说罢便把方子开给我，我拿着方子，说再多声再见后便离开，赶着做我另一件事。

「潜龙在渊」陪我走到候车站：「我迟早会跟刘道长一样，拿一张桌子坐在国都中医药大学，为病人诊病，招徕二三百人。唉，过了今天后，我不知道甚么时候才可以再跟你见面，跟你相处了二十天，想到了明天只剩下我一个坐在诊室，多么孤独呀！」

「哈哈，不用这样吧，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向来便是一种缘份，离离合合是多么平常的事，只要珍惜其中过程便可以了。我担心的是你的经济情况，前几天你才被迫从你的朋友那里买了一个新手机，费了一千多块钱，我怕你这样的话不能继续支持你的生活……。」

「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最令我烦恼的是…唉…。」

「又是爱情问题？」

「对，你记着，你长大后，别谈感情，感情是最伤人的东西……。」

「成啦，我听你讲这句话都差不多讲了一百遍~~~你还是快点弄个医生执业证明和找些钱来维持你的生活…。」

「哈哈，这些你不用替我担心，你算是近几年来认识我比较多的一个人，但其实你对我的这种『认识』，也是很表层而已。你若打算再来北京的话，请你找我，我能够为你提供很多生活上的便利。」

「谢谢你，但你究竟是甚么人来的？」

「你不必知道我是谁。」他与我挥手道别：「有一点你肯定知道的是：我是一个好人。」

## 送君别

北京很少下雨，这是我最后一晚在北京，也是雨下得最多的一天。

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到北京大学见一位旧朋友。说他旧，因为我们已经相识了一年；说他不旧也可以，因为这是我们第二次见而已。

「对不起，因为我要在医院值班，中乐团又要团练，所以让你等久了，唉，现在已经九时多了。」一位蘑菇头发型、头发蓬松、须根满面、个子像山东人却貌容疲倦的人走过来。

「你是……你是……。呀！我认得你了，天啊，你的样子变得我差点认不出来！对不起，虽然我今早收到你的电邮，但我却忘记了你叫甚么名字。」

「哈哈，不打紧，『英雄莫问出处』！我姓南，南方的南，想起来吗？」

「想起来了，对不起，我们现在到那里吃晚饭？」

「随便，就这里吧！大丈夫不拘小节。」

我和他的相遇，是一场美丽的回忆。

上一年，我们中医药学会举办了一个北京中医药交流团，可惜事事都事与望违：国都中医药大学的交流敷衍了事；大学正值考试期间，所以没有学生交流；住宿饮食安排也令团友不满意……

大家万念俱灰之际，我仍不放弃与中医学生交流的机会，在最后一天，经一位漂亮热情的马来西亚姑娘介绍下，我认识了这一位还差几天便退休的北京大学学生会中医协会主席。

「你好，我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中医药学会的宣传及出版秘书。」我先向他作自我介绍。

「你好，我是今届的中医协会主席，医学本科生三年级我叫南 xx，这是候任的主席，叫李 xx，护理系二年级。」南兄从留学生楼门外带来一位女孩子向我介绍。南兄当时的头发修得很帅、下巴没有留须根、全剃得干干净净，虽然那时已经十一时半，但他仍然充实朝气，没有丝毫倦意，举手投足、言谈之间，都充份表现出他的领袖气质。

「唉，我们到了北京已经第六天，没有从你们的领导、交流部那边听说过北京大学医学部有些甚么学生组织，到了最后一天，却被我自己找到了，这件事真



奇怪。」

「这没有甚么奇不奇怪的，这个中医协会在北大只是一个小学会而已，对本部的学生会、医学会联系不多、没有太多经费，很多事也要我们亲力亲为。」

「我们学会的情况也像你们这样艰难，提起这些血泪史，就像十匹布一样长。」

「哈哈，那就别提吧，我们提一些只有一匹布长，能够在最后一晚可以讲完的事。」

「但。。。师兄你今天刚得考完试，后天还有考试呀！」在旁的候任主席提醒他。

「这些事情比得上跟何同学的相遇、认识更重要吗？真是不知轻重。唔，这也难怪你，你暂时没有太多经历，在未来一年协会便拜托你了。对，女生宿舍过了十一时便关门，你还是先回去吧，要不然的话你便麻烦大了。」李同学便跟我留下联络方法，先道别离开。

「咦，你也在这里，你也一块跟他们聊一聊吧！他们是香港来这里交流的。」他碰到一位不用考试的研究生，便邀请他过来和我们一块聊。

「你们在这里住，应该不是中国人吧？」

「对，我们和刚才介绍我给你认识的姑娘一样，是马来西亚人，我们是华侨。」

「那你为甚么要跑到北京这么远来学医呢？」

「这样的话，可以缩减我们拿医生执照的时间，在这里读完五年后，再回马来西亚考一个评核试，便可以了。」

为免打扰他人，我邀请他们到我的房间。

「作为西医学子，你为甚么会对中医这么感兴趣，并担当这个重任？」

「哈哈，这个也不算甚么重任，我在家乡的父亲是一位中医，自少耳濡目染，对中医还遗留点感情，所以便担当这个角色，可惜你明天要走了，要不然我可以介绍国都中医药大学那边的推拿学会、针灸学会的干部给你认识。」

「不打紧吧，能够在最后一夜认识你，已经很足够了。」

「唔，我也是。在一个西医学院里的中医学会跟你们在中医学院里的中医学会不一样，」他把一些中医协会的出版刊物给我看「在我们这里对中医有兴趣的人，至少不会排斥中医，反对它的理论。我们一般对中医都偏实用角度出发，如

那一个穴位对诊疗西医的疾病有作用，我们便采用它。」

「哦，我大概明白你们地中医的立场了。我介绍你看一本书，叫《思考中医》看完后你可能对中医的认识会深一点。」然后我再跟他介绍一下香港中医的过去和现况。

「马来西亚现在跟香港从前的情况差不多，政府对它不干预，不规管，不扶助，让它自生自灭。马来西亚最烦人的病是虐疾，我们毕业后回去马来西亚，取得执业证明后，便会跟从政府的安排，分配到不同地区的医院工作。」

不知不觉便谈到二时多，住在邻近的团友也过来跟他们聊天交流，我因为前六天都睡得很少，到了今晚我已经支持不了，所以我便迷迷糊糊的望着他高谈阔论的样子，渐渐睡着了。明天醒后，人去楼空，南兄只留下一张联系方法的纸条在桌上。

事隔一年，我想不到我竟可以在相同的城市里再一次跟他见面。

「南兄，一年没见了，我真的想不到我竟可以再在北京跟你见到面，你怎么了，为何面色这么差？」

「到了实习阶段，时间自然不够用，到时你便明白了，要不然我为甚么要在你离开你前最后一天才抽到时间找你。他拿出他的箫和笛给我看，说：但我还坚持一些兴趣，再过一星期便要参加中乐团比赛了。」

「你过了一年，有甚么改变？我问。」

「经过这一年，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更深了。他拿着豆浆杯来打圈：「我在马来西亚时，我觉得我自己甚么也不是，到了北京学医的三年，我一下只以为我自己的能力提高了，任何事也可以解决，有点高傲。你上一次离开后，我经历了很多事，感觉像突然从高处被人打下来似的，变回原形。但现在我可以确切地面对我自己，这也是一件好事。」

「唔，你经历的事情之中，也应该包括爱情吧！」

「哈哈，没错，但何老弟，爱情这个东西你几得要经历一下，它能让你为它而不顾一切。他从桌上夹了一块银丝卷：从前我以为我甚么事也能做得到，现在尝到恶果，身体也弄垮了，但有失亦有得。」

「有甚么得着？」

「我听你的吩咐，看了《思考中医》这本书，这使我对中医的理论概念有了重新的认识，若我有机会的话，我也可能会选读中医，可惜我现在已经进了这个门，唯有先继续走下去，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会跟你一样学中医。」

「哗，我想不到你真的把这本书看完，好，我再推荐你看一套韩国电视剧，叫《医道》，它是讲述主角许凌学医的经历，共有约六十至七十集，看来你要把他看完的话也要花不少时间。」

「你介绍的我一定会看，等我下星期找找有没有这套剧的 vcd 光盘卖。」

「呀，对，你现在身体有甚么问题？」

「我想应该是脾虚吧，我现在每天早上都吃小米粥，来补补我的脾。喂，我讲了这么多，也该轮到你讲一讲你的事吧！」

于是我便把我这二十天发生的事，以及我打算再次回北京跟刘道长学医的事告诉他。

「哗，何老弟，你这个经历不是一般人有的，若你再回北京遇到甚么事的话，随时找我吧！可惜我在两星期要回马来西亚，到八月尾才回来，可能帮不了你甚么。」

「不要紧，你给我这份心意已经很足够了，咱们也吃饱吧，不如一同去未名湖，『夜游北大』吧！」

「好，我也很久没有回本部校园了，走吧！」

大雨终于停了，四周都滴滴答答、从树上、屋檐上、电话亭上、北京大学的校门上，都不断有水滴下来。雨往下落，地热往上蒸，雨水顿时成了雾气，架在北京大学沿路的路灯上，瞬间把北京从夏天带回春天。

「这里美得很，很可惜我的照相机打拍夜景的能力不够好，不能把这些景色拍下来。」

「那就拍在咱们的脑吧！」

「对！」

「其实以前的西医也很像中医，以前没有高科技诊断仪器的帮助，西医大夫也是靠望闻问切来诊病的，在六、七十年代的那一辈老大夫，在诊断腰柱间盘突出要不要开刀接受手术治疗时，往往用手一摸，便知道了。」

我们愈走愈近未名湖，一道笛声由细之大，划破蒙雾，透到我们的耳中。

「咦？是谁在吹笛呢？我们走去看看。」

笛声愈来愈大，它仿佛敲醒了迷雾中的未名湖，在湖边的男男女女，都停止了动作，都欣赏着从湖中心传来的笛声。

「湖中心有一个石船，笛声应该从那里传来，我们去看看吧！南兄带我走过湿泥路，到了湖中心，在迷蒙的灯光下，只见一位二十多岁、个子不太高的人站在石船上吹笛。」

「你好。南兄向他打招呼：咱们也是乐林中人。」

「你好。吹笛人放下他的竹笛，交给南兄：要不要较量一下？」

「好，刚好我自己有带我的，等我亮兵器吧！说完他从黑色背包上拿出几枝箫和笛。」

「哗，老兄，你的东西全是好货色。」

「嘿，不论好货还是次货，吹出好歌的便是正货。南兄拿起他的笛：「我身旁这位老弟明天便要离开北京，我在这里吹一首『送君别』给他吧！」

嘹亮的笛声在平静的未名湖中心响起，我坐在石船，呆呆地望着湖边夜色，这样渡过北京最后一晚，若是我明天回到香港后，不能再次回来，也不枉此行。

回到疗养院已经很夜了，只见阿甲和资对求双双睡在床上，看来到了最后一夜，女团友们也抓着资对求不放过。我放下东西后跟了另一伙团友到附近的卡拉ok歌唱，唱至通宵(详情略)，不知不觉便到了最后一天。

收拾行李上旅游车了，我们再次到咖啡店跟哈尔滨老板们说声再见。资对求从旅游车外挥手向我道别，突然，他哭出来了！原来他是对着另一辆车上的女孩子哭。这样也好，我像路人一样，望着他们之间这段难忘的友谊快要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也为他们暗暗高兴。至于我，又能否以路人心态来看待我这段经历？

现代交通发达得很，不用四小时便从北京回到香港土地上。站在香港机场，眼望遥远的北京，我应该何去何从呢？

=====第一章完=====

## 我信……我做得得到

回到家，我自己在整理带回来的行李，母亲在一旁看着。

「唉，你看，又买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回来，哗！你买这么多书干甚么？看得完吗？」

「这些书是看一辈子的嘛！妈，我在北京时不是跟你说过我跟一位道长学习，我打算处理完这里的事后，再回去跟他学习，反正这个暑假留在香港也没事干，虽然跟他学习每天可能只有一丁点收获，但这也已经值得我……」

「仔，你听我讲，你还是死了这条心，不要回去了。」

「为甚么？」

「你在这次有机会认识他便算了吧！为甚么还要再回去？」

一听到这句话，我便知道我要回北京的阻力绝对不小。

「哥哥，你真的打算要再去北京跟那个道长学医吗？」我的妹妹在全家人熟睡后跟我说。

「对，但看来爸妈都反对这件事，唉，麻烦了。」

「不管你怎么样，你还是快一点把家中的计算机修好，我们已经有八天没计算机用了。」

「计算机已经坏掉，要换一部新的了，明天我去买一台新的。总之，若我决定再回去北京的话，我一定会先把事情做好。」

夜兰人静，一个人对着窗发呆，想想这二十天发生的事，我应不应该再回去呢？我有甚么理由要再回去呢？我从未遇过妈如此斩钉截铁的拒绝我的要求。从小到大，我做任何事，她都给我选择的自由，唯独这件事……

我拿了一张白纸，在纸上列出：

再去北京的原因：

1.「潜龙在渊」以一个中医门外汉的身份跟从刘道长学医学了半年左右，其自学出来的中医基础与一位中医二年级的本科生相约，但其脉诊水平却远高于一般本科生，甚至比所谓的专家教授还要高。若我利用余下的时间跟刘道长学习，我的脉诊水平可以提升一点。

2. 学习五运六气、看内经遇到问题时我可以直接向刘道长发问。

3. 跟「潜龙在渊」一起学习，多一个学伴可事半功倍。

4. 为了治疗妈的病。

不去北京的原因：

1. 钱不够??

2. 家人反对??
3. 整件事都是刘道长、「潜龙在渊」、途先生和一众病人一同弄出来给我骗局?
4. 安全问题。

看了看，还是删了第三点，第三点原因根本没可能，除非我是精神失常，看来再去北京的主要因素都是钱的问题。至于安全问题，我既然曾在北京住了差不多一个月，应该没问题吧！就算我真的发生甚么不幸事，也是贱命一条而已，反正我活到二十岁，还是孤身只影，甚么都无，万一有甚么不幸，也有保险赔偿，至少可以还清这两年向政府借来的学费，不会为家庭做成任何负责

这时妈从房间走出来，抖着双手：「你这么晚还不睡？你在北京时是不是每天也是这样的？」

「不，我只是回来香港后还未习惯，再过一会便睡了，妈，你的手又在痹吗？」

「是呀。」

「你当年双手在甚么时候开始有毛病？」

「都已经有多多年的历史了，唉，想起当年我一个照顾你们三兄妹，时常看你们有没有把被子盖好，晚上根本不能睡得好；到了早晨，你老豆又要早起上班，我五时便要起床为他作早饭，中午又怕你们留在家会出意外，到市买菜也要带着你们三个走，有一次烧水时我太累，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水锅已经得通红，炉上面的夹版也烧熔了，若我那一觉睡着了后醒不过我，恐怕我们已不在人世了……………所以，啊仔你别这样傻，再跑去北京了，国内很危险的，人人都在打你的坏主意，留在香港读书吧！」

妈向我软硬兼施，而我看着她一双为家操劳了二十年，布满重茧，硬绷绷，肌肤甲错的手，不禁心酸。我下决定，无论面对多大困难，也一定要把她治好。从前我少不更事，不懂医不懂药，见到妈治她的手治了十多年也治不好，现在我算是懂得一点点医药，再加上刘道长给我的一点提示，我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回到香港有几件事做，其中一样是把离开香港后便没有看的《医道》看完，两天连续看二十五集。作为一位中医学子，在学医时有机会看到这一套地道地道的中医连续剧，实属难得，遗憾的是这套制作认真、高水平的中医剧集，却不是由中医发源地出品的。看见许?的身世和学医之路，很有刘道长的影子。想起当时许浚下决心学医，到柳义泰门下工作，负责挑水，一挑便挑了三年；上山向安光翼求师，三番四次碰钉子，却毫不动摇；为求争取时间学习，他边打扫边背诵医书内容……。现在我几乎毫不费劲、在姻缘际会下遇到刘道长这位中医高手，也不用付出甚么，只是挨一挨他的二手烟而已；若我这么容易便放弃跟他学习、相处的机会，我实在是太对不起自己，连剧中的吾根叔也不如。更何况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岁，在以后的学习生活里，我根本没有时间和金钱再策划一次离家出走学医行动。

我想起「潜龙在渊」在离开前跟我说过，若我打算再回北京的话，他可以帮我忙。我马上找出他的手机号码，打长途电话给他：「喂，你好，你是辛仁吗？」

「我是，你是何同学吧，我一听你的声音便认出你了，回到香港吧，怎么样？」

「一切也挺好的，不过我回来后暂时不适应香港天气，有点外感，自己开方子食了几天也弄不好。」

「哦，我这边天天也是一样。唉，你走了后我寂寞了很多，但我还是坚持每天七时起床到诊室学习。」

「这样很好呀，我想清楚了，我决定再来北京陪你跟刘道长学习，你可否帮我找一找一些接近诊室的房子出租，租费大约六百至一千元左右，水费、电费……。」

「不用了，你就直接过来跟我一块住吧！你真是回来的话，我高兴也来不及呢！你若不介意的话，我在客厅里有一张沙发椅，用来睡觉也可以的。北京城内品流复杂，你还是小孩，跟我同住比较好，对你的安全有多点保障，而且大家多了一个伴，生活会变得趣味一点。」

「但…这样会不会令你同住的人不方便？」

「不，在这里只有一个蒙古人和我同住，他每天早出晚归，睡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只要跟他说一说便没有问题了。我的家有洗澡的地方，做饭的地方，还有宽带可以上网。」

「那实在是太好了，我还有几件事要办，再等我研究研究来北京的详细计划，希望……星期日能够再来北京吧！」

到北京的飞机票非常贵，五千大元一套来回票，我根本没可能吃得消，幸好在考试团时从人民大会堂接待代表那里打听到有直通车从香港开到北京，约七百元一程，上网一查，确有其事，来回交通费用只需要一千五百元，顿时减少了三千五百元，看来这次再回北京是完全没问题的。

计算机修好了，《医道》也看完，现在要做的是把预备「北上带去的资料准备一下，先把四库全书、道藏等电子书拷贝两三个备份，再买保险、记下香港驻北京办事处的地址电话、资对求和南兄的电话等，至少在北京发生意外，也多一个照应。

今天排了期到医院照胃镜，近四年我都觉得我的胃不舒服，经常胃胀胃痞，中医西医也调不好，我怕我的胃已经穿了个洞，特意来照胃镜，结果如刘道长所言，我的胃没有甚么大问题，至少无穿无烂，还很光滑。这间医院位于我家的南方，若要「自我实现」黄先生跟我作过的预测，也可以说我这几天为了修计算机

到处跑，又到南方的一间庙里面照神灯，把灯插进自己的胃里，现在尚欠的是没有被父母大骂和遇上桃花运。

照完胃镜，我跑到我校的医学图书馆找文献，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有关「鹰爪风」相关资料。对于我的学校，我最庆幸和自豪的便是图书馆，它的资源丰富，要找甚么便有甚么，可惜我找了大半天，也找不到我要的东西。若然刘道长说的是真的话，现在世界仅存的「鹰爪风」患者已经可以列为濒临绝种疾病之一。可是我却找不到任何文献支持，只凭刘道长几句说话，感觉像虚无缥缈，好像在找一个不真实、不存在的东西。但，我相信他的话，也相信我一定能做得到。

## sleeplessHongKong 香江无眠夜

在图书馆找不到「鹰爪风」的资料，想起妈说外婆于我在北京期间经常打电话查询我的近况，又说要来探望我，既然我打算星期日再到北京的话，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探望一下她和外公，顺便说声告别。外公和外婆住在深水埗的唐楼天台的一间小屋里，我走了十三层楼梯才到达他们的家。

「啊公、啊婆你们好，我从北京回来了，特意来探望你们的。」

「呀，想不到我的乖孙会过来呀~~~~你看，你又瘦了很多，又晒黑了。在北京食得不好吗？」

「食得很好呀，就是因为食得太好，所以才会这样瘦，婆，我没有从北京带手信回来。」

「那些手信不买更好，它们全都是骗钱、没有用处的，来，先饮杯茶。」

我坐下来喝水，外婆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细了的报纸出来，递给我看：「我本来想星期日来探望你时带这张报纸给你看，但既然你自己了，我先给你看……」

打开报纸，是西方日报的头版，我一看见标题，便心知不妙：一港孕妇回内地探亲险遭内地生计处干部强行堕胎。唉，看来外婆和母亲早已搭好天地线，互通数据。

「啊孙，你看，这个大肚婆回到国内，险些被那班生计处人员拉去把她腹中那块肉干掉！要不是这个大肚婆醒目(聪明)，把门堵上，再打电话向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求救的话，她可能已经大小二命不补啦！啊孙，大陆的事情不是你想象中这样简单，上面的人有个好人，你听新闻不是没有听过啦，上面毒奶粉、渠水循环再用食油、头发豉油，随时连天天吃的米饭都可以是假，我怕你在这一个月里已经被食坏……」

我当时想，难道我到了北京后，当地生计处会认为我太风流，毒害北京少女少妇，防范未然，先将我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啊婆，我现在不是平安无事的回来，站在你面前吗？」

「系，但你回来后，不要再有回去的念头了，你有以缘跟那位道长认识，相识过去便算，临走时跟他客套一两句：『有缘再见』，然后以后不见便好了。医学这个东西，人人不同，未必他所说的便是对，甚么人体穴位经络，又甚寒热温凉，把脉又难掌握……你以为医学很容易呀？以我的腿为例，你看，痛了三年多，痛到走不了路，我花了三万多元，到甚么法国医院，石硤尾神医，又听西洋街的卖菜呀婶说东汉路的梁伯医术好，我找呀找，找了很多医生，才勉强可以走路，现在还有点扯住痛。我告诉你，我研究中医都有大半辈子，都可算是半个中医，我研究，就是食燕窝，北耆，党参，你只要食几两燕窝，便可以大半年不感冒……………」

「啊婆，我现在不是已经回来吗？」

「唉，你不要先讲这个多，先去做饭吧。」外公叫外婆去做饭，终于摆脱了外婆的啰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孙，你还是别回去北京了，你知道那个道长的背景吗？你知道介绍你去跟那位道长学医的人的背景吗？他们可能是设一个局来骗你……………」外公又接上外婆的攻势。

「啊孙，你别再上北京了…」晚饭时外婆又向我发动攻势「…………。还有，现在他们眼中只有钱，为求钱便不择手段，你到了北京，没有亲人在那里，谁会照顾你，等一会那些人把你卖猪仔，送到中美州、印度打工，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谁会理你呢？」

我屏气摄息，吃完这顿饭，对外公外婆支吾以对，我知道跟他们解释、反驳得愈多，他们便会再多讲几十个我不应上北京的理由。

「啊公，啊婆，你们放心吧！我知道我应怎么做。」

「总之你要听我们的话，不要再找那个道长。」

回到家，已经十一时多了。母亲见到我，问：「刚才啊公啊婆对你说过些甚么？」

「又是说叫我不要再上北京，若果我再上去，轻则每天食有毒食品食至五劳七伤，重则小命不补。」

「那你听不听他们讲的话？」

「为甚么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再去北京也只不过是读书学习，又不是去玩，花的钱也不算多，你当我是去北京留学也好，交流进修也好，为什么你们总

要把情况想到这么奇怪，把其它人想象到这么坏呢？」

「好呀，现在你大了，有毛有翼，懂得飞了，不用听妈的话了。」妈的眼眶渗出眼泪，过往她只会为父亲胡乱花钱赌博，是早出晚归而跟他吵架，为他流泪。我说不上是一位孝顺的儿子，但至少我从没有令她伤心过，这次他为我执意再上北京。而流泪，这说明我已经很伤她的心了。

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母亲把我跟父亲赌钱夜归划上了等号？不我在知道，在她不容许我回北京背后，是我已不受她的控制，像父亲一样不听她的话。

我终于都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妈，你跟我一同上北京，找刘道长治好你的病吧！他的医术高明得很，连小儿麻痹症后双腿走不动的病人也可以被他治好，他一定可以治好你的病！你顺便也会明白我在北京做甚么，放心让我留在北京。」

「我有甚么病？」

「你平常不是有很多病痛吗？白天工作时没精神，坐一会便睡着了；你的手经常又痹痛，，两年前你受伤后，面上疤痕还未退下来，多难看，你自己也知道的。」

「我没有病！身体没有事！北京有甚么好！我才不会去！你这么喜欢去北京，你就永远留在北京，不要回来了！」她擦干掉泪痕，砰的一声关上房门。

这史无前例的矛盾、冲突、拒绝和固执，积压在我心里几天了，而且愈来愈矛盾，愈来愈复杂，我突然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倒在地上，良久站也不起来。若我选择放弃，十分简单，我只要不买车票，不再找「潜龙在渊」，过我的大学生活，不再想这件事，就当是没有发生过便算。放弃，的确容易得很，但坚持，却需要我付出不可知的代价，而且这代价份量不轻。我究竟要如何做，才可以平服各方的极端的情绪，了解到我在北京是安全的，然后放心地离开香港？

我一时想不出任何办法，还是先上网看看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在互联网上见到我班的同学，欧大夫。欧大夫被班的女生誉为好好先生，对父母十分孝顺，十分讲义气，又十分有责任感，若非他的相貌过于成熟，有点罗文，黄秋生的影子，他一早是我班女生的「抢手货」。

以下是互联网通话，附翻译

DateandTime:07/22/200501:09AM

风轻扬：

hey, ihavesomethingwanttodiscusswithu。。

(喂，我有点事情想找你商量)

DateandTime:07/22/200501:10AM

欧大夫：

whatar???

(甚么事?)

DateandTime:07/22/200501:10AM

风轻扬:

byphone, lessthan30min

(在电话里说吧, 花你半小时右左)

DateandTime:07/22/200501:10AM

欧大夫:

idon'tyouhavecomeback

haha

DateandTime:07/22/200501:13AM

风轻扬:

唔明你系到讲乜

DateandTime:07/22/200501:13AM

欧大夫:

willugotomorrownightforleobrithday?

(你明天去不去 leo 的生日会?)

DateandTime:07/22/200501:14AM

风轻扬:

probablynotgoastheproblemstatedabove。

(我想我不去的了, 因为上述的问题)

DateandTime:07/22/200501:14AM

欧大夫:

astheproblemstatedabove??

umeantheproblemneedtotalkinphone?

(是不是你说要致电跟我讨论的问题?)

DateandTime:07/22/200501:14AM

风轻扬:

yes, aocomplicated

(对, 十分复杂的。)

DateandTime:07/22/200501:15AM

欧大夫:

wawa

soserious。。。。。

icallulater。。。

severalminuteslater

(哗哗, 这么严重???等一会我致电给你)

DateandTime:07/22/200501:17AM

欧大夫:

aboutwhatgua?

andhaveufoundsheungsheunginBeijing?

DateandTime:07/22/200501:17AM

风轻扬:

Myself

Onlyonce, later shesaid lost her mobile phone, so I haven't found her lu...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1:18 AM

欧大夫:

haha..... -。-""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1:18 AM

于是我在电话里把大概情告诉他，但欧大夫的母亲突然起床，欧大夫怕她误会他跟女生深夜通电话，所以我来不及把回到香港后的事讲完，他便挂上电话。过了十五分钟后，他又在互联网上出现。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6 AM

欧大夫:

ureally goar?

(你真的打算再去北京?)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7 AM

风轻扬:

70-80%

(七至八成)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7 AM

欧大夫:

唉~~~~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7 AM

风轻扬:

of course , i have a argument with my mother again this tonight ,  
just before the phone call。

(我刚才跟母亲吵架)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8 AM

风轻扬:

and she cry... -\_-

(她...。哭了)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8 AM

欧大夫:

shixt

you always do this

and this is definitely not the first time

(你真过份)

你经常做这些事，这一定不是你的第一次弄哭你的母亲)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9 AM

风轻扬:

n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不，这是第一次。)

Date and Time: 07/22/2005 02:19 AM

欧大夫:

唉~~~~。。。

imeanyoudon'tlistentoyourfamily'sview

(我不是指你弄哭你的母亲，而是说你不听你家人的意见)

DateandTime:07/22/200502:20AM

风轻扬：

~\_~istilldon'thavemuchfamilyconcept

(对，我暂时无太多家庭观念)

DateandTime:07/22/200502:21AM

欧大夫：

唉~~~~。。。。

alwayswanttoleave, togoaway。。。。 -。 -""

whyyoualwaysdon'tlistentoyourparents?

(你经常想离开，为何你不去聆听父母的声音呢?)

DateandTime:07/22/200502:22AM

风轻扬：

shealsodoesn'tlisten。。。 andbelieveme

(她也不聆听我的话，也不相信我!)

DateandTime:07/22/200502:22AM

欧大夫：

今次已经是这样

你可以走得几次....

DateandTime:07/22/200502:23AM

风轻扬：

notmuchtime。。。。。。

thisistheonlyonewithintheforthcoming3years

(都没有很多次可以走的了，我想这一次是我未来三年可的最后一次出走)

DateandTime:07/22/200502:23AM

欧大夫：

don'tbelieveyouisnormal。。。。

ifreallywantherdon't 理你，任你走 ar

(她不相信你是很正常的，你想想，若她真的不理睬你的话，她一早任你离开啦!)

DateandTime:07/22/200502:23AM

欧大夫：

-。 -""

DateandTime:07/22/200502:24AM

风轻扬：

~\_~

DateandTime:07/22/200502:24AM

欧大夫：

howcanyoupromise

andthisisnthisimportanttothisparticularissue。。。。

theystillworriesandyoudon'tconsiderthat。。。。

(你如何可以许诺呢？其实这件事的表面不重要，本质是：他们很担心你，而你却不去考虑……。

DateandTime:07/22/200502:25AM

风轻扬：

iwilltrymybesttoensuremysafetyandreporttothemonceperdayifnecessary

(我已计划好在北京的生活，安全应该没有问题了，每天我也会致电回家向他们报平安)

DateandTime:07/22/200502:27AM

欧大夫：

唉~~~~。。。

stillthisstuburn

(唉~你仍这样固执)

DateandTime:07/22/200502:28AM

风轻扬：

yes。。。。。

partformystuday

partformymother'sdisease

(对，一部份是为了我的学习，一部份是为了我母亲的病)

DateandTime:07/22/200502:29AM

欧大夫：

ifyouthinkthatthiscanreallyhelptorelievetheirworries。。。

thenitmaybetooeasy。。。。。

haveyourspectedtheirwishes?。。。。

ithinkyouhavementionthesethingsforthemmanytimes。。。。

whytheystilldon'twantyououtogo??

(如果你认为你现在计划做事便能令他们担心你，这可能是太简单了，你有没有尊重他们意愿呢？我觉得你应向他们提及过很多次要再回北京的事，为何他们仍不让你去呢？)

DateandTime:07/22/200502:30AM

风轻扬：

mainlymymother

(主要是我的妈)

DateandTime:07/22/200502:31AM

风轻扬：

whytheystilldon'twantyououtogo??。。。。 thisisthierstuburn

(为何他们仍不让我去呢？…………。因为，这是他们的固执)

DateandTime:07/22/200502:32AM

欧大夫：

唉~~~~。。。。。

whyyoucannotlistenandfollowtheirstuburn??

(唉~~~~。。。。。那你为何不能跟从他们的固执呢?)

DateandTime:07/22/200502:32AM

欧大夫：

andlistenonlytoyourstuburn

(而只跟从你的固执)

DateandTime:07/22/200502:33AM

风轻扬：

stuburn . . . . .

(固执…………。)

DateandTime:07/22/200502:34AM

欧大夫：

inthefuture, therewillbemoreandmorestuburn...

how can you let others trust you?

maybeyoudon'tneedothertotrustu,

but parents is the most basic one

ifyoukeepdoingthis

idon'tknowwhatthingyourparentsoryourfamilymemberscantrustyou.....

(在将来，你会有愈来愈的固执，你何能令其它人相信你呢？可能你真的不需要其它人去相信你，但父母是最基本，最必需的。若你继续下去，我不知道你的家人会不会信任你。)

DateandTime:07/22/200502:37AM

风轻扬：

~\_~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myfather:neutral

sister:agree

motheroppose...

stuburn... sometimesisgood, somethimesdoesn't

(现在家人对我坚持回北京的立场是：

爸、姐：中立

妹:赞成

妈：反对

固执…有时好，有时不好)

DateandTime:07/22/200502:37AM

风轻扬：

thistime... don'tknow

(至于这次的固执，我不知道好不好)

DateandTime:07/22/200502:37AM

欧大夫：  
shecriesla。。。.  
thenwhatyouwantyourmothertodoar。。。.

ualwaysdon'tlistentoher

(你的妈哭了，那你想你的妈怎么办呢？你经常不聆听她的话)

DateandTime:07/22/200502:38AM

欧大夫：  
thisstuburnisnotneedtobestuburnnow

(你这次的固执是不必要的)

DateandTime:07/22/200502:39AM

风轻扬：

唉~~~~。。。。。。。。

DateandTime:07/22/200502:39AM

欧大夫：  
therearemany 唉~~~~inthelife

butifyouhavethis 唉~~~~。。。.  
youmaygainmore

(在人生里有得多叹息，但若你这次不「唉~~~~」，不固执，你可能会得到更多)

DateandTime:07/22/200502:40AM

风轻扬：

thisisthefirsttimeidon'tlistenher

(这是我第一次不听她的话)

DateandTime:07/22/200502:40AM

欧大夫：

haha

yousure?

howaboutthelasttimeyouwanttogotostudyChinesemedicineinchina?

(哈哈，这是你的第一次吗？

你还记得前一次你突然想回内地读中医？

DateandTime:07/22/200502:40AM

风轻扬：

finallyichoosetostayhere

(但到了最后我也决定留在这里)

DateandTime:07/22/200502:41AM

风轻扬：

afteranalysis

DateandTime:07/22/200502:41AM



欧大夫:

thisisnormalar。。。。

butyoustillarguewithhermanytimesla

(这很正常，但你经常跟你的妈争拗啦！)

DateandTime:07/22/200502:42AM

欧大夫:

maybeinherheart

youjustasonthatalwayswanttoleavehome

(可能在你妈的心目中，你就像蒲公英，随风轻扬；像浪子一样，只想离开这个家)

DateandTime:07/22/200502:42AM

欧大夫:

andoutsidecangiveyoumanythingsandeverything

butnothingathome

(在外面的万千花花世界，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甚至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得到，但你在家里，却是零，甚么也没有)

DateandTime:07/22/200502:45AM

风轻扬:

that'swhatilack。。。tillnow, idon'thavemuchfamilyconcept

but 你讲我走黎走去，都系呢两年的事，之前我的生活日日在家过

(对，这是我欠缺的，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太多家庭观念，但你说我不断的离开家门，也只不过是大学这两年的事，我从前的生活也是天天在家渡过，没有在外面乱花钱)

DateandTime:07/22/200502:45AM

欧大夫:

haha。。

stayathomeisnormalar

(哈哈，待在家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DateandTime:07/22/200502:47AM

欧大夫:

你不妨不就此事

问问你妈妈

你是印象中的一个怎样的儿子

你亦可了解你妈妈多一点...

DateandTime:07/22/200502:47AM

欧大夫:

um。。。。

ineedtosleepla。。

listentoyourdecisiontmr

(唔，我睡了，我明天等你的答案)

DateandTime:07/22/200502:47AM

风轻扬：

Ok

(好)

DateandTime:07/22/200502:48AM

欧大夫：

iamnotpersudeuororderuar

(我不是说服你，或者是指令你不要再到北京，我是希望你多从家庭角度考虑此事)

DateandTime:07/22/200502:48AM

风轻扬：

iknow

(我明白)

DateandTime:07/22/200502:48AM

风轻扬：

thankyou

(谢谢你)

DateandTime:07/22/200502:49AM

欧大夫：

butijustseehowyourcharacterinfluenceyourdecision。。。。

(我只是想看一看你的性格如何影响你的决定)

DateandTime:07/22/200502:49AM

欧大夫：

thisnightortmrmaybehardtoyou

bb

(这两天对你来说可能你非常漫长和艰难的，再见！)

关掉计算机，良久还未睡着，对，这两天，不，可能是未来一个月，两个月，甚至……。对我而言都是漫长和艰难的。

## 被喊停的起跑者

今早约了两位自从小学便认识的老朋友见面。这四、五天为了再上北京而带来的烦恼、矛盾、压抑太多，太多了，需要找一个渠道宣泄，向别人倾诉，同时亦希望他们能给我一点客观持平的意见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料……

「我听完你的经历后，我真的为你担心，你知道啦，你从小就这么单纯，轻易相信别人，你不是没有听过国内有很多新闻，在公路上抢劫，把你的钱抢光后便推你到公路边打你干掉；或者不把你杀掉，将你绑架，向你父母勒索，要你父母借高利贷来救你，等他们收够钱后，把你丢在公路旁边，你已经为你父母带来很多烦恼，回到香港后，放贷者又不会放过你全家人……」

「对，你以为你自己的决定往往只有你自己承受后果，却忽略你的行为给身

边其它人带来甚么后果。」另一位朋友对我说。

我想起那位外国人对我说过的话：  
「when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good, it usually has a bad side after it, when you think you have done a wrong thing, it usually has a good side after it...」

「现在是甚么世纪，二十一世纪了，你还相信会有人去山林修道，去尝药，去占星算命吗？这样的道士，你在香港找也可以找到几百个，你在警讯不是看过，甚么祈福党、补药党、千年虫党，你不是没有听过吧！」

「救命呀！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情况？我相信我在北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是真实的，我没有思觉失调！」

「你令你的妈这么伤心，若果你是孝顺的话，你就应该留在香港，甚么地方也不应去，顺他们意思。」

「不，我建议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妈，叫她阻止他去北京，我们明知在他眼前是一个陷阱，也偏要让他走进去。」

「救救你们不要这样做了，我的母亲现在已经是精神紧张状况，你们再刺激她的话……。算了，你们还是放过我吧！」

「唉，我看到你这样固执，看来我们对你再多讲也没有用了，你若真的打算再回北京的话，去咖啡店买杯野食，让他冷静一下，多想一下，也当是我们跟你送行吧！」

回到家，外公外婆突然出现在家，原来今天是星期六，他们提早了一天来探望我们。

「啊孙，你有没有把你的八字告诉给那位道长？」

「没有。」

「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若他知道了你的八字，他会把你的命改掉的！所以你离开时应跟他说有缘以后见，不要得罪他，若他生你气的话，那他向你「下降头」、改你的命，那你就永不翻身了。」

她又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报纸：「？，你看看！在大陆那些人没有人性的！把死囚的肾拿去卖！你想想，如果你在北京时被人抓去宰掉，把你的心肝脾肺肾全都卖掉，那你怎么办？你对得住我吗？你对得住父母吗？像你这一次，跟着团体、大学去，一定会安全，别人也一定会肯教你东西；若你自己一人去，你的安全谁会负责？你还认为那个道长真的会教你东西呢？」

「不要去啦！」外公又加多一把口。

「不要再想回北京啦，留在这里读书也一样吗？」妈皱着眉头说，带着点埋怨。

「呀孙，其实你唔应该去读中医架，医学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甚么血管呀，肌用呀，五脏六腑，穴位针灸，你像我的腿痛这个毛病，医了三年，找了这些多医生，又西医又中医，又民间神医，医到现在，虽然右腿已经可以进路，但亦经常痹痛，你以为医好一个病这么容易呀？本来，你不应该去学中医，应该学多一点 ABCD，会计呀，将来坐在冷气房做会计，做经理；但你坚持要去学中医，我们没办法，不是说读中医不好，跟人家把把脉，开开药……」

够了，我听够了，我走回我的房间，关上门。啊婆和妈仍在厨房高谈议论。

「细佬，还是算吧，现在风头火势，愈闹愈大，还是放弃吧！」一向对此事不闻不问的姐姐在外公外婆离开后对我说。

唉，难道真的如刘道长所说，我跟他的缘份只到此为止，天命难违？这几天我被众人的耳濡目染下，也仿佛觉得我不应该回去了，我也许应该像外婆、欧大夫、小学朋友所说一样，留在香港，这样的话总比执意再回北京，令母亲伤心流泪，伤了她的身子还好。人就是这样，环境改变了，心态也改变，要坚持做一件事，原来也是不容易的。

眼见地上一堆堆预备再回北京时带去的物件，叹了一口气，算了吧！还是把它们一件一件的放书柜里，顺便计划去不去 leo 的生日派对。

## 我的二十岁

「啪！」一声，一本笔记簿从柜跌下来，原来这一本是我在北京考试团期间所使用的北京簿，里面写上不少普通的拼音「符咒」、冷门字、不常用字、和广东话发音迥然不同的字的发音。其中内容最多的是我预备口试短讲部份的草稿，我随手翻了翻，翻到一页，题目是《我的成长之路》：

我的一岁：听母亲闲话家常时忆述，当年她为了照顾我那位刁蛮任性，只有在母亲怀里才睡得着的姐姐，我的一岁便在 BB 床(婴儿床)上渡过。

我的五岁：因哮喘病而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印象挺模糊，但也是在一张床，病床上渡过。

我的六岁：当时在月历上看到中银大厦，知道它是世界上很高很高的建筑之一，便吵着要外公外婆带我去看。

我的八岁：小学一年级第一次考试，成绩出众，被老师 做班长，但我不懂得「班长应该如何做，所以不到半天便被老师把我革职。

我的十五岁:我混混沌沌的过着我的中学生活，因当时父母之间问题令我更混混沌沌。

我的十六岁:公开考试后我找到的第一份暑期工是一份日薪九十元，工作九小时的海滩清洁员。

我的十七岁:高中的我需要选择大学专业，自我思量了很久，想了很多人生问题。

我的十八岁:通过了一个对我而言十分困难的高中公开考试，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专业:中医。

我的十九岁:大学生活充满很多选择，生活也异常的紧凑丰富，多姿多彩，需要我很多勇气和抉择，从小不乱花钱的我一下子倾家荡产。但我也学习了一件事：一旦做了决定，便不可后恢。

我的二十岁:还有四个月才真正到我的二十岁，所以我还不知道我的二十岁会是怎么样的，但我希望我的二十岁能够成熟一点，有点主见，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  
唉，还有三个月，便完满地渡过我的二十岁了，我的二十岁是怎么样？若说有一点难忘的经历，我已经有了，也真的很满足，若说我是否有主见，是否成熟，这个。。。。。。。。

翻到笔记簿的最后一页，「学不畏其廓远思不惧其幻故拓未明而资可济矣」这是刘道长送给我的这几个字，我能否做到「学不畏其廓远呢？很难说，反正我经常我一个小时的书，便来一个小时的小睡，至于「思不惧其幻，单从现在的情况来说，我做不到，我被身边的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影响下，我对刘道长术，我对已经住了一个月的北京市的印象已经改变，彷彿那是一个我不应再去的地方，不应再见的人似的。

想起刘道长对病人的认真态度、想起跟他聊天时东拉西扯，谈笑生风的时候、想起病人痊愈后向他致谢的感激之情。。。。。这一切顿时令我拨开众说纷纭的云雾，我知道我在那二十天跟刘道长，「潜龙在渊」的生活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这个是我应该坚持的事实，亲眼看见的见证，绝无甚么被人欺骗和迷信成份。

细心想一想在我身边的人都没有经历我的经历，没有我的学识水平、立场和见解，他们又怎么知道他们全是对，而我的决定却是错的呢？对，我要学习坚定一下自己的主场，要有自己的主见。

再想一想，妈的二十岁，外公、外婆的二十岁曾做过些甚么，有过甚么经历呢？那时兵荒马乱、饥荒文革，改革开放，来港生活。。。。。他们在二十岁经历的、得到过的、受伤过的。。。。。。。。一定比我多，一定比我痛苦深刻得多。他

们太过痛惜我了，怕我在社会上被风吹雨打，便从小把我放在温室里成长，他们不希望我重蹈他们二十岁时的不愉快经历，只希望我脱离他们生活穷困的阴影，拥有高学识，过着舒适的生活。问题是，这棵一厢情愿被放在温室里的小花，真的能独自经得起外面的风风雨雨吗？

唉，若在这个风头火势的情况下坚持再去北京。。。。。。便要选择离家出走了。。。。后果。。。亦难以想象。。。。。。。。。。

打开计算机，再整理一下在北京拍下来的相片，最难忘的是毕业典礼当晚，众女穿着从秀水市场购买的旗袍，拉着我拍照留念，可惜我没有带我的中山装礼服去，要不然拍出来的照片会比较帅一点。

「你有新的电邮。。。计算机弹出电邮提示，我点击「开」，原来是「潜龙在渊」寄来的电邮：

风弟：

很高兴接到你平安到家的消息。你在北京给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你走后，师父还在夸你。我每天还是这样，一天也不肯耽误的去他那里学习，唯一不同的是少了你在我身边，据刘道长讲，这个诊所可能在年内要拆迁，他在诊所拆迁后可能会离开北京，云游四海，这样一来，其实我们能跟他在一起的时间真是不多啊所以，如果你今年不能来北京的话，我觉得你再跟刘道长这样一个医术高超的人学习的机会将不多见，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

中医不象其它学科专业可以在课堂和实验室就能完成的学业，她必须有明师指导和个性化的临床经验。这一点就使得学好中医必须找明师，走一条常人不能走的路。现在，刘道长正是我们寻找的这样的明师，因而，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份。

你来北京如果真正地跟刘道长侍诊三个月，这不光是你人生中的一段特殊经历，也将使你的医术与你的同学天壤之别。我的经验告诉我，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以上是我的个人意见供参考。

辛仁上

「潜龙在渊」在信里的内容，我也很明白，很清楚，莫说待在刘道长身边三个月，就算只有一个月，或十天的时间，我也愿意去，但。。。。。。离开，便会闹出大问题，；留下来，又会留下遗憾，这遗憾可能真的是终生。。的。。。。。

我望着窗外灯火通明的晚景，盘算着一个最好的离家出走计划：首先，往北京直通车开出的时间是下午三时右左，我必需要找一天在这时段爸和妈都不在家，这才可以踏出离家出走成功的第一步。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对！二十六号妈要上班，至于爸，也应该可以吧！至少二十六号这一天应该没有问题吧！至于「北上」的数据，救助电话，等，我也已经找到了。还欠的是

一份保险和火车票；而生活需要品、衣服等对象，要准备它们也不难。看来这个离家出走计划的成功机会很十分高，而且还有一个早晨的时间让我从容地收拾东西。

人有三急，我跑到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太夜了，家人都走去睡觉了，只剩下爸在客厅里看马经，作赛后检讨。

「爸，你二十岁的时候在干甚么？」

「干很多事呀，我去树林锯树、做家俬去卖、之前还去海南岛帮人种田，住了一年，去的地方可多了。」

「比我这两年去的还多？」

「当然啦，我所经历的事比你多得多了。」

「爸，若我坚持再去北京的话，你有甚么意见？」

「唔。。。。这其实也没有甚么问题，不过你记住要戴眼识人，分辨出好人和坏人，小心被人家骗你，这个社会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你社会经验这么浅，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一定会有点损失的了~~~~~你的妈紧张你，所以才反对你去。」

我就像一位每次买马都输，突然中了3T的小赌民一样，顿时十分高兴，爸平时看来对此事不闻不问，但背后却深明这次争拗的本质和各方的立场，并有他自己的立场「不打紧的，就算我在北京被人家骗了，就算是有点损失，也不是甚么大不了吧！至少我还是青年。」我马上说。

「我只是担心你被人家骗。那打算甚么时候去？」

「被人家骗也不打紧吧，就当是到社会大学上堂，交学费。唔。。。。。。我打算在下星期二离开，那天妈要上班，要走也走得轻松一点。」

「你自己一个人到了那里后没有人可以照顾你了，一切便要靠你自己。」

「爸，放心吧，我在离开北京前已问了好几位在北京认识的朋友的地址和联络方法，有问题也总会有个照应。」

太好了！至少父亲不反对我再次「北上」，在我心里最后一个障碍也扫除了，纵然我知道我作了这个决定后对家人的反向会很大，纵然这次是福是祸，有否得着也不知道，但我肯定，我会用这次北京学医之旅，为我的二十岁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 不能退的单程票

「妈……。。今天有人请我食饭，我走先……。」我开始我的「离家出走」计划。

「谁请你食饭？」

「一个女孩子。」我说：「我也不清楚她是谁，因她有一块头巾蒙着她的面。」

这位女孩叫 nuha，我对她的认识就如她头上的头巾这么薄，但既然她有戴头巾，便应该是一位伊斯兰教信徒吧！我跟她的相遇亦像她的头巾一样，如此的偶然。哈哈，在香港要遇上一位戴头巾的女子，也挺困难的。在北京考试团期间，有一位团友介绍了她给我认识。她是应届的高中毕业生，希望能够入读中医专业，便来问一问我这位「过来人」意见。

「唔…。我看过你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难得你有如此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和文采，你必能从中医中找出你喜欢的东西。其实近年来自董特首下台，中药港成为泡影，中医专业的收生条件亦相对地下降，所以你的成绩若不是太离谱，其实仍然有机会搏一搏。但这种收生情况实在不健康，中医本科生这门大学课程，既要求学生读中医，又要读西医、生化，文史哲又要读一点点。其课程的份量和对学生的要求比西医更过之而无及，要通晓中医理论之余，现代医学知识又要懂『一点点』，这种程序只有尖子和选读西医课程的学生才可以做到。有些同学两年来庸庸碌碌，只为了读书和应付考试，对其它事不闻不问，更遑论要他们思考未来中医药在香港的地位及自身的定位。我现在也是读到『半桶水』，勉强可以升班而已。有个别同学甚至成绩跟不上，要留班。所以，现时读中医不是一条康庄大道，还是建议你三思一下，若你要发挥你的长处你话，文学学院的课程也挺适合你。」

她笑了一笑：「其实我只系好希望可以帮到人。。。。。。同埋每一次我病到七彩(意即病得十分严重)医西医都医唔好。。。都系找中医先医好。。。。。。所以谗住如果可以做到一个好的中医可以帮到公公婆婆~~」

「唉，做一个好的中医，谈何容易呢？但还好，至少你现在有这种理想。若你真的能够入读中医专业的話，希望你能在未来五年的学习生活里坚持这个理想吧！看你的高考成绩……。尚可一试，比较重要的是面试，你面试时最紧要的是要自然地表现你自己，面试官大多不会考核你的中医知识水平，只要你说话时不要陈义过高，矫枉过正便可以了。」

「谢谢你。」

「不用谢~~~我反而多谢你请我食这顿饭，希望能如你所愿，可以入读你喜欢的专业吧！至于那一间大学好，我认为只要能为你打开学医之门，那一间大学也没有所谓。当然，若日后你做得成我的『师妹』，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哈哈，那我也希望如你所愿。」

午饭后，我到提款机看看我还有多少「家产」供离家出走用：

尊敬的客户，你好！

你的存款余额为 6, xxx 元

车票来回约要 1, 500 元，而生活费…，带多少呢？唉，算了，既然是破釜沈舟，就像韦小宝一样，把赌注全押在一门。赢就是赢……。。但我会赢到甚么呢？输就大输，至不济人、财、色全失，给人家一刀砍了。一咬牙，便把我全副身家拿出来。

「你好，我想问一下到北京直通车的问题。」我到了车站售票处，向售票员询问。

一位直通车售票专员懒洋洋地从后门走出来：「甚么事？」

「请问现在还有二十六号到北京车票吗。」

「唔……还有三张，全都是上?的，中?和下?全都没有了。」

「甚么叫上?，中?和下??」

「那是你睡觉的地方，愈高愈便宜。」

「行李可以托运吗？」

「可以，行李每 5 公斤 8 元，包裹每 5 公斤 25 元。」

「哦…。那我买了车票后，可以退票吗？」我怕我的离家出走计划西窗事发，胎死腹中，到时去不成北京，车票也可以「回本」。

「前两天可以退，当天不能退，现在是客运高峰期，你若真的决定买才买，要不然你现在买了票，当天又退票，占了一个?位，会担搁;别人到北京的时间！」售票专员见我迟疑不定，像去跟他「运吉」一样，便拿了一份《京港直通车简介》给我：「唉，你自己好好看清楚，想清楚后才过来买！」

我前前后后把那份《京港直通车简介》翻了五、六遍。心下踌躇得很，一看见直通车售票处，便想起妈对着我流泪的样子、外婆、外公和其它人叫我不要再上北京的声音，便不敢向前踏进一步。我呆站在自动售票机旁十多分钟，看着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买票，取票，入闸出闸，人人都忙得很。每人都靠手上的车票，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哈利波特拿着车票，自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出发，到达霍格华兹，开始他的魔法学习和探游奇境之旅；而我呢？我也下了我的决定，深呼吸一

口气，走到直通车售票处窗口，开始我的北京学医之旅。

「你真的要买车票吗？售票专员不耐烦的问我。」

「对，你放心吧，我是不会退票的，给我一张上?。」

## 我的固执

回到家已经下午五时多，一回来，妈便问我：「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看来此离家出走计划已经东窗事发，爸还是跟妈说了，算了吧，我还是不把计划隐瞒，反正光明正大离开家门比偷偷逃走还好：「对，我还买了后天的车票，妈，就当我不孝吧，我次我不听你们的话，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对的，你们不在北京，根本没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希望你能跟我一同到北京找道长看看你的病，顺便明我在跟一个怎甚样的人学习。」

「你自己喜欢去北京的话，自己去饱去！就算免费给我去，我也不会去北京的！」

「唉，妈，若你不肯跟我一同北上，你至少让我拍几张相，把你的手的情况给道长看一看，那对诊疗和治疗你的病会起很大作用。」

「我不会给你拍的！」

「唉，妈，别这样固执吧！」我望着妈，希望她会改变主意。

「。。。。。。。。。。你现在大了，有毛有翼，懂得飞了，也不用听妈的话。」

我有我的固执，妈也有妈的固执，两个固执之间，我终要有一个选择。

「妹，我离开后，你尽量帮我办一下我在香港的事，例如那些学费资助伸请呀、手机费用呀，等等，务求令这堆事能够马上解决，等我能够在北京留得久一点。」

「哥，但你想留在北京留多久？」

「大概八月尾吧！八月尾我有一星期的课要上，我看看情况而定。我已经在计算机瑞安装了互联网通话软件，到了北京后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作语音通话，像打长途电话一样，但不用收费。」

「哦，等一会你教我用吧。」

「喂，你刚才拍不拍到妈的手？」



风轻扬:  
what?  
(甚么事?)  
DateandTime:07/25/200511:30PM  
欧大夫:  
gotobeijing?  
(你还去北京吗?)  
DateandTime:07/25/200511:31PM  
风轻扬:  
yes, ihavedrewnmydecision  
(去, 我已经决定了)  
DateandTime:07/25/200511:31PM  
欧大夫:  
.....。。。 whyar  
(.....为甚么呀?)  
DateandTime:07/25/200511:33PM  
风轻扬:  
for。。。 what??  
年轻人的反叛?  
no。。。。  
maybejustwanttostaylonginbeijingwithhim。。  
andfindwaystotreatmyandmother'sdisease。。。  
(为了甚么?)  
年轻人的反叛?  
不是.....。  
可能只想在北京陪伴刘道长多一点时间, 以及找方法去治好我妈的病.....。)  
DateandTime:07/25/200511:34PM  
风轻扬:  
~\_~  
DateandTime:07/25/200511:34PM  
欧大夫:  
idon'tknowwhatyourmeaning??  
whyoudon'tgo?  
(我看不懂你说在甚么?)  
你为何不去呢?)  
DateandTime:07/25/200511:36PM  
风轻扬:  
mainlyasthisistheonlychanceformetogoandstayalongerperiodwithinthis3-5years  
(主要是因为这次是我未来三至五年唯一一次机会去陪伴刘道长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DateandTime:07/25/200511:36PM  
欧大夫:  
soyougoornotgotobeijing?  
(那你去不去北京?)

DateandTime:07/25/200511:37PM

风轻扬:

Go

(去)

DateandTime:07/25/200511:39PM

欧大夫:

ok

whenwillugo?

(好, 那你甚么时候去?)

DateandTime:07/25/200511:39PM

风轻扬:

26/7

(七月二十六日。)

DateandTime:07/25/200511:39PM

欧大夫:

um。。。

plane?

(唔…。

乘飞机去北京??)

DateandTime:07/25/200511:40PM

风轻扬:

ihaveextendedaextremepressuresinceihavetheideatogoback

bytrain, 24hours

(我自从有再回北京决定后, 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会乘火车, 车程 24 小时)

DateandTime:07/25/200511:41PM

欧大夫:

um。。。。

(唔)

DateandTime:07/25/200511:42PM

风轻扬:

this time。。。 more heavier than if i fall in exam or discontinue my study。。

(这一次。。。比我考试不合格或被大学停课所承受的……更沉重。)

DateandTime:07/25/200511:42PM

风轻扬:

mother use the tone that blame father to talk with me。。 -\_-

(妈用骂父亲的语气来跟我说话。)

DateandTime:07/25/200500:05AM

风轻扬:

or just let it be。。。。。

a special experience in my life, 2005。

(或者……算了吧……)

在我生命中的一个特别经历，2005。)

DateandTime:07/25/200501:00AM

欧大夫:

goodluck。。

ifyouhavesthwanttoaskme。。。。

(祝你好运。。

若你有甚么事想问我的话…)

DateandTime:07/25/200501:01AM

风轻扬:

then?

(那…。如何?)

DateandTime:07/25/200501:02AM

欧大夫:

youcanaskmetmr。。。。

(你可以在明天问我。)

DateandTime:07/25/200501:02AM

风轻扬:

ok。。。

iwanttobuyatravelinsurancethatinclude 恐怖 attack

(好

我想买一份包括恐怖袭击的旅游保险。)

DateandTime:07/25/200501:03AM

欧大夫:

wa。。

thenidon'tknowar。。

haveyoutothebanktoask?

(哗,

这我便知道了

你有没有到银行问一问?)

DateandTime:07/25/200501:04AM

风轻扬:

no,,

onlyonedayleft, needtobuyagoodtravelinsurance

(没有,

只剩下一天, 我要买一份好的旅游保险。)

DateandTime:07/25/200501:05AM

欧大夫:

gothebanktoaskask

(去银行问问吧!)

DateandTime:07/25/200501:31AM

欧大夫:

-。 -''''''

总之你自己小心一点。

DateandTime:07/25/200501:32AM

风轻扬:

忐忑不安。

DateandTime:07/25/200501:34AM

欧大夫:

phonemoretoyourmother。。。

reallytakecareofthemoney。。。

espinthetrain

placeitseparately

(多点打电话回你的母亲

真的要留意你带去的钱，特别是在火车上。

把它们分开放好。)

DateandTime:07/25/200501:35AM

风轻扬:

indiffpartofmybody?

(在我身上不同的地方?)

DateandTime:07/25/200501:37AM

欧大夫:

maybe。。。

andonlytakesomemoney(thatyouuseusually, inaeasyaccessibleplace。。。)

othersyoucanseparatethemanddon'tneedtotouchthem

(也可以,

你只把你常用的零钱拿出来用，放在容易拿出来的口袋里

其它的钱你便把它们分开放好，等你不用碰它们，不必引起其它人注意。)

DateandTime:07/25/200501:38AM

风轻扬:

placeinmyshoe

(那我放在我的鞋里。)

DateandTime:07/25/200501:39AM

欧大夫:

-。 -""

DateandTime:07/25/200501:39AM

欧大夫:

youremember。。

theycanbevery 狼死

(你要记着

若他们抢起钱来，他们可以像狼一样凶，把你死抓着不放。)

DateandTime:07/25/200501:40AM

欧大夫:

don'tshowtoomuchthingoutlikepalmar。。。 mp3ar。。。 mobilephonear。。。。。

(千万不要显露太多高科技产品，例如电子手帐呀，随身听 MP3 呀，手机呀……。)

DateandTime:07/25/200501:40AM

风轻扬:

yes。。 iplantobring\$5000

includefeeforlivingforaboutamonthand\$\$tobuychimed。

andforemergency

(唔，我计划带五千元去。

大概约一个多月的生活费，买药的费用，以及作急需用的。)

DateandTime:07/25/200501:40AM

欧大夫:

idon'tknowwhetheritisenough。。。。

(我也不知道够不够用。)

DateandTime:07/25/200501:41AM

欧大夫:

唉…………。。

DateandTime:07/25/200501:41AM

风轻扬:

haiwhat?

(你唉甚么?)

DateandTime:07/25/200501:41AM

欧大夫:

gotosomanyplaces。。。

(你去这么多地方…………。)

DateandTime:07/25/200501:42AM

欧大夫:

ileavela

(我下线了)

DateandTime:07/25/200501:42AM

风轻扬:

Thanks

(多谢你。)

DateandTime:07/25/200501:43AM

欧大夫:

nothx。。。。



justworryyoursafety。。。。

canyoutellme。。。。

howdidyoumeet him and how did he invite u?

(不用谢，

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你可否告诉我……………

你如何遇上他和他如何邀请你跟他学东西呢？)

Date and Time: 07/25/2005 01:43 AM

风轻扬：

him=who?

(他是谁？)

Date and Time: 07/25/2005 01:43 AM

欧大夫：

that teacher

and what you have observe from him...?

(那位道长

还有，你从道长身上学到些甚么…?)

Date and Time: 07/25/2005 01:44 AM

欧大夫：

ileaves in。。。。

if you don't mind, you can tell me。。。。

have you brought the ticket?

(我先下线了

若你不介意的话，请你告诉我，

还有，买了车票没有？)

Date and Time: 07/25/2005 01:44 AM

风轻扬：

Yes

(买了)

Date and Time: 07/25/2005 01:48 AM

风轻扬：

整个故事的经过太过复杂，现在没有时间向你一一道来，

哈哈，若我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整件事写成书，到时你便明了

Date and Time: 07/25/2005 01:48 AM

欧大夫：

ok。。

ileave la。。。。

(好。。  
我真的下线了。)

## 送别的方式

七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终于到了。

「妈，你这么早叫我起床干嘛？」我被妹妹的投诉声音吵醒。

「你代妈去上班吧，一天这么多，可以吧，等我可以煮餐饭俾你啊哥食先走。」

「哎呀…………。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还要读书预备考试…。并不是悠闲没事干！」说完妹便边埋怨边离开。

我当时还躲在被窝里，两行眼泪慢慢渗出来，就算妈如何反对我要做的事，她的出发点还是为我好。我一意孤行的恶果已经显现出来，但既然说是意孤行，便不可以后悔。我擦干眼泪起床。

「咦，你这么早起床？」妈问。

「要收拾东西嘛，咦，妈，你今天不用上班吗？」我明知故问。

「哦，细妹说她今天想去上班赚些钱来整她的蛋糕。」

「咦，老豆，你今天又不用上班吗？还在这里看马经？」

「哦，我要到下午才上班，到旺角些材料，顺便可以帮你拿行李。」

原来爸和妈都在背后默默地为我这个任性的孩子好…。。

「爸，妈，对不起，我这次的决定令你们…………」我忍不住，泪水终于流出来。

「算了吧，既然你已经买了车票，难道把它浪费掉吗？妈说：「你记紧要自己照顾自己，不要着凉，，不要乱那些有毒食品，食饭要有规律，不要饿坏你的胃，不要跟北京的女孩乱搞关系……。」

「唉，妈，我怎么会跟北京女孩乱搞关系？」

「谁知道你，现在世道这么复杂，记住！要不然你得了爱兹病，你这一生便毁掉了！」

收拾行李对我这个经常走来走去的简直是家常便饭，但这次我计划在北京逗留一至两个月，所带的对象的确是臃肿了一点，甚至觉得太奢侈了，带手提电脑，

带电子手帐，又带 Ipod，欧大夫说不应该显露的东西我却全都带了。

「你要走，也得吃一口热饭才走嘛！」妈煮菜边说，这……。这或许便是她向我道别行的方法，唉，我顿时感到我好像在吃妈最后一顿饭一样，变得好像生离死别似的，我拿起回归证和火车票，放进口袋……。唉，我一意孤行的后果，不单是我一个人自己承受呀！

这顿饭的菜很简单，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便是一碟油墨炒猪肉片。我、爸和妈三人默默无闻的吃完饭。

「妈，你给我把你的手拍几片照片吧，虽然你不肯上北京，但至少给你多一个机会治好你的病吧！」

「不，我的手这么难看，拍照来干嘛？」

「哎呀，你别这么麻烦，拍几张照又不算甚么，他要走啦，你便给他拍吧！」爸按捺不住。

妈终于肯把她的手拿出来给我拍照，的确，妈的手很难看，除了双手布满了茧外，右手尾指亦因血管瘤的原故而变得粗大、紫红，但，这就是我妈的手，一双为了这家操劳了二十多年的手。

我和爸拿行李离开。

临走前，妈说：「你在北京两个星期便好回来啦！别留在那里太久。」

对于她提出的这要求……。我没有答应：「放心吧，妈，我有分数的了，我会学懂如何照顾自己的！」

在地下铁里，爸帮我把我的二十九吋行李箱拿进车厢：「哗，你带甚么东西去北京，这么重？」

「都是一些生活的日用品，大部份都是妈放进去的，她怕我在北京乱花钱买东西，所以把我本常在家用的东西全都放进去了。」

「唉……你的妈真是……这些东西到北京再买嘛，弄得行李这么重，对了，你带到北京的钱够用吗？」

「我想够用吧！买了车票后，还有四千多元……」

爸从钱包里拿出五百元港币：「拿多一点去吧，国内都是有钱易办事，无钱大件事，当你一下子要用的钱的时候没钱了，你还有钱可以用。」

他又从钱包里找多二百块钱给我：「再拿多一点吧！嘿嘿，要不是我平时留

多点钱在身旁，不把钱全给了你的妈管，现在也没有钱可以给你用。」

「唉，你平时少赌一点钱，少跟妈吵架嘛，到了北京后，我会开一个银行账户，把钱存进去，所以钱财安全应该不是问题。爸，这次北上的决定，真的令…。。」

「既然已经决定了，就别多说了！我只怕你到了北京后会被人骗，也是应该会被骗的了，总之，你出，到社会，就别要尽信其它人，自己要有主见。」

到了九龙塘站，爸问：「我到旺角买东西，还要不要跟你到红磡？」

「随你喜欢吧，等一会有一些朋友也会来送我走。」

「若你能自己一个人拿走这里所有的行李的话，我便不跟你到红磡了」

「能，要不然我自己到了北京后，怎么办？」

哦，那么我走了。爸继续沿观塘线方向走往旺角，这便是我俩父子的告别方式。

到了红磡火车站，找乘搭京港直通车的入口比较难找，因为直通车隔一天才开一班，流量没有机场这么大，人也比较少。

「Apple，啊甲对不起，你们来早了一个小时，我应该告诉你们准确的时间。」

「哈，不要紧吧，反正我和她回到香港后也没事干。」啊甲说。

「这里是送给资对求的『手信』，我们就拜托你送给他了」Apple 说。

「喂，你这次再到北京会不会再找那位黄研究生呀？你不是曾说她很有文彩吗？」

「唉，你别傻了，这次我住的地方离北京大学很远，一个东一个西，乘车我估计也要一小时，要找资对求的话，我想我也要特意去约他。」

「好，那么我们先走了。」阿甲和 Apple 双双离去。这次是我第一次远行时有人「送」我走，叫「送车」，好像有点不妥，叫「送火车」呢，亦觉古怪。我向来听别人送行，只会送飞机，因为飞机一般都飞到很远的地方，而离开的人通常过很久才回来。

「你好，请问 T98 这班列车在甚么时候停止进闸？」我问列车服务员。

「我们在二时四十分便会停止进闸及辨理离境手续了，先生，现在是二时三十分，若你是 T98 列车的乘客，还是请你快一点上车吧！」

「不，我还不能上车！」我说：「我还要等一个人。」

## The Sound Of Silence

「呼~~~你终于来了，我还怕你等意来送我走，结果白来一趟呢？」

「对不起，其实是我来迟了。本来我想和伟伟约你出来食饭，但听说你要走了，来不及跟你食饭，还是你送你车代靠饭吧！」

「多谢你这份心意，唉，这次一去，不知凶吉…………。。」

「不用担心，其实这些经历不是一般人有机会遇上的，像我一样，读物理，每天都是上课下课，回家做功课，这便过了两年，再到下年便毕业了，感觉和中学生生活没有两样。我决定了，毕业后我会像你一样，有点冒险精神，去当警察。」

「其实…………。我也算不上是甚么……但你打算当警察，不怕吗？」

「哈哈，你以为我会当荷枪实弹的警察吗？我其实是打算到警方的鉴证科，一来满足我的爱好，二来查案的过程也充满挑战的。」

「哦，那你也要努力一点了。时间差不多，我也要走了，等我回来时再见吧！」

「好，祝你一路顺风，但我昨天听完你讲你的故事后，有一点要提醒你，你千万别因为这件事而拖垮你在香港的学习，再说得白一点，那就是别逃课，别迟了做你应在香港做到事，以免你要延期或不能毕业，学位也没了。你也明白吧，在我们这个阶层，还是先把学位拿上手比较好，再见了。」

「这个我明白，我只希望能够等在北京久一点，这一次是我未来三年最后一次会有这么长时间可以抽出来跟那位道长学习。嘿，他说我跟他的缘份到上次为止，我偏不信，我这次回去，看看他又如何！」

「T98 号列车快要开出，请未办理离境手续的乘客尽快入闸…………广播系统传来「最后通牒」。

「走吧，一路顺风，好好享受这次旅程吧！」

「好，我走了。」

我匆忙地进海关办离境手续，自己一个人拿一个二十九吋的行李箱的确不容易，把它拖到五号车厢前，有一个很帅的票务员把我的车票换成一张塑料做的乘车证。接着，我便把我的行李箱「拖」进车厢走廊里，原来，?铺车厢的走廊窄得很，连我的行李箱也差点容不下，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拉到六号列。

「你这个行李放在这里的话会影响我们出入。」睡在下铺的说

「让我帮你吧！」有一位相貌一半像外国人，一半像中国人，操流利普通话的四、五十岁男仕说，我最记得的是他那副有魅力的鹰嘴鼻。

他跟我两人夹手夹脚把行李放到上?床位后一个行李存放处。，然后他便回到走廊的坐位上看报纸，他好像带了很多报纸来似的，一份又一份，永远看不完。

「喂，是仁兄吗？是我呀，我已经在来北京直通车上，快要过深圳了。」我在安暂一切后，打电话给「潜龙在渊」。

「太好了，我之前听你说来，又不能来，好像很多阻挠似的，但你最后还是来了，你何时到达北京呢？」

「二十四小时后，在北京西火车站。」

「好，那我明天早一点来接你吧！」

「有劳你了。」

「别这么客气。」

列车经过了罗湖，深圳，到了中国大陆了，这一趟旅程是有生以来最长、最久一次：列车会穿过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河北，最后便到北京。究竟要走多远，我没有认真计算过，拿起《京港直通车简介》来看，只是两个小黄点，从南的一端连上北的一端；若有心人可以计算一下，这辆特快列车以时速 120 公里前进，中途路 3-4 站换火车头(因为火车头和火车司机也受不了这么久的车程，做补给工作。对我而言可能是睡一觉便到了明天，到北京，可惜事实没这么简单。

这次远游，是我「离家出走」的第一次，心下忐忑不安，这次我到北京，不像从前一样，会有单位接待、会有大鱼大肉、会有人照顾我的安全、会有人安排整日行程……。

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却面对着跟刘道长未知，能否再续的缘份……拿起《黄帝内经》看也看不进去。一列车厢由十多个小厢组成，一个小厢内容下六个人，坐上铺的感觉是很象香港旧时的笼屋，狭小得容不下人：不能平坐，要曲着背，若睡醒不经意的话更会碰上车顶小床灯。中铺和下铺住了两位母亲，带同她们的子女到北京「自由行」。

习惯了车厢的环境后，我按捺不住心里的奇，还是到列车各处走走，探个究竟。

走到二号车厢，已经到了服务员专用列，不能再走，还是要折番回去，途中碰上两次卖啤酒小食、方便面的手推车叫卖员。

「OH, that' sgood, baby, yeah, alright, letmetryonemore…」我在教导一位「老外」在我的电子手帐上输入中文，学中文字笔划、发音等，在暑假很多「老外」背包族都会带着一本中文字典到中国旅游，学习中国文化，而欧大夫给我的安全忠告，我已经抛诸脑后了。

从五号车厢往后走，慢慢到会离开「便民式」硬?厢车厢，到了软?车厢。软?车厢不像硬?一样，它装潢豪华很多，每个小厢都有一扇门，不像硬厢的开放式小厢。在软?里也少很多内地同胞，只见很多「老外」在拿着两、三时的外文小说欣赏，或拿着摄录、相机在记录沿路风光。

到了餐车厢，由于当时还未到用膳时间，只见一群「老外」在餐桌上玩牌、边饮红酒边聊天，看「老外」书，这令我想起《东方快车连环谋杀案》里的情景。走回五号车厢，沿路自由行的小朋友在走来走去；有一些老北京的前辈在跟人家讲述北京如何繁华，北京语跟普通话有何分别、以及一些北京掌故等。

「刚才谢谢你帮我放行李。」我在走廊拉下一个座位坐下，再向那位半「老外」，半中国人的鹰嘴鼻先生道谢。

「哈哈，不用谢，看来你是自己一个人去北京，你是不是去旅游？」

「不，我是去进修学习的，我去学中医。」

「哦，我是到北京做生意的。」

这位鹰嘴鼻先生原本是北京人，后来在「文革」前和他在北京大学认识的受人一起移民到澳大利亚居住，一直过着简单、宁静的生活，到了一九九七年后，澳大利亚的公司往中国拓展业务，他便乘这次机会和爱人一起到香港生活，并经常到北京公干。

「唉，现在的北京大学已经和我从前所见的是两回事，新建筑在到处胡乱建，已没有七十年代的气氛和风格，还有，它还容许小贩到处在校园区内摆卖，卖皮鞋、手机、内衣服……。弄得里面乌烟瘴气！」

「这可能是咱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中过程之一，也没办法，不过我发现一件事，那就是香港愈来愈像北京，而北京愈来愈像香港！」

「你说得对了！近年北京的房价涨得很厉害，一间房子也要一、二百万了，愈近二、三环路的房子愈贵。现在一买一卖，一转手，便可以赚几十万。但我不可算赚这种钱，我今年在三环路买了一间房子，也要二百万，待将来我和爱人到北京暂居时住。」

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七时半，我拿了一个杯面食，便当晚餐，小餐车在来回叫卖。鹰嘴鼻先生买了四个桃，给了一个我吃，我最喜欢食桃，这是我去完北京后认识的新水果，当它成熟后又甜又多汁，十分好吃。

中下铺的北京自由行两母女早已回到床上睡觉了，唯独小朋友总是不想睡，中铺的小女孩跟下铺的两姐弟在玩要，我也睡不着，在车厢走廊闲走。



夜了，车厢走廊大灯关上了，车厢顿时变行漆黑一片，在小厢内的小床灯慢慢被一位一位睡不着的乘客一盏一盏地点亮了。在深夜，火车开始以全速前进，在走廊的风愈来愈冷，这意味着列车正愈来愈往北方的土地上前进。有一些像我一样睡不着的人，独自坐在走廊里，呆望着窗外夜色，我拍了几张照，便回到上铺。

好不容易才在不打扰自由行母女的情况下爬上狭小的床板，只见鹰嘴鼻先生在用报纸和胶贴把冷气出口牢牢封住。「这样做到话，到了北京便不会闹感冒。」他说：「列车上的服务员个个都是猪脑袋，现在都这么冷，还要开这么大的冷气，不仅浪费电力，还令乘客病了。」然后他又再看他的报纸。他仿佛像带了几斤报纸来看似的，从上车开始便开始看，永远看不停，看不尽。

在上铺的床位是摇晃得最厉害的，除非我失眠了一个星期，否则我是不会睡得着的。我又再一次违反欧大夫的安全守则，拿出我手提电脑，本来我当时是写日记的，但随随几句，到了北京第一天后更已经没坚持执行这个念头，今将我的唯一一次日记引录如下：

多谢 DAI 和甲，apple 送我上车

今天是我自己离家出走的第一次。。。。。  
坐上铺的感觉是很象香港旧时的笼屋  
狭小得容不下人，但也很多很好玩的地方  
一个小厢内容下 6 个人，大家好像一家人，  
有讲有笑，紧张的心情暂一扫而空…………

车摇摇的，。。。。不能入睡

期待明天的来临

完成这个最后一次日记后，我还是睡不着，也没心情看书，于是我便在看了一套电影，叫《毕业生/Graduate》，内容是讲述一位大学毕业生刚走出校门，正当亲友们期待着这位优等生美好光辉的前景时，他自己却陷入了一片迷茫。他不知道自己会干什么该想干什么，甚至开始怀疑之前所学何用。而恰恰在此时他又遇上了最令人头痛的感情烦恼，他父亲的朋友罗宾逊太太竟主动勾引他，而他自己则爱上了罗宾逊太太的女儿，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应付这样尴尬的局面吗？能。他放下所有面子，付出所有代价，尽了最后力量挽回爱人的心。剧终时男主角和罗宾逊太太的女儿从教堂婚礼中逃出来，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双方没有对望，也没有说话，然后便淡出它的插曲，《寂寞之声/TheSoundOfSilence》：

## 我在北京的家

「T98 号列车即将到达北京西站，请各位乘客准备下车。」

到了……。到了……。我和鹰嘴鼻先生一同把我的二十九吋行李从上铺拿下来。

「谢谢你，有缘的话，回香港再见吧！」他跟我在北京西站广场道别。

北京西站在暑期客运期间特别乱，整个广场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点，不少大学生和工人在走来走去，有很多人在地上，伴着身边的麻布袋行李午睡、玩扑克牌、抽烟，商人和行乞都穿插其中，广场外的公汽车和违规僭停的黑市出租车。我拿着二十九吋的行李箱跌跌撞撞，绕了几个圈，也找不到「潜龙在渊」，车站广州乱得很，我更是走回售票处等待他，在我身旁正有一位母亲为它的幼儿哺乳。

等了十多分钟，「潜龙在渊」终于来了，过了十一天不见，他的改变却令我吓了一跳，他比我离开前见的他更瘦了，本来丰厚的下颌变得尖削；须根多了很多，前他一定会把须根剃得很干净整齐，但今天的他，须根却连到两鬓旁。

「天啊，仁兄，你为甚么瘦了这么多，你在这十天内干嘛？」

「没……没甚么事，先别说这个，我们先把行李拉回家，收拾，安顿好东西吧！」他抢先帮我拿我的二十九吋行李箱：「哗，你带了些甚么东西来北京，你是不是把整个家都搬过来了，这么重的？我平时出远门，只是带一个背包，里面有一套衫和一份清洁用品便够了，那像你一样，哈哈，我看到你这样，就想起我的姐姐，她每次远游都像你一样，她带的还应该比你重呢！哈哈。」「潜龙在渊」见我来到，十分高兴，就算拖着十多公斤的二十九吋行李箱也不觉得累。我也很高兴，想不到我这次学医之旅的开始竟然会这么顺利。」

「我们可以定一个主题来学习，这样时间会运用得好一点。」「潜龙在渊」在公交车上对我说。

「好啊，我们可以定五运六气作为研究主题。」

「唔……。这个挺好，但我们跟师傅学习，最好先跟他学他的脉法，你也应该知道，他的脉法我相信至令应该是举世无双了。」

「但……。我觉得跟他学脉很难学，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也坐在他身旁号脉，却号不出甚么来。」

「那是你不够尊心，像我一样，六月前我也是一头雾水，熬过三个月后，我终放有点『脉感』，到了现在，我大概可以把握一般常见病的脉，就像你上一次见我在国都医堂里跟那个女病人号脉一样。对，等你安顿下来后，我们一同带桌

子和椅子到国都医堂的门口练练脉，那边进进出出全都是病人，可以藉此提升我们的『脉感』，哈哈，到时一定会很轰动呢！」

「唔，我们还是先找一个试点，试试看，要不然班门弄斧不成，反被人家取笑。」

下了公共汽车后，我们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到「潜龙在渊」的家，不，也可以说是我在北京的家了。我的大行李箱子愈拖愈拖重，而「潜龙在渊」对此的怨言也愈来愈多「天啊，天啊，你是不是把整个香港都搬过来北京呀！你究竟带了些甚么来？等一会咱们上楼梯更难受呀…！」对，上楼梯时，我在后，辛仁在前，夹手夹脚把它抬到六楼。

「我的家看来简陋得很，但基本的东西也齐全得很，哈哈，先有个心理准备吧！」嘎吱一声，「潜龙在渊」打开了家门。

「潜龙在渊」的家给我的感觉像六十年代初香港政府安置石硤尾大火流离失所的民居而建成的公共屋村：楼底不高，和香港一般民房差不多，地下全是混凝土，没有铺地板，两房一厅，但「潜龙在渊」住的房间却比客厅大，而另一小的房间便是那一位蒙古人住的。一个没有厕板的坐厕，一个充满油烟味，布满灰尘的厨房，还有一个不会开的旧雪柜，所有窗框都生了锈，基本上窗打开了都不会再动。在厨架，桌子上都铺满了报纸。

虽然这个家很残旧，但却很有内涵：客厅放了一部 29 吋的大电视；厕所有一部电热水炉，客厅有一张沙发，洗衣机，沙发拉开了便成了我的床；「潜龙在渊」的房间内有一个大书柜，里面有一套资治通鉴、吕代春秋、唐诗宋词赏、道德经、道家研究集……。琳琅满目……。全都道家，佛家，文、史、哲的书，书架中间还有一行中医古籍专列，很多买不到的古籍；都给他搜刮得到，房中间有一张豪华两人床，加上一帐大蚊，近露台处放了一部计算机，还有宽带可以上网；反之蒙古人的房间空洞得很，只有一张不锈钢床，一个行李箱，好像每一刻都要预备走似的。我在房子里走了几转，参观一下，也然后把我唯一的行李箱放在「潜龙在渊」的房间里。

在汰弱留强的北京，一个大半年不用上班，天天待在诊室里学医的「潜龙在渊」，在他的家里却是如此富足，看来「潜龙在渊」的背景真不简单。

「天啊，你连衣架带过来，我真的服了你，哗，你带来的衣服可以穿一个星期呢！」「潜龙在渊」终于看到我这个大行李箱的秘密，连连惊叹。

「衣架是我妈要我带过来的，她怕我在这里又费钱买新衣架，于是便把家里旧的衣架带过来，至于衣服，这是我住宿舍后养成的习惯，把一个星期穿过的衣服一次过洗掉，那方便得很。」幸好在「潜龙在渊」的家里有洗衣机，不像在疗养院里没有洗衣机，要天天用手洗衣服。

「呼~~~~好了，弄了大半天，我们先吃晚饭，来为你洗洗尘吧！」

「好，咱们到外面吃吗？」

「不，我们在家里造饭，你先做你的事吧，我现在到楼下买菜造饭。」

我再收拾一下东西，望了望那张沙发床，唔，以后的一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我都会在这床上渡过。

我从书柜里拿出《医宗金鉴》，把里面的运气要诀的歌诀抄到一本小笔记本里，方便我每天乘车时背诵。

「潜龙在渊」做饭弄了一个多小时，已经晚上九时，我们才在客厅的小?上食饭，菜只有两碟，一碟是油炒豆角；另一碟是炒焦苦瓜，还有一锅白饭。

「我忘了告诉你，我喜欢吃素的，所以在我也会做素菜吃，你不介意吧？」

「不，除了我不太喜欢吃苦瓜和炒焦的东西外，豆角还可以。」这餐送尘饭和我平时参加交流团，获领导接待的豪华夜宴，K歌宴会相比，根本是双回事，边吃着这餐饭，我也知道这是我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我这里住的地方是简陋点，希望你将就一下吧！」

「不，这里的条件已经很好了，所有生活必需的东西都应有尽有，还可以上网，我对生活的要求不多，在香港生活也没有甚么生活品味，只要能吃，能穿，能睡，就可以了，就算环境再差一点也没关系。」我这句话不是跟「潜龙在渊」应酬，而是真心话，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饿其体肤，既然我已经只身再来到北京，就预计了要挨一挨苦。

「我毕竟在这里住了好几年，在这间房子里，所有你看得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一身一脚，一块一块钱的把它们买回来。」

「哗，那你从前是很有钱的吗？」

「哈哈，从前对我来说，生活不是问题，现在也一样，只要我愿意的话，我随时可以回去工作，但我现在既然打算放弃从前的事业，学医做一位大夫，浪迹天涯、云游四海的话，我便不打算走回头路。」

「你从前是做甚么工作的。」

「这个……………这个……………。先不告诉你，将来你或许会知道。吃完饭吧，我先去洗碗。」

「还是等我来洗碗吧，我在这里好像是白吃白住的，连饭也要你煮，一点贡献也没有，等我来吧！他一手抢了所有碗筷，拿到厨房。」

「唉，未来的时间，我在这里真的很打扰你了。」我走到厨房跟他说。

「打扰甚么？」

「两个人生活很这么近，天天在一起，难免会有磨擦的。所以将来我令你麻烦或讨厌的事件，可能会有许多。」

他放下手上的碗，转过头对我说：「你说得对，但当这个过程结束后，大家回头起在这段时间大家互相磨合的过程，应该很值得回味呢！」

但愿如他所愿，希望他至今还会回味我和他那段时间的生活吧！

## 新生活的开始

「起床了……喂…起床了………。」「潜龙在渊」叫我起床。

「现在…。现在是甚么时候……。。？」我还是很困。

「现在已经八时多了，我平时八时已经出门口，快走吧！」

我拖着疲累的身体坐起来。昨天睡得挺晚，加上前一天在摇晃的火车里睡得不好，这也难怪我给了自己这个懒床的原因。

更糟糕的是，我的小腿和膝头全都红肿了，还有颈、手臂……当我有点清醒，从睡眼惺忪的状态走到眼睛半开半合时，我感觉到红肿处发痒，而且痒得厉害，不自觉地伸手去抓，再定神一点，哗！原来腿上贴满了几只被拍死蚊，以及干涸了的血迹。

「天啊，你的脚怎么了？看…。全都是被蚊叮的包子，看来家里的蚊子很欢迎你呢？」

对，看来蚊子对我位「港澳台」同胞欢迎得很，我穿衣服后，仍痒得很，还要隔着衣服搔痒。

我赶快收拾东西，跟「潜龙在渊」出门口。

「你吃不吃早餐的？」

「不，我平时不习惯吃早餐，若你要买的话，带你到一间店买吧。」

「潜龙在渊」带我到一间挺豪华的餐厅，餐厅门口放着一张大桌卖早点，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在店门口进进出出买早点，看来北京的同胞也很忙，忙得没时间坐下来吃早点。

大桌上卖的食物我大部份都不认识，随便点了一件，好像是叫「甚么夹馍」的，一块面饼，夹着一些东西。一咬，原来里面的馅也是素菜，看来这次我待在北京，将会跟素菜之间有一段说不清缘份。

可能由于我起床起得太晚，已经到了繁忙时间-----或者这个繁忙时间，一到早晨七时便开始了，一走到大街，只见行人路有一群人海；附路有一群自行车海；而主路自然有一群汽车海。大家都移动得缓慢，有时我贪得意，走出附路，穿插在密密麻麻的自行车群中间。

从步行至车站需要二十分钟间，我觉得太浪费了，我想起我离开北京前托付给资对求替我「保管」的自行车，当时我跟他说：「请你帮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看管我的自行车，我下一次回来会找你取回它的。」现在我的自行车正好大派用场，若每天骑自行车到车站话，可以节省至少一半时间。

我跟辛仁提出骑自行车这建议，他说：「等你把自行车拿回来再说吧！车都送给了人家，还能拿回来吗？」

终于都走到车站，车站也是人山人海的，一有车载停下来，人们便往那个狭小的入口老挤。很多车都只设一个出口，这生怕乘客逃票，不付车费。

我和辛仁都不喜欢跟人家老挤，等了十多分钟，一辆空车到了，我和他上了车，并找到空位坐下。

售票员走过来卖票，「潜龙在渊」说：「以后每天早上我付车费，回来时你付，这么的话钱更容易管理。」

「好，不过请你每一次都把车票给我吧！」

「那些车票有甚么用呢？」

「其实也没甚么大用处，我只是想作一纪念而已，我希望能把每一天的车票存根都保留下来，弄成一迭，作个纪念。」

这个习惯我维持了四个星期后便没有坚持下去了，但回到香港把车票整理一下，也有半吋厚。

辛仁拿着《古诗文体研究》来看，看来他对文学真的很有兴趣。

「喂，何弟，你难得这么远回来，我们倒不如作一首七言绝诗，送给师傅吧！」

「哗，要我突然作一首诗出来，很有难度。」

「你从前在学校有没有要求你们作诗的？」

「没有，不过我自己也写过一点点，若我忽发兴致的话，写一首诗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要写一首好诗，真的要费尽思量。」

「那你有否佳作？」

「有呀，但只有两句而已。」

「哈哈，能否跟我分享一下？」

「可以。」我在摇晃的公交车上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上：

东门种柳挂玲珑

只待青龙扬轻风

「怎么样，是不是写得很好呢？这是我一年前作的，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意境写出这样的作品了。」

「………………。也挺好的，我决定坚持每星期至少也要写两首诗，不能让我的文笔生疏了。」

从家到诊室，要坐两程车，需一个多小时，但这次我们出门晚了，所以几乎要两小时时间才到诊室。一看手表，已经十一点，辛仁看见已经这么晚，十分心痛：「天呀，你看，我们今天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已经错过了几位病人了！明天你一定要早一点起床，把握好时间，起床后十分钟便要出门口，不许迟。」

「好了好了，我明天会早点起床。不知道刘道长会怎么样呢？」我对辛仁说：「他曾说过我跟他的缘份到此为止，不知道我这次再回来，他会觉得如何呢？」

「你别这样担心，你回来，师傅当然会很高兴啦，他不是曾说过『我命由我不由天定』吗？你这次为了他而违抗『天命』，他不是会很高兴吗？」

我和辛仁一同走进诊所，经过挂号室，刘微波从窗外见到我再出现在诊所，惊人得目瞪口呆：「你不是已经回去了吗？」

「对，但我离家出走，在又回来了。」

回到诊室，气氛跟我离开前一模一样：闷浊的空气，带着一点尼古丁的味道，昏暗的光线从茶色玻璃窗透进来；我从前坐的椅子还是空的，原封不动地放在原位，倚在刘道长的大诊桌旁，正留着给我回来坐。

刘道长还是一样，在小房间里抽烟渡日，幸好，我们刚来诊室不久，有病人来诊室找他针灸。

「师傅，我回来了。」我对着他说：「你猜我这次会待在北京多久呢？」

他踢着拖鞋，毫不在意我的存在，走到诊桌后拿针盒，冷冷的抛出一句：「不



知道。」

然后他便跟病人针灸，这位老病人向来有胃脘痛，刘道长在他的肚脐上用针插了一个田字形的模样，然后又走回小房间抽烟。我感到有点失望，但既来之，则安之，算了吧！难道经他一句话，我便要收拾包袱回香港吗？

如此便不知不觉地到了十一时半，辛仁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钟，说：「咱们吃饭吧！」

「吃甚么？」

「吃道士吃的东西。」

刘道长按他平常习惯，在小房间午睡、抽烟，他中午绝不吃饭。

我跟着「潜龙在渊」离开诊室，走过一段羊肠小道，打开一个后门，再通过一段长满野草的狭路，再转多几个弯，便到了一个「道友饭堂」。

在「道友饭堂」吃饭需要「通行证」的，最简单，最方便的是一身道教装束，那你吃食基本不用钱；若你看起来不像道士的话，你便需要「道友饭堂」饭票，只有特别人仕，工作人员才有这些饭票，「潜龙在渊」不知从甚么地方搞到这些饭票，他拿了两块钱给我：「你自己挑你爱吃的东西，两块钱够你吃得够撑了。」

我拿着饭票，另一只手拿着从家里带来的大碗，走到售饭窗口，跟那个厨子说：「我要这个…。这个…这个……………。。」

「甚么？我听不明你在说甚么？」厨子不耐烦地问我，因为我身后还有很多道家中人在排队拿饭。

唉，想不到我费了二十多天时间考出来的三乙级合格普通话，不用一个月时间，便剽了「英雄无用武之地」我还是随手指了几指，向他示意，要两个素菜和一个白饭。在饭堂他问你要多少白饭，是以重量为单位的，我通常要一两便足够了，有时候贪心了一点，要二两米饭，反而吃不下。

「天啊，你要了这么多东西，吃得下吗？」辛仁指着我的大碗。

「我想我吃不下了。我无奈的说：「我也不想的，谁叫我带来吃饭的碗又大又深，那位厨子不好意思放少了饭菜在里面，结果弄得满满的，我想单这碗饭，我和你一块吃也吃不完。」

「我自己也买了饭，没办法，你下一次跟他说要少一点饭菜吧。现在你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别把这些饭菜浪费掉。话说起来，我觉得师傅他今天对你真不礼貌!!!你这么远回来，他却对你不理不睬！」

「这也没办法，我这次回来，已经做足心理准备，发生任何事也担心，他暂时不理睬我，也没所谓。」

我差不多把那碗饭吃完，吃得我撑着肚子，一回到诊室便睡觉，弄得整个下午昏昏沉沉。由于我自知我说的普通话那位厨子听不懂，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跟他主动说要减我的饭菜量，直至一个多星期后他自动自觉把我的收费提高，少给了我饭菜为止。

这一天的下午我便昏昏沉沉的过去了，到了四时，辛仁突然走过来，细细声在我的耳边对我说：「咱们今天先早一点走，去做一些事。」

「甚么事？」

「特别任务。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一会你便知道。」

## 特别任务

我跟「潜龙在渊」一起走出诊所：「我们这么早离开甚么呢？」

「其实时间也不算早了，我们走一点再说。」

我跟「潜龙在渊」走到另一车站，他才跟我说：「其实我今天约了一位在互联网中医论坛认识的一位民间高手，他说他的脉诊很厉害，师承『四方脉』，所以现在我们去拜访一下。」

「哦~~~~但我们现在这么晚才去找他，他也应该关门不诊病了，我们不就是白去一趟吗？」

「不，他其实不是以行医为正业的，在论坛上听他说，他只是在工余时间给

人家号一号脉，有时还会给人家开方子。我为了约他见面，已等了一星期了，恰好你回来，咱们便一起去吗，听他说今天他还约了三个病人一起看病，我今天也是为病人身份去找他请教，等一会你见到他，别乱说话，跟着我便可以了。」

「潜龙在渊」虽说等一会便看见他，但实际上要等待的时间都不少，从诊室乘公交车到那个甚么地方，唉，我现在也忘了，我只记得要转三次车，下车后还要走五百多米路，一看时间，已经是七时多了。

「仁兄，这里四周冷，没有甚么人经过，咱们会不会是走进一骗局里面了，还得小心一点好。」

「骗甚么？人家会费这么大的劲来骗我们吗？」

我跟他在十字路口坐着等那位「高手」天愈来愈黑，我连笔记本上的《运气要诀》歌诀也看不清楚。

「咱们还是离开吧，现我已经八时多了，等一会公交车全都停开，我们要坐出租车回去。」

「再等多一会吧！他应该很快便来到了。」辛仁不时按着他的手机收发短讯。

再等了半个小时，有一架黑色房车缓缓地驶过来。车窗打开一条缝，有一只眼睛闪了一下，然后「拍卡」一声车门被打开，一个男子伸头出来：「进来吧！先上车。」

「潜龙在渊」上了前座，我到后座坐下，那位男子再把车驶开几个路口，到了一个没有到的狭巷，看了看四周无人，然后打车停下来。由于光线太暗，我不清楚他的样子。

「因为最近工作太忙，刚才又替两位病人诊病，所以我来晚了，对不起。」他把自己的座位再往后推一点，伸了一懒腰：「这架车是我的领导支给我用的，我为他医好了病，所以他特别信任我。」

「潜龙在渊」说：「没关系，咱们也是上了解一下甚么是真正的中医，所以等久一点也没关系。」

「中医这个东西呀，很玄的，现在你想学得好也难，倒不如不学，当年在一间武术学校做教头，时间闲得很，我跟到附近的一位中医跟他学东西，后来更拜了他为师。我的师傅医术特高，病人不惜代价从远方来找他病，通常在凌晨五时，他门前的园子已经一圈一圈的排满了病人。师傅一号脉，一开方，便看完一位病人，一天看一百至二百多个病人。我起初在他的身旁号病人的脉，过了一年后，他见我有点长进，便让我为病人号脉、诊断，他则在我身后边开方子，边饮酒。我的师傅就是有一恶习——酗酒，每天喝得很多，甚至喝醉，醉得呼呼大睡。睡觉时的鼾声大得可传到外边的园子里。」

「哗，你的师傅这么利害，他现在在那里呢？」我听他说他的师傅这么利害，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

「我的师傅…………已经死了！」

「唉，这么可惜……。」

「他是看病看死的！」

「为甚么呢？难道作为一位中医大夫，也是『能医不自医』吗？」

「他一天要看这么多病人，耗神耗得这么利害，能不早死吗？他死的时候，是五十三岁。不过，他也知道自己最后会因看病人看得太多致死了。」

「那他有否衣钵传下来？」「潜龙在渊」问。

「我那时只跟了他两年便被单位调到其它地方工作了，所以跟他学的东西学得不多，但至少四方脉这个脉法我是懂得了。他也传了他的医术给另一位弟子，现在他在山西，可惜那位弟子的本事及不上师傅，病人不多，不过他治肝病也说得过去。」

「你刚才说你的四方脉，那是怎么一回事？和我们平常的脉法有何分别？」

「呵呵，这个更难学，你也应知道吧！一条血脉看起来是圆形的，但我把它看成四个面，每个面代表不同的经络脏腑，所以从我感觉那三部脉，以及那四个面的太过与不及，在把结果合在一起运算，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中医这门学问，别去学了，若你说要了解脉这个东西，更不要去花时间研究。你们作为对中医感兴趣的人，脉这个东西你们大概了解一下算了，你们是永远学不懂的。」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号号脉？」「潜龙在渊」再问

「好，但我今天已经很累了，只能跟你把脉，告诉你身体的大概问题，方子便不开了了。」

那个「中医高手」拿起辛仁的右左手号脉，号了约四分钟。

「你的身体没有甚么大问题，但你要留意一下你的心。」他又再伸了一个懒腰：「还有，你的「那话儿」在弯曲方面也有问题，买一点八珍丸吃吧！」

「我也想号号脉。」我跟那位高手说

于是我跟辛仁调了座位，他又号我的脉。

「唔…。你的问题也不大，注意一下你的肾便可以了。」

「走吧，时间不早了，也不好打扰人家。」潜龙在渊」说，于是我和他离开那辆黑色车，沿原来的路走。」

「你刚才为何还要叫他号脉呢？浪费我们的时间。」

「为甚么骂我呢？你不是说他是中医高人吗？我便去请教一下他。」

「唉，你刚才没有细心听他说话的内容吗？我一问他深一点的问题，他就回避不答，号脉也是一样，在我的手上乱按，根本不懂得号脉。」

「不是吧，他刚才说你的那话儿有问题。」

「我没有。」

「你怎知你那话儿弯曲没有问题？」

「我…。我说没问题便没问题！唉，你这个小孩，我真的服了你。」

「我不是小孩了，我已经二十岁，你也不比我大多少。」

「我已快三十了，你还年轻。我的心没病，我现在只是有肝郁，刘道长在看我的病。」

「肝郁也可以令那话儿的弯曲有问题…。」

「唉!!!!你这个小孩，我真的服了你，我现我只是多梦，一睡在床上便作梦，直至睡醒为止。」

「天啊，那你每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没有一刻可以休息，还是在不同世界生活。」

「对呀，所以我天天都累得很，午饭后一定要午睡。」我和「潜龙在渊」终于赶到车站「刚才那人原才只是在论坛上说他的师傅如何如何利害，便有一些病人找他看病，或约他出来交流，愈来愈多人找他，加上别人吹嘘他一下他便以为自己很有本事了。」

「唔，纵使他所刚才说的是半桶水，但我觉得他这样做间接对中医的宣传有点帮助。」

过了几天后，「潜龙在渊」对我说，这位「中医高手」最终在互联网上宣布，以后不给人家看病或见面，看来这位高手又遇上高高手，被人家说得词穷言尽，露出马脚，加上他天天约别人出来见面挺浪费时间，所以他便「隐退了。」

我和辛仁在车站等了又等，看看手表，快十时了，还没有公交车来，似乎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后一班车。

「天啊，你看看现在是甚么时间，我们花了大半天做这件无聊的事。我在边等车等埋怨。我们连晚饭也未吃呢！」

「其实今天我们也不算浪费时间，至少我们知道坊间的民间中医里面，要找真正的高手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我们更应该珍惜跟刘道长，不，是跟师傅学习的机会。看来我们也是等不到车了，还是再走远几个车站吧，要不然我们要打车(坐出租车)回去了。」

我跟他走了半个小时，幸好碰上了一辆加班车，但下车后还要走多半小时。

「唉，今天的特别任务，真有意思，我们今天的晚饭怎么辨？」

「对呀，回到家也已经十一时了，饭也来不及做了。」

「很累呀……。」我走得昏昏沉沉，突然，我想起一件事：「喂，如果你想找一些有真本事的民间中医的话，我想起我上一次来北京到人民大会堂时，那位副委员长说他认识两位医神，我们可以去拜访一下。」

「甚么是『医神』？」

「『医神』就是…医术很神的人嘛，一个叫『脉神』，听那位副委员长描述，他的脉诊程度和刘道长差不多；而另一位则是『刀神』，更利害，可以徒手开刀跟人做手术。」

「哦，出自他的口，应该是可信一点。」

「对，我听他说，这两位医神好像在洛阳……还是咸阳……要唉，打探他们真是不容易。」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只需知道他们的名便可以了。有了这个线索，我便可以追查下去。」

「哗，这么利害？你从前是做特务的吗？」

「哈哈，不是，但性质和特务差不多，咱们先向那位副委员长打听那两位医神在那里，然后再决定去不去吧！若果事成话，那多好呀，我们乘机可以去旅游，在洛阳有一位算命先生算得特准确，比那位黄先生过之而无及，那时你也可看看你将来的命运怎么样。」

「这个计划挺不错，但……。要找这位副委员长，不是易事呀！他是甚么

人物，而我们又是甚么角色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请你相信我，哈哈，相信我这位『特务』，我一定能帮你办到的。」

## 癡出乎心？出乎肝

因为昨天我和「潜龙在渊」参与「特别任务」，结果我俩今天起床都起得晚。

「天呀，我们又错过了很多时间。」他看了看手机报时：「现在已经八时多了，快起床吧！」

我在香港生活，平常不到十一时也不会起床，现在一下子要我把生理时钟调到这么早，的确是不习惯，但我相信我很快便会适应过来。唯一不适应的是蚊子，晚上睡觉时总是「嗡嗡」在我耳边飞过不停，以致我睡也睡不好，不时因熟睡时双手不自觉地拍蚊子拍醒自己。辛仁一睡觉便走进另一个梦世界，累得很；而我睡觉时却走进另一个「人蚊斗争」世界，今天我一起床，发觉右膝已患了「鹤膝风」——膝头红、肿、热、痛，伴有几只死蚊尸体和变成褐色的血迹，右手不自觉地想去抓痒，但潜意识告诉若我去抓的话，后果更为严重，所以我马上用我的左手制止它。想抓痒的欲望和不准抓痒的命令整天在我的大脑交战，直至我的感觉麻木为止。

辛仁从房间里拿出一包药粉来：「这便是刘道长开给我的方子，他要我把药打成面吃，我已经吃了差不多二十天。」他又从厨房拿出一只匙羹：「吃这些药粉难吃死了，一天还要吃两次。」他把昨天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牛奶倒在杯子里，提起一匙药粉，凝视了一会，才很不情愿地倒在口里，并马上灌了一口牛奶。

「若是药粉里有全蝎、蜈蚣，僵蚕这些虫类药的话，那磨出来的味道更难吃，我从三尺远便闻到那阵难闻的味道，我真不知道那些病人怎样吃那些粉，一定难吃死了！」

我和「潜龙在渊」收拾一下便出门口，本来我会把沙发床还原成沙发才出门口，后来发现没有这个必要，结果到了第二天以后，我只是换了衣服，背上背包便出门口。

「潜龙在渊」习惯不吃早餐，所以我要自理我的早餐。这也好，至少每天的早餐我也可以吃点肉。中午到「道友食堂」吃素菜；晚上回家吃「潜龙在渊」煮的素菜，结果我也变成半个出家人。幸好早餐我还可以自由选择，但我也懒得去挑东西吃，我都已经说过，我对衣、食、住的要求十分低，所以我在路的「上海小食」店买了六个迷你包子吃，共一块五毛。这比起我在两星期前在北京大学享受的豪华式自助早餐差得远了。

我边吃包子边走到车站，只见沿路布满工程车：「为甚么会有这么多工程车，它们在干嘛？」

「可能是修路吧，别理这么多，咱们快点赶车吧！」

由于这三天休息得较少，加上车上摇摇晃晃，我一上车，找到座位便睡着了，而辛仁则拿着《唐诗欣赏集》，脑袋里搞尽脑汁，誓要创作出第一首作品。

我迷迷糊糊的跟从辛仁从车站走到诊室，药房那位拾药的老太太和另一位在诊所打杂的河南大婶在窃窃私语，他们一看见我像丧尸一样被拖进诊屋，便在细声地说：「看，他好像七天没有睡觉似的。」

刘道长还是像昨天一样闷闷不乐。我们进去诊室时，刚好有一位病人离开，刘道长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右手拿着半枝烟：「唉，我这个人呀，活了四十年啦，还是被人家牵着走，一点自由也没有。」然后便回到小房子闲睡，刘道长最近闷得很，同一本武侠也看过几遍；病人送给他的黑白电视，他看了不够一个星期便不看了，看来他不喜欢看现代的电视剧集。

我和辛仁闲坐了一会，待我稍定神，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背诵《运气要诀》，突然，有两位女仕扶着一个十多岁的女子进来，那个女子看起来有点像我一样昏昏沉沉，下巴贴着一块纱布，衣服、手臂上都有一点点褐色的血迹。

「请问大夫在吗？其中一位扶着病者的妇女问，一见她这么紧张的神色，我估计她是那位女孩的母亲。」

刘道长从小房子里走出来，还是不忘带他的烟和打火机。他和从前一样，一声不响，示意那位女孩把手放在脉枕上，左手搭在她的寸口脉上，举按推寻，然后他便问那位妇人：「她刚才是不是发作了？」

「对，在今天早上工作值班时，她当的一声倒在地下，我们先把她送到医院，下巴缝了三针。」

我坐在一旁，听着刘道长和那位妇人的对答，愈听愈觉得糊里糊涂，我又看了那位病人几眼，她还是呆呆的，没有甚么精神。

刘道长在摸摸胡子，说：「她患的是癫痫，癫出乎心，而?出乎肝，这类的病人通常是因小时候患高热，发烧发得利害，神经不断反射的情况下，在小脑印下了一个记忆反射，便成了癫痫。从她的脉像看来，应该有了这个病六年右左。」

我和「潜龙在渊」马上拿起脉枕，重复感受一下她的脉像。

我听刘道长说的中西医结合理论，听得有点头昏脑胀，但不论如何，刘道长时间中跟病人讲解病情时都会混上点西医内容，令病者容易理解，他曾单凭号脉便知道病人有脂肪肝，或者血质高了，或者冠状动脉有问题，而他在讲这些中西医结合内容时我便会糊里糊涂，虽然他的诊断和理论是对的，但我却不能从中提炼出纯正的中医理论、思维来学习。



病人的母亲马上很紧张：「对、对、对！她有了这个病已经有六年右左了，还可以彻底根治吗？」

「我在治疗癫痫方面，有些小本领，但治她的病同时亦很麻烦，北京是一个找不到药的地方。」

「北京的药多的是呀！」我跟刘道长说。

「我说的是治病用的药，你以为是甚么药？神农本草经里记载了三百六十五种药，其中一百二十种为上药，一百二十种为中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下药，下药才用来治病的，你以为用上药和中药能够用来治病吗？所谓大毒治大病，你以为她现在病得轻吗？」

刘道长再抽了几口烟：「现在我开一张方子给你，你先吃五天，五天后你再来，我根你换另一张方子。一个星期后你过来针灸，针三天，停一天？」他又对她的母亲说：这几天你去农业用品市场，找一样叫『白？』的东西，买大约一百克右左，便够用了。」

「为甚么她不能马上针灸呢？」病者母亲很紧张地问，看来她为了女儿的病心急如焚。

「你以为这个病很容易治好吗？她都病得这么久了！就像一个橙一样，你也得要先掰开它的皮，才看得清楚里面是甚么样子。」

「这个『白？』是不是用来治癫痫的主药？」「潜龙在渊」问。

「对，它是用来催痰的。」刘道长再摸了摸胡须：「可惜这里不是我的老家，我现在也没有药在手，要不然三付药便把她的病治好了。」

「哦，那现在你跟她针灸，便成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对，但落针也有十六个要穴，而且有些穴位是在麻烦的地方……………你先把这五付药吃了，一星期后再来吧！」刘道长觉得不耐烦，把方子交给病人母亲，然后便回到他的小房间里。

「姓可的，过来拿药。」药房的老太太大声喊道，声音大得穿过两间诊室。

「这人真没礼貌！」病人边拿药边投诉。

我对辛仁说：「我也觉得那位抓药老太太没礼貌，她对病人好像随意呼喊似的。」

「哈哈，你说得对。」他对着我的耳边细细声说：「我自己给她弄了一个别名，

我叫她做『白毛殭尸』。」

又到了十一时三十分，我和辛仁又到「道友食堂」吃素菜，我在这几天刚刚开始吃素菜，很不习惯，到了下午四时便会觉得肚子空空的，需要在晚饭前吃点饼干。

「唉，仁兄，你别再弄些甚么『特别任务出来了，我今天整个早上也没精打彩，全因昨晚没有好好休息。』

「成了，既然现在我们知道刘道长是唯一一位拥有真本事的人，我就不会在网上再乱找其它的，浪费时间。你看，今早他连那位女病人患了癫痫有多久他也可以从脉上面号出来，你认为在外面有没有大夫，有没有教授、专家可以做到这一点？」

「没有。」

「对呀，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好这个学习机会。从辛仁的面上，我看得他是充满决心，充满希望：我现在改变了主意，我决定不移民到外国居住，我将来要环游世界，整个世界甚么名胜我也要去一遍，我相信这比移民异国更有诗意，有意思，到了我年纪大后，我便回到中国，走向山林里，过着恬静的生活。」

七月的北京也是炎热的，特别在午饭过后这段时间。辛仁由于晚上睡得不好，到了午饭后他要睡两小时才可以补充精神；我本来坚持不午睡，用尽所有时间看书、背书，但后来我天天见「潜龙在渊」睡得这么舒服，我也受不了诱惑，每天饭后也睡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但睡醒后我的衣背全是汗水。

大约下午三时左右，又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位十多岁的女孩来看病，辛仁也因此被她们惊醒。

刘道长又懒洋洋地从小房子走出来：「哎呀~~~~~这一觉睡得很舒服~~~~~」

然后他又二话不说，右手拿着烟，左手在号脉。

「今天真邪门。刘道长说：「又来了一位癫痫病人。」

我和辛仁马上集中精神，去感受她的脉像。

「师傅，为甚她的脉像和今早那位女孩不同的？」辛仁在刘道长开出处方后问。

「那当然啦，每个人病的程度、深浅、地方也不同嘛！」刘道长把方子交给病者母亲。

「癫出乎心，而?出乎肝。」刘道长点起一枝香烟：「这位女孩，心的问题比

较重，而早上的那一位则是肝的问题比较重。

我拿起处方栈看，诊断一栏写着：

癩?：心，肺，胃，风湿药五付。

「对，我两年前到大医院为她作过检查，说她的心瓣有问题。」

「你先把这五付药吃了，吃完后再过来换药，还要来针灸，针三天，停一天。呀，对了，你去农用市场买一样叫『白?』的东西，要大约二百克。」

「为甚么她用的白?比早上那位病人多呢？」

「因为她患的时间比今早的女孩还要久，她患了这个病已经有八年。」

病者的母亲立刻说：「对呀，她八年前便犯这个病了，我带着她跑了不同地方大医院，也治不好，今天我带着她到附近的道观上上香，路过这间诊所，顺便过来看看病，谁知碰上你这位大医，请你治好我女儿的病……」说着她连眼泪也流出来。

「大夫，我的病能治好吗？我想坐飞机，到外地读书。」那位女孩问。

「七年的癩?……我曾治过，而八年的癩?……唔，有点难度，但我相信也没问题，至于坐飞机，你还是等多四个月，等你心毛病治好后才去吧！」刘道长笑着跟她说。

「针灸每天要针多长时间？」病人母亲问。

「大约半小时。」刘道长呼出一圈烟：「你最好早晨来针。」

「那我们一星期后再来吧！」病人母亲再三跟我们道别，而途先生刚好在这时间走进诊室。

「咦，小伙子，你真的回来呀！」途先生看见我再出现在诊室，十分惊讶。

「对呀，我说过我会『离家出走』，再次回来嘛！」

「我真是服了你！你不怕你的父母担心和生气吗？」

「唉，他们生气倒是生气了很久，而担心呢，一定会有，但既然我已经来了，也没办法。」

「放心吧，在北京城内应该是安全的。喂，老刘，刚才那两个人来找你看甚

么病？」

「癲？。今天真邪门，连续来了两位癲？病人。早上一位，下午一位。」刘道长从途先生手上拿了一根高档次「老外」香烟。

「哈哈，他们应该跑了好几遍大医院，都治不好，经过右左打听，尊门找你看病的。」

「人家大医院是总指挥部，而我则只是一名小游击队。」说罢他又回到小房间抽烟。

我看见这几天刘道长都是口黑面黑，脾气不好，郁郁不乐，便问途先生：「我离开后究竟发生了甚么事？为何他天天都是这样？」

「唉，老刘他也是凡人一个呀，他也有他的烦恼。」

我从一开始碰到刘道长到现在也认为他是一位医术高明，道行修为深厚、看不起凡塵俗事，已经超脱于俗世的一个高人，谁知他出家只是出家出一半，除了家有娇妻外，心头还有不少烦恼。

到了五时，我和辛仁搭车回家。这两天我们都碰上了下班的繁忙时间，和乘车到诊室一样，我们回家，先要乘一次车，再转一次车，再步行二十分钟才回到家，一看时间，已经七时多。

「仁兄，我们这样生活的话会浪费很多宝贵的学习时间，我得要想办法改革改革一下咱们的生活。」

「嘿，等你早一点起床才算吧！」

「你相信我吧，我一定能做得到的！对了，我的今晚的晚饭怎么办？」

「在家吃吧！等我来煮菜，我现在去买菜。」

「.....」

「怎么样？你不喜欢吃吗？」

「倒……倒也不是的，去买菜吧，今天我洗碗。」

「不用了，还是我洗吧！」

由做菜到吃菜也要花一个半小时，从我帮他摘豆苗到坐在 上吃饭，已经是九时多。

吃晚饭时间是我们唯一看电视的时间，每一次开电视，辛仁都会把电视台换来换去，因为很多电视节目也不符合他高文化的程度的眼睛，到了最后他都会把电视台停在中央电视台的科学、文化和旅游节目里，才放下遥控器。

晚饭后，我把我的手提电脑接上网在线网，在「潜龙在渊」的家生活，给我的感觉是十分奢侈的：基本生活需要也能满足得到，而且还有宽带上网，昨天晚上我和妹妹通话，节省了不少长途电话费，但其实现在从香港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也花不了多少钱，不过这样也好，在深夜跟妹妹通话不用跑到辛仁的房间通电话，影响他睡觉。

「唉，仁兄，看来我是找不到那位副委员长的了。」我失望地对他说：「我昨天发了一个电邮去香港问了一问，得到的回复是：我帮你打过电话找副委员长，但他的秘书说他有事要办，外出了！」

「哈哈，你以为我就像他一样窝囊吗？我不是告诉过你，我只需要知道一个人叫甚么名字，我便可以找得到他。怎么样，我们来个『特别任务二号』，好不好？」

-----

注：今天我的二十岁刚过去了~~~~

## 慢惊风

「砰砰砰……。」立在路边两造旁的修路车开始转动起来，把附路上的沥青打碎；而行人路上的石砖也被一块块掀起，弄得晨早的北京街头沙鹿滚滚，烟雾弥漫。

「天啊，果真如你所说，这条路真的开始修起来。」我边哽着小肉包，边向辛仁说。

「这当然啦，我在这里住了五、六年了，怎么不知道呢？再过一星期后，整条路应该会被机械车铲光了，到时咱们走路更麻烦了。」

「幸好今天还可以，只是街头那边被铲去了一点。」

走到车站，这几天还是一样，一群群人围在车站附近，一有公交车停站，人们便蜂拥而上。

「我昨天晚上跟你找到一个联系那位副委员长的电话，中午时你去跟他通电话，你先作好心理准备。」

「甚么？？要我跟他直接通电话？」我想不到「潜龙在渊」竟然找得到通往副委员长的「直线」。

「唔……。也不算，到了中午你便知道了。」他又拿出他的唐诗集出来看，又夹着一张纸来写他的作品。

「从南走到北……走到北…。然后应该如何写呢？风兄，你觉得这应该如何接下去好呢？」

「唔……。从南走到北…。你想写出我们每天坐车到诊室的情景吧……。等我想一想……………南北……………东西……………有了，加上我的这一句吧：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

「天啊，你这句话跟『一二三四五，今晚打老虎』有甚么分别呢？唉，我想到了，从南走到北，辙东到辙西，辙这个字，它古时意思就是车轮碾过所留下的痕迹，看，比你写『童谣』更有意思！」

「唉，那我这位『童谣』作家不影响你的创作了！」我拿起我的《运气要诀》笔记簿，开始我第一天的背诵，《运气要诀》约有五十首，每一首歌诀共有八句，每句七个字，大约二千八字吧，一天背五首，我想十天左右便可以背完了。不过受了「潜龙在渊」安排给我的特别任务二号影响，我在车上不断在想中午会发生甚么事，结果在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里甚么背不下。

走进诊室，还是空无一人，我便知道刘道长在小房子里睡觉或抽烟，不过这几天他也没甚么事做，武侠小说全都看完了，电视节目也不喜欢看，所以他便？在床上抽烟，慢慢地等待时光过去……。

我见他没事做，便拿出我手提电脑，走到小房间问他：「师傅，我带了我母亲的照片给你看，你看清楚她的手是不是患『鹰爪风』？」

他放下烟头，凝神看着那几幅照片：「唔……。这只指头不能治了」他指着右手的小指说。

「对，我好像听她说她的小指从小长了一个血管瘤，令整个小指变得紫重肿胀，她在十年前左右做了一个注射手术，把连结至血管瘤的血管切断，现在也没甚么问题了。」

「再翻到下一张……对对……。再把那个指头弄大一点给我看……」我把那一张相片的食指再弄大一点。

「你看一看，这便是『鹰爪风』痕迹。」他指着食指上第一、二指节的一些直痕说：但你拍得不太清楚，你若可以弄清楚一点，可以更确定一点。

「好，那我看一看能否再叫她再拍多一次照，治这个病真的要用到『龙涎香』吗？」

「对，要不然治疗的时间会长很多，要两年才治好，这样的话倒不如不治。」

「为甚么？」

「因为人通常没有这么大的耐性。」

「好，那我在北京找找看，能否找到这个龙涎香吧！」

「请问刘道长在吗？诊室门外有一位妇女问。」

「在，你进来吧！这次你这么早便过来？」辛仁说。

我跟刘道长走出小房间，只见一位丰腴的中年妇人拖着一位年约四、五岁的光头小孩进来，那位小孩走路时，手脚特别僵硬，而且神性呆滞，两瞳无神。

那位妇人坐在椅子上，把小孩抱在怀里，拿出小孩的右手：「道长，这次又麻烦你了！昨天凌晨一时左右，可能我没有关好门窗，他又再发病了。」

刘道长把他左边的拇指按在子孩右手的寸口脉上，这应该是书上诊断小儿脉的「一指定三关」了：「他这次犯了多久？」

「大约两分钟。」

我在旁边看着刘道长跟那位小孩诊脉，然后拿起他的右手食指按了几按，又看看他的耳朵，耳后静脉以及按几按他的头骨。心里在不断想着这位小孩患的是甚么病。

「师傅，他患的是不是『慢惊风』？」

「对。」

「好了，我猜中了，慢惊风应该是里脾脏引起吧！」

「对。」

「那为这位小孩曾受惊吗？我转过头对那位妇女问。」

「唉……。我怎么会知呢？我的孩子有了这个病两年了，到了很多大医院也治不好……」那位妇人面容憔悴，说着说着，不自觉流下眼泪。我从她的面容看出，她在未结婚、未诞下小孩之前，她应该是一位身材窈窕、绮年玉貌、不指不沾杨春水的少女，但自从她为了一个决定，一个誓约，决定与她的另一伴结合，诞下这个孩子后，她的青春年华便慢慢逝去，直至两年前她的小孩患上慢惊风这个病后，她更奔波，更劳碌。现在的她，过往拥有的身材、容貌不再，额上多了几根陌生的皱纹，头发也多了几根白丝，但这些岁月的标志，不应该出现在三十

岁的她身上。现在的她，只是紧紧的抱着孩子，她把毕生的精神都灌注在怀中的儿子身上……。

「你不是学中医吗？你没有读过书吗？」刘道长问我。

「这个病我暂未被学校里的老师讲授过，这是我自己看书看到的，所以只知道这么多。」

「这个病总会是跟受惊有关，但亦跟从前外感后治疗不善有关。」

「哦，但现在是长夏，长夏属土，这个小孩的病情会不会好一点？」

「就是长夏才有问题呀！你看看，长夏的土气由地向上升，在他身上亦然，怎么会好一点？」

「对，他最近发病次数比较多。」那位妇人皱着眉说。

刘道长沉思了一会：「上次我开出的药粉他还未食完吧？」

「对，还有一大半。」

「你回去继续喂他吃吧！」

「他不太想吃，经常把药吐出来，我要连牛奶一块把药粉灌到他口里，饭也吃不多，一天才吃半碗。」

「这也没办法，药也得继续要吃，今天先他埋几针，看看情况怎么样。」

刘道长从诊室后的小铝盒拿出六、七棵细针出来，这些针只有五分长，针柄被拆掉了，而针尾像别针一样弯了两个圈。

在妇女怀中的小孩从进入诊室至今一直都没有说话，神情呆滞，我想可能是因为慢惊风这个病令他在语言学习方面出现障碍。当小孩看见刘道长拿着钳子，酒精棉球和针走近他时，他马上不断挣扎，「呀、呀」的大叫，而妇人则加倍力度按着自己的孩子。

刘道长和妇人合用按着他的头，在他的颞部，头顶，后项等插了五、六针，每插完一针后使用胶贴把针尾贴好，小孩在插针的过程仍「呀、呀」的不断大叫、挣扎，后来连辛仁也走过去帮手固定他。

「若果可以加多两针在手上内关穴的话，效果会好一点，但他会不会把针弄掉？」

「唔……你先把针埋上吧，我可以用布把手缠着，这样他便不会把弄掉。」



妇人抱着不断哭闹的孩子「宝宝，你要勇敢一点，就像被蚊子叮一样，还欠两次便完了！」

辛仁拉着他的手，刘道长用左手摩了摩，找到了穴位，右手拿着钳子，夹出一枝针，把针插到内关穴上，再贴上胶贴在针尾上，防止小孩活动时把针弄掉。令我惊讶的是刘道长用右手拿着钳子，不用借力，便可以把钳子上幼幼的细针轻松地插进小孩的内关穴里。

「好了，宝宝，你很勇敢，现在蚊子不叮你了。」那位妇人抱着他太久，实在太累了，便放在挣扎中小孩，让他边哭边在诊室里乱走。他既瘦小，仅有的肌肉又僵硬，看他走路就像一个机械人一样，他经常走近诊室的出口，看来他想离开这个令他受罪的地方，但因他不懂得开门锁方法，所以他还是在诊室里哭闹不停，他还误闯到刘道长的小房间里。

「唉，其实这样对他而言，就是受罪。」刘道长收拾好诊桌上的东西，拿起打火机，又开始抽烟，看来刚才替那小孩插针弄得他挺累。

「这…。这也没办法，至少宝宝现在比三月前的情况好了很多，只要…。只要他的病能治好，就算要我代宝宝受罪…。我……。我……。也愿意！」

「别担心，我尽量帮你治，若这几天有甚么特别的变化，便过来找我。」刘长笑着对她说。

那位妇人继续向刘道长询问小孩的病情，辛仁看一看手机上的时间：「差不多到午饭时间，咱们走吧！」他向我打了个眼色，我便跟他拿着饭碗去道友食堂。

「仁兄，刚才刘道长用才针那位小孩的针是甚么针来的？那些针没有针柄，而且把针插进肉里后，便在针尾上贴了一个胶贴，不拔出来。」

「这是刘道长的绝活之一——埋针，他贴胶贴，便是为了防止埋下去的针脱出来，这些针一埋下去便会留一星期时间，他只会给相熟的病人埋针。」

「哗，那针埋进去这么久，病人又整天在活动，不怕针会弄伤里面的肌肉脏腑吗？」

「就是不怕，这便是他埋针高明利害的地方。」

道友食堂在午饭时间永远是身穿道袍的人的聚脚地，为甚么我会称他们为「身穿道袍的人」呢，因为我偶尔听到他们说：唉，在这里吃饭，一点肉味也没有，咱们等星期六、日到外面找些肉吃。我又看到为数不少的「身穿道袍的人」，穿着「一剔」字样的「老外」品牌波鞋，新潮得很。

「唉，你又把饭吃剩了，不知浪费了多少食物。」辛仁总是比我早一点吃完饭，看着我拿着大半碗剩饭，他又开始埋怨：「走吧，我们去打电话。」

## 易见小鬼难缠

我拿着饭碗跟辛仁离开道友食堂，他不回诊室，却带我沿诊室的相反方向走，走到一间公用电话商店。

「我们用手机通电话便可以吧，为甚么要到这些小店打电话？」我不解的问。

「唔……………可以省点电话费吧！」

后我我仔细想想，在北京市内的手机通话费其实是和公用电话差不多的，「潜龙在渊」应该是避免被人追查，才选择用公用电话通话的，想到这里，不禁嗟叹他的心思细密。

「潜龙在渊」站在公用电话站门前，跟我说：「我跟你找到的联络电话，是隶属于那位副委员长的民间和平组织，等一会电话接通后，你就对那位接待员说，你是香港某大学的代表团，上个月曾和副委员长见过面，副委员长曾向你推荐两位中医专家跟你们交流，现在你的代表团计划去拜访那两位中医专家，想向副委员长索取他们的联络方法。」

「天呀，现在那个团…。已经完结了……还有甚么团呢？」

「这就是在国内你要找人的基本办法，幸好你的普通话学了一个月还没甚么长进，南方口音特重，应该没有甚么问题。」

「唉，连你也说我的普通话没长进了。」我失望地说。

「哈，我一开头跟你见面，你说的普通话我听得懂，因为那时你的南方口音挺纯正，我还可以猜得出；现在你说的普通话，南方口音没有了一半；标准口音却只学了一点，现在你说的话，南不南，北不北，我每一次听你说话都要猜几遍，听得我也烦了。」

「唉，我想不到我这几天给你带来这么多听觉骚扰……………。我试一试再讲好一点吧！」

「现在先别再提这个问题，你要记着，『阎王易见，小鬼难缠』，若你能直接跟那位副委员长通话，那当然好辨；但那些看门口的、负责人接线的，就十分麻烦，当你未能找到副委员长前，他们一定会向你问东问西，问长问短，好像把他们自己当成领导似的，我有时面对这些人，会气得立刻挂上话筒，甚至把电话摔在地上，说起来，我已经摔坏了六个电话。」

「那你不跟他通电话，你怎么可以找到你要找的人？」

「用其它方法啦，谁叫这些小鬼这么讨厌，总之，我要找的人，我要做的事，

我自己一定会做得到！我从来办事都是靠自己，不靠别人！话说回来，等一会你跟那位接待员通话后，你要记下他的名字以及联络方法。」

「为甚么呢？」

「因为你下次再打电话找副委员长，你可以直接找回他，他清楚你的背景嘛！你想想，若你下一次打出的电话是由另一位『小鬼』接听的话，那他又会问你问长问短，你费的劲又多一倍了。」

「那……那好吧！」

我紧张的情绪由早上至今也未消除，加上「潜龙在渊」要我扮「代表团」，以「团长」的身份向一个半政府、半民间的组织查询，我真的觉得我像《无间道》里的陈永仁？底一样，正在做特务工作，行动代号为「特别任务二号」。

我在公用电话店门口走来走去，重复地把「潜龙在渊」交待给我的台词再谗几遍，紧张得很。公用电话店的老板见我在门口跟「潜龙在渊」低声细语，然后又见我走来走去，还以为我形迹可疑，不时伸出头来张望。

我停下来，深呼吸一口气。「你准备好吧！」「潜龙在渊」拍拍我的膊头。

「对，我准备好了。」我和「潜龙在渊」走进那间公用电话店。

公用电话店在北京习惯称为「话吧」，或者是「话吧超市」，北京到处都充斥着不同种类的「超市」，例如「汽车超市」、古玩超市、珠宝超市，谁知道有些东西不应该放进超市里卖。

这间公用电话店是由地下室改做成的，我和「潜龙在渊」钻进那狭小的通道，才走到地下室。地下室也不算宽阔，右左两边和中间立了三列木板造成的通话房，每间狭小的通话房里面有一个公用电话。地下室内灯光忽蒙忽昧，在通话房里通话，感觉像在做特务工作似的。

「喂，你们不用下去讲电话了，这里有一个电话，在这里讲电话比较凉快点。」公用电话店的老板光着上身，拨着大葵扇对我们说。大概是因为中午太热，没有人愿意费这么大的劲走到公用电话店打电话。

我们从地下室爬出来，「潜龙在渊」问：「你这里平地通话要收多少钱？」

「我是按官方协定收费的。」他指着墙壁上的收费表：「一分钟三毛钱。」

「开始吧！」「潜龙在渊」把一张字条交给我，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我拿起电话听筒，右手颤动地在电话盘上按「潜龙在渊」给我的字条，顺序按那八个电话号码。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电话在等候接通，我的心也在碎碎地跳。

## 真相中的真相

「铃铃……。」等了一分钟，终于有一位女仕接电话，一把清脆的声音：「喂，和平促进会，请问有甚么事？」

「你好，我想找副委员长。」我揭开我花了十五分钟预备的「特务密语序」幕。

「对不起，我们不能联系他，你要找他的话，应该去人大找。」她冷冷地回答

我马上改变套路：「对不起，我们代表团有一件很着急的事，要联络副委员长，请问你可否行个方便？」

她的态度马上九十度改变：「请问你是甚么代表团？」

「我是香港大学的交流团代表，我是一位医学生，上个月下旬曾和副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哦，这样的话……。我或许可以帮你看看有没有方法联系副委员长……」她的态度又转了四十五度：「你找他有甚么事？」

「在上个月的会面中，副委员长曾向我们推荐两位中医专家，现在我们打算去拜访那两位中医专家，想向副委员长索取他们的具体联络方法」

「唔，我明白了，你等一会……………」我听到一堆番纸声：「这样吧，你先留你的电话号码给我，等我帮你联系副委员长。她终于把剩下的四十五度板过来。」

「留……电话号码……。好……。等一等……。。」我故意望着「潜龙在渊」大声说，他也明白我的意思，指着我的手提电话。我原本似为「潜龙在渊」会叫我留下他自己的手机号码。

「你听着…一三七 xxxxx……………我姓风。」

「好，风先生，等一会有消息的话我联系你吧！」

「请等一会，你能否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等我下一次找你的时候，可以容易一点联系呢？」

「可以，我姓李，名小冰，你要找我的话，请打这个电话号码，再转到内线

五字。」

「谢谢你，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呼~~~~~」我放下听筒，擦掉额上汗水：「任务完成了。」

「怎么样？」「潜龙在渊」问。

「应该没问题。」我站起来伸了伸懒腰：「她说等一会再回电给我。」

「那我们回去吧！」

「多谢你们两块四毛。」老板挥着大葵扇：「有机会再来光临吧！」

我和「潜龙在渊」回到诊室，他一回去便伏在诊桌睡觉了。我却睡不着，不时拿出电话来看，看看是否错过了手机的震机来电提示。

不知不觉便等到三时多，手机的电池快用完了，那位小冰小姐却还未回电，我的特别任务二号似乎失败了。

我拿着黄帝内经素问，看到第九篇《六节藏象论》，它讲述天如何以六六为节，九九为制，节来制去，节节制制，还加上一堆需要有天文学认识的内容，弄得我头昏脑胀；辛仁这几天不是拿着《唐诗选》看，就是在草稿字上作诗，奇怪得很。他既然下了决心，天天都来这里跟刘道长学医学脉，平时又叫我多看医书，自己却不看，这样的话他的理论累积便跟不上临床，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有一股很大的抑郁埋在心的深处，只是这股抑郁还未爆发而已。

我看书看到昏昏沉沉，连手机有否震机也忘掉了，昏昏沉沉之际，有一位拿着手提包，身边西装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低声地向我们问：「请问刘道人在吗？」

「在，他在里面睡觉，你可以敲门问一问他。」

刘道长从中午到现在，还是睡觉，小房子的灯关了，门也关上了。你若知道在这扇门后，在这个小房间的「黑洞」里面有一位高人，他能治好很多大医院、大教授也不好的病，能救性命于顷刻之间，你对着这扇木门说话时，自然会变得恭恭敬敬。

「刘大师，请问你在吗？那位中年男子轻轻地敲一敲门：「对不起，打扰了你休息。」

等了五分钟，小房间里还是寂静一片，他转过头望我们，摊开双手，显得很无奈，又很焦急「你再大声一点叫他吧！」辛仁满不在乎的回答，自己继续写他诗，看来他待在这里久了，也沾染了一点「三申道人性格」。

「刘大师，刘大师，请问你在吗？我有些事要请教你。」那位中年男子稍为提高声量，但说时仍战战兢兢，绝无半分僭越之意。

再等了三、四分钟，小房间里传来「啪、啪」的木床翻动声，看来刘道长终于睡醒了。

那位中年男子见机不可失，立刻补上了一句：「刘大师，对不起，打扰了你下午休息，我有一件很要紧的事来找你。」

「甚么事？」刘道长说话的语气又快又急，显然地，他对这位打扰他午睡的外来者不甚满意。

「我的弟弟得了肺癌，现正在医院接受化疗，我想请问你，他还有机会治好吗？」

「化疗了多少次？」刘道长的语气缓和了一点，他始终对病者有着一份关心。

「十三次。」

「已经十三次了……………那我治不了，若他是化疗了十次似下的话，我或许还有点把握。」

「是是是，但是我弟弟经过十三次化疗后，精神还很好，能吃能喝能走，病情还挺稳定的，所以我才特意过来咨询一下大师，看看他有没有转机，要是还有希望的话，我便从河南他过来。」

「已经化疗超过了十次，那我治不了。」刘道长再抛这句话，像是法官的判决一样，那位中年男子当堂面色苍白，连忙挨到针灸床边休息。

「刘大师，我觉得我弟弟还有机会治好的……………我…。前天才跟他在医院里的公园散步，聊得很开心……………」他颓丧得很，双手托着面。

我望着他，纵使我感到他的失望和无助，但我，这位小伙子，却没能力帮助他。患了癌病往往就代表走到人生的终结，就算现在的科技如何发达，中医也开始积极介入治疗癌症，但治疗目标往往都是「与癌共舞」、「提早癌症病人生存质量」。

「这样吧……………」小房间又传出「刘大师」的声音：「你去找些核桃树树枝，干的要二两，湿的要四两，每天以这个份量煎水饮，看看有没有好转吧！」

「核桃树树枝？？那是甚么东西来的？」他一听到刘道长的话，马上用笔记在笔记本上，生怕错过了。

「唉，核桃树树枝就是核桃树上的树枝，若你新鲜的话，找着嫩一点的。」

「明白明白，光把它拿去煎水便可以？要煎多久？」

「约三十分钟便可以了，若他喝了两个星期后有好转，便带他来找我吧！」

那位中年男子连声道谢，然后顺手关上诊室的门离开。

「他也曾对患肺癌病者说要服这个核桃树树枝。」辛仁自言自语地说，顺便把它记下来。

「??……。??…。。」我的手机来电提示响起来，我赶紧走出诊室听电话。

「喂，你好。」

「你好，我是和平促进会的李小姐。」

「哦，你好，你好，是不是有了新消息？」

「对，我刚才问过副委员长了，他说其实他也不大清楚这两位专家的具体联络方法，他也只是从其它干部聊天时听来的，但肯定的知道这两位专家在十月份会出席咸阳市的一个大型会议，你可以去联系一下咸阳市的市政府或书记。」

我真的敬佩这位副委员长，除了想起六月份他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时谈笑风生，还很佩服他这位「大人物不会因为要面子，而对我这个「小伙子」隐瞒，反而如实相告，纵使他不认识这两位「医神」，但至少他转告了我他们的存在，那便足够了。

「唉，那我便要再打多几遍电话去咸阳市问？」

「对，这……。这也没办法，这样吧，我把咸阳市政府的查询话交给你，你便不用找得这么辛苦。」

好吧。我抄下电话号码，然后说声道谢。唉，看来我要做多几遍特务工作了。

回到诊室，辛仁立刻问：「怎么样？」

我摊了摊手，摇摇头：「唉，看来机会渺茫。」

我继续看《六节藏象论》，看来学中医真的要「上知天文」，回家后要上网，找找一些天文学数据。过了一刻钟，一位拿着橙色挂号票牌的男子走进来：我来看病的。他全身黝黑，却满面通血，看来肝火挺旺。「请问大夫在那里？」他一坐下便向我们问。

「大夫在里面休息，你等一会吧！我对他说。」

「??……。??…。。」我的手机又响起来，我又走出诊室听电话。

「喂，你好，我是李小姐，和平促进会的，我是告诉你一些新消息。」

「好呀，谢谢你。」

「我刚才已经跟你和咸阳市政府接洽过了，原来咸阳市政府会在十月份举行一个大型会议，那两位中医专家会是那个会议里的医药代表。其中一位是医学院教授，他正在日本作交流，另一位则是民间中医，他们也没有这位专家的联络方法，所以很抱歉，我们暂不能帮你作交流活动。」

「不，你帮我跟进了这么多，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你先记下这些电话，你可以跟咸阳当局直接对话。」

我又在笔记本抄下几个电话号码。

「真的谢谢你的帮忙，要不然我们在北京人生不熟，要找人的话麻烦得很。」

「不用客气，我们很乐意为你服务，若你还有甚么需要，欢迎再次找我。」

我真的感谢副委员长，看来当他接到我的查询后，便指令李小姐尽力帮助我，怪不得这次特务工作会进得这么顺利。唉，我这个「小伙子」，小人物，真的不值得这位大人物操心。

我回到诊室，那位暂诊为肝火旺的男子仍在诊室里，他坐立不安，我回到诊室后坐一会儿，他便走出去挂号室：「请问还有没有其它大夫？」

刘微浪也漫不在意的对他说：「今天所有大夫都休息了，只剩下四诊室的三申道人在这里待诊，你在等一下吧。」他又回到诊室向我们：「请问他在这里是不是睡觉而已？」他已经等了半小时，看来挺愤怒。我看情况不对劲，便走到小房间门前再叫一叫刘道长。

「师傅…………师傅，有病人找你看病…………他等得挺久了…………」我重复问了几遍，小房间里还是死寂一片。

「呸，我都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诊所来的，有病人也不看，浪费了我差不多一小时时间！」他拿起公文包，头也不回便离开诊所。

过了不久，刘微浪从外面打开了小房间的灯，?一声打开小房间的门：「老爹，你这次也真的作得太过份，怎可让病人等得这么久……」想不到连刘道长的「契女」也会转过头责难他的「干爹」。



「道长，过一星期不见你了！我吃完你的药了，现在来找你针灸」有一位约二十多岁，衣服性感，有点像谢霆锋一样的少男走进来：「你们两父女为何吵起来，『家和万事兴』嘛。」

他不理会我和辛仁，径自又钻进小房间里：「刘道长，今天你工作忙吗？」

「不，不忙，我今天整天在这里睡觉，惬意得很！」

「那你快点帮我插针吧！快，快，我很期待被插的感觉！」

「哈哈，你这个小鬼，别心急，等我收拾一下便来，你先脱衣服，在床上等我。」

辛仁向我示意离开，我见时间也差不多，便和收拾东西。临走时，我见那位「谢霆锋」少男把身上的衣服几乎脱光，只净下一块小布在敏感的三角地带。

「那个来要扎针的男生是谁？」我在车站问辛仁。

「他是新来的病人，你离开后才来找刘道长看病，听说他想增高。」

「增高？他看起来已经是二十多岁，已经过了发育期，还可以增高吗？」

「咱们先别说这个，刚才和平促进会那个女的给了你甚么资料？」

「刚才那位接线员十分热情，她帮我跟进了很多资料，原来副委员长所提及的「医神」是在咸阳，不是在洛阳，看来我们没机会洛阳找算命先生算命了。」

「这不打紧，只要你留久一点的话，我们可以花一两个星期到处游名山大川到时我们可以到洛阳一趟。她有没有提及这两位中医的联络方法？」

「没有，但她找到他们的名字，至少我们有了新的线索。」

「好，那我们回家后再到网上查一查吧！」

「说起来，刚才刘道长真的有点过份，病人等了这么久，他也不出来看病。」

「唉，刘道长这个人就是这样，都是那个刘契女搞到！我不是告诉过你，我是比刘微浪先认识刘道长，先到诊室跟他学习；过了一个月右左，刘微浪来了，刘道长治好了她母亲的病，她见刘道长有利用价值，便认他做『干爹』，于是这位『干爹』为她找到份诊所挂号员工作，她从此便恃着刘道长，成了诊所的领导；她又知道刘道长不喜欢这么多病人来找他看病，故意把病人转到其它诊室去。在她当挂号员之前，每天来找刘道长看病的人十分多，少则二十人，多则四、五十人，那时是我临证经验最多，体会脉感最多的机会；她来了后，找刘道长看病的人便慢慢的渐少，就是你六月尾刚来之前，变得每天剩下几个人看病，所以你现在来跟刘道长脉觉得困难这便是其中一原因。」辛仁一口气地再把刘微浪的「恶

行」讲出来，他的神情也愈来愈激动，双手抖动得愈来愈利害，像要抓着刘微浪揍一身一样，跟他平常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情格截然不同，这使我大吃一惊。

「你……你…在有甚么事？」他见我大吃一惊的样子，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

「没……没有甚么，只是我很少见你说话时神情语气这样凶。」

「哦……可能是因为我的「肝郁」吧！你平常看刘微浪的眼神也见到，她永远是低着头，眼睛向翻上望着人的，这样的人一定是小人，而且是贪小便宜，见高拜，见低踩的小人，若我不是为了跟刘道长学医，我也不会天天待在诊室，跟这些下三流的人在一起，我一定会骂她几句，然后头也不回便离开这个鬼地方。唉，刘道长被他宠坏了，弄得他现在有病人来求助也不理。」辛仁连刘道长也一并轰炸：「刘道长也是，我们天天付出了这么多，光明正大地来跟他学医，承传他的医术，他却不理会我们，整天把自己困在小房间里睡觉，让我们在外面闲着干，甚么教也不教，反过来要我们艰难地从他临症时学得一丁点东西，他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很多人信任他，把医方、医书全都传给他，他却把它们全都烧掉了！」

「刘道长不是只把他的《尝药体会记录》烧掉吗？」

「你以为他烧的只有这么少？哦，对了，你等在这里的时候不算久，不知道太多事情。他之前曾对我说过，他烧了很多东西，除了他自己的笔记以外，还有他的师们，以及在他走江湖时各们各派传给他的医学笔记，医方医论等等。」

天啊，刘道长当天原来做了一件这么错的错事！听到这里，不禁令我惊讶，刘道长纵使是半个出家人，但当他的情绪走向极端时，他做出的事真令我意想不到。

「对呀，现在他烧掉的东西，唯一的备份便是在他的脑袋里。你想想，若果他将来不干了，回到山林修道；或者去世了，所有前人留下来的东西，甚至包括真正的中医，学也随着他陪葬了，后果就是有这么严重。他现在每天在干甚么？灯也不想开，门窗也不愿开，整天在诊室里，或在小房子里抽烟，一天抽三四包，整个房间阴沉沉，他就像魔鬼一样吞云吐雾，我看他将来一定会死于抽烟过多！」

这是我认识辛仁以来，第一次见他这么愤怒、激动；第一次见他用这般的语气批评刘道长，一反他平时对我说「师傅」或「师傅他老人家」这么恭恭敬敬，他从前只会对我说「师傅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的医术如何如何利害，曾用一针两呎长的针来治好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看若我们多看书，待在这里久一点时间的话，我们学到师傅的十分一，不，就算一百份之一，也足够我们混饭吃了。」等说话，描绘出一个美好的环境，不断鼓励我努力学医，经他现在在车上的一说后，这个华丽的，美好的布景顿时被他自己拆毁了，他埋在心底深处的抑郁也爆发出来了。

至于我，对于这个布景的拆毁，对于辛仁努力营造给我的童话故事结束，反

而觉得是一件好事。我认识了辛仁和刘道长二十多天，不，已经差不多一月了，辛仁比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显得更抑郁、颓丧，看来除了因他的感情烦恼以外，还因为他对刘微浪的厌恶，对刘道长的不满，对他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感到不遑……至少我现在知道他抑郁的原因，便可以「对症下药」；至于刘道长，我在这段时间里也明白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比较消极和悲观，但我想我一定有方法去令他改变的。

「唉，总之我很抑郁呀！」辛仁叹了一口气，他的抑郁终于爆发出来一点，现在暂时回复正常状态了。

「别这样吧，我想信我们总有方法改变这个情况的，明天是星期六，刘道长也不开诊，咱们便在家里休息一下吧！若我们去机会去咸阳找那两位医神，他们也许不会跟刘道长一样爱理不理呢？」

「唔，你说得对，那我们明天在家里找找这个数据吧，另外，你不是说要找「龙涎香」这个药吗？明天顺便可以找找有没有地方卖这个药。」

的确，对我而言，了解事物背后的真相，总比活在辛仁苦苦为我支撑的布景下比较好。

[论坛推荐]当当热卖：开启中医之门：运气学导论作者：李阳波讲述，刘力红等整理

## 四个人的假期

七月三十日，星期六，今天是刘道长例行休息的一天，也是我在北京第一天假期。真好，今天不用早起床，不用边吃早餐边赶路，不用追巴士……。

虽说到不用早起床，我其实也不算起得太晚，八时多九时便起床了，一来我一直努力改变生活习惯，二来蚊子从我?在床自今仍不断地滋扰我，「嗡嗡」的响过不停，膝头的红肿刚消退了，还留下十多个蚊针孔，便轮到小腿成为我新的灾区，北京的蚊子聪明得很，纵使花了七十元买一个电子灭蚊灯放在我沙发床边，蚊子也不上当，灭蚊灯放了两天还是空空如也；而蚊子在我身上皮肉所建筑的「包包」，却愈来愈多，我对这些「包包」的感觉也愈来愈麻林。

想不到我今天会比辛仁更早起床，可能是由于昨天的他的「肝郁」发解了一点，昨晚他睡好一点罢！经过这几天，我也知道辛仁不习惯吃早餐，所以我便径自一人走到楼下买早餐吃，这三天都是吃肉包子，肉包子肉包子肉包子肉包子……应该可以多吃十天，十天后，我想我会对它有些厌恶感。

吃完早餐回家，「潜龙在渊」还有深渊睡觉，蒙古人却已经醒过来。这几天我很少见他，只跟他打过招呼，没跟他说话，一来我这几天都累得很，二来他天天早上六时便外出工作，到了晚上十时十一时才回来，很少机会跟他见面。不过我发呆时经常想起他的身材，为甚么呢？当他穿着衣服时，六呎高的身材，加上

番薯头和陆军装发型，看上去的确像一位蒙古大汉；但当他脱下上衣时，除了露出他的小肚腩外，还有两个发育程度酷似女生的乳房，经常在走动时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每次我想到这情景，我都情不自禁地笑出来。蒙古人应该患了「乳房」这个病，相当于西医的乳房异常发育症。

蒙古人和辛仁一样，都是素食主义者，何以见得？每当我起床时，客厅的桌上都会留下半个未食完的青椒、桃或苹果，有时候会有半包未吃完的面包，或一碗还有一大碗汤汁、几根方便面条的方便面。辛仁经常说他是小孩，其中一个原因除了因蒙古人其实和我差不多大年纪以外，还有就是他根本不懂跟别人生活：吃完的东西随意丢，弄脏了地方不清洁，碗用完不洗干净……等等。

蒙古人跟我有两点相同之处：他和我也是只身离家走到北京，不同的是他已经在工作赚钱，而我却天天跟着辛仁「上班」（辛仁对蒙古人说他是在刘道长的诊室上班）。他的普通话和我一样，也不行，我的普通话经常被辛仁批评为「不南不北」，而蒙古人的则是「结结巴巴」，他说话，永远像一位害羞的男生向女生说话，我从未听过他曾通顺、流利地讲过一句话。

「天啊，现在是甚么时候？」「潜龙在渊」终于都发觉他潜得太久了。

「十点半了。」我边看《黄帝内经素问》边跟他说。

「唉，天呀，我又浪费了很多时间。」

「你没有浪费呀，今天你不是睡得好好吗？」

「你以为我会睡得好好吗？我一睡着作梦，唉，我昨晚梦见老刘……整天也梦见他。」

「甚么？你又梦见他跟病人诊病？」

「不，我是梦见我跟他诊病。天啊，这个老刘，为甚么我在白天黑夜都见到他……。」看来潜龙在渊他的肝郁在昨天才打开一个缺口，他竟然把途先生本常称呼刘道长的「老刘」用上了。

「今天我，你，刘道长和蒙古人都放假，你的脑袋也应该放放假了，别再想啦。」

「唉，其实我抑郁得很……。」这句话我在这几天已经听过几十遍。

「我们今天找找数据吧。」我向他重提今天计划好的任务：「去找咸阳医神的联络方法，以及北京药商的数据。」

「好吧，既然你这样，我给一个学习机会给你，这两项工作便由风同志负责！」

「天啊……………」但领导既然有安排，我不得不服从。

在互联网上找数据对我来说简直是容易过食生菜，除了需要时间、耐性和精力以外，别无其它。

「我找到了！经过一小时的地毯式搜索，我终于都找到多一点这两位医神的下落：「原来他们曾在咸阳市政府的城市发展计划内提及过，除了刀神和脉神外，还有神刀、神脉、神药、神袋…。等…。那位在医学院当教授的『医神』更以他的名字开了一间中医诊所，网站上强调他的诊所每个月都吸引几百名『老外』来诊……。。」

「那我们不用去咸阳找他们了。」

「为甚么？」

「你不是忘记了我们几天去找那个『四方脉』的教训吗？这些放在网上吹嘘的东西，能相信吗？加上咸阳在陕西，离北京远得很，咱们别费时间做这件事了！」

其实，在网络上找到医神最多的数据只有那位那位医学院教授，其它的医神我也找不到甚么可以跟进的，所以咸阳是否真的有医神存在呢？他们的医术神到甚么境界呢？这我就不得而知。若将来有人能考证此事，为我这个胎死腹中的「特别任务二号」划上一个句号的话，我是十分乐意欢迎的。

「快到一时了，咱们今天吃甚么呢？」

「还是吃饭吧！我到楼下买菜，你在这里继续干你的事。」

「我们到楼下的面店吃面还好，你买菜和做饭的时间金钱比咱们到楼下吃面多两倍呀！」

「但我不是告诉过你我不喜欢吃面吗？说完他便走到楼下买菜。」

唉，我喜欢吃的辛仁却不喜欢吃，而辛仁喜欢的我却无所谓，那便无所谓吧！

如我所料，从辛仁买菜、洗菜、煮菜、做饭、到坐下来可以吃饭，洗碗，足足花了两小时，在这两小时里，我已经找到十多间北京中药商的联系方式。

「好，看来你找资料也找得不错。」辛仁边看着二十九吋大电视边跟我说，这部大电视长期弃置在客厅里，只有在我们吃饭时，电视里的各式节目人物才从这个二十九吋黑箱子里浮现出来，但辛仁很不「安份」经常拿着摇控器把电视台转来转去，因为他的文化水平太高，很多电视台播的电视节目他也看不上眼，每每我吃已经吃完饭，他还继续转台，通常到了最后他会把电视台停在中央电视第四台、第九台或音乐台。没法子，在北京可以接收的电视台太多了，若辛仁在香港，发现转来转也只有四个电视台，到最后电视摇控器也不会被他弄坏了。

「既然你已经把资料找好的话，我帮你联系他们吧！反正你的国语老是讲得让别人发毛，要不然你打了两张电话卡也问不到些甚么。」

「太好了，谢谢你！嘻，其实我从前像算起来的那位黄先生所讲的一样，是半个计算机专家，前几年我经常帮人家装计算机，修计算机。」

「那我也太好了！」

「为甚么太好了。」

「因为你可以帮我修计算机了。」

「哦，好吧，但我见你的计算机也没甚么大问题。」

「不是这一部，是我的另一部计算机，配置比这部利害得多，我打算把这部计算机的数据移到那部计算机，然后把这部计算机卖掉。」

「那也不是现在的事吧，我现在到国都中医药大学去。」

「你还到那里干甚么？」

「买书嘛，我上一次来这里不是还有很多书想买但不能买吗？现在我便可以去买了！」

我的家离国都中医药大学不算近也不算远，从辛仁房间的露台远远望去可以看到「国都中医药大学」的电灯招牌；我跟着地图路线，从家步行至国都中医药大学也只需二、三十分钟左右。

想不到我在二十天后便可以重游旧地，但在这片「旧地」上除了国都医堂的大门外，人愈来愈稀少，应该是因为学子们都回家过暑假了，书店门的墙也乘人流比较少，进行一些翻新工作，在整个建筑物也搭满了棚架，我起初还以为那间书店倒闭了。

走进书店，里面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女老板在店里弄部店里的计算机，看来计算机应该是坏掉了，她弄了几遍也没反应。

我最想的是买多一套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上次我买来的一套已经用笔划花了，我想再多买一套作保存用。毕竟在国内出版的中医书质量参差不齐，除了在八、九十年代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繁体字、由右至左竖排的中医古籍外，我几乎找不到别的版本可以比得上它。虽然这系列的书籍已经存放了十多年，纸张也发黄了，但它的硬皮封面、金漆题字，以及在右下角的一个「人民卫生出版」的盖印，都显出它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韵味，这套书我除了在图书馆找到以外，其它坊间书店、图书馆也买不到。

我的视线停在古籍栏，不断地往上往下扫来扫去，在上一次我拿走「最后一套」《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的书架里，又重新出现一套全新的《黄帝内经素问校注》。

「太好了!!」我马上拿起这套新书放在怀里。

女老板继续搞那部计算机：「你是不是台湾来的留学生吗，我前两星期好像见过你。」

「哦……对对对……我是台湾来的留学生。」我也不去跟她表明身份。

「台湾学生对计算机的认识很丰富吧!」她似乎希望我帮她修她的计算机。

「哈哈，对不起，我只对中医有多一点认识。」我的回答的确令她失望。

「其实台湾留学生都很想家，回家过暑假了，你还留在这里干嘛?」

「哦，我留在这里看书温习嘛，还为你们的旧书出出货。」

「你的脑袋一定有毛病，回家看书也可以，犯不着要留在这里……其它台湾留学生一放假，便像出狱，想家不知想了多久，偏偏你过了尖半暑假还留在这里。」

过了一会，有一位本地学生走进来，女老板自然不放过他，抓着他修计算机，我也继续选我的中医书。

「哗，你又买了甚么?」辛仁见我抬了一埋书回来，便出来客厅看看我的「战利品」：「天呀，你打算带多少斤行李回香港?」

「这些书在香港找也找不到，从这里拿回去也是费多一点代价，没关系吧!」

「这本是甚么书???《河洛精蕴》……他翻了几翻：「这些河图洛书、股股的东西，我以前也看过了一点，但不懂，你看得懂吗?」

「看不懂。」

「看不懂你也买回来，你不就等于买垃圾回来吗?」

「我看它也挺有趣嘛……」

「我真的服了你，哈哈，你把整香港搬过来，到你离开时，又把整个北京搬回去。」辛仁又回到他的房间，把他的作品发布在网络上。辛仁果然「严格遵行」他的指令，在星期六前完成两首诗。

今天终于偷得浮生半日闲，虽然说我在这里又学医，但其实可以用的时间少得可怜：每天十一时睡觉、七时多床、花四小时坐车、，早上十时至下午五时待在诊室里学脉，有时跟刘道长、途先生和病人聊天，回家已经是晚上七时，又要花两小时煮饭、半小时洗澡，只余下一个多小时看书、总结当天经验。既然今天下午没时干，我当然要抓紧时间看书。

蒙古人从早晨至今在都坐在客厅闲坐，不停地泡茶饮，没事干。前几天他忙得连跟我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今天他放假，一下子有一整天空闲时间，不知道如何花费好。

「你你你…。你好。」他见我在沙发床看书，跟我打招呼，结结巴巴对我说，也结结巴巴的语气在写作中挺难模仿。

「你好，今天不用上班吧！」

「对对对…。对…。我…。我今…天不…。不用…。用上班，前…。前…。前…几天忙~~~~忙得很，因……因为我~~~~~我的工作是…。以每…。每个计划计……。计~~~~~计工资的，我……我…。前几天把…。把……。所…。所有的工作全~~~~~全都做完，所……所以…。今天…休息。」他说完一句话后永远都带着「杰杰杰」的笑声。

「哦，你是作甚么工作的？」

「我…我…是作室~~~室内……。设计的。」说完他便拿出一些室内设计的书籍给我，告诉我一个房间的布局如何，灯光应该如何设计的，以及 KTV 歌厅的灯光跟一般的有何分别。

「哗，你要画这些室内设计的图则都是十分复杂的，是不是要用计算机绘图呢？」

「对…。对…。对…。我…我在公司…就是…。整…天对。。着着计算机…。一个人…。有…。两部计算机……。一……。一部专门负责，…。绘图……另另一部……就给我平常用…。」

「哗，那你不要要学很多计算机绘图软件？」

「当…。当…。当然，我…。们还要学~~~学习…写…。写程序，因为…。现有的绘图程序有很很很多漏洞，不能发挥计算机硬件的原有水水水……平，所以我们……。不时要修改……程序，用来……。符……合我的工作……需要。」

「哦………」

「我……我……其实是很…。很……。喜欢……香港的。」



「哦，谢谢，但其实香港现在也没有甚么东西好看，除了些高楼大厦，庙街、女人街也可能有些东西还可以看，现在香港卖的东西，在北京也可以买得到，你又不是来买奶粉，如果你来香港旅游的话，来一次便够了。」

「不…。不……我很喜欢……。香港的……。在我的计算机桌面是一张香港夜景的照片………」他反对我的观点：「我…。我…。计划在一年后……转到深圳…。工作，那……那~~那个时候~~~。我够……。钱钱钱了，便……。便会过来香港~~~~看看…。看，香港一~~~一定会是很美。。很美~~~的，哈哈………」

「那我希望能如你所愿吧！到时你过来香港的话，找我，我带你到处走走吧！」

结果，我最珍贵的下午时间也花了跟蒙古人结结巴巴地聊天，不知不觉便到了晚上，辛仁终于离开他的计算机：「唉这样便过了咱们一整天的假期。」

「对，我们今天晚上吃甚么？」

「做饭吧！我买菜，你洗菜。」

「……………。。哦……………。好吧！」

## 空白病历本

「唉，第一天的假期就像我们桥下的流水一样过去，早知是这样，我昨天便专心读书，不跟蒙古人聊天啦。」今天我终于可以准时起床，按辛仁所订立的准备时间出门口赶路。

「谁叫你跟他聊天呢？他也没有跟你说他要跟他聊天。」

「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他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来到北京待了两个月才找到工作，我觉得他在公司里也找到朋友，要不然的话，他到了星期六有假期也不会一个人呆在家里。」

我相信，在这个繁华的北京城背后，都有很多像蒙古人一样的寂寞的心，甚至连我，也渐渐地加入「寂寞的心」这个行列。虽说我费了很大的代价再次来到北京学医，绝不后悔，但过了几天后，我开始感觉到从心底渗出来的那一份空虚和寂寞，天天在阴暗闷热的四诊室里呼吸着发霉的二手烟味，我也慢慢的感受到「潜龙在渊」的「肝郁」情绪，我的思绪开始「不安份」了，经常想起在「考试团」时和众女相处时的样样片段，最难忘的还是在毕业典礼当晚，众女全都穿着旗袍出席，嚷着要跟我拍照时的盛况……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刻的，所以辛仁见我发呆时突然傻笑，还以为我发疯了。

幸好，生活还是有些期盼的，我想起算命的黄先生曾对我说在立秋会有桃花

运出现，加上再过几天后，那两位患癫痫的女孩子便几乎会天天来扎针，那时至少会有女孩子在诊室出现，不会只我、辛仁和刘道长两个男人、半个出家人这么寡。哈哈，甚至乎会有「异地情缘」出现呢！想起来，还有七天便到立秋，我的桃花运会不会和这两位女孩子有关呢？

某程度上，我是凭着这些虚无缥缈的幻想，来支持这一个月多的修行生活。

我的修行生活跟半个修道出家人无多大分别：早上六、七时起床，然后赶二十多分钟的路去车站；然后便跟其它上班族挤公交车，搜集每天的公车票尾，到了诊室后，过不了一个半小时便到午饭时间，我便和辛仁到道友食堂跟一大群道士、道长吃素菜，午饭后再午睡一会，然后便待诊至五时多，然后我们又和下班族一起挤公交车，步行回家已经七时多了。再煮菜洗澡便到十时多了，每隔一星期我洗衣服更花时间，往往把衣服放到露台外弄干已经十一时了。到了后来，我为了更早一点起床，所以十点便睡觉了。睡觉时还要忍受蚊子劫，「嗡嗡嗡嗡」，「拍拍拍」的，睡也睡不好。这种修行生活跟我在香港晚晚待在计算机面前的高科技生活，以及住宿舍时的生活迥然不同。我想不到打理家中细节也会花掉一天里的四分之一时间，唉，每想到此，我都会很感谢我的母亲，她永远打家里大小事务打点得井井有条，我在家可以专心做我的事，包括读书和在互联网上浪费时间。

「今天是星期天假期，来找老刘看病的病人一定会很多，唉，我们这些晚才到，又浪费了不少学习机会。」辛仁和我下车边走边说。

星期天果然有很多人来求诊，我们走到离诊所不远，已经看到门口停车场挤满了四、五辆驶来的私家车。我还遇上上一次北京认识的那位跟我说「when you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good, it usually has a bad side after it, when you think you have done a wrong thing, it usually has a good side after it」的那位「老外」，我向他大叫：「I come back now!!!!」，而他则向我竖起拇指：「Good try!」自此之后我再没见过他。

和辛仁所说的一样，我们走到诊室时，已经有人求诊了。

「大夫，我想减肥，有没有好方法呢？」一位年轻女病人向他问。

我相信刘道长跟我一样，潜意识里也偏爱女生，通常对着女生的提问，他也乐意回答：「这个简单得很，只要你早上吃饭，晚上不吃饭便可以了。」

「真的这么简单吗？」那个女病人不相信，向他撒娇。

「你不相信吗？我每天早上只喝一盒奶，中午不吃饭，晚上吃一碗面条，我便长得身都是肌肉了。」他站起来原地绕了个圈，向那位女病人展示一下全身肌肉，的确，在刘道长身上几乎全是肉，很少脂肪，但由于他天天躲在小房子里不做运动，他的肌肉便变得蓬松无力，可谓一身赘肉。

「哗，你每天只吃一碗面条，便会长成这个模样？」

「对呀，所以你只要早上吃饭，晚上不吃饭，便会有着我相反的结果。」

「这是为甚么呢？」我放下背包，拿出书本。

「这个很简单，就是因为早上的脾胃吸收和晚上不一样。」

由于后面还有候诊的病人，所以那个女生便道谢离开，刘道长也不多解释。

「师傅，救命呀！」我忍了几天，终于忍不住：「我这几天被蚊子叮，叮得我的血快要被蚊子们抽干了！」昨天晚上蚊子连我的耳朵也不放过，耳廓也筑了几个包。

「哦，这是很正常，再过多几天便没事了。」

「天啊，还要多等几天，我已经会被蚊子杀死了！」

「你从南方来，你的肉是酸的，北方是碱的，蚊子见有酸的肉可以叮，自然会被你吸引，等你的肉也变成碱性的时，你便没事了。」

「呜……没有其它方法可以驱走蚊子吗？」

「没有。刘道长换上一迭新的处方栈：等到立秋吧，到了立秋，蚊子自己会少一些。」

等候中的女病人看见我身上的「包包」，血肉模糊，也惨不忍睹：「天啊，我从未见过有人会被蚊子叮成这般模样。」

「唉……………」

女病人拿出一本空白的病历本放在桌上。刘道长最讨厌填病历本，就是因为他嫌麻烦，刘道长写多几句字也嫌麻烦，通常他在处方栈的诊断栏目上简单填上几只字，如肝风淫、肝郁脾虚等，有时他更懒，只填上有毛病的脏腑，如肝、心便算，所以每天从刘道长诊病时可以学的东西可能很多，但同时亦难学得很。但若病人拿诊所发出的病历本给他时，基于他对病人和诊所的责任，他又不得去填。他填病历本比填处方栈已经算是详细很多，他会填上病者的三部脉像、和舌像，以及详细诊断。这也是我和辛仁学习的绝佳机会，可以藉此「校对」脉像，例如我号病人右寸脉，觉得它是弦的，刘道长却在病历本上写他的右脉是紧弦的，那我便知道我错过了「紧」这种感觉，便马上再把多一次脉，感受一下紧弦的感觉。但刘道长永远只会在第一次诊病时才会填上详细的内容，到了下次病人来覆诊时他便会和写处方栈一样，随随写上几字便了事。

由于刘道长平常不会直接对我们说病人的脉像，我们问多了，他又会觉得烦，

不肯回答，所以带着空白病历本第一次来初诊的病人永远是我和辛仁学脉的绝佳机会，但无奈我到了诊室这么久，也没有一次出现过空白病历本。根据辛仁讲述：「这全是刘微浪那个小女人做的好事！你知道吗，在刘微浪还未当上诊所的挂号员之前，每一位病人也要用一块钱买一本病历本，被挂号员分配给刘道长的病人也多，所以我在初期虽然对中医认识不多，但我却借着那一个多月时间累积经验和体会，所以现在才有这样的成绩；但当刘微浪来了，当上挂号员后，他明知他的老爹不喜欢填病历本，便顺他的意，索性违反诊所规定，不卖病历本给病人，所以你现在学脉比我又难了一个阶。不过，我想信我们能够在这里跟老刘学习已经很幸运，你想想，如果将来他离开这个诊所，自己开诊所给人家看病，按老刘这样的脾性，他还会像现在一样写病历吗？甚至连现在填在处方栈的诊断也懒得填。」

刘道长先号那位女病人右手的脉，然后写下她的脉像，再去号左手的脉。我跟辛仁便坐在诊桌右左两旁，把余下的那个脉枕抛来抛去，抛在刘道长没有号脉的那边，把握时间感受她的脉像。

然后刘道长便会讲一声：「舌头。」女病人把舌头伸出来，有些没有看过中医的年轻人不明白他的意思，便要我们把整句讲出来：「把舌头伸出来看！」

刘道长看了几眼后，又说：「翻上。」通常这句话更多人听不懂，要我们把整句说出来：「请把舌头翻上去，顶着上？」这时我们便可以看到病人的舌下静脉。现在的中医很少用舌下静脉来搜集病者的身体情况，除了些一号脉便知道他有甚么毛病的病人外，刘道长每次叫病人伸出舌头，一定会看他们的舌下静脉。

只见刘道长用笔在病历本上整整齐齐的写着：

右寸浮大而重，关弦紧，尺细滑，左寸弦而细滑，关大而散重细，尺伏滑。  
舌微青薄广，舌下脉常边充血

诊：肺气不舒，肝气散涣，寒痰郁于下焦

百部 20 克 射干 15 克 黄芩 15 克 浮石 15 克 半夏 10 克  
人参 3 克 黄耆 25 克 白芍 20 克 川芎 15 克 丹皮 15 克  
三棱 10 克 莪术 10 克 茴香 15 克 茵陈 30 克 猪荳蔻 20 克  
益母草 20 克 炮姜 10 克 白附子 6 克 甘草 10 克 大枣 7 粒

7 付

「右寸浮大而重……。。浮大而重…即是重这个脉像不会是指沉而言吧，我也感到她的脉是浮的，那这个重是指甚么呢？」我琢磨了一会也想不到。

刘道长拿着烟：「你的肺和肝气都散涣成这个样子，是甚么事情令你生气生成这个样子？」

那位五十多岁的妇人开始诉说她的儿子如何如何不听话，丈夫如何如何不忠……。

「师傅，你说她的脉是重脉，甚么是重脉？？」我还是想不到，终于要问他。

「和静脉重复了。」

这个问题一直到午饭时间也解不通：「仁兄，究竟那个重脉是甚么脉来的？」

「唉，我也搞不清楚，我不是跟你说过，老刘的脉精微得很，只要一点点变化，脉像便有所不同，但老刘也能分辨出来。你等在这里时间不久，除了我们在书本见过的脉像外，老刘他自己弄了很多奇怪的脉像，好像潜脉、囚脉、困脉等，他，他的脉实在是太精微了！」

「唉，我在这里差不多一个月了，也号不出甚么来。对了，这几天我都白吃你的饭票，我也应该买我自己的饭票了。」

「好，等一会吃完饭后我带你去买。」

「你为甚么总是食得这么慢？我」和他在道友食堂里跟众道士道长吃饭，总是不大说话，但他每一次一定会骂我吃饭吃得慢，或骂我浪费食物。

「唉，我们现在又不是在逃难，慢慢地吃饭不是更好吗？还可以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呀，对了在这里是不是有早餐晚饭供应的吗？我们在这里吃晚饭，既可以省下咱们煮饭的时间，又可以吃你喜欢的素菜，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对，我真的笨得很，待在这里大半年了，也不想到可以在这里吃晚饭，在这里吃晚饭，也是一、两块钱的事，比我们自己煮饭还更省钱。」

「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来的话，我们随时可以在这里吃早、午、晚饭。」

「没可能的，咱们没可能每天都这么早起床，我不知道它的晚饭在甚么时间供应，可能是五、六点左右吧！我们今晚再来探一探吧！」

「好，咱们便太约在五点钟左右再来吧！」

## 不再被牵着走

「你知道吗？」辛仁带着我在道友食堂附近的小屋穿来插去：我当初来这里跟刘道长学医的时候，诊所的人不让我跟他们一起到道友食堂吃饭，连饭票也不卖给我，全靠我自己明查暗访，才找到卖饭票的道人，从此之后，我天天自己一

个人来吃饭。」

「天啊，你吃饭关他们甚么事，又没有甚么利益关系，为甚么他们连这样的方便也不行给你呢？」

「这个诊所的人个个都是这样，纵然我的存在不会令他们任何得益，任何损失，他们也不会让你好过。」辛仁找到卖食票的道长：「你好，我们来买饭票。」

那位道长二话不说，带我们穿过一扇钢门，然后打开木柜：「你要多少？」

「一百块钱。」我说。

道长从柜里拿出一迭票值一元的饭票，由于道友食堂消费水平比较低，所以饭票的最早票值也只是一元而已。

他很认真的从那迭饭票里数出一百张一元饭票，然后不再厌其烦地重复数多一次，最后用一根象皮圈把一百张饭票系在一起交给我。我和辛仁在一旁看着他这么认真数饭票，也觉得不好意思。

「你看，我们跟道长买食票，他二话不说，问也不问，不留难我们，便把饭票换给我们，不跟诊所的人那样诸多为难。」

我数着这一百张一元饭票：「唉，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些饭票吃完。」我想起离开时母亲对我说的「回家指令」，叹了一口气。

「能吃完的，一定能吃完的，你在这里等两、三个月，一定能够吃完的。」辛仁说。

两…、三个月，我能否待在这里这么久呢？

「咦，奇怪。」辛仁突然停下脚步。

「有甚么奇怪？」

「从你来诊室至今，有没有看过病人拿着一本空白病历本找刘道长看病????」

「没有，我只看到有些来覆诊的病人拿着旧病历本。」

「那为甚么会有新的病历本出现呢？按道理来说，刘微浪是不会给病历本给新病人的。」

「难道…。难道诊所的挂号员换了人？」

「对，我也这样想，刚才我们下车后没有留意挂号室，咱们现回去看看吧！」

「回到诊所，果如我们所推断，刘微浪正在教导一位新来的挂号员在诊所里的大小事务。」

「太好了！辛仁回到诊室后，在我的耳边小声对我说：刘微浪这个小女人离开后，来找刘道长看病的病人应该会不断上升？」

「为甚么呢？」我不解的问。

「唉，你仔细想想，刘微浪在这里，她永远把病人分配到其它诊室里，刘微浪一走，整个诊所的干部都公认老刘的医术是整个诊所最高的，他们不像刘微浪这样为了讨好老刘而不分病人给他这么小女人，小心眼，为了诊所的营运，他们一定会把大多数病转给刘道长，那时我们不会天天待在诊室里空等病人了。」

「你说得对，我竟然想不到这一点。」

「太好了，看，你一回来，刘微浪便离开了，你的来临为我们带来好消息！」

尽量我和辛仁在七月最后一个星期天高兴得很，但刘道长还是躲在小房子里，郁郁不乐的拖着满身赘肉起出来，为星期天来求诊的病人诊病。

「大夫，我经常头晕……。」一位中年男子一坐下来便说。

「你先别急，让师傅先把完脉，开完方再说吧！」每天我也听到辛仁说这句话。

刘道长又伏在诊桌上，全神贯注地感受他的脉像。

「肝风、肾寒，闭，阴郁。」刘道长把烟头丢到红色咖啡杯，然后继续写处方。

「师傅，你说他肾寒，是因为在冬天光着身子走路而着凉引起的吗？」

「哈，你这个小鬼，别装傻！刘道长板硬的面上露出一道古惑笑容：「他是因为上一年的冬天干得太多事，才令他肾寒。」

「干事…。干甚么事会肾寒…？」

「哈，你还装傻，按照你们现代人的术语，便是性行为，性交！他的肾寒了，所以他方便时便癱闭不通。

「对，大夫…。我有时还尿频，经常想去方便……。」那位中年男子红着脸说。

「你尿频是因为肝风引起的！现在是长夏，你的肾寒在长夏积在一起，就像雾气一样往上熏蒸，所以你便觉得头晕。」

「哦……。。大夫，那我的病可以得吗？」

「你先吃十付药，吃完再看，你要记着，别干这么多。」

「明白了，明白了，我一定不会干了。」他红着脸不断点头道谢，然后离开。

刘道长又拿出香烟，燃点起来：「唉，我这个人呀，过了一辈子，四十岁了，还是被人家牵着走。」我听刘道长在这几天讲这句话，就像辛仁讲：「唉，其实我抑郁得很呀~~~」一样，已经听了几十遍。

「不是呀，你来北京不是为了找你的徒弟和看《道藏》的吗？」怎么也是人家牵过来？」

「对，就是我从老家来北京，也是被人家牵着走的。」

「哦~~~那你究竟想过些怎么样的生活呢？」

「唔……我打算再过两年后，离开北京，带着我的老婆举家搬到河南定居。」

「到那里干嘛？」

「甚么也不干了，我会跟我的一个老朋友当他的保安，帮他看门口。」

「连大夫也不当？」

「不当，永远也不当了。」

「……………」  
「……。」

## 无题

「天啊，若刘道长真的如他所说，两年后去当一名看门保安，再不问世事，不诊病的话，那他的医术……。便不是会断了，绝了，流传不下……。？」

「我都已经跟说过，老刘这个人嘛，他虽然拥有高明的医术，绝世的脉法，但他这个人的个人素质就是这么低，你看，他还打算当一个看门口的保安，永远不行医，唉，为甚么世事往往是这么矛盾呢？为甚他拥有的医术不是在另一位脾气好一点，个人素质好一点的身上呢？我们在这里虽说天天跟他学医，但他却偏不教你，让我们白白坐在诊室里白受罪。嘿，现在我们真心诚意的，光明正大的



来向他求学，他不肯教；等将来他年纪大了，发觉一定要把医术传下去的时候，却找不到像我们这样一条心的求学者，到最后把医术传给像刘微波这样的地痞流氓，他们学也学得不全，学了也不会用它来济世救人，光用来赚钱牟利，那时老刘他自己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愈想也愈觉得事态严重：「不，我一定要想办法来改变他的想法。」

「嘿，你以为你这么简单便可以改变他吗？老刘他已经活了四十年了，他对这个世界已有他自己根深柢固的看法，你以为凭你这个小孩，便能改变他的看法吗？」

我和辛仁一同走到道友食堂，看看能不能同时在这里吃晚饭。我们等了二十多分钟，食堂的门终于打开了。

「咦，这里晚膳时间也不算晚，五时三十分，如果我们待在诊室久一点，等到这个时间吃完饭后才离开，应该会节省咱们的时间。」我拿着饭菜，选一个开着电风扇的桌子坐下来。

「对，我们吃饭后离开诊室大约是六点钟吧，六点钟已经过去了挤公交车的繁忙时间，那我们回到家也是七时多。」

「太好了，回家后不用煮饭，咱们可以节省多两小时时间了！」

「怎么样，你是不喜欢吃我作的饭吗？」

「嘻嘻……也 不 是 的……………」

道友食堂不是天天也只有馒头和米饭，有时它也会有面条、水煎包、大饼、煎饼，素包等比较香口美味的食物。但可惜这些大饼呀，水煎包呀，饼呀，在售饭时厨子们已经优先分配给道士道长和诊所的医师、干部。若我们不是最早去排队，或当天比较少人去拿饭的话，我和辛仁根本没几会买得到，即使一个煎饼比一个馒头还要贵，要一块钱饭票才换得两个煎饼。

「太好了，我们在这里吃了几天饭，终于有面条吃啦！」今天的晚餐的主食除了米饭和馒头以外，还有炸酱面，只需五毛钱，便把我的大碗弄得满满的。我哽了几天大馒头，今天终于有软滑可口的面条吃，简直如获甘露。辛仁虽说不喜欢吃面条，但当我每一次在道友食堂买面条吃时候，他也会情不自禁的跟我一样，用五毛钱饭票换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我满足的跟辛仁回到诊室放下碗筷，收拾东西离开。平常刘道长也会在这个时候煮他的刀削面，他自己会用面粉，再加一点水，搓一个面团出来，搁在手上，另一只手则拿着刀片削些面面到沸水里，不用一刻钟时间，刘道长最爱吃的刀削面便完成了，至于这个刀削面好不好吃呢？我见他平时放得太多辣椒在里面，不

敢吃，所以便不得言之了。

今天他却还未作他的「刀削面」，我回到诊室时，又看到前一天来这里那位「谢霆锋少男」，他又像前一天那样，脱光身上衣服，伏在床上正被刘道长沿他的督脉扎针，每插一针，他也会发出极像呻吟声的痛苦笑声。

「天啊，我想王到来这里扎针扎了两遍，感觉还是这……。样这样…呀…。呀……」

「你别这么叫吧，叫得我发毛了！」刘道长拿着针，左手摸准了他的穴位，但被「谢霆锋少男」的呻吟声所影响，迟迟还未下针。

「咱们走吧！」我本来想多看一会，但还是被辛仁喊走了。

「真好，咱们回到家才七时多，以后我们每天也到道友食堂吃晚饭，便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但为甚么我之前想不到呢？」

「对呀，这！我们便可以更早起床，来得及赶上刘道长开诊时间，这样的话我们便不会错过所有病人。」

我摊在床上，想想现在的情况：刘道长愤世嫉俗，纵然身上拥有绝世医术，他也可以弃之如粪土。究竟有没有方法去令他改变呢？

我想起我刚看完《医道》套韩国电视剧集，想起剧中的主角许浚学医，济世，着书的坎坷曲折之路。我估计刘道长的经历或多或少，总会跟许浚有三，四分相似吧！许浚奉献一生给病人，最后成为朝鲜汉医学的奠基者，流名千秋；刘道长现在正是他生命的一半吧，却天天投闲置散，躲在小房子里睡觉，不问世事。我相信他的结局仍是未知的，仍是可以改变的，既然他曾对我说过我命由我不由天定，那我使用这套电视剧去鼓励一下他吧！反正他天天在小房子里睡觉没事干，我给他放些电影片子，他应该会挺乐意看的。我想信刘道长看完这套剧之后，多少都会心里都会有些共鸣。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辛仁：「你别浪费心机，你认识老刘不多，我知道他一定不会看你的剧的，他只喜欢看武侠小说里稀利巴啦，乱打一通的武打场面，其它一概不看，你自己也看到，别人送给他的那个小电视，他可时有打开过？」

尽管辛仁对我提出的建议泼冷水，但我还是抱点希望去找《医道》电视剧的VCD 光盘，幸好，像人们所说一样，北京愈来愈像香港，想要买的东西实在不难找，我逛了几条街，便在一间影视店买到《医道》了。

今天早些了回家，辛仁也早一点办完他的网络事务。辛仁每天回到家后便黏着他的计算机不放，到不同的网上论坛溜达。辛仁的兴趣广泛得很，别以为「中国文化」这四个字很简单，对辛仁来说，这四个字是包括中医、唐诗宋词文学、道教佛教文化，甚至是汉服。甚么是汉服呢？根据辛仁讲述，汉服这个名词始于

互联网，是由一群热爱中国文化的网民创造出来的，汉服的意思大概是指汉民族传统服饰，他给我看了几张穿汉服照片，相片中穿汉服的人就像拍古装剧、拍《环珠格格》的演员一样，男的两、三件袍层层相迭，用腰带束着，再加多一个玉佩：大襟，大袖和宽袍，看上去流露出一种这飘逸、自然的感觉。辛仁经常跟我说，他将来开诊所，一定要开一间古色古香的，他身穿汉服坐堂，在诊所里赠医施药；诊所外则免费派稀饭、时令药食给穷苦百姓。本来他计划为我和他度身订造一套汉服，但可惜到制作需时，到了最后还是作罢。

我从他的计算机拔走宽带网线，把它拖出客厅接上我的手提电脑，虽然辛仁很重视清洁和整齐，但他天天打开窗户，任由灰尘吹进来，弄得整个房间都是尘，连网线也不例外，我漫不经心的拖出网线，网线不小心碰到辛仁的双人床的床角，划出一道灰色的痕。

「你看！你在干嘛？」这是他第一次凶狠的骂我，令我大吃一惊，当场呆了。

「对不起，我下一次会多留意，不会再弄脏你的床了。」我定一定神，然用手拍去床上的灰尘。

平常辛仁都是平易近人，和藹可亲，为甚么我只是弄脏他的床一点点，他便大发雷霆呢？

这件事真奇怪，我想不到甚么原因会令他这么凶，或许这张床有着与他不可割灭的回忆，他才会这般爱惜它吧。

我接上互联网，直接跟妹妹用语音通话：「喂，我离开后，家里有甚么情况？」

妹妹：「也没有甚么特别，老豆又是在家看马经，呀，外婆打电话过来。」

「她说甚么呢？」

「唉，她就是说不听话嘛！」

「哦，那么你有没有拍到一些新照片？」

「唉，你呀妈一见我拿起相机，便马上提高警戒，我想拍她的手也拍不成。那你是不是买了蚊帐？还有很多蚊咬你吗？」

「唉，辛仁带过我去一些商场找蚊帐，但他在北京住了这么久，竟然不知道买蚊帐要到那里买，结果只找到一件二百多块钱的，太贵了，所以没有买，我在电话里跟妈说我买了蚊，只是想令她放心。现在我几乎被蚊子咬得没感觉了。」

「唉，我真的服了你啦…那辛仁自己有没有被蚊咬？」

「没有，他自己的床有蚊帐。」

「那他的蚊帐从哪里买呢？」

「不是他买的，他说那是他的朋友从外地买回来送给他的。」

「唉…。真搞笑……………」

「我已经把我拍到的照片给刘道长看过了，他说这应该是鹰爪风，你下次抓紧机会拍照时，要拍她指头上的痕，最好乘她坐下来睡觉时拍。」

「唉……你说得这么简单，但做起来却真的不容易呀！姐姐要用计算机，不讲了！」

在北京上网，对我而言没有甚么好去处，在香港可以去的网站在这里去不到，唯一可做的是在我的 Blog(格落/网上日志)写一写我如何被蚊子折磨的惨况，诉诉苦。

网络上传来欧大夫的通讯讯息：

以下是互联网通话，附翻译

DateandTime: 08/01/200500: 55AM

欧大夫：

settledownthethings?

(来到北京安顿好吗?)

DateandTime: 08/01/200500: 55AM

风轻扬：

Yes

(对)

DateandTime: 08/01/200500: 56AM

欧大夫：

Ok

(好)

DateandTime: 08/01/200500: 56AM

欧大夫：

doanyoneknowyouhavegonetobeijing?

(有谁知道你来到北京呢?)

DateandTime: 08/01/200500: 57AM

风轻扬：

yes, many, Iwillgotomeetthemtoday

(哈哈，应该有很多，我今天便会跟他们见面)

DateandTime: 08/01/200500: 57AM

欧大夫：

okok

(好好好)

DateandTime: 08/01/200500: 59AM

风轻扬:

现在是我静 , 静修, 医病的好时机, 虽然不知道为甚么我的坐骨神经痛回到北京后又消失了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0AM

欧大夫:

ok。。。。

(好…………)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1AM

风轻扬:

hopeallthingsgosmooth

(希望所有事情都顺利吧! )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1AM

欧大夫:

yes

whoknowyouhavegoneback?

(对, 但谁知道已经回来呢? )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3AM

风轻扬:

ummeansbeijing?

(你指在北京朋友)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3AM

欧大夫:

Yes

(对)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4AM

风轻扬:

sendingemail

(我现正发电邮给他们)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5AM

欧大夫:

-。 -""

wa。。。。 ok

(哗。。。那可以了)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7AM

风轻扬:

thanksforremindingme

(多谢你提醒我)

DateandTime: 08/01/200501: 08AM

欧大夫:

nola。。。

takecareofyourself

ifyouarefree, tellmemoreaboutyourdailylife

(不用谢了  
好好照顾你自己了  
若你有空的多，告诉我多一点你在北京的生活)

## 医道

「八一建军节万岁！」我路过小区门口看到这份大告示，十分好奇。

「仁兄，甚么是八一建军节呢？」

「八一建军节便是当年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起兵对抗国民党的日子，所以便特意把这天变成法定节日。但近年来对这个节日的庆祝也没有以前那么盛大了，现在只示贴一张大告示在小区门口便草草了事。」

「我把《医道》的光盘和手提电脑也一块带到诊室，待刘道长没事干的时候拿给他看。」

「随便你吧！我估计老刘也不会看你的片子的！」

由于我已经开始习惯在北京早起床的生活，加上我们今天的运气特别好，我们刚下车走到另一个车站转车，第二程车已经来到了。

「我们来到诊所才九时正。」辛仁望着他手机上的时钟：「如果我们天天都在这个时候来到诊所的话，把多好！」

走到诊室，我们刚好碰巧刘微浪跟刘道长保道别：「老爹，我今天便真的离开了！以后我不在这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房间里的东西你平常要收拾好！」她见我们来到，便转过头对我们说：「你们是老爹的徒弟，就应该帮老爹收拾一下房间里的东西！」

「这还用你说的？我天天离开前也帮师傅收拾诊桌、丢垃圾，一天也没有少。」辛仁也懒得跟他说，一坐下来便拿起草稿继续写诗。

「回家休息一下把！」刘道长拿着香烟，有点无奈的望着刘微浪：「好好回家休息吧！反正像我一样，天天没事干也是一件好事。」

果然像辛仁所估计的一样，刘微浪是要离开了。刘微浪的离开，会带来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这个答案不用等，只消一会儿便知道，今天，挂号室分配给刘道长的病一下子便多了，平时早上只有两、三位病人，今天却有五、六位。病人一个接一个，忙得连我看书、背歌诀的时间也没有了。

其中一名回来复诊的女病人问刘道长：「我吃了你的药后，便整拉肚子，拉

了几次，我拿你开给我的方子给邻家大夫看，他说你的方子里有大黄，所以我便不停所以我便不停地拉，一天拉四、五遍。刘大夫，是这样的吗？」

刘道长拿着他开给那位女人的方子，看了一眼，说：「这里不是因为有大黄而令你拉肚子的，令你拉肚子的是细辛，不是大黄，大黄在这里是用来通气的。」

我从未见过这个病人，她也没有病历本，只有一张简单的处方栈，我估计她是在我离开北京后，才找刘道长看病的。

「我开了七付药给你，也是白开，你吃了一个星期，也只有三付的效果。」刘道长边号她的脉边说：「唉，，胃气都变涩了，药自然吸收得不好。」

「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她的伤心事太多了，才令胃气变涩，先是肝风，然后便到肺气不调，心失调，最后胃气滞塞了。」

女病人离开后，我跟刘道长说：「我看你能治好病人的病，却治不好他们的心，很多病人也是因为生气和思想上想不开才会生病的。」

刘道长回答：「对，但这个对我来说也不太困难。」

「难道师傅你出家前是『情场胜手』，专为妇人开郁解愁？」

「胡说，我十一岁便出家了！从前在农村看病看得多，便习惯了。」

「为什么呢？」

「哈哈，这个其实简单得很，因为在农村看病的人很多是妇女，女的对自己的身体比较敏感，一有，一点有小毛病就去大夫看，男的却装作成大男人，常常等到病入膏肓才会找大夫看病。」刚走进来的途先生回答了我的问题。他上午便来找刘道长聊天，十分少有。

「其实刚才那位妇人的病，要治也不难，要是你们不在这里的话，我单独跟她谈一会便可以了。」刘道长把香烟抛进咖啡杯里：「女人的病对我来说不难治，十个我可治好九个，而男人的病却很难说，或许十个有六个我会治得好。」

刘道长又走回他的小房子里抽烟，途先生也跟着他走进去了，小房子里鸦雀无声，只有一缕一缕烟从房门飘出来，良久才传出途先生的声?：「其实刘微浪要走也没办法，不要太放心里，这是领导的决定，也没法子……」

「唉，我连保一个人也保不住，还谈甚么呢？」

哦，原来刘道长就是因为刘微浪的离开，而他却没有能力顾住刘微浪而烦恼了这么久。

「这件事终于真相大白，辛仁，你说对不对？」吃午饭时我跟他说：「我想，刘道长以后便不会再这么压抑，心情会好一些。」

「哈，你以为事情就如你所想的这么简单吗？我待在这里已大半年了，老刘他天天也是待在小房子里度过的。他的人就是这样，就算刘微浪走不走也好，一个小问题对他来说也是个大烦恼，足够他烦足几天。」

虽然今天病人是多了，但它还是遵守着从前的规律：一到下午，病人自然会减少，下午能有一两位病人，已经算是不错了。刘道长在二时多看完一位病人后，便再没有病人来。辛仁继续作他的诗，而我则不时拿出我的手提电脑出来预备播放《医道》。

过了半小时，我们听见从小房传来电视调频的声音。我和辛仁相对一笑，我想，刘道长也是个凡人，而且是一个很不定性的凡人，天天在闷小房子了里这么久，又没有武侠小说替他消么时间，他自己也闷发慌，也想找点乐子。

频道一个转完又换另一个。最后电视机的声?还是被刘道长关掉了。看来，电视台的现代电视节目的确不合他的口味。

我见时机成熟，便放下黄帝内经素问，拿起我的手提电脑，走进小房子里。

「嘻嘻，今天我又带了一些新玩儿给你看。」我把手提电脑放在他的床边。

「你想给我看些甚么东西？现代的我可不看！」刘道长见我又拿了手提电脑来，还是觉得挺新奇，多多少少也觉得有点趣味，便从床上坐起来，让我把手提电脑放在床正中。

「不，我给你看的東西古老得很，距現今也應該有有四百多年歷史，他和我的老祖宗也有一點關係呢！你懂不懂聽廣東話？」

「懂一點，若慢慢說話我能聽得懂。」

我把手提電腦打開，放在床中央，播放《醫道》給他看。我已看過了兩遍，所以不陪他看了。看見劉道長盤膝坐下，右手拿着一口煙，在陰暗的雙層床下專心對望着屏幕，看來他挺喜欢看《醫道》呢！我从小房门钻回诊室，向辛仁打一个眼色，他亦向我笑了一笑，我想，其实辛仁心里也希望刘道长喜欢看《医道》的，希望他会对剧中许?的经历有所共鸣。

《医道》第一集不断从小房子的门传出来，整个诊室里除了许?和剧中人的广东话对白以外，就只有我的呼吸声。



## 肚脐

过了三刻钟，有一母女拿着挂号牌走进来。

我去叫刘道长出来诊病，一打开房门，整个小房子全是刘道长一手制造出来的「烟幕」，呛得我咳了几声：「咳……咳…。师…师傅……有人找你看病。」他还是像开始那样毫不动，右手拿着烟、双眼固定在屏幕，看来我的计划成功了。

我把手提电脑关掉，和刘道长一块走出来，母亲大约五十多岁了，已经皱纹满面，白发也不少，整个人连同她的衣着看起来也是灰灰白白的；她的女儿看上去还不够二十，把自己弄得很时髦的，连穿在身上的布也比我少。

「妈，你先看吧！」那位女孩对她说。

刘道长一如以往的号脉：「风湿，你腿痛的问题是因为风湿而起的。我开一张方子给你，你服四十付吧！」

「大夫……。请问四十付要多少钱？」

「这里一付药，我估计要二十块钱。」

「能……。。能不能有些便宜一点的方法，我没有多少钱。」

「可以，你先抓三付药，把它们打成面，每天早上食九克，晚上食九克；或早上六克，中午六克，晚上六克。用一个汤羹把药弄平便是六克，汤羹弄得满满的，高出来的，便是九克。你只要把药放进口里，再喝点开水，一吞下去便可以了；若嫌味道难食可以加点蜂蜜食。三付药……三付药应该够吃三个月。」

「谢谢你，大夫，那请你帮我的女儿看看她的病吧，她经常感冒，又经常去小便。母亲让开位置给她的女儿坐。」

「大夫，最近我的大便还经常不成形状呢！，经常拉肚子。那个女孩子坐下来。」

「肾气虚、肝风」刘道长在处方栈上写下诊断：

黄 XX 女 16

柴胡 20 克 桂枝 15 克 辛夷 15 克 苍耳子 10 克 半夏 15 克

黄连 10 克 独活 15 克 前胡 15 克 猪苓 15 克 茯神 15 克

黄 20 克 巴戟 15 克 黄柏 15 克 蛇床子 15 克 附子 10 克

石膏 25 克 大黄 6 克

五付

「大夫，我的女儿是怎么一回事呢？坐在墙边椅子的母亲上问他。」

「上面不是写着了吗？」

「对不起，我不懂得字。」

「你的女儿主要是因为肾气虚……」刘道长整理好处方栈：「你把衣服掀起来，给你的肚脐我看。」

那位女孩稍稍拉起她的上衣，露出她的肚脐。

「你看，她的肚脐被扎得不成样子，你的肾虚问题便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

「哦，那她肾虚不是因为先天而起的吗？」我之前见刘道长诊断过几位肾虚的年轻小朋友，他们肾虚的原因都是因父母在性交、怀孕期间中一方身体虚弱而引起的。

「不，她是因为出生时，接生不得法而令她肾气虚。」刘道长燃点了他手上的香烟：「这是因为在她接生时那位接生员不懂得结扎脐带而起的，你们看，她的肚脐弄得不成形状，幸好还不算差，情况再糟糕的人，会常从肚脐渗些液体出来。」

「所以她的元气便从神阙泄走了。」辛仁在一旁边看边说。

「对，你若要找入恨，找人算帐的话，你可以找你的接生员。刘道长呼出一口烟：古人不是把接生的方法说得好好吗？为甚么现在的人全都不懂？」

「那古人是怎样接生的呢？」辛仁问。

「在婴儿离开母体后，先不要马上切断脐带，从婴儿那边留一段约七吋左右的脐带，把它箝好，然后便把那七吋脐带里的脐带血推进婴儿身体里，最后才扎好脐带，这样接生的小孩一生也会健康，很少犯病。」

「那你有没有用这个方法给人接生过呢？」辛仁不追问。

「有呀！当年我在云南跟一位妇女接生，生了一个女的，就是用这个方法接生的。到了现在她也应该七、八岁了，也没有犯甚么大病。」

「三申大夫，我知识不多，又不懂字，不太明白你们刚才在说甚么，但请你帮我治好我女儿的病吧！她从小便多病痛，她的爸在她小时候便离开了，只剩下我照顾她，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她就如其它来求诊的母亲一样，流出两行眼泪。

「放心吧！只是要服药服得久一点，她会好的。还有，她千万不能吃冰的、冷的东西。」

「那她尿频的问题怎甚辨呢？」

「我现在先跟她扎几针。回家后你去买些川芎，约三十克左右，把它打成面，然后把它放在醋里泡几天，再把它搓成泥团，塞在肚脐里，这样的话她的便溏问题会减一点。」

「但我把这个泥团放在她的肚脐后，它不会掉出来吗？」

「不，肚脐有洞的嘛，但你看，她的洞比较浅，你可以用纱布贴在她的肚脐外固定它。」刘道长从诊桌后拿出针和消毒绵：「到床上去吧，我来跟你扎几针。」

这位穿着时髦的女孩显得十分害怕，贴在椅背上动也不肯动：「我不肯扎针！被针刺的感觉一定是很痛的，我不扎针！」

她的母亲劝她：「你还是扎针吧，不扎针的话病怎么会好呢？」又转过头问道：「大夫，她要扎多少针？」

「三枝，也不算多吧……你就扎吧。扎针的感觉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一样，完全不痛。」

她的女儿还是?毫不动，不停地说：「我不扎…。我不扎……」任何劝说也无效。

刘道长见状，便放下针具，回到诊桌坐下，点了根烟：「你的身体是你自己的，不是属于你的母亲或任何人，你就得对自己负责。有病就应该治，治不治便看你自己了。若我抽完这枝烟后你还是不动，那你便给滚蛋。」

我看着这个女孩皱着眉，苦恼地想了一会，最后还是苦着脸乖乖地走到床上，把上衣掀开一点。看来刘道长真的如他所说，他对付女生的确有点方法。

刘道长在她肚脐下方插了三枝针，每一枝针就像把一条幼细的钢丝慢慢地钻进她的小肚子里。她皱着眉：「大夫，你不是说过扎针就像被蚊子叮一样吗？为甚么现在你扎针的地方都是又胀又麻？」

「这便是扎针的感觉嘛，怎么样，感觉良好吧！这也算人生一大享受，不是任何人也有这个机会的！」

「我听有人说过扎针有『针下热』和『针下凉』的针感，是不是呢？」

「这个我不知道，从我扎第一针到现在我也只知道麻和胀的感觉。」

我走过去参考照一下贴在墙上的穴位图：「师傅，你扎的是不是关元和水道？」

「不要。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我的穴位是摸出来的，而不是像你们一样看出来。」

「三申大夫……。这个…这个扎针要收多少钱？她的母亲问。」

「免了吧！回家后好好吃药，吃完药再来吧！」诊室本来规定针灸要另外多收十块钱费用。

「大夫，我吃的药能否像母亲的一样打成面，每天食一点？」时髦女儿扎完好，整理她的衣服。

「不成，你要天天熬药吃。」

「不要紧吧，最要紧的是你的病可以好…。她的母亲帮她收拾东西：谢谢大夫，那我们下星期再来。」

「成。」

两母女离开后，我问刘道长：「喂，师傅，你喜不喜欢看刚才的我放给你的片子？」

「不喜欢。」

「那你听得懂片子里的内容？」

「听不懂。」

唉，看似形势大好，结果自己安排给自己的「医动」(医道行动)宣告失败，而我买回来的，《医道》光盘也浪费了。

「刚才我放给你的片子叫做《医道》，是讲述一名韩国的中医大夫的经历，他最后写了一本书，叫《东医宝鉴》，这本书就像我国的黄帝内经一样，是韩国的中医药的奠基，韩国的中医发展到至现在，变成所谓的『韩医』，而韩国的中医便他们会叫做『四象医学』。」

「我向来都不喜欢看电视剧，只爱看武侠小说。小说跟电视不一样，当你看到一些我不爱看的内容，例如那些情情爱爱的，我都会翻到下一页，不看它。」刘道长拿起烟抽了一会：「韩国的方子在中国是用不上，你买了那本书也是白买。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治病要根据当前的天、地、人而定，韩国差我们老远了！那书里的方子还能用吗？但曾有一位韩国的大夫把五行生克运用得挺好，他的方子就是五张这么简单，五再五，就是二十五。」

他吐了一口烟：「在明代有一名道士叫王十九，他有十九张方子，这十九张方子是用来治水病，那就是住在水边，河边，湖边，海边，岛上的人的病，任何病到他到手里，也是以这十九方子治，遇到些复杂一点的病，便把这十九张方其中的一、两张方子合起来，便成了。」

「那这十九张方子还在吗？」辛仁问。

「有，我有。」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在香港用这十九张方子便不是很有效吗？为甚么平常又不看见你用过他的方子呢？」

「因为现在那些方子相对来说是过于峻烈了，更何况北京根本不是一个有好药地方，用在治病的药在这里全都找不着。」

辛仁在刘道长背后向我打了一个眼色，向我暗笑一下，仿佛就是我说：「哈，我早叫跟你说你别浪费心机。」

我跟他回了个眼色：「奈何奈何无奈何。」

## 二十分之一的坚持

今天晚上我约了资对求在北京大学见面，所以辛仁也不等我，他连道友食堂的「一元晚饭」也不吃，待到四时多没病便回家了，我自己则继续在诊室闲坐，等时间差不多便到车站坐车北京大学。

大约到五时多右左，那位「谢霆锋少男」又出现，他一进门便走去拍一拍道长膊头：「怎么样，今天好一点没有？」这句医生跟病人覆诊时用的惯用术语竟然出自他的口，而不是刘道长。

「唉，今天已抽了四包烟了，还是一样……四十岁了，还是被人家牵走走……」说着他便去拿针和消毒棉；谢霆锋少男则脱下身下所衣服，在床上准备扎针。

「为甚么我每一次扎完针以后都会觉得很累？」

「这就像你做完运动一样，跟你扎一次针就等于你自己跑步跑五、六千米。」

「唔嗯……。唔！」「谢霆锋少男」改变了他一贯呻吟的痛苦叫声，而换了另一种叫声。

「嘻嘻，你这次我的叫声令我更难受，像是去茅厕放便一样……」

「嗯…唔……。。我也不想的…………。。这声音改…。。改…。不了…以后也是这样叫…………。嗯!!」

在他扎针的时候，途先生也过来跟我聊天：「小伙子，今天只有你自己在这里，那个辛仁他到那里去？」

「我想他是回家了吧，等一回我到北京大学见一见老朋友，对了，这几天下午也少见你过来这里呢？」

「对对对，最近单位有些工作要做，所以便没有空来。」

「你的脸又比上一次我来的时候黑了，是不是又病得更严重？」

「没事！这是我前两星期时回老家晒太阳晒得多。」他的脸变得比上次更黑，幸好还有光泽。

「你这次自己来到北京，有没有些甚么不便的地方？」

「唔，其实和上一次差不多，只是这一次要我自己亲自作饭吃，很不方便，浪费挺多时间。唉，如果现在有人帮我作饭就好了。」

「嘿，你如果这么快便想有人帮你作饭，那实在是太没有意气了！你看作作面条，要费多少时间？水一开，面一削，再等它沸一会，便成了。」刘道长跟那位「谢霆锋少男」扎完第二轮针后，又坐回诊桌抽烟，休息一下。

「哈，那你没面条吃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会没面条吃，我在四川的时候，一大伙人在那里吃稀饭，我吃那些稀饭吃得很不习惯，于是我便拿了那些稀饭把他弄成饭浆，再用刀成面条，放进水里一熨，哈，又成了面条了。」

「哈哈，老刘，你真有你的辨法。小伙子，那你回来这里学习，学得怎么样？」

「唉，好像还是一样，没有甚么分别。」

「这当然啦，心不在焉，能干些甚么？」刘道长教训我。

「是不是我学医的坚持不够呢？」

「你现在的坚持只有我当年的二十分之一。」

「只……只有只有二十分之一？」

「那当然啦，我当年若果像你这样的话，我已经饿死在街头了！」

「唉，那么我现在是很幸福了！」

「这当然啦，我十一岁的时候，为了活命，不得不跟着师傅到处替人家治病，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也不准问，只可以在他号脉后自己再摩一下，不能作声，他有甚么不高兴的便毫无理由的打我，那像你们两个现在天天在我耳边吵来吵去？」

我真的想不到刘道长学医之路竟然比许?有过之而无不及：「那…。那……师傅……对不起，我们在这里为你添了很多麻烦…。。」

「哈哈，不麻烦，不麻烦………」刘道长因抽烟过多，呛咳了几声。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跟师傅到一个农家为一个妇人扎针，当时房间很黑，我找不着穴位……」

「农家没有灯的吗？」我问。

「农家的灯是很暗的，通常是一盏挂在屋梁上，在晚上的光线是很暗的。」途先生在旁补充。

「我找不着穴位…便对师傅说：『我找不着穴位……』结果我便里他捧一声狼狼的打了一下耳光，我便原地转了几个圈，眼冒金星，站也站不稳。」

「那后来怎么样？」

「我痛了好一会，然后便跟她扎了针。」

「那你又说你自己找不着穴位呢？」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那时候太暗，我看不到吗？后来自己摩了摩，便摩到了。」说完他便去跟「谢霆锋少男」取针，走向小房子作他的刀削面，而途先生也回家去了。

「唉……我很累呀，又肚饿……」「谢霆锋少男」在床上回回气，伸了个懒腰，然后坐起来看见我：「咦，我前几遍也好像看过你，你是不是跟着那位很瘦的男的……姓…辛的一块??？」

「对，我是来跟刘道长学习的。」

「那你从甚么地方来的。」

「广东。」来到北京后一个月，我知道随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是一件很危险的

事情，所以我便开始懂得向病人撒这个谎。

「不，他是从香港来的。」我想不到在小房间里煮刀削面的刘道长会主动拆穿我的谎言。

「哈哈…对对对，我是从香港来的，因为从前香港就是广东省的一部份嘛，我的籍贯也是广东，所以我习惯跟人家说我是从广东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你为甚么会找到刘道长？」

「这是因为我一上来北京学普通话时从别人处认识到刘道长，便天天跟他学习。」

「哦，我也是我的父亲介绍我来，我才知道这里有这样的一位大夫。你就天天坐在这里？」

「对呀，一天也不少。」

「那你对学习挺认真。他又伸了一个懒腰：「每一次扎完针后都这么累，所以我总喜欢找人聊天，作交流，这样的话我的精神会集中一点。」

「那你是干甚么的，为甚么要天天来扎针呢？」

「我扎针是为了长高一点，不用高很多，只需要十公分便足够了。」他指着床下的鞋：「你看，我为了长高，别人说甚么有效方法我全都去试，这一双是长高鞋。」

我拿起那双长高鞋看了看：「这双鞋就像女生的高跟鞋一样，你能穿习惯吗？」

「能，为了能长高，我甚么事也肯干。其实现在扎针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小事，从前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甚么也不怕，甚么时也干，当然也得到很多教训，付出了很多。」

「那现在呢？」

「现在……………唔，我想我是多了一点自知之名吧，知道自己能力范围到那里，知道自己可以做甚么，但我的本质还是一样。我是一个热情，肯为朋友兄弟家人付出的一个人，只要值得的话，我现在就算马上死掉，我也不介意的。」他身子瘦却健硕，赤着身子说话，字字铿锵，加上满身奇特纹身，神态和语气活像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头目一样。

「哪你一定有很多朋友，而且是求你帮忙的朋友吧！」



「对，但这个我不会介意，只要你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有事尽管找我便可以了。」

「在香港这叫义气，我很佩服你这种义气情操。」

「哦，『义气』这两字我认识，为朋友两肋插刀，义气嘛。」

「我看你其实也不算矮，也有十百六十多公分，和我差不多，为甚么还要增高呢？」

「哦，我刚才忘了告诉你，我是当演员的，现在在北京拍剧特困难，每年新演员成千上万，就算你跟人家有关系，要当主角也不容易。他拿一枝「中南海」香烟，：对不起，我要抽枝烟来提提神。要在北京的娱乐圈混是很困难的，加上最近拍剧的女主角全是由黑龙江、哈尔滨来的骚货，她们全是一百七十、八十多公分高，要当男主角便一定要有她们这么高，才可以跟她们相衬，有资格当男主角。所以我不用长得很高，多十多公分便可以了。」「刘道长，这个针灸是不是真的可以长高，我已经二十六岁，过了发育期了，还有可能吗？」他转过头问刚吃完面条走出来闲坐的刘道长，看来他还有点不放心。

「应该是可以的。」刘道长接过「谢霆锋少男」递给他的「中南海」香烟：「当年我三十四岁，才一百五十多公分高，我只扎了三遍，扎这些穴位的确是很难受，我自己扎了三遍便不扎，停下来了。只扎三遍，你看，我现在是一百六十多公分了。」

「谢霆锋少男」又拍一拍他的膊头：「那刘道长，我就把我的将来托付给你了。」

刘道长缩一缩膊头，笑了笑：「放心吧。」

「谢霆锋少男」问我：「呀，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甚么名字。」

「你叫我小何就可以了。」

「小何，你好，我叫刘升。他伸出手来跟我握手：「很高兴认识你，你以后便是我的朋友了。」

## 北大依旧人面全非

我看时间差不多，便跟「谢霆锋少男」刘升和刘道长先行道别。纵然刘道长平常对病人的态度一向比对待身边的人好，但从我遇到刘升开始，刘道长对他的态度却异常亲切，甚至比他的「干女儿」刘微波更过之而无不及，真是一波未完一波又起，这个故事看来愈来愈有趣。

独自一个人离开诊室，一个人坐 717，独自一个走……。我仿佛又回到当初

认识辛仁、认识刘道长时一样，独自走我的路，不同的是我再不用拿着普通话试题谗「咒语」，听放在随身听的考试朗诵材料；而是背诵运气要诀。回到北京差不多一星期了，这是我第一天「非二十四小时」跟辛仁一起生活。自己一个走，当初坐火车时的寂寞和孤单感又浮上来，伴随着跟朋友重逢的期望。

我跟资对求约了好几遍出来见面，但他不是有事，干便碰巧要预备暑期课程考试，一直没有空：「很久不见了，你的生活怎么样？」资对求带我回到我俩习惯相约吃晚饭的快餐店，买了一个相同的肉丸汤饭。

「唉，我现在过的生活跟半个道士没有甚么分别。」

我把我这一个星期大约的生活告诉他。

「哈哈，老兄，你过的生活也不算苦呀！待我到了八月中暑假军训，那种生活比你现在过的还要害十倍。军训开始前，我们所有的手机都会被没收，跟外界沟通完隔绝，你想想，我的军训是不是比你的利害？」

「这个我可不觉得呀，待你军训完后，肌肉扎实了一点，皮肤的古铜色又多一点，须根又多一点，看起来更成熟一点，我想我们团里的女生一定会更喜欢你；而我却可惨了，天天吃素菜，又睡得少，弄得我皮黄骨瘦，天天行尸走肉，回到香港后，我担心他们会认不出我。」

资对求面上一红：「这个……。这个……。唉，老兄，我服了你啦！」

「不是呀，你这位未来大导演，可以用这次你在北京跟香港女生的发生的种种，来作一个蓝本拍一套青春剧，我相信一定会大受欢迎，顺便还可以捧红几位偶像。」我拿出我的手提电脑，把化学 hogu 和我在「普通话考试团」里拍的照片放给他看，随便把 apple 和阿甲托我送给他的礼物包送给他。

「我很怀念在这个团里大家一起生活的日子。」资对求望着一张一张照片在屏幕上掠过，情不自禁的把心底话说出来：「还有 Apple 送给我的礼物……………。」

「现在这个团结束了，大家都开始各自各的生活，考完试后你会干甚么？」

「我后天便去山西了！回来后便开始军训。」

「去山西？那我们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对，我想这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和资对求都沉默了一会。

「你到山西干甚么？」

「我到山西探望我的父亲和哥哥，他们正在山西工作，我会去帮我的父亲工作，顺便去游览一下。」

「哦，听说山西有很多煤，你到山西是不是去挖煤？」

「呵呵，这倒不是。不过，人家也说，若你在山西要盖一个房子，你要先把地里的煤挖出来卖，再把卖煤赚到钱用来买泥，最后用买回来的泥把一个一个煤坑填平，你才可以建房子。」资对求仍不改他的一往风格，不忙跟我说说笑，讲一讲各地趣闻趣事。

「为甚么你要去山西，而不在这个长假期回你在四川的家呢？」

「因为我的家现在是空的，一个人也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对，连我的母亲，也不在家了，她现在在广州工作了。我们四川人在国内是流动得最高的，我们四川人称自己为『川军』，为了生活，我们会不惜离乡别井，到异地开拓。」

「那你们一家人便几乎没有机会见面？」

「对呀，我们只有春节那几天才能真真正正的一家人在一起，在家过春节。平常屋子也是丢空，没人住的。」

「那你过的春节真的过得特别有意义，想不到现在交通发达，想到那里就到那里，我从香港到这里也只是二十四小时，不过，即使交通这么方便，要一家人相聚却比搭一程车困难得多。」

「对，这也算是时代进步的副产品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我差不多是时候离去了，谢谢这十多天来你替我保管我的自行车。」原本在我未确定我能否回北京前，我打算把我的自行车交托给他作「永久保管」，既然我再次回来，又需要用自行车，那跟他取回自行车也不算得上不礼貌。

「不用谢，既然你交托给我的事，我一定办得到」。他从自行车上拿出一卷一卷纸给我：「这是我花了一天时间作的，特意送给你们。虽然这一定比不上跟你们这一个月里给我的种种以及刚才 Apple 那份礼物，但还是一份心意吧！」

「这十几卷东西拿起手来虽然很轻，但其实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重了！」真的感谢这「未来大导演对我们这群香港大学生的这份情意。回家后我把这些纸卷打开，原来它们全是由资对求自己亲手写的字画。我的那一卷最短，只有三个字；

给女生的却特别长，字也特别多。说真的，这个「考试团」完结后，各有各的生活，有的开始工作；有的到海外升学；有则经常碰不着。结果资对求交托给我的十多张字画，只送出三张，还有九位张字画，九位女生找不着。

我又再一次骑着自行车畅游北京大学。水塔、燕园、未名湖……不知不觉的回到平时我们上普通话课的教学楼。

已经晚上九时多了，教学楼的灯也差不多全关上，依稀传来一两线光。四周无人经过，偶然在公园旁边传出小鸟叫声和情人之间的卿卿我我，我把自行车泊在路旁，慢慢向着教学学校门口的那个光点走近敲一敲门：「请问还有人在吗？」

过了一会，有一位个子比较小、带着紫框眼镜、身穿白色汗衫的青年男子走近门口，他好像看东西看得不清楚，脱下眼镜揉揉眼睛，我也走近门口的玻璃窗看清楚一点，怎料我一看见他、他一看见我，俩也吃了一惊。

「你……你不就是何医生吗？你真回来了！」他见到我后比我还兴奋，立刻打开门，揽着我不断欢呼。

「你……。你为何会这么文雅，完全不像我认识的『哥们』？」这个人便是白天值班的保安兄弟之一。

他大喊：「喂~~~~老兄，他真的回来了！…。何医生…………何医生他真的回来了！」

他带我回到我们平常上课的课室，原来高一点的保安兄弟在课室里看英语电影学英语身旁放着两本英语课本，一个打火机，和一包「如意」烟。

「哦~~~~何医生……。你……。你真的回来了，你…。你是自己一个人回来吗？」

「对，我对你们说过我会回来，我便会回来。」

「我真想不到你会回来，还特意回来探望我们。」两位保安兄弟不断抱着我在傻笑。

「那当然，我说过我会来找你们的嘛。你们不用值班吗？」我甩开他们喘喘气。

「哈哈，现在你们不用工作吗？为甚么你们都穿便服？」

「那当然，现在也没有人在这里了，只剩下我俩。」

「你们还在学习的吗？」

「对呀，哈哈，其实我们是这里的学生，在假期没事干便来当保安赚点生活费。」

「哈，你还骗我们你们一天三百六十五日也在这里工作。」

「不…不…。本来我们是打算在这里当保安当一辈子的了，但是我们表现优异，所以开学后被校方收录，还会马上跳级成二年级学生。」

「好好好，那哥们以后要努力啦！」

「何医生你也要努力一点，跟那个道长多学点医术，将来可以治病人。」

「我也希望如此吧，但是我觉得我学医的坚持还不够……。喂……。你平常也习惯抽烟的吗？我指着桌子上的「如意」烟。」

「对对对……。这…这个是我最近才开始抽的…。他拿着烟盒弄了一回：没办法，压力太大，最近我的肚子还是不舒服。」

矮一点的保安兄弟抢着说：「何医生，抽烟对健康是不好的吧！我听说抽烟的人会容易得肺癌的。」

「唉，我建议你还是跟我去找道长看看病好一点。」

「不……。他挥着手对我说：「不，我不去看病。」至今我也不明白他为甚么有病也不肯去找大夫治。」

「那……。那算了吧！希望你早点痊愈，不用再抽烟吧！难得今天我们三位『哥们』有缘份又在此地相见，我们拍张照做纪念吧！」

「好！哥们，来吧！！」

为甚么咖啡屋会变成这样呢…。为甚么……。我一时呆在那里…。不断想这问题。

在旁边卖茶叶烟酒店的胖大婶见在站在那长久不去，又不断在窗外东张西望，便问我：「你在这里干甚么？」

「请问…这一间咖啡站怎么了？关了多久？」

「我想…………它也不是关掉吧…。可能只是翻新而已，他们大概有一个星期多没有开店吧。」

翻新，应该不太可能，从窗外望进去，里面凌乱不堪，桌椅堆在一旁，厨房

很多东西也拆走了，墙纸有部份被撕掉一点，值钱的、卖得走的都已不见了，看来他们走得比较匆忙。

我突然想起「考试团」最后一天我、化学 hogu 和阿劲在离开前到咖啡屋跟他们道别，那时男老板对我们说：「若你下次来北京遇到甚么问题，欢迎来找我们。」

「好呀，到时候请你们给我来一杯泡沫咖啡洗尘。」

「哈哈。。好…好呀…」男老板在一张纸条写上他们的联络方法：「若你回来后找不到我们，可以打电话找我们。」

「不会吧，只要咖啡屋一天在这里，那我一定能找到你的。」

我想起咖啡屋后期变成了一间酒吧；想起那一群群又烟又酒的人在咖啡屋里跟我们的女团友搭讪、把整个咖啡屋弄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开始，哈尔滨夫妇或许觉得这个咖啡屋开始变质，不再是他们的家，开始萌生去意了。书架被砸碎，但书架上的对象却不见了，看来它们也随着哈尔滨老板们的行李上路。我记得男老板曾说过，他们放下原本的高薪工作，离开安稳的生活，是为了寻找一种他们俩真正喜爱的生活，或许他们象我一样，正在一样展开新的人生冒险旅程；或许他们已经在另一个城市住下来，计划开一间新的咖啡屋，一个新的家，来款待他们值得款待的来客。

我在咖啡屋门口多待了一会，拍了两张照作留念，便骑自行车回家，离开这个带给我十多天愉快晚上的咖啡屋。

南同学已经回去了马来西亚老家；资对求则快要去山西；而哈尔滨夫妇又不知所迹，我在北京可以「求救」的人一下子全没有了。想到这里，心中害怕得很，现在我在北京可以信任的人只剩下辛仁，以及在自行车上的我。

辛仁担心我有「血光之灾」，跟我说过好几遍，叫我不要在公路上骑单车，怕我出意外；他曾经想帮我把自行车骑回家，但他说骑自行车永远都是东歪西倒，不是撞到路人；便是撞到其它自行车，我见他说得这么恐怖，还是等我自己骑还好，至少我在六月份已学懂不用手来踏单车。

晚上十时多，四环路上的车也变稀少，我沿着附路回家，我买的这辆车也挺差劲，所以骑得不快，但风迎面吹过来，也舒服得很。

我在六月前还未到北京时，已经有很多人告诫我北京的交通乱得很，千万别在公路踏单车，经我亲身体验后，却不觉得北京的交通不太乱，至少没有像广州那样横冲直撞；也没有我一年前来北京这么挤塞。不过它的交通规则却跟香港的「留有余地」，「仍然有转弯的地方」。在香港，若你遇上红灯，那你便一定要停下来；在北京的红灯则只是不准直行，拐弯仍是可以的，只须多留意一下便习惯了。我没学过驾驶，这算是我第一次在公路上「风驰电掣」，既刺激，又享受。

北京的环路设计十分方便，跟着回家方向沿环路走，便一定能回家的，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停下来，拿出地图看看，定好方位便明白了。

寂静的晚上，寂静的北京。公路上的汽车稀少得很，附路的电车和自行车也很少，行人路上的人更是依稀可见。没有早晨和下班时出现的「人海」和「自行车墙」，仿佛整条路都是特意为我回家而设。我沿路唱着林子祥的《三人行》，写意得很，路灯一盏一盏的掠过，我愈骑愈起劲，毫不觉得累，也不希望这条路有尽头。

由于查阅地图需时，加上我走错路，我十一时多才回到家，要不然的话我花四十分钟左右便成了，比坐公交车所花的时间还要差三十分钟。

「天啊，你到了那里去，急死我了，我刚才还怕你出意外，打你的手机又打不通。」

「哈哈，对不起，手机这么巧合地用光电池了。」

「刚才你的父亲打电话找你打了几遍，但你还没有回来，我不知怎么跟他解释好，又不能说你这么晚还在外面逛，真的窘死我了……看来你父亲找你是有些很要紧的事，你还是马上回电吧！」

「很……很要紧的事？」

写小说不知不觉已经写差了两个月，突然间，我知道自己唔可以，再系咁写落去，北京的记忆在已我心里慢慢淡淡忘，而我尽我最大努力也只可以一天打七千字，或者完成一天的内容。

预计我还要写多 40-60 篇，那时已经十二月，我咩都唔记得晒。。

所以我今天整埋番净番 0 个三十几日的内容，而我会把它先用录音录下来，然后再变成文字，这至少亦可保留 5-7 成的内容。

招请义工：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把录音打番成文字？

## 多事的我多事的夏

当你体验到疾病的残酷、生命的不可挽留时，，能控制你生命的，你的人生的，除了自己以外，还能有其它吗？

我的经历总是有点奇怪，或者在现代人的眼里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在再三叮咛底下，我不得不把它写出来。

时间已过了一大截，既往者不可复回，我我还是先把最重要的记下来  
这年的六月…。唔，今天就是六月最后一天了，这件事差不多已过了十多天了…

## 阿诗玛

六月初，我跟随一组织到云南作所谓的中药考查(其实也算不上甚么考查，只是每去一个地方，便有位专家弹出来跟你说这株草是甚么东西，跟在图书馆看草药图谱差不多)，其中一个行程安排是去民族村参观，我看见云南的少数民族，生性率真，男的帅，女的美得让人醉，又经常载歌载舞，真的令我趋之若鹜，所以在这团结束以后，我便决定只身一人，背着背包，按民族村里的阿诗玛(云南少数民族彝族女子之称)的指示，坐车徒步的到云南山区真真正正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

我连续走了三天，已经到了海拔三千多米的云南山区了，山群所构成的气氛真宏伟，高耸入云，伴随的是彝族人随山而开垦的梯田。梯田全都依山而建，或阔或窄，或多或少，连同水利设备随田阶而下，在此不得不赞叹一下彝族人只身辟地之能。当然，在这三天里，我也遇到不少惨事，包括掉进水沟里，晚上怕有动物而抓到树上睡等等，在整个旅程里这些只是小事一桩，在此也不多提了

正如别人所说，自己正山林旅游比大城市里旅游好多了，没有伪景点，没有骗钱的导游，没有随时在你身边出现的小偷…在这里他们懂甚么便答甚么，也不会其待你会对他们有甚么回报，我凭我说了三年还未说好的普通话，跟他们说的土话，加上我的指手划脚，我离民族村里的阿诗玛们的家乡也不远了，小孩们在山上都好像穿了跑球鞋似的，可以在山上满山跑；我可不成，我已经摔倒了好几遍了，还是小心的走比较好，终于，我找到一位跟我步速差不多的人，她是一位头顶顶着一粟米的阿诗玛

来，我帮你背吧！我跟她说了大半了，她才明白我不是要讨她的粟米来吃。

彝族人虽说是少数民族，但是他们的生活其实亦已现代化了，平常的阿诗玛不会穿民族服，穿的也是衬衫，牛仔裤，从他们口里面知道一点谁是四大天王，刘德华等等

你叫甚么名字？我跟着她走了一公里右左，我们才能从语言上开始自我介绍。，或许说可以沟通到

我是从香港来的…。

香港？！她一听到香港这两个字，便十分雀跃，围着我边唱边跳，令我一时不知所措

这位阿诗玛从口袋里拿出她的钱包，钱包里有一张很残旧的香港维多利亚港名信片，以及一张也是很旧彝族小女孩跟一位香港人的合影，照片背后写着：xx 助学基金与小妮妮合照，惠存留影。跟据名信片和照片的新旧程度，我估计已有十多年历史了(名信片中的维多利亚港没有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而照片中的小妮妮，便应该是站在我眼前欢天喜地的美貌彝族姑娘了，估计她也跟我差不多大。云南人的美跟香港人的美的定义绝对不一样，云南人长期处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日平的环境生活，气候不稳定，加上海拔高，受紫外线曝晒的幅度比香港多，所以他们的皮肤是比我们的更黑，更致密，「美白」的观念在云南人身上是用不上的，



当然，如何用得上的话，卖化妆品的可赚大钱了。

照片中的小妮妮……应该说是妮妮吧，她都已经长大了，她牵着我的手拉着我到她的家里作客，她的盛情好意真的让我不能拒绝，从我跟她的粗糙对话中，我大概了解到她为何一听到香港就这么高兴，在她十三岁时，香港有一助学组织到了她的村落里停留了一年多，为这里和附近的村落免费提及教学，妮妮便是其中一名学生，她当时特别感谢这个助学组织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对他们(以及香港)特别感谢，便在期间很努力的学广东话跟他们沟通，经她这样一说，我想她应该是整条村里唯一可以跟我沟通的人了。她说近几年，受过助学团教学的村民都已到城市工作了，只剩下她一日在村里陪她的老爸，十分孝顺。可是她左句「香港，你在香港做甚么？」右一句「香港，你平常在喜欢作甚么？」便把我的名字忘了……而变成名其实的香港代表

香港，今天晚上你就在我家中过一晚，好吗？妮妮的盛情的确令我难以拒绝，我想也不想便答应她了

## 妮妮的阿黑哥

妮妮生疏已久的广东话我一个多小时的训练后已经大有进步：我爸他特喜欢抽烟，若他的烟熏得你不舒服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在村里找个别的地方住。

不用了，不用了，住在你家已经够打扰了，不用再打扰更多的村民。不过，你们彝族就喜欢抽烟吗？

不是，这个村子里只有我爸是抽得最凶，村子里的人都叫他做烟桶，我爸经常说，抽烟是补肺的，喝酒是补肝的…

那为甚么你爸只以抽烟而出名的呢？

因为他现在只抽烟了，他说喝酒会令人做错事，他也已经没有喝酒十多年了，做错事？我带着这个疑问，走到妮妮的家里。

由于云南气候多雨潮湿，他们建的房子也是架空了一层，一楼基本上是一个宽敞的广场，供人们平常工作嬉戏；二楼才是住人的地方，整栋楼房也是用木头和禾草建成的，若是在香港的话，早已全列为危楼了。

妮妮在二楼的客厅上为我腾空一块地方给我休息，她弄了一杯酥油茶给我喝，酥油茶跟…奶茶差不多吧！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特色饮料。妮妮说她还要作晚饭，叫我先在客气休息一下，别乱走。

客厅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毛主席的标语。。等等，桌子上还放了几本毛主席语录，若不是我的掌上计算机上显示时间是二零零六年的话，我早已觉得我回到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了。书柜上还有一列又一系列的中医书、病历，文件等。妮妮住的房子是一厅三房，其中一间是她住的，另一间有很大的烟草味；另一间则有烟雾不断的从门缝间透出来

你爸是当大夫的吗？

妮妮把预备好的材料拿上来，在客厅中的炉灶煮面条给我食：是呀，我爸是我们这一区的医疗领导

领导??

是呀，你也感受到我们山区的人交通不方便，这条村是附近八，九个村落的交汇点，生病来跑这边求诊比较方便一些

哦，那你爸是中医还是西医？

刚开始时他是以西医为主的，见到病人就跟他们，打针食药丸，很快便看完一个病人；这十年左右他就喜欢给人号号脉，开方子给他们食，这样一个病人的时间便长了点，有时为了观察药效和病情，他还会把病人留在诊所里。

哈，你爸样的转变你不觉得奇怪的吗？

妮妮笑了笑：他喜欢作甚么便由得他作甚么吧！

那我真的想拜会一下他老人家，跟请教交流一下了，我也是学医的。

很抱歉，最近他的手情老是不好，烟不离手，今晚连饭也不食，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想问题

这样不会饿死的吗？

我爸就是这样，当他投入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就会茶饭不思，甚么东西也阻不了他，幸好他不食饭的话，七天后会饿死；没有烟抽的话，一天内便会死，还需要马上点起烟来对他作人工呼吸才救得活…

哈哈。这就是能医不自医之处，我也曾听人家说过。

你记住不要去打扰他了，这几天诊所来了一个病人，他便天天眉目深锁，连我也不让我到诊所里帮助，若你早几天来便好了，你懂得讲国语，可以跟我爸聊聊天，他一定会乐得很，可是他现在在想问题…

你爸不是本地人吗？

不是，他是从外省送医疗过来的医学生，来了这里后他便留下来不走了，继续为这里的人做医疗，他待在这里二十多年了，学我们的族语怎么学也学不好，被村里的人笑他讲的是鸟语，他一气之下，便不再学，只讲国语了，弄得村子里的人都要懂得说一些简单的国语，好像头晕、肚痛、腹泻等，我爸听不懂的就不治。

唔唔，看来你爸跟我一样也深明学一种语言的难处。。

他还要我们叫他做阿黑哥，哈哈妮妮面红了，爸他现在五十三岁了，还要村里的人，不管是老太太还好，小姑娘也好，一概要叫他做阿黑哥，他一点也不害羞。

阿诗玛和阿黑哥都是沿于彝族的一个爱情故事，传说彝族撒尼人的好姑娘阿诗玛和牧羊人阿黑哥相爱了。但头人的儿子阿支抢走了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救走了阿诗玛。阿支恼羞成怒，放出洪水，阿诗玛被洪水吞噬，化成一尊石像，永远留在了石林，这次我到昆明也有到石林，跟穿着彝族民族服的小姑娘们在阿诗玛石像前留影作纪念

## 隔离

睡梦中，我梦见一位头上戴着红星绿帽，手执中烟枪的老头不断的在我面前吐雾，打断了我跟妮妮的清楚视线，我挥手想把烟枪搁开一旁，怎料老头竟然一把把我抽起，再用烟枪杓拷了一下：好小子，你竟敢抢我阿黑哥的烟枪?!原来这一切都不是梦。

阿黑哥抛给我一包子，一个医疗箱：昨晚我听说你是在香港学医的，现在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你应该觉高兴才对。

问题是：一。我还在学习，而且学的是中医，不是西医，再而且我还未毕业。

第二，我这次来是旅游的，我还有我的行程要赶，很快我便要回香港了，不过，跟你去看一看，待一是可以的。

嘿嘿，再骗我了，要是你真的打算来旅游的话，昨晚你便不会跟着我的女儿，一个单身女子，来这里?!我看香港真是罪恶的源头，可恨几十年前没有把香港解放掉!!幸好我的女儿还懂得下一点点蛊药，死小子，估计你以后也不好受

蛊药?!唉呀，前辈，你全误会了，我只想找个地方投宿…。

不过还是算了吧，要不是我女儿看上你，你那里在这里占用我的空间?!你还是逃不掉的了，等你回到香港半后，身体虚药，腹大如鼓，药石无灵的时候，你就会乖乖的让人家抬回来，哈哈哈哈哈

这位高龄版阿黑哥说到我有点毛骨悚然:你知道吗?所有的蛊药，都是无色无味无臭的，刚晚你已吃了不少，你还蒙在鼓里，我看你也有二十多岁，想不到你还这么笨。阿黑哥从烟枪里吐出几口烟，把我呛得透不过气来。

爸，爸，不成了!!妮妮上气不接下气的跑上来诊所的人说那个病人不成了，叫你还点去看一看

你还等甚么?!阿哥又一枪敲在我的头壳上:还不跟我去?

村落的诊所建在离村有一两公里地，这样对传染病的扩散是有预防作用。阿黑哥领着我跑到诊所旁的一间小屋，应该是一个隔离室，病人的家属站在门外二米外大哭，但是不敢走进去，听妮妮说，这个病人从今早起便停止了呻吟声，值班的人怕他不成了，便赶紧叫阿黑哥过来

死小子，你怕死吗?

当然怕死啦…。我才二十一岁…

那便跟我一起进去吧!阿黑哥一抽我的衣领便把我整个人吊进去，整天坐在计算机前的弱质香港人要抵抗一位生活在山区的老头，看来是没有能的事。

还未等阿黑哥把我放下来，我双腿已经发软了，眼前的景象令我真真正正的毛骨悚然……

眼前那位病人躺在椅子上，全身发黄，腹部肿大，两个鼻孔里流出黄色的痰涎，手足搐动，两目突出，口里咕噜咕噜的不知在说甚么，更恐怖的是，他的手足上的肌肉由硬变软，而后又有些黄水从中渗出来

阿黑哥摇了摇头，果然如我所想，太快了，太快了，真的来及。他从带过来的袋子里拿出两对手套，一对抛给我，示意我把它戴上，他先号一号病人的脉，叹了一口气然后载上手套检查病人腹部、四肢

为了病人离开得舒服一点，咱们把他的舌头夹好，要不然他现在神意不清，把舌头给自己咬断了，那种痛法比现在的还更痛苦

不是吧…他现在已满面黄液了，还要我去碰他?要是那些黄液有毒的话，那怎么?

你现在戴了手套嘛，怕甚么?!

在我跟阿黑哥僵持不下之际椅子上的病人已大叫一声，然后整个人像失去控制的线控木偶软摊在椅子上，一命呜呼了

病人家属在外面的哭声愈来愈大，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屋里，阿黑哥就像一名刚被击败的拳手，颓丧的缩在房子的一角抽烟，我把床单翻起来，盖在死者身上，不消一会，床单上已被死者印出一个黄色的人印

这是甚么病来的??为甚么死得这样恐怖?!我连连问了阿黑哥几次，他也没有反应。，我拉一拉他手上的烟枪，他才本能地用手抓回一下

最终…。我是没有办法…。阻止它，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阿黑哥吐了

一口烟，它已经是第二个了。咳咳咳…

第二个?!。。。。这个究竟是甚么病来的?!

其实，我本不该拉你来的，因为面对着这个比癌症更可怕的病，多一个人还是少一个人都无济于事，但你陪我上了这条船，就别想这么轻易走下来。现在你去收拾一下，在床下拿出已准备好的工具，把这里烧掉，要不然这个病会传染开去，然后我们再回去食早饭

听了他下达的命令，我几乎晕了过去:你说就说轻描淡写，却害了我的大好人生，如果我过了几天后又像他一样化成黄人黄水的死去，你的心里还会安乐吗?

别再在里跟我浪费时间，阿黑哥把他的医疗袋，医疗箱收拾好:你愈迟把它解决，它传染的可能性愈大，而你感染的可能性也愈大。

雄雄烈火把火林里的迷雾驱开一点，噼噼啪啪的燃烧声中还夹杂着家属的哭泣声，可是他们连他的最后一面也看不到，或者说是不能看到。

对不起，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里。我在妮妮的客厅收拾我的行李:整件事实在是太突然和荒谬，我已受够了!我来里不是为了看死人的。

阿黑哥一枝烟枪打在我腿上的穴位上，我顿时当的一声跪倒在地上:你已经跟病人有过近距离接触，你已变成受可疑的患者，需要留下这里观察，有必要时需要食点药。你想想，香港的人口比这里密得多，要是你把病带回去，那么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会毁在你一个人的手上了。

这件事实在是来得太快，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接受不了…为何是我…为何是我?若是如此，我不应该来山区旅游，不应该跟妮妮搭讪…。

你也不用太慌阿黑哥把烟枪里的烟硝倒掉:咱们有的还是时间，有的还是病人，昨天有一位得病者送到过来，是从昆明市送过来的，因他病发初期已被家人送过来，病势比较轻，或许可以救一下，只要我们找得出治疗这个用的中药，西药，针灸穴位也好，那对我们的自身的传染疑虑也便能消除了。但在现阶段，我跟你二人都要严格遵守隔离守则，待一会你跟我收拾一下，把要用的器具，文献，生活用品全都搬到诊所去，以后不能跟村里的人接触，村里的人看见你看见你也会自然的跟你保持距离，包括妮妮在内，有甚么危的事件便吹这个口哨，这样我便会跑过来，同样地，若你听到哨子听，便应该马上循着声音过来找我。

## 温毒，死不治

这个。。究竟是甚么病来的?疟疾，?肝炎??。。。。

不是，这可是自伤寒论以来几乎被遗忘的疾病—温毒

瘟毒??

不是瘟疫的瘟，而是气温的温，中医一个字错了，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甚么你坚持说气温的温呢?瘟毒比温毒听起来，瘟毒才有传染性

这就是中医的源与流的问题了，学中医的，研究中医的，都需要搞清楚，没错，瘟疫的瘟字，是由气温的温气发展而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古人用温毒这个病名有甚么不妥，反而用得贴切。一年四季里，三季常温，只有冬天才是寒的，所以不管是温病也好，灵枢里提及的伤寒有五的温病也好，在温病这两个字里已突现出他的特殊性

温毒有甚么特殊性呢??温毒就不就是温病吗?毒这个字是想说明这个病「温」得利害一点吧!

甚么「温」得利害一点?!阿黑哥又用他的烟枪敲一下我的头:就是因为你这个

简单的想法，才令这个病跟一般的温病伤寒混淆起来，你没有看伤寒论吗？里面写着「阳脉洪数，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病之最重，重于任何癌症、艾滋病！！

那温毒跟一般的肝炎呀，胆病而成的黄疸有何分别……。停手啦，你别再敲我，再敲我我就会大声叫唔好，同埋救命啦……

我真是被你气死了，还说自己是读中医的，凡病都必先别阴阳，分五脏六腑，温毒发病亦有五脏六腑之分，皮肤变黄的只有肝，胆，脾，胃；黑色是肾；面上如涂上一层灰白物的是肺，心则甚少受温毒之邪，若果真的受了，那便会很快一命呜呼，想救想拖也拖不了，像刚才那位温毒病人，他得的是肝的毒温，尽管我想尽方法去治，也只能延长他两个星期的痛苦，从病发至今才一个月多一点，病发前一如常人，有乙肝病史，一个月黄疸指数无故高居不下，已排除肝炎复发、胆管阻塞等可能性，医院在第二个星期觉得他救不了，又查不到原因，束手无策，便把他送到这里来

哗他病来得这么凶？！

对，温毒的起病急，发病快，存活期短，短则三天，长则两个月，你想想看，这个病是有多凶，还有，温毒患者的死状是特别恐怖，就如你刚才所见的那样

那温毒这个病没有甚么客观指标、检查等等？

我愈来愈怀疑你是不是读中医的。我又挨了阿黑哥的一棍烟枪：中医所看到的不外乎形与象，就象刚才那死状，并非一般的病会出现到，对吧！他在医院的两个星期内，家属倾家荡产的作了有化验和检查，如果还是甚么也查不到，便把他作为肝癌来治，治不了两三天，情况更严重了，家属更急，便把他转到我这边来，可惜的是，我也不能带给他们任何希望，正如一开始我对他们说，这个病是死症，而且是自古以来便说是重症，我只好略尽绵力，但总归生死自有天命，一切自由天意安排

我愈来愈觉得这个戴着红星绿帽的阿黑哥来头不少，他竟然令病人有信心从城市里转到家这个简陋的山区接受他的治疗

## 手扎

正如阿黑哥所说，我和他现正是进行隔离，诊所里的常规人员都彻走了，整栋楼都空空的。刚才经过村落时，人不是躲起来，便跟我们相隔五、六米的距离。我仿佛看到妮妮躲在角落用极度抱歉的眼神看着我，可是……。抱歉又能怎么样呢？抱歉就能解开我现在的困局吗？

这便是你今天和明天的功课阿黑哥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出一本「基本护理手册」：你必在这两天内看会，学会，背会里面的内容，因为现在没有护士，另一位温毒患者在后天便会送到这里来，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一次就让你试一下先锋的滋味。

不是吧？！……。我在学校是学大夫的，不是学护理专业的……

现在容不得你有选择的时候，阿黑哥从家里带过来的两斤烟草里拿捏一小块塞到他的烟枪里：反正都是些基本的消毒常识、打针输液、伤口处理等技能，你不是说你是大学生吗？学习能力应该很强才对，为甚么还未开始便觉得自己不成呢？后天病人来了后，若因你护理不好而令病人提早死亡的话，你过意得去吗？

我的确未有选择的权利，幸好书里图文并茂，加上诊所里有齐所的器械，边看边自己实践一下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阿黑哥又从他手提包上拿出一本残小簿出来:在用红色笔标起标起来的那一页,记下了我至今对温毒的微薄认识,至今为止我总共遇过四温毒病例,前三个我也是眼白白看着他们在9我眼前死去;只有刚才那一位我介入治疗过

早餐,午餐和晚餐他们都会送过来,你听到摇铃声响起过十分钟后,你便到诊所三十米前的那棵大树下把饭菜瓜拿过来,然后把空碗子放出去。衣服可要你自己洗,对了,我的衣服也要你洗

不是吧…!?连内衣裤都要?

没错!,我现在先到外面抽抽烟,你先看看资料,看看书,这个诊所是整村子默许可以使用二十四小时使用电力的唯一一个地方,你可别白白浪费了。

在山区过的晚上是寂静得你不可相信的,若你到了八时多九时还未能入睡,你大可以数一数蟋蟀、青蛙叫的频率,或者是偶尔传来的狗吠声、猫叫声……我在翻看着阿黑哥给我的小簿,小簿虽然残破,但外面仔细的包了一块牛皮,第一页写着「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莫明始着于一九九五年」,我楞了楞:他要授我甚么呢?还是先镇定镇定,继续翻看再说。别看阿哥平常粗粗鲁鲁,拿着烟枪赤着脚的到处跑,他写的字却雅秀得很,可见他是一个心思周秘的一个人,小簿虽说是小,但也有二百多页,而且是用半文言文的格式来写的,一般的村民是看不懂的。里面记述了记个大内容:一些在山区经常出现的危急重症以及相应的急救方法、一些中医歌诀、读书一得及临床摘要,小簿还未完全填满,最后一部份就刚好写上温毒这个病:

毒?古有阳毒,阴毒,热毒,火毒,温毒,寒毒等,所谓毒者,有缠绵不去,终身带疾者,如今之皮肤病,痛风等症;亦有疾夺人命,撒手尘寰者,其中以温毒为之最也。。阴阳毒之述已见于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而他毒亦散见于后世诸家医书,唯温毒被医家误以为温病至今。温病虽分卫气营血、逆传心包之说,但其病势病况,绝比不上温毒之毒。

病因:感四时之风寒,致气机不畅、劳累疲惫后食劳脾胃及顽谷不化,积而成疾,尤其酒见肉、酒见膴腥、思想负担大之人,其积尤甚。总以内因为主

病状:各随其所发藏腑而现,病状虽变化多端,但在前期仍有迹可寻,温毒聚成初期有以下症状:大小便不正常,忽冷忽热,半身出汗,,弗治,病入舍愈深,患者愈喜怒无常,暴饮暴食,当时之时,可与大青龙汤发其郁热;弗治,病暴发,以腹痛甚为其显症,温毒病于肝胆脾者,腹痛;病于肺、胃、肠者,少腹痛。当此之时,不治,病状随其脏腑而变,如肺白,脾黄,肾黑等。

治疗:发病前仍可用大青龙汤竭其热势;若病已发,不治(古人没有留下任何方子/治病主药),思古人经旨,仍可刺可药,以为治之大体,刺以络穴火针为主,以火制火;药以攻逐散结为主,刻不容缓,由于治疗病例尚少,当未形成任何套路。

预后:病发者,死不治。肺、肝温毒患者,死后其毒均能走窜而染于他人,大危,尸体应马上处理。

我连看了好几遍,,真的惊叹这位在山村的赤脚医生为何能这得出这样的东西出来

看得怎么样?有没有问题?阿黑哥在外面抽烟抽得差不多,便回来睡觉

你…你是怎么样能写得出这样的文章,怎么去肯定个病的出现?

看书呀!用脑去想呀,要不是温毒是一个这么严重的病,张仲景也不会在此

寒论中提及到，小子，你想想，当时刻一个竹简，在布写一个字，是多么珍贵的空间呀，古人会将现在一样，写一，两句无聊笑话、或者是甚么娱乐新闻报导，而浪费了那十几个字的空间?不会吧!很多人说，中医不能发展，这完全是错的!!单从温毒个病来看，我行医四十年，翻查了明、清的医案典籍，尚未见此病出现过，唯独上一年有一例，今年有三例，按照这趋势，温毒将会成为人类未来一、二百年要对付的主要疾病，按目前西医的水平来看，这个病他们也不能治好

为甚么你单凭这四病例就这样肯定呢?

见微知着嘛，小子，特别是这几个病人都是从云南几个大城市转送过来的，他们过的全是城市人的生活习惯，所以内因为主导因素，在被资本主义荼毒的地方，特别是香港，病发率一定高!

香港…香港，说起来，在两年前，香港发生过一场大型的非典型肺炎感染，又是起病急，发病快，死亡率高，但以小孩的存活率最高，当时内地派了些中医专家到港会诊，说这个病是温病；至于对小孩低死亡率的原因，他们就说小孩是稚阳之体云云，总觉得他们的解释有点牵强

这是甚么屁话?!小孩会像大人一样，在体内积这么多垃圾，有这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吗?当然，单凭你刚才所说，我并不能马上肯定这个肺的温毒，过几天后我叫人帮我去找多点资料看一看

从你这本簿的描述，我们可否先食一两付大青龙汤来预防一下??

我刚才所说的大部份也是根据理论推出来，没有临床实践过，，大青龙汤你用得不好的话，很容易造成亡阳证，你还记得原本的条文吗?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此为逆也。

有点印象，我还记得看书的时候，说过大青龙汤的发汗能力是多么的利害，有一位大找用大青龙汤，需要在病人喝完大青龙汤后马上输水液来防止他出汗过度。

这个想法我也曾想过，可惜这里是穷乡僻壤，不能白白浪费输液，我治病要发汗的话，发他一个合情合理便算，哈哈哈哈哈……

## 心中的纹字

这两天我尽力的学习护理技能，反正有不懂的地方就拿自己的手手脚脚实践一下，学的东西还算了凑合能应付过去；阿黑哥还教我认识一些草药，以备不时之需

羊躑躅多生长在悬崖峭壁上，是杜鹃的一种，有大毒，古人用它来当麻醉药的，在我们脚下的崖刚好有几朵，你看见吗?

没有，它是甚么频色的?

黄色的，你怎么还未看得到?

那等我再接再厉前一点点看看吧……我不小心踏上一块圆的石头，整个人顿时失去了重心

阿黑哥见状，马上丢下手上的烟枪拉着我，我已半个身栽在空中，心里慌得很:救命呀……你还是放开我吧!要不然的话们便会一起没命的了!

别慌!!我现在拉着你，重心往我这边倾!!!

阿黑哥借我往内倾之势，再加上一把巧劲，我便当一声的掉在地上，总算捡回一条命

我都不明白你这个小子阿黑哥坐到在地上:本事不济，还学人家自己一个人

跑到山林旅行，你又不是甚么大冒险家，像你这样子，一碰到蛇，或者是野猪、不讲情理的村民，你便早完蛋了

谁叫我偏偏有兴趣往这边走…如果我一早随团回香港，那早已是另一种安逸的生活，但我却选择了这条路

人愈年轻，选择的代价愈少，就像你刚才那样子，也有人可以帮你救回来；年纪大了，话便不是这样说

咦，你手臂上的是纹身吗？

可以这样说，它是在十多年前自己弄的，先把皮割破，弄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口，然后再把墨弄到上面，纹身的原理跟这差不多，只是纹身比我自已弄的尚是好看多了

你上面纹的是人名来的吗？

对，这是用来记着一件令我很愤怒、怨恨的事

把这样的一件事刻在身上，你不觉得很愚蠢吗？把仇恨印在身体上面

近几年我也开始像你这么想，可惜刻了上去的东西已不能再磨掉了，就算过了十几年，它还是一样的在这里，只不过是变淡一点而已

阿黑哥把我的性命捡回来，让我继续有选择的机会，我选择继续留在这里为对抗温毒而做个见证，也未尝是一件坏事，至少在我感染温毒死之前，还能做一个详细记录，将来发布出去时，或许会有人认同这个病的存在，以及找到治疗的方法

鸣…鸣…。一阵汽车引擎声把我从梦里惊醒，我从窗口往下望，顿时看呆了，三辆黑色的客货车驶到诊所的门外停下来

“你还在睡干甚么??还不起来帮手?”

我边穿衣服边跑到地下，正如阿黑哥所说，温毒病人今天会到来，但他来临的方式…。总有点奇怪

客货车唯说是客货车，但车里面却跟一般的急救车无异，要有的应有尽有，其中一辆客货车的人鱼贯走出来，在诊所离五十米处盖多两间像上次一样的隔离室，各相隔五十米

莫明，我已按你所有的要求照办，你要的中药西药，特别是那些特贵的牛黄麝香，都找齐了，幸好这次个病人还算有钱，付得起，否则我把他拉上来，也是没着。一位四十多岁的穿著制服干部拿着公文夹给阿黑哥签收，他体格坚实，面色偏黑，说话声粗豪，估也是酒肉中人，体内湿热内蕴之故

有好药当然是事，但我挑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的情况相对起别的患病乐观一点。

咦，在你身旁的这位年青人是谁?是你收的徒弟吗?

不是，他是迷恋女色，误打误撞闯进这条村的小伙子，这次他被我耗上了，逃不掉

不是我被他我耗上，而是我自己愿意留下来帮阿哥前辈的忙的

这位干部听了我的说的话后便抱腹哈哈大笑，我被他笑得不知所措，阿黑哥夺过他的活页夹:等我去看一下他们办得怎么样，然后便走到客货车上看看病人和隔离室建得怎么样

请问…。请问…。我实在被这个干部笑得不好意思:我有甚么好笑的呢?

哇哇哈哈…。除了住在山区的人以外，你是第一个叫他做阿黑哥的人，干部仍然过不停:人都五六十岁了，还叫自己做阿黑哥……哈哈…

那…那他的真实名字，或者说不在于山区时的名字，叫甚么呢?



干部终于止住他的笑声:对了,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胡安中

你好,你是在甚么部们工作的?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但你看见这样的排场,你心里面也知道我的来头也不少,对吧!听你的声音,我估计你是从香港来的,对吧?

你…你是怎么样猜到的?

胡安中豪笑了一声:阅历多了,你自然便会知道,不难…。不难…哈哈,这位阿黑哥的名字,叫做莫名

哦,我在他给我的手扎上,也看到这名字

他叫莫明,一则他姓莫,二则他总对人说,自己见识少,治好了病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把病人治好的,落得个莫明其妙云云

那为何他这个穿者打扮跟文革时差不多,蓝色衬衣、红星帽…。

这是他对那个时候的一种特殊情怀,印像较深吧!当年人人提起上山下乡,心里都有点不是滋味,但莫明前辈他却很乐意到这些地方去,他总认为这些地方总得要有人去服务,他从赤脚医生做起,做到文革后,他回到医科大学读了三年,还未毕业,他便跑回山区了,他说一来学费不够,把钱省下,用来治病还好,二来他说他已把图书馆里所有有用的书都看过,已不用待在那里了。在很多人眼中,莫明的言行举止是”有点怪”,但他的确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

那他就生下了妮妮出来?

哈哈,那可不是呢!尽管他背了疫苗包,医疗袋在这一带行走了几十年,他也没有去找过山区的对象,他原本的爱人是医学院的同班同学,当然,他的爱人毕业,后来还在省医院当主任,莫明前辈真的很有本事,主任也可以照样抱得美人归,他们在二十多年前生了一个女儿,挺可爱的

那为甚么现在只见莫明前辈一个人???

在她女儿七岁的那一年,她女儿得了急性脑炎,他的妻子跟他在治疗方案上僵持不下:他妻子主张送到她的医院里治;莫明前辈则打算用出区里得回来,经自己改良过的「土方子」治疗,当时莫明前辈,对西医的治疗效果感到困惑,西医在山区里的确有它的可移植性和便利性,但治疗效果总不理想,甚至比不上山区上的土方子,莫明前辈很虚心的去向村民讨教,及后有一次莫明前辈在抢救一位高热病人时失手,险些掉了他的性命,幸好被一位路过的老僧扎了几针便把病者救回来,那位老僧见他学医心切,又虚心向学,便对他说,想学到他这个程度,就必须要把素问,灵枢看会,学会,背会里面的内容,莫明前辈遵照那位老僧的指导,这两本书一看便看了十五年。

哗,我光看了一个学期便把把书掉在一旁了

莫明前辈坚持用中药和针灸的方法去治他女儿的病,可是,无论他怎么劝说,他的妻子无论如何也觉得他的方法治不了病,天天也在跟他争论这个问题,,乘莫明前辈上山治病时,运用她的权力把女儿送到医院去。。最可惜的是,莫明前辈女儿的病刚被他治得有点起色,被他妈一搬一运,正如莫明前辈所说,见风了,高热刚退下一点,又再受风,结果送到医院不到一回,体温又上去了,烧到 39、40 度,院方用尽了可用的抗生素、输液,也退不了这热,在莫明前辈还没有回来之前,她已因各器官的并发症而死去了

那阿黑哥…。不,莫前辈一定很愤怒了

这当然了,连自己的妻子也信不过他的决定,还把他女儿的命掉了,能不愤怒吗?莫明前辈回去知道这消息后,一怒不可收拾,他认为他女儿的命是她妈给掉的,便跟他的妻子离婚,当然,从他的口里是『我把她给休掉』,那时的他,

天天大饮大醉，性情愈变得孤癖，旁人也觉得难以理解。

哦，原来如此

有一次他喝大醉，还疯起来，在饭店里拿了一张水果刀，和他墨水笔里的墨水，当场在手臂上刻了他妻子的名字，说恨死她一辈子了

他手臂上的纹字我也是昨天才看到的，他平常穿长袖衣服，把纹字遮住了

这是他近几年觉悟到，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么愚昧，就算换了别人，他也会相信西医多于自己丈夫的土方子，就算他怎么怪他的妻子给过也是一样。

当年孤癖的莫明前辈差不多崩溃了，我爸见状，又不忍心，便安排他回到山区工作，就这样他就好像变了工作狂似的，愈做愈投入，十年前他更只身一人，搬到这里住，开了这个诊所，继续做他的赤脚医生，比原先安排他工作的单位高了海拔九百多米

那妮妮又说莫前辈是他爸？

妮妮是莫明前辈曾治好的一家人契给他的，这山区的村民十多年来受尽莫明前辈在拿健康上的照顾，实在感激得很，很多户人家也愿意把他们的儿女嫁给他，但都被他一一拒绝，只有这家人契给他的小女孩是他没有拒绝的，也许是她长得跟莫明前辈的那位女儿差不多

太好了，我这几天的疑团终于都真相大白了！

甚么疑团？

对这位阿黑哥的疑团

哈哈，你能在莫明辈身边学东西，已是很多人也恨不到的机会了，你还在想这想那……不专心

好好好…等我问完最后一个问题我便不再问，去帮手一了

那你问吧！

根据莫辈所说，温毒是会所传染的，那你和你的手下为何会这么放心的处理病人？

哈哈…。胡安中又豪笑了几声：有他在，我还怕甚么呢？

## 色脉者，上帝之所贵，先师之传也

这病人有乙肝病史…已痊愈十多年了，一个月前因胃病求诊，经数日西医治后病情反而增剧，消瘦而遂进行进一步检查，CT发现肝，胆黄素高出正常值三倍，未有作活体检查，诊断为肝癌……。我看着这位温毒病人的病历：他连最好的抗癌药也用上了，也没起息，病情日趋恶化，家属又不肯开刀…。咦，莫前辈，病历就这样中断了？我听完胡安中说完以后，在莫前辈前说阿黑哥前辈令我心里发麻？还是叫莫辈好一点

因为病人已经送到我这里来。。。。阿黑哥轻描淡写的说，他正为温毒病人检查，他全身发黄，跟上次死的那个差不多

你去预备茵陈蒿汤，茵陈用二两，桅子一两，大黄一两半

咻……

你在惊讶甚么？大毒治大病？你没听过吗？内经里不是说「甚者独行？间者并行」吗？

我都听过？只是没有亲身实践过而已？从他的病史来看？他的病看来是因乙型肝炎而得的肝癌？为甚么你就说他是温毒呢？

你是读中医的吗?

当然啦

莫前辈又一烟枪打在我的头上:你还说你是读中医的??难道你没有好好的看我给你的笔记本吗?

有,他的确是在病发前出现腹痛,和你所说的一样,但从现代医学来看……现代医学现在医学,你的脑袋就是被它所误了,中医是如何诊病的??

望闻问切,

素问里早就提到“色脉者,上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由此可见在四诊中,比较重要的是脉诊和望诊,而问诊闻诊就次要一点,评价一位中医的水平高或低便先要看这一关,其次便到药性,汤药,针灸,按摩导引等治疗方法的水平

哦…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温毒病人有着比其它病不同的特征,可以从他的望、闻、问切中出来??

没错,主要是在脉象上,温毒病人体内温毒烁盛,下迫肾水,水火相战,故尺部会出现大脉,这是温毒独特的病症

问题是,甚么是大脉?

脉象呀,七表八里九道脉,你没学过的吗

唉,说起来真惭愧,心想在学校时所谓的脉诊课,只是教授领着我去看一辑脉诊 VCD, VCD 里描述了各种脉的波动图,看得头昏脑胀,然后教授便跟我们说,脉诊课上完了,其它的内容便要你们自己临床领会了,应该是我资质低,加上我没有多读书,多临床,至今我还未领会到一甚么所以然出来

那甚么是大脉?

莫前辈有点不耐烦的回答:大脉的脉形大于平脉,但无汹涌之势,是洪脉与大脉的区别。大脉主邪气盛,又主虚证。辨邪正的盛衰,在于大脉的有力、无力…。

那甚么是平脉?

平脉就是平常人的脉啦,你平常自己没有跟自己把把脉的吗?,每个地区,每个体质的人,在每个季节的平脉也一不样我们走到另一间隔离室:你就去号号他的脉,然后告诉我他是甚么脉象

这位病人亦已病至全身发黄的程度了,他躺在床上半昏迷的喘息着,按莫前辈的吩咐,他们都已撤了输液瓶,全用中医的方法治疗

我走到病人旁边,把他的一双黄手端好,然后搭上三只指头,细细感觉他的脉象

唔…应该是洪、大脉吧!

错!!莫前辈听完后很失望,摇摇头。突然,他眼神闪了一下,便迅速跑了出去,还把门锁上:你若不能正确说出他的脉象,那你就永远待在这个隔离室里,和这位温毒病人在一起吧!!

## 困兽斗

你这个变态的阿黑哥,都五六十岁还以为自己是帅哥,你快点放我出来!!我已在隔离室两小时了,任凭我如何踢,如何撞,反锁了的门也弄不开,无论我如何大叫大骂,门外二点反应也没有,只是远远的闻到从莫前辈烟枪飘过来的烟味。

最恐怖的,莫过于寂静和局促,隔离室是没有窗户的,,四周除了病人的喘息声以外,别无其它,若连阿黑哥的烟味也闻不到的话,我可能会快变疯了。我

按了几十遍床边的救救钟，也没有人响应

隔离室不太大，除了放得下一张病床以外，就只能站得住六、七个人，床下亦如上次一样，已准备好毁灭这个隔离室的燃烧材料，以及一些常规医疗用品，我看见其中有一些营养补充液，便拿了一瓶随口喝了。

幸好隔离室是二十四小时长开着电灯的，到了晚上也不致于害怕：那个莫老头把我在这个困兽局里，究竟有何用意呢？而且他完全不病人的死活，既不食药他食，又不进来？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莫非他真的要我把病人的脉号出来，才让我走出去？

我给饲了点营养补充液，检查一下身体，他无甚大碍，唯独神志一直迷迷糊糊

莫老头的烟还是间间断断的从门缝透进来，看来我还是认真的去把脉，找答案找出来

我摸到啦，这个病人的脉不是洪脉，而是大脉!!我往门外大喊

过了一会，我终于听到莫老头的声音：甚么大脉?!错!虽然现在我们号脉不再分三部九候，但寸，关，尺、浮中沉还是要分的!!

等了半天，终于听到莫老头的声音，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心想他终毕只是想考验一下我而已，谁知过了不久，他便说：你若是说不清楚他的脉是怎么样，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出来的，只要你再在里面待多十小时，便会跟他一样感染温毒之邪，待他死了后，这个隔离室便轮到你住了，哈哈哈哈哈…听说香港有七百万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没关系，对吧!反正说你读完中医出来，门面上挂着是中医专业的招牌，底子里但却连脉也不懂得号，那多丢你们香港人的面子，对了对了，我就帮你们清理门户吧，哈哈哈哈哈

我约略估计，离天亮还有五小时，若在天亮前我还未能离开隔离室，我便成了第五个温毒病人了

病人的右寸是浮大的，关是…大，尺是沉大…

错!

右寸是浮细…关是

怎么一时浮大，一时浮细，你是怎么号的??

我不断的按压病人的寸口脉，双手的桡骨上都我按出三点红印了，我说了几十遍不同脉象的组合，莫老头也说：错!!再号…。

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去把脉，你怎会把得准脉呢?!

怎么不用心去号，我快要被你害得我染上温毒死了，还在说你的风凉话，快放我出去呀!

如何在尺寸之地去感受病人身体微妙的变化，正要中医大夫所要学会的本事，素问里就这样说过：恍惚之数，生于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

我刷去额上的汗珠，坐在床边的一角静坐了一会，也让病人在手臂上按下的红印消退，然后我再闭眼细心体会病人的脉

这病人不是温毒病人，因为他两尺的脉不是大脉，而是滑脉、弦脉和紧脉的混合物

隔离的门呀~~~的推开了，可恶的莫老头走进来:你终归没有令我失望。

你让我绝望了，若他真的是温毒病人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

你大可以放心，就算你遇着的是肺、肝的温毒病人，你也不会传染到，温毒传染的时机，只会在临死前以及死后尸体处理不好的情况才会传染，更何况病人正接受我的治疗呢，毒被我的药压着，死后也不会害了别人了

那这个病人得的是甚么病

他是湿热刑肝的肝病病人，我是想利用他作一个对比治疗，你看着他昏昏沉沉的，便是由于湿热上蒸之故，夏天热气又往上引，湿热便毫无阻挠的上蒸，这倒也不碍事，因为这不会把他的命丢了的，内经里又提过:病在上者，取诸下，这句话一开始是说针刺的疗法，现在把它用的汤药上，明天我单用一两酒大黄，他便会清醒过来

一两大黄?

用酒炒过后，大黄攻下的药性便会受酒的散劲所影响，先上后下，这样他的药性便会缓一点，亦可借助酒的散劲解除湿热上蒸之困，你都困的了，回去好好睡一觉吧

好的，待我睡醒后帮你弄酒大黄吧!

还是免了吧!免得你途中偷喝了一两口，到时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 物极必反?

牛黄，麝香……。羚羊角……。莫前辈从保险柜里拿出各种各样贵重的药材出来，我都只是在书上，互联网上看他们的图片还没有机会亲身看到，摸到

这些东西现在可卖得贵了，而且假货甚多，在毛主席时代，那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凡是卖假药的，药的成色等级分错的，都要拉去枪毙，而且一两牛黄才五毛钱，那里像现在开天杀价……。。

这枝羚羊角可是好东西，要三千块钱的，你把它往砂纸上磨，磨五分出来，这可是好东西，你别浪费

知道了，现在那位温毒病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凡是毒证，古人说，过七日后便不治，不治便会有甚么后果呢?一便是死亡，二便是成为终身携带者，好像一些皮肤病、精神病一样，无论你怎么治，它们都治不好，最多只能帮他们缓解一下证状。温毒也是一样，问题是温毒来势凶猛，在过了这七天后，它还没有这么快到它的衰退期，你明白这概念吗?

你指的是物极必反?

对，你别乍看癌细胞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人体内破坏生长，其实只是人们还未找到一个令物极必反的机理而已，说起癌症，癌症无论它是有多恶，有多毒，它都不会象温毒一样在短短一两星期便撒手人寰，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区分

那现在在那位温毒病人的肝区长出来的肿块，不是癌细胞的话便是甚么?

唔…。你可以叫它做温毒肿块吧，它里面一定有一些具传染的细菌或病毒在里面，要不然不会在病人死出死后出现传染性，但这方面的研究便不到我管了，现阶段我们先要做到，便是把它的传染性降至零，以保障我们跟村子里的人的安全，同时作一个详细的疾病纪录，毕竟这是我手头上接到的第二个我还可以尝试治疗的案例。

如何能防止它传染给他人??我们要不要注射疫苗??

西医在这方面还是完全没方法，我用的是中医的方法，就是让病人发汗、放

血，待邪气从汗水、败血里驱出来，把病人体内的温毒消耗到只能危及病人自身的程度，这一个方法经过上一个病例后，我认为我已经可以做到，毕竟，治疗温毒所需要的技术成份要很高很高。。

那温毒可时才到达它的衰退期？

这我也不清楚，但至少超过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病人所受的折磨不是因温毒的攻击，而是在温毒不断消耗人体的正气，出现古代医家所说的「大实有羸状」的情况，病人会很快消瘦，饮食减少，不能入睡等等消耗病者的精力，在这阶段我曾打算出西药来给他止病入睡，可是不成呀，一用药以后，神经松懈了，再醒过来时神经反而更紧张，更敏感，我亦怕在，神经松懈期间发生甚么事，所以用了一次便不敢用了；可是中药又没有甚么在这情况下用得上来止痛的药……莫前辈一片愁容：在这阶段，只能靠病人自身的意志支撑下去，做大夫的帮不上甚么忙

这位温毒病人自发病至今已经有一个月了，正在渡过莫前辈所说的最难熬阶段，经几天的退黄治疗，病人身上的黄色已渐渐从四肢末端退下来

依我估计，还在一个星期，黄便只局限在你的腹部，你要坚持下去莫明辈耐心的跟病人解说这几天要你食的胶囊，是一些很贵重的解毒药材，是用来对付你肝脏里的温毒的，食上三天后，我们已摸得到你的肿块已变硬，变硬是好事，这说明你体内的正气已把温毒围束起来，我们现在要的是你的温毒到了极限的时间，那便是治疗的转折点

大夫……。那究竟是甚么时候…？我老是觉得我熬不过明天了

这当然啦，你已被温毒弄得整整三个星期不能入睡了，从前拷问犯人时，要他们二十四不睡觉，他们都已全招认了，更何况三个星期，请你继续坚持下去，你的肝脉已经变得柔和，这是好事，只要你能保持这个状态多一天，我们便有多一分把握

这位病人经过一个月温毒的折磨，两颌的肉都已经陷下去了，唯独他的眼神告诉我他还是很想活下去

大夫，但我的肝、背都很痛，有没有止痛药？

没有，现阶段你休息时要注意一下姿态，你能平卧就证明体内的温毒已消减了一点，能平卧的话就多当平卧，让体内的气能多舒展流通；若受不了的话才靠着垫子卧，我始终担心平卧时那个温毒住上一迫心肺，会出现呼吸停顿，你一感觉到有甚么不对劲便按下床边的救助按钮，我们便会第一时间过来

大夫……。那有没有药，可以让我睡一会，只消一会…。一会便可以了，这对我来说…。已是很高级的享受

对不起，没有

我希望温毒病人不要一觉睡着，便不再起来，那样的话……………唉，。暂时一切都是问号

## 火针

温毒病人经过一星期的治疗后，莫辈认为他已经没有传染性，便安排胡安中带了三名护士来照顾病人，这样的话我和莫前辈的工作量也轻松一点

就算温毒病人已没有传染的可能性，村民仍然害怕的远离我们，隔离政策依

然生效，这也难怪他们，毕竟我们对温毒的认识实在有限，凡事安全至上是好的，我仍每天到指定地方拿饭菜，不过生活中多了三位护士姑娘在身旁，也不觉得太闷

今天我们要试一试用火针，看看对他的情况有否帮助，他已不能睡觉已有四星期了，近几天进困难，幸好汤药和药丸还能灌进去，若情况继续恶化的话，我怕他过不了七日，现在唯有兵行险者

扎火针很危险的吗？

有两方面，一是病人自身方面，针灸对人而言可说是一种治疗方法，同时亦是对病人的一种伤害，你看素问里已有数篇提及到针灸错误的话带来的不食后果，火针的话就更厉害，特别是象他这样虚弱的情况下，我担心我扎对位置后，伤口反而好不了；另一方面，施术者需要很高的技巧，万一扎错了地方，不仅让病人白白受罪，治不好病之余，扎伤了旁边的血管神经，那就更麻烦了，我已老了，真说不准能否扎好…

那我扎成不成呢？

你还是别想了，我见你平常替他抽血、注射时，拿着注射器也发抖，更何况火针？火针的要求是快而准，针一烧红便要马上往穴位扎，然后拔出来，跟普通的毫针完全不一样，可以先在皮肤上定位，刺穿皮肤后再慢慢捻进肉里面，所需的技术成分多得多呢！

莫前辈拿出一套火针给我看：这里一共有，十五根针，五个型号，每个型号的粗细也不一，一个型号有三根，因为火针烧红了便一定要等他放凉后才可以第二次，否则你根本拿不住。你看，火针的结构就是由两种金属组成，针身用传热快的碳钢；而针柄则用不太传热的金属做，等施术者可以把针拿在手上久一些，等一会扎针的时候，你就在旁帮我拿着针，我用完第一枝针以后，你便马上给我补第二枝、第三枝，针放凉了后便马上拿回手上用，明白吗？

知道了，莫前辈，我想问一问为何村庄里最布置得挺华丽，他们有甚么庆祝节目呢？

哦，也是一些男男女女的节目而已，你别管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愈有兴趣想知道，你不说的话我势不罢休

唉，好吧好吧，他们今天晚上将举行一个庆典，庆祝盛夏丰收，同时亦之年轻男女之间择偶追逐的日子……还是不多说了，你记着我的说话，别管，别理，因为你不是这里的村民，同时，他们现在也害怕你走近他，再者你也不想被别人下蛊药的吧！

扎火针的确跟普通的毫针不一样，莫前辈叫了一名护士过来帮忙，用手挡住病人的剑突，莫前辈怕病人一被火针扎了后疼痛，刺激下让温毒肿块上迫心肺，这后果是可大可小的。

温毒肿块已因病人的营养不良，消瘦而突出来的，伴着鲜黄的肤和曲张了的静脉血管，格外可怕，莫前辈点着了大号的酒精灯，嘱咐病人把眼闭着，甚么也别想，便开始扎针。

莫辈要我准备最小号的火针，他把针放在火焰上烧得通红，眼和手在病人的肚子上比划一下，便很快的扎进去，拔出来，如青蜓点一样，他只扎进去三分而已，在针上清楚看到在三分处沾着病人烧焦的皮肉

痛不痛，你还受得了吗？莫前辈问病人

还成，继续吧！我已经受了这么多苦，也不欠这几针！

原来，扎火针一定要快、狠、准的，当针扎入人后，热力会马上传进皮肉，

把它烧焦，同时亦把带进来的细菌也一块烤死了，针拔出来后便会形成一个烧焦了的管道，由于伤痂已形成，便不用担心感染的问题；相反，若果迟疑不定，针扎进去的温度低了，又待它凉了才拔出来，原本的效果便没有了，反而伤口会长脓，并留下疤痕

莫前辈在病人的腹部连扎了几针，我在旁频频准备好一针已凉了的针给他，我觉得扎火针最难的是手劲，病人已因温毒以致经络闭塞不通，肌肉都变得僵硬了，有两处他都要扎得深，足足有一寸多

现在扎脚。莫辈已满头大汗，蓝色衬衣也湿透了，，他叫我换一枝大号一点的火针。

“卡刷”两针，莫前辈便在两腿的太冲穴上扎了，随即便有很多黄水从两个针孔里流出来

火针就有这个好处，它让形成的伤口成了一道闸，把双腿积着的滞水排出来而不伤正，你看，他的肝肿大后，疏泄失职，水液在体内便是个问题，你也看到他双腿肿得害，扎完这两针后，明天应会好一些…。唉呀，我受不了，咱们回去睡吧！

回到诊所，我好奇心的驱使下，便点起酒精灯想尝试一下扎火针的滋味

你看，你连拿着针发抖，还想去扎人？我看你还是学一学怎么用火针来扎疣、痣还是可以的。莫辈躺在长椅上抽着他水烟

那这里能否那到一块猪肉，牛肉，给我先扎扎习一下

没有，最简单的还是用你自己身上的肉来试，你想想，扎火针有多好，静脉曲张可以扎好；脂肪瘤又可以扎掉…

脂肪瘤能扎掉？那实在是太好了，我手臂上就有一块脂肪瘤，我看着老是觉得顺眼，想把它消灭掉

那对你来说实在是一个大好的练习机会，扎吧，扎吧！

我挑了一根中号的火针，往酒精灯上的火焰上烧，针尖慢慢变得通红，我的心也在砰砰的跳……。

## 夏日祭

找你还是别别胡弄了，针放在手上这么久也不扎，等一针柄热了，把你的手烫坏了

“叮叮”果如莫辈所说，我太紧张了，只顾看着针红了没有而没留意针柄可承受皂的耐热时间，热得不自主的把针掉地上了，连连在烫伤了的指头呵气

你不要再浪费我酒精了，我的酒精可是要人家从山下背上来的，你以为像你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随手就拿得到？

你给我再试试吧！我拾起地下的针，心里是不伏气，看见莫辈扎温毒病人，轻轻松松几下就完事，没甚么难的

扎火针的要领就是快而准，你别看我腹部那几针好像行简单，我是直接扎在肝上温毒凝聚的地方？直接扎进内脏，这可不是小孩子玩泥沙呀，小子

你可以当练飞镖一样，先找一个版划上标记，然后就拿着针刺向那个目标，只要你练到次次都扎对标记的话，那就算了初步合格

好，这也不算太难吧！

你先试试看

扎火针究竟痛火痛的？



如果你是用对了方法的话，绝对不痛，只是好像被蚊子叮了一下的感觉

在靶子上练习准确度，也不太困难，但要次次都百发百中的话，当然不是一时三刻可以做到，但跟标记差两、三分的话，也倒不太难，我练了一个小时后，便再次点起酒精灯

你这么快便练完吗？

反正我这个脂肪瘤有六分的大小，而我扎偏两、三分的话，这倒没关系

没关系???你别看我扎病人腿上的太冲穴很简单，我只消扎偏一分，便扎中他的神经，这样他的腿便废了

这么严重？

你以为我在做甚么?扎错针的后果就是这样严重!!

……。但我也想试一试呀!

好吧~~~反正酒精灯剩下的酒精也不多，你就把它用完吧，用完后就别再胡闹

我重新把酒精灯点上，按莫前辈的指导，我的脂肪瘤可以扎进去五分的深度：你得要在它四个角上扎上一针，这样的话它便会慢慢缩小而不再长了

我再一次烧红了火针，并已经把握了传热时间，可是每当我从火焰上提起来往脂肪瘤里扎时，我总是怕扎错位，一抖一抖的慢慢把针往前移，结果只把表皮烤白了，而还没有扎进去。

我弄到手心、手臂都出汗了，针还是烧红后手上拿着发抖。，莫辈边抽烟边看着我这个窘态，在旁哈哈大笑：你的皮肉就是这么珍惜的吗？

唉，我第一次扎，始终有点害怕!

还说你自己是大学生，害怕甚么?!看你也看到我发毛了!莫前辈丢下他的烟枪，一手抓住我的手臂，另一手便烧红火针住我手上扎，还未等我反应过来，手臂上已滋滋…的出了一个小针洞，还伴随着烧焦皮肉的气味。

扎火针就是样简单，我从未看过有人像你这样婆婆妈妈的!

我惊魂未定，手还是在发抖，针孔没有给我太大不适的感觉，真的如被蚊子叮了一下一样，有点热，我拿起刚才莫前辈扎我的针，还有点余热在针柄上，在半寸的地方，粘着我的皮肉

原来扎火针真不是太痛。

你以为这是甚么??这是小儿科而已。

既然如此，那我便继续自己扎一扎吧!经莫前辈给我扎过火针后，我顿时信心大增，毫无顾忌的在我手臂上的脂肪瘤补多七、八针，但毕竟心里有点害怕，针烧红还是发抖的、慢慢的扎进去。

扎火针所需的专注力比普通的毫针多得多了，耗神得很，我还未吃晚饭便进房呼呼大睡了

阿诗雅~~~~阿诗雅~~~~我被遥远的歌声吵醒了，从窗外望去，远处有一道光火，肚里咕噜咕噜的响，想起已错过了食晚饭的时间，又肚饿得难受，平常这时候已打烊收档的村庄现在却热闹起来，估计应能讨到点东西食。

我沿着热闹的歌舞和火炬走到村落的坛，正如莫前辈所说，它们正举行夏日祭，夏日祭只有年轻男女参与，他们全都穿上传统的民族衣服，每位阿诗雅身上都戴着一只帽，帽两边插着两支羽毛，代表该女子尚是单身。我看见有些男女在

嬉笑之间，已把女子帽上的羽毛摘下来，双双跑到隐匿的树林去。

唉，看来这一晚是他们寻欢作乐的时间，而我则跑过来觅食，似乎有大杀风景之嫌，看来我还是离开还好。

正当我轻手轻脚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见妮妮独个人坐在石凳上发呆，当大家正在卿卿我我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干甚么呢??

----

妮妮一看见我，便一把将我抱住:呜呜呜呜…。香港，见到你实在太好了!

我已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跟她见过面了，自从实施隔离政策后，我便没有见过她了，只是知道每一次给我的饭菜都是由她作的，因为它的口味从未改变。

哈哈，你怎么啦??我红着面在她的耳边说:我又没有甚么事

我…我觉得很内疚，很有罪恶感……妮妮不自觉哭出来…若不是我叫你来我家作客的话，那我也不会把你带到这个困局里，我天天都很担心…。担心你被那不知名的怪病夺去你的病，爸说那个病凶得很……要是你死了，那我……

我已被怀中的小妮妮弄得手足无措，言无论次。。。其实…。不管你出现与否…抑话。。是你有没有邀请我来也好，我也许…。也许也会来，因为。。这也许是我的命运……。。若我被下了蛊药。的话，这也许也是我的命…

妮妮用她温柔的手盖住我的心:我不准你说蛊药!!

难道…现在还有蛊药吗?

当然有，你看，那几间房子比较建得好的，就是因为里面的姑娘对外来的游客下了蛊药，他们不得不回来拿解药，但这也是他们活该的，……。

你别乱想吧!不管你下不下蛊药也好，我也是会来的。我心里暗叫不妙，在此情此境下，我愈来愈说错话……若情况再如此下去，我可能会做错事，一晚铸成大错。。

一阵微弱的，一长一短的口哨传过来，把我从妮妮的温柔乡里抽回来:糟糕，你爸有急事找我，看来毒病人有突发事情出现了，我得要马上回去看。

妮妮拉着我的手:你会安全回来的吗?

当然会我甩掉妮妮的手:你就为我预备明天的早饭吧!要丰富一点，今晚我还没吃饭呀。

我离远热闹的夏日祭，循着愈来愈大的口哨声向隔离室奔去

## 无力感

你去了甚么地方?!病人都昏迷了半小时，我怎么找，怎么叫你也不出现?!不是从一开始便跟你说，对病人要有二十四小时戒备的心理准备，任何一刻都不能大意……唉，但现在也不是骂你的时候了莫前辈正为昏迷了的温毒病人急救?在人中、涌泉上均扎上了针，并叫护士帮忙捻针

对不起，我刚才没有食晚饭，便到处看看有没有可的东西……

快去，快去外边找找看，掘些生南星回来，再到药柜拿着猪牙皂，别再像小朋友一样傻头傻脑了!

我拿着手电筒跑出去找药，这时我才明白为甚么莫前辈要我认一认一些奇怪又有剧毒的山草药的原因了。云南向来素誉为药材王国，他们的民间故事常说，放牛的牧童、在山坡游玩的小孩，一不小心也可以压死极至珍贵的中草药，但这个故事在莫前辈眼中只当时屁话，他说任何东西也可以入药，只是看那个人的水平高低而已。

南星也不算太难找，因为很奇怪的，有半夏的地方，附近必然会有南星的存在，俗语曰：半夏三片叶，南星一把伞，不太难认

我很快的便拔了两三个南星，以及带了二两猪牙皂去隔离室，这时病人的面色已好了一些

快!!!把南星捣碎，拿它的汁，然后混着研磨好的猪牙皂，两个药的比例是一比一，共要四克，不多，弄好后就用竹叶分成两份，插进他的鼻子里

我又慌忙的跑到药房拿捣磨过来磨猪牙皂，这样一来一回便又花了六，七分钟，我心里愈来愈忍，眼见温毒病人又愈来愈不成，莫前辈下的针已里人中和涌泉撤换至四肢关节处：我现在把他的气血从四肢聚回五脏里，你还有十分钟的时间研，研两克的猪牙皂，和两克的南星汁，研要研得心平气和，别急，一定要研到细末，跟面粉一样幼细

莫前辈虽说得心平气和，但当病人的生死就决定在你能否研出两克幼细的猪牙皂末时，你不得不在心底捏出一把汗

你看，你把末溅出来了，尊注点，用力沉一点，把杆往中心磨…。莫前辈在一停的逆时针在温毒病人已下针的地方捻针和按压

我磨了五分钟，总算磨出令满意的两克猪牙皂，护士又在外面采了几片幼长的竹茛，和南星汁一和，便随着竹叶滑进病人的鼻孔里，先是左边，然后隔五分钟后灌右边，灌药时，莫前辈便把他身上的针撤了

这四克药灌进去，他的湿痰便应能抽出来莫前辈收拾一下他的针具：这次是他内热过盛，久而成痰，往上犯了，用上南星和猪牙皂，便应能顺势把他的痰抽出来，若抽不出来的话，他也就完蛋了。

话也未说完，温毒病人便全身抽搐发汗，喉头咕噜咕噜作响，便吐出一些带沫的痰涎出来，护士便马上上前清理，以防碍住呼吸道。温毒病人经此一吐后，面色从青紫变回萎黄，也可以说暂时安全了

我们先回去吧，刚才我来得太急，连烟也忙了带，这里有人跟着护理便成了莫前辈一路眉头深锁，一言不发

对不起，刚才我不应胡乱离开诊所的，要是我一开始便跟你在一起的话，他也不用腾掉这么久。

这也不能怪你的，年轻男女，血气方刚，男欢女爱很自然的，别以为我不知

道你刚才跑到那到。

误会呀，大人，一开始我是想找有没有些可以食的东西当晚食而已，谁知…我面红得像西红柿一样，幸好」除了莫前辈以外，没有别的人看到，更何况，现在他也没心情理会

知道了，知道了，不用再说。，我努力了两次，难道也是失败???

你指救不了他

唉，我最基本的目标只是希望温毒不扩散而已，温毒一扩散，就不管你这个人体质如何，从前的生活习惯怎么样，全都无一幸免。现在他治到这阶段，我可以说是对社会，对祖国尽了我的责任

可是他现在天天在活受罪，你又不忍心，是吧!

是呀，刚才我多么想他一命呜呼便算了，但你身为大夫，就自然有拯救生命的天职……今年的气运极不稳定，水运太过，土不能克水，到了长夏，水又不能渗土，就这样，死症、怪病便多起来

既然如此，也算是天意呀，别太介怀了

做大夫的职责就是跟老天斗，跟它抢时间。我估计，在未来数百年，温毒将会成为新一个医学难题之一，最令我担心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中国人的体质很糟糕吗?

在山区住的人还可以?但你说住在大城市的?已不成啦?同样一个肝病?在山区住的人根本不会表现出甚么病状;而在城市里住的人则要进医院好几个月?还要成为肝炎病毒带菌者了

那???那怎么辨??

这是我最烦?最愁的问题?真是皇上未急太监急?????

莫医生??莫医生?????护士冲进诊所?病人吐了痰后?过了不久便说了一声?我撑不住了?便两脚一伸?断气了?

莫前辈的烟枪?当一声?掉在地上???还是???还是?????撑不住????

????????我和护士们把隔离室和温毒病人的尸首一起烧毁?他一个多月不能入睡?这样让他睡一觉也许是给他的一个解决?

????????莫前辈又如初次一样?闭门塞户了一天半?独自在辨工室里抽烟?

??????一列列的黑色客房车又来了?原来是胡安中先生来收拾残局?把原本带来作观察对比治疗的黄疸病人送走?

对于温毒这个病，连莫明前辈也没办法的话，那暂时我们对它也没甚么方法了，令我们高兴的是，至少我们能阻止温毒的扩散，莫明前辈已把大致的方药告诉我们…胡安中走进辨公室跟莫前谈了一个多小时

莫前辈可好吗??他已抽了两天的烟……我也不敢走进去打扰他

没事，他只是想事情而已。想好后他便会出来。

我想好了!!话未毕，莫前辈便伴着云烟走出来:我想好了!!!

你想到治疗温毒的方法???

对!!

## 最后一面

与其要把病带到病发阶段才治疗，不如早预防，只要人们平常能注意一下生活习惯，那温毒便不会发病了，不发病便不用治了，对吧!

是呀!!那平常要如何注意生活习惯呢??

按时休息，不要边酒边肉，善怒无常、暴饮暴食。

你这样说就好像一般的健康生活规条一样，平常得很，谁会听你说的呢?

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好呢。。怎么辨好呢…。莫前辈沿着房间转圈…。那怎么辨好呢…。?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一两个病例总结起来，发表在医学文刊上，会不会有用呢?

没用的，单独和个别病例根本没有说服力……胡安中说

莫前辈止住脚步:有了，你们香港人不是主意多多的吗?你跟着胡安中回去，给我想办法让多点中国人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

“可是。。我还想多留一段时间才走…”留在这里一个多星期，跟莫前辈学了不少东西，我真不想这么快便走

胡安中拍拍我肩头说:现在莫明前辈是有重要任务委托给你办，难道你不懂吗?将来跟他见面的机会多的是!

可是……我怎么能让别人信服呢??这个病因听起来好像没有甚么特异性……而且预防此病的便好像是道士的生活规条。。

现在又不是叫你们全都出家去做道士还是做和尚，只是要你们别太放纵而已，温毒这个病呀，它的多发期就只在小满到小暑，小暑以后，便是其它的病了，比方今天长夏，湿气一上攻，多是心脏病，特别是心脏突然变大，把肺的空间占了而死，将占多数，只要人们本常人活规律一点，发觉不对劲了，马上找医生看病，这样温毒的危险性便会大大减低，温毒这个病的其中一个起因，便是因为外感治疗不彻底，积留而成的。

小暑已过去十多天了，那看来今天也不用怕温毒再犯了”我把莫前辈刚才的话记在笔记簿里:对了，你曾说过温毒发病时会腹痛，那温毒的腹痛跟其它病的腹痛有何分别，要不然人们一遇到腹痛就以为是温毒，到时弄得全城恐慌，大惊

小怪

莫前辈放下烟枪:温毒的腹痛，发得急，痛得利害，你留意一下他的舌下脉络，必定是曲张得利害，舌下颜色呈黄色或青色，而且此人一定有不良生活习惯史。

我马上记下莫前辈所说的话，胡安中在旁催我:我那边单位的人已开始收拾了，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你在这里做你想做的事。

好的好的…。我正想辨点事…。。

呵呵呵，看来这小子要食蛊药了。莫明前辈不愧是前辈，心思已知道我想去干甚么

我不是去食蛊药，而是去解蛊毒。

我跑到村庄找妮妮跟她道别，她正为我作午饭

妮妮你好，我有一个坏消息要跟你说，我要离开了

妮妮听到后，手上的汤羹失控掉在地上了:”香港…。你为甚么走得这么突然?“她由此至于也不知道，也许不愿意知道我真实的名字

你爸要我想辨法为防止这奇怪凶狠的病作点贡献，所以我得要先回香港了，多谢你两个星期以外为我作的饭……

哈哈，我是怕你食不习惯……很抱歉。

抱歉甚么?

前天晚上，我不应该……。不应该抱着你哭的，这实在是太无礼了，对不起。妮妮把作好的面条盛在碗上:好好食吧!食完以后便回去。

一开头我以为解决的蛊毒，原来却是难分难解，我一时间顿时语塞，只是低着头吃着妮妮煮给我的最后一碗面条

=====完=====

## 附录 I：觅良师

北京白云观真有一位姓刘的"三申道人吗?

请问转帖的那位先生，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仅仅是小说?北京白云观真有一位姓刘的"三申道人吗?"

怎么登陆香港中医药论坛找不到这个帖子

怎么登陆香港中医药论坛找不到这个帖子，也找不到"风轻扬"?专帖的先生快告诉我你是在哪里找到的这个帖子?是小说?还是真实的事情?而且好象好没写完。

志行  
版主

呵呵，当初在中国中医药论坛看到介绍道长得帖子时也给该邮箱发了一封信，可能是缘分不到，没有回音。

收藏下来慢慢看！

thj03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缘医求道 at 2006/8/15 22:36:

因了这篇文章，我在今年年初特意去了白云观诊所，没有看到三申道人，也没有关于他的介绍，是虚构的吗？

盖此人乎？

一个民间中医的标本

四十二岁的刘至贤从十一岁起就跟一位道人学医，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他遍尝百药，因为药物的作用，不到二十岁的刘头发已经半白，满口牙齿脱落掉光。

“我觉得奉为药典的《神农本草》里药材的性味归经并不完全符合这个时代，《神农本草》那个时代的风物地貌现在都有改变，所以药物性味自然也会改变。我现在对药物的了解要比在现代实验室得到的数据真实有效得多。”九死一生的刘仍然采用最古老的方法寻求医学的真谛，在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后，他的中医药学成就常人难忘其项。“古人云‘用药如用兵’，你必须在充分懂得这些兵的前提下才能正确支使兵们攻打病魔，在这方面，我个人的独特经验积累决定了我的治病效果。”刘对中医药的痴迷令接受“正规”中医院校教育即“学院派”人士感到难以理解。

实际上，刘的医术为世人所知更在于他神奇的针灸术。“《黄帝内经》中讲人

体穴位除经穴 365 个外，还有孙络穴、孙络之脉别经穴、奚（+谷）穴、谷穴各 365 个，但现行中医教材上只讲了 365 个经穴，对其它一无所知。而被他们抛弃的恰是我治病效果最好的取穴范畴。”不可否认，正是刘的师父的口传心授使他获得了这救人活命的“世外之秘”。

刘高超的医术经过他的病人口耳相传远播四野，他们来自包括香港、台湾各地，大都是被医院判了死刑走投无路的人。尽管刘受到病人的推崇，但国家医政部门因为他没有接受正规院校教育史的“身份”仍然拒绝接纳他进入官方医疗工作领域。中国卫生部规定，必须有四年以上医学院校的学历者，才有参加注册医师考试的资格，且考试内容近一半是西医知识。刘被排除在这个高贵的门槛之外。

没有“身份”的刘，每当医政部门来检查时，他只能远离检查人员的视线以避“违法行医的法律制裁”，而他的病人一直在原地耐心等待他回来。刘是他们生命的希望。对这些病人来说，不管什么身份，只要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一样愿意称之为“医生”。

### 顺气丸

因了这篇文章，我在今年年初特意去了白云观诊所，没有看到三申道人，也没有关于他的介绍，是虚构的吗？

斑竹是否能介绍一点在白云观中医诊室时的所见所闻，以开启五等后学。  
楼主的文章确实有些让人困惑。

### 冷眼客

风轻扬在文中提到的那种”温毒“，与《太乙针经十三式》中的”毒“颇有相似之处，而且治法也有类通之处，有兴趣的，可以进行对比一下。

### 穆子

三申道人确实在白云观，我去看过两次病，一次是在 2005 年底。还有一次是最近给老公看病。昨天还去看了病，昨天是十五，不收挂号费。三申道人每天只挂十个号，所以看病要早去才行，或者平时去，公休日人多。

## 附录 II：还原古中医的本来面目

来源：<http://ngotcm.com/forum/viewthread.php?tid=86261&extra=&page=3>  
发帖者：“我是游客”

还原古中医的本来面目：告诉你一条学中医的康庄大道

古中医的真貌



从五千多年前，甚至更早，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幼儿阶段起，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就在探索保护身体健康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以朴素的哲学为基础，以顺应天地运行、与自然和谐为依归，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防病治病的目的。史载神农氏尝百草一日而遇三十毒，就是先民探索自然的例子。神农氏所尝的就是药物的气和味，以及以身口的感受来辨别药物的阴阳性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了这一结果：“药有酸苦甘辛咸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古人将药物的味道划分为“酸、甘、辛、苦、咸”，以对应五脏，然后按五行盛衰、五时顺逆，调动五味以攻邪扶正，最终达到防病治病、修身养性的目的。成书于二千年前的《黄帝内经》集前人智慧于大成，其论治所据，不出“阴阳”、“气味”二途。

《内经》卷二开篇的《阴阳应象大论》说：“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内经》将《阴阳应象大论》放在卷二的开篇，是有其深意的，盖“阴阳”、“气味”，究其底，是古中医的源能所在，在这样首要位置提出“阴阳”、“气味”，是起到全书乃至中医学提纲挈领的作用的。

《内经》是一部先民认识自然、认识自我，调整自我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巅峰之作，其对“气味”之说谆谆言之。《生气通天论》篇说：“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衡。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味过于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则骨气以精，谨道如法，长有天命。”这个五味，包含五行的生克、五时的长养，这是先民对自然万物的朴素哲学的一个体现，是防病治病的宗法。

《内经》对于五味的治病法则，反复地强调和申述，无非是让后学者明白一个道理，“医在阴阳，阴阳在气味。”《臧气法时论》篇说：“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心欲栗，急食咸以栗之，用咸补之，甘泻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纵观《内经》全书，以味论治，贯穿始终，气味也是传统中医论治的根本所在。这种观念不仅见于专业的医经，古代经史都有记载。《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这明确记载了所谓“经方者”，是“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再一次明确古中医的“气”与“味”是处方治病的根据所在。可以说，中医说的灵魂就是气味学。

汉以前的古医经，《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经》二十五卷。今有传者，仅余经宋人删改过的《黄帝内经》，其它多已

亡佚，不见于世。但古人运用五味治病的法则的要领上，除了从《黄帝内经》已可窥见一斑，还可在敦煌遗经中搜其迹象。《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下称《辅行诀》）是敦煌藏经洞遗存的古医经，题为“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该书自序称，该书是陶隐居辑录相传为商代伊尹所撰的《汤液经法》等古医经而成，论论治多据《汤液经法》。书中载有五行互含五味变化，与《黄帝内经》所本类同。《辅行诀》据此制画出五味五脏补泻生克图，还附列了五脏大小补泻方，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其补泻方如下：

### 五脏大小补泻方

小泻肝汤	枳实	芍药	生姜				
大泻肝汤	枳实	芍药	甘草	黄芩	大黄	生姜	
小泻心汤	黄连	黄芩	大黄				
大泻心汤	黄连	黄芩	芍药	干姜	甘草	大黄	
小泻脾汤	附子	干姜	甘草				
大泻脾汤	附子	干姜	黄芩	大黄	芍药	甘草	
小泻肺汤	葶苈子	大黄	芍药				
大泻肺汤	葶苈子	大黄	芍药	甘草	黄芩	干姜	
小泻肾汤	茯苓	甘草	黄芩				
大泻肾汤	茯苓	甘草	大黄	黄芩	芍药	干姜	
小补肝汤	桂枝	干姜	五味子	大枣			
大补肝汤	桂枝	干姜	五味子	大枣	旋覆花	代赭石	
竹叶							
小补心汤	代赭石	旋覆花	竹叶	山茱萸			
大补心汤	代赭石	旋覆花	竹叶	山茱萸	人参	甘草	
干姜							
小补脾汤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			
大补脾汤	人参	甘草	干姜	白术	麦门冬	五味子	
旋覆花							
小补肺汤	麦门冬	五味子	旋覆花	细辛			
大补肺汤	麦门冬	五味子	旋覆花	细辛	地黄	竹叶	
甘草							
小补肾汤	地黄	竹叶	甘草	泽泻			
大补肾汤	地黄	竹叶	甘草	泽泻	桂枝	干姜	五味子
子							

以上五脏大小补泻方的组方原理尽在气味的变化，故《辅行诀》云：“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用气味扶正祛邪，其理朴素无华，而颠扑不破，是古中医的本来面貌。

### 古中医的失传

自“八佾舞于庭”的时代以降，人心浅浮，重文轻质。医药的发展也逐渐偏离了质朴的本根，而任之以繁文缛节，弄其玄虚。人们在治病时更多地胶着于

药物性能上了。至少在唐代，以性能取代味道的记录遍见当时医案。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医家药录繁简不一，但其论治轻气味而尚性能，已蔚为风气。医家泥于前人处方，执其支而废其本，后人不察，沿袭陈说，戴为“经方”，是以“经方”遍天下，而能治病者鲜。

迄至清朝，汪昂整合古方编着《汤头歌诀》一书，作为习医者启蒙教材，风行大江南北。“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般施，发热恶寒头项痛，喘而无汗服之宜。”言者凿凿，听者缈缈，只知麻黄、桂枝用于发热恶寒，而不知辛散轻清乃为宣散阳郁之根据。气轻清则入上焦，味辛散则宣卫郁，《内经》早有所言，凡气味轻清辛散者皆可治外感，何必非麻黄、细辛？习者不察，泥于药物性能之说，误入岐途，厥害深远。气味一途失坠，则中医精神不存，故古中医式微由来渐矣。

这种舍本逐末的教育方法，怎能培养出卓有成效的医学家呢？是以自民国以来，医者日颓，病家孔亟。值西风东渐，国人扔掉用了几千年的汤药罐子，奉迎西医，咎不在细民之趋势，而在于中医之不能胜任矣。于是，废除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这是中医最大的悲哀与耻辱，它的灵魂早已不存，这是它必须面对的结局。

嗣由-G--D-掌国，中医被装在传统文化的包袱中一并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童髻至耄耄，完全受着西方“科学”的浸染，本族文化和价值观遭到史无前例的洗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中医的呵护，中国人的健康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脆弱。

### 刻舟求剑的伪中医

今天的中医学习者只有通过西医模式的学院教育这一途径了。除了占去学分近半数的西医课程外，学生们的中医学习部分只是在实验室里对药物进行植物学分子实验，并以小白鼠为试验对象，以此期望获得祖辈使用过的医术。但是，他们已经放弃了修习传统中医的方法、方式，比如对药物的口尝身试，他们对药物缺少真实的体验。用心的学生会死记药典，或者背诵《汤头歌》。只道是秦艽祛风以疏肝，苍术燥湿而健脾，而不知秦艽何以祛风、苍术何以健脾？究其原理，本在气味所关。冰冷的实验室仪器，怎能品尝到药物的气味？小白鼠又怎能感知气味运行经络气血的补泻盈亏？学院中医对以现代植物学分子之细微，去管窥中药气味之宏巨，正是一叶障目，使他们越来越钻进“科学”的死胡同，而看不到中医博渊的全貌了。

五年或七年后，这些不中不西的“二不象”将依靠这些僵化的植物学实验数据面对病人，他们对病情的辨证及处方完全失去了传统中医的精神。在拥有高科技仪器的西医面前，曾经令他们祖先骄傲的岐黄之术，今天却令这些“中医”们倍感尴尬和沮丧。显然，他们是伪中医。

抛开现代中医教学的荒谬模式不论，药物气味之道的微妙变化，今亦鲜有悟者。药物因为时令、地点、产地、炮制方法的不同，其气味也迥然而异。从时令

来说，如白芍：春夏酸，秋冬味淡；从炮制方法来说，如天麻，医典载其味甘淡，但今人炮制与古法相殊，添加了化学原料，其味一变而为酸；再如附子，因炮制方法不同，气味可辛苦、可酸咸，其性能或除风，或升阳，其用不一，其味多变。要做到味为我用，就要懂得炮制方法的变化。从产地来说，古今药材也大有差异。古时所用药材，来源于自然生长之山野，聚天地精华而成，其功恒伟，其力恒巨，而今天所用药材，时人为图大利，皆易为人工培植，化肥催之，毒药浸之，壮其根茎，速其生成，此种环境下培育的药材，气味失乖，性能偏废，与药典所载大相径庭。同为气味，古今两重天。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也。那些指望背《汤头歌》就能当中医大夫的人，处方气味的化合，像迷宫一样只能令他们敬而远之。今天的中医，面对疾病忧患，是在刻舟求剑。

难孚人望的中医在今天成了庸医的代名词，废除中医的呼声再次响起。中医，不是被西医打倒的，而是被自己打倒了。

### 古中医的最后传人

笔者有幸在北京结识一位医家。这位行医二十多年的医家身世曲折，医学知识来自口口相传的师父。他的这门医学通过师徒间单口传授，至今已历七十多代。与世俗中徒弟向师父进贡的学习方式不同，这个学派，是师父找钱给徒弟，让其一生不为生计奔波，为的是能将这门医术完整无缺地继承下来。师父对徒弟是否行医没有要求，但却极严格地要求徒弟能一字不漏地将三十多万字的千年医经背下来。

这位医生那时还是二十岁出头的年青人，他花了七个冬天的时间将医经背完。医经对《黄帝内经》做了补充和修定，更有相当部分地是《黄帝内经》没有记载的内容，其文意的艰奥可看出，这部分医经可能比《内经》成书的年代更早。其中对疾病的论治，专在气味一途。

年青人在山中辨认药草亲尝药味，药草的毒性使他牙齿全部脱落，华发满头。九死一生的尝药经历，使他最终通晓药物的气味与功用，以及药物组合化的气味变化规律。他对药物的见解超越了药典上的记载，这使得他后来行医用药得心应手。

他的处方用药只是平常几味药，只在药物的剂量上增减变化，便化合成了不同的味道。他运用的气味之道出自《内经》，却比《内经》更完善。在他的组方中，气味与时令、地域、人体、病症结合得丝丝入扣。如《内经》载五脏中肝的辛补酸泻，如果生硬的将这个“辛补酸泻”用于一年五季（含长夏）中去治疗肝病，则为大谬。他对药物气味的运用，是随着天时的变化而变化，是具体到一年之中的二十四节气，甚至七十二候（一候五天）的，如肝在一个季节是“辛补酸泻”，但在其它季就要用别的味道来进行补泻。这种药理气味的变化完全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

他的处方紧紧抓住“气味”这个治病的宗纲，以不变应万变，所以，果皮、

秸秆、纸张，甚至脚下的泥巴成了他的良药，凡遇沉痾顽疾，或汗、或吐、或下、或泻，无不随手而起。他每天的病人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去排号，否则就挂不上他的号。有好事者将他的方子录给擅长“经方”的专家、教授们看，皆摇头曰：“无章可循。看不懂啊。”

笔者无意在这里杜撰一个吸引眼球的传奇故事，本文的用意只是要说明三点：一、古中医，失传始于唐宋，迄至今日，已荡然无存。千余年来，岐黄之道每况日下，自身的误入歧途才是其衰败的关键所在；二、拂去流俗的尘埃，其实，学习中医的康庄大道一直摆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对它视而不见，那就是“气味”学。执简驭繁，大道自明。三、中医的复兴并不虚妄，“气味”之学重现光彩之日，便是她的复兴之时。

本人学识粗浅，行文匆促，旨在抛砖引玉，仅供参考。本人电邮 chenseen@gmail.com。欢迎指正。

## 针灸医案

再帖一个这位医生的针灸医案，聪明的读者可解读一下其中的病理。

那是八一年端午节过后的事。上午我一直忙着针灸，只听一个成年男子大声地说“什么医生塞？这么大架子噢！等了个两个儿小时一个人影子都没得，老子等得肚子都饿了。傲这个人啥，一饿没得辙儿气子急哦，一会儿没得人管，格老子要上火噢”。我一听是来闹事的，对病人说“你们等一下子，有人要找我的事，我去看下再接着针吧”。

过去一看，原来是给他老妈瞧病来的。当我要切脉时，老人家笑道“我看的是外科病，不在肚子儿里，针灸就好了”。我笑着说“针灸也不能乱来，我不切脉是不能针灸的，你老人家让我切一下子，再行针灸吧”。老人笑笑，伸出了手。

切了左手的脉，我问她“右踝上肿了吗？您这是肾气虚而脚心太热，用刚出井的水凉脚倒致脾气下结，寒热相撞于而形成的。所以，医生都觉得奇巧，不明白怎么会肿个圈，简直是一只琢子”。老人很惊怪，一脸的诧异。切完了脉，我对她说“没啥子大问题，针两次就没事了，这次肿消不消得掉难以预计，不再会痛是一定的”。

针刺时，老人对我说“我是受过西方教授的，不相信中草药。我这次腿肿，吊了一个礼拜的瓶子，肿疼反而严重了。听了别人的劝勉，来针灸的。我不明白的是，泡的是两只脚，怎么不肿两只腿，只会肿了右腿呢”？

我对老人说：“我前面说您肾气虚致脚心热您听到了是吗？脚心热的原因是局部汁液流通缓慢散热的性能消退。而井水性寒，从五体而言腿是左脾右肾，脾是土能渗水，才只有右腿肿。老人家，我没有时间聊了”。

注明一下：

《内经》上记载人体经络有四系统：经、络、蹊、谷，现在一般讲针灸医生讲经络都是指的“经”这一个系统，其它三个系统不见世传了。而恰恰是后三个系统治病效果最快，最便捷。我所认识的这位医生经过七十一代的师徒相传，完整地保存了这四个系统。他给人治病就是用的“络”这个系统，极少用经穴。他当年在川陕甘一带行医时，日针三、四百位病人，声闻一时。

**既然大家喜欢看医案，那我就再来贴一则医案**

请注意医者对病家脉象的把握和理解，这是诊断的关键所在。《内经》谓诊病贵在识脉，诚不谬。

八四年秋，友人宗△△诊，男，卅三岁，荆人。

面色青灰，舌黄丛藁，舌下脉如连珠而大，两脉中血星如疹，小络充血，属土形人，皮肤无光泽而裂白。双寸浮大，左关数散而浮，尺沉紧。右关尺相兼，涩而细，关尺兼反洪大而涩。

这种脉属盛夏的征兆。由春天时得风温，留邪于肝而其火不消退，热劳蒸于肝炎上，因此而双寸浮大。逾年夏或长夏时因急怒盛火引发其蓄邪而病，故此关尺相兼。初胀满难食，忙碌不就诊，其后病若失。又逾年夏秋交因怒火而病成，故右兼洪火而涩，左关散而浮。为肝瘀而实邪克于腹肠的症候。

自述：

八一年春天，因为烦热目涩，乏力厌食而就诊，大夫说是实火，服用三十来付汤药无效。就去了汉口检查，结果是乙型肝炎，此后一直服用西药。

八二年夏天，由于兄嫂经常吵架，父亲就让我们分开来过日子。我们就搬到了新居安顿下来，谁知兄嫂三天两头来闹，直到我们又搬回老房子，不要说有多气人了。九月初，我又因急性黄疸住院四十天。

去年十一月，隐隐觉得右肋部时疼时跳，到汉口检查就囊肿性多区部纤维化了，此后，我就没有劳动能力了，而且一直在花钱治病。这病却一直也不见好，现在才打听到你，就找来了。

治疗过程：

处方一：土大黄 30，桂枝 15，白芍 20，茵陈 10，青蒿 15，二丑 20，生山碴 25。十付后去青蒿桂枝，加沙藿 20，五味子 10。三十付。

效果：四十付药后，其右关尺兼胀消退，大而不涩。面无灰色，舌紫薄。

处方二：沙藁 20，鸡谷草 20，连翘 15，五味子 10，香附子 20，浮小麦 25，虎杖 20，土茯苓 50，生地 15。三十付。

原方去浮小麦连翘，加石斛 20，栀子 15，再三十付。

八五年二月复诊。面色微苍，两颊微青，舌红薄滑，舌下脉右络左根部如连珠，右脉正常，右寸弦，关紧而大，尺沉紧。

自述腹中硬块消失，饮食正常，乏力。

处方三：白芍 20，鸡谷草 20，沙藁 20，枯黄芩 15，五灵脂 15，石斛 20，附子 15，细辛 10，石膏 20，苏木 10，大黄 6，五十付。

原方去鸡谷草细辛苏木，加首乌 20，丹皮 20，两天一付，每午及临睡前服，五十服。嘱其服完后复诊前去医院检查化验，来时带上结果。

九月廿日复诊，面色正常，舌色红润，舌下脉惟根部珠络，上半部清朗，舌薄正常，皮肤微干，左关大而涩。

自言饮食正常，体力几近回复。只有每日中午疲乏。

处方一：兔胎二十具瓦焙，雄山羊肝二具瓦焙，附子 250，白芍 300，丹皮 200，干地黄 200，二丑 100，生大黄 150，桂枝 60，共研细末，收霜露两杯，溶桃胶 45 做丸，如绿豆大，次服三十粒，日两次，饭前服。

处方二：蕲子 30，米奴 20，余零子 30，海金砂 10，猪毛炭 10，兑水二碗，煎至一碗去渣，每日上午服。六十付，一天一付。

八六年四月，友人宗么么再次来访说：二月廿前后复查，一切正常，已经全愈。

九一年七月相见，其壮如少年。三峡工程中，移民到了哪里，就不知道了。

**《内经》到底是什么？你真的了解自己吗？**

我看到留言的朋友问及帖子中提到的比《内经》更早更完整的医经，今天我就把刚听到的这位医生讲的有关这个医经流传的故事和各位分享。这位医生所讲的，也是他师父所传，他师父所传，又是上一辈师父所授，这样一代代口耳相传，已历七十一代了。所以，请读者朋友们不要臆猜妄说。

学习中医，要去掉所有外在粉饰的东西，直指精核，而这个精核，又是如何

流布传承的呢？在发这些帖子时，我再从次内心里对这位医生，包括他的师辈表示敬意，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先贤哲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我们中华保住了民族的精魂，虽然现在，我们对这个精魂感到如此陌生，乃至误解。——是为记。

以下为医生所述——

在夏代亟商初时代，方士穌方生所称的五府一脏：一是叫做营府的心脏，一是叫做神府的大脑，一是叫做玄府的皮肤，一是叫做恒府的骨髓，一是叫做荣府的血脉。一脏，就是生命的元始，也是中古文明的贬黜者，之后的平民器官小腸。

五府一脏，是说身体的这五个器官，都是在一脏的经营中发挥作用的。在人体里，也只有这一脏，不借助心脏的搏动，能自动自主的热动能量亟影向力。

因为在腸營之中，蕴藏了人体的动力源，元气。元气，本身就是真火，搏动不已的。真火，就是没有火华的热量，在六经中叫做手太阳。所以，她也是营府心脏的动力源泉。

据说在轩辕的地方，黄帝仟佰余年之后的夏朝，又出了个才女，叫做兹(读之，所以也叫之)。兹生下来就会说话，而且敦敏异常。她出生于方生之家，所接触的都是病人。十来岁时，已经由地方上有名的方生们调教成名人，遍览了当地少的可怜的典籍。她问父亲说，哪里藏典丰富；父亲说王邑，但那得有势力纔能看到。不过北洛亟西也有所藏，只是进取没有门路而已。

在兹的怂恿下，父母携兹北行，一直以治病维持，歷四年走遍关洛，阅览了各地的藏笈。随着知识亟医术的增进，兹的名气也大了起来，逐渐传到了当时的朝廷之中。公子杼听后甚为好奇，就派人招她一家进公子府。

兹的父母接见使者后很害怕，便对兹说，这不是好事，我们一家要完了。兹对父母说，虽说我形象面貌异于常，有惊吓国公的嫌怨，但是还不致于致一家死罪。倒是二老年长，不益于犇波，我已穌使臣说好了，我一人前往，女儿明日请辞。或可缓遊回乡，女儿事后再回来侍奉双亲。父亲也只好承认现实，回乡去了。

兹去了公子杼的府邸，兹事先立了请准三则，一是准面巾，二是准不侍，三是准阅览。公子都答应后，招见了兹。此后，兹居公子府，开始了她博览的愿望。两年后，公子杼当了皇上。兹也成了医吏的一员，能够自由的阅览王室藏书了，时间一长，似乎王室也忘了其人的存在，但因此也成就了兹。

五年后，兹请出王室，回到了轩辕，又开始了医学的研究。从学的人有五十余人，在知识穌经验中，四十一歲寫下了《脏册》。《脏册》里，阐述了人体的五府功能，亟其“五府之要在于腸。腸营灌之脑，天地之心，体之重脏”的论述

四十二岁才结了婚。她的丈夫名叫籛，是个身着竹衣，只要有风就能找着他



的猎人，也是经常无偿提供她动物研究的人。丈夫的支持，使兹在药的天地里活跃了起来，于是又致力于汤液的研究。

她有个弟子名叫台，因为研制药物调配，伤了身体。兹要他中止，等身体好了慢慢来。可是台这个人很倔，虽然总结了五味五气，但自己却死在了药物的逐渐伤害之下。

兹穌籛的儿子名字叫做旨，旨亦从小就开始学习着他的母亲，除了性别模样，其它的一切都如出一人。

兹六十歲时，与籛等人同死于无妄之火灾。时夏历二月初一日。

旨年十六岁，便担起了母亲未完的事业。直到了他的儿子任，亟儿媳嬖手里，纔完成了兹的愿望。彻底补充了《脏册》的不足，完成了《品对》。佰十年的时间，一个家族，除了主人全死在了草药的毒害下。

其中功劳最大的是兹的孙媳，名字叫嬖。因为留下来的《脏册》《品对》，其孙任补充，编着的，但却是嬖刻录的。虽然《脏册》《品对》都已经看不到原文而佚失了，但她的精神亟精华却渗入了《内经》，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提出了“腸至公。有其病而无其应，有其症而无是治。怡养之功，其胜乎药。腸之要乎胎孕，晴明者，衡同，而弗病。”

所以《九真要。灋例程治。始之纪一》中说：“嬖任，兹籛，台旨，醇同美，束韧之灋焉”。虽然只数字之褒扬，但在医经之中，已永垂不朽了呢。

（文中所载诸医经，都要早于《内经》，大多亡佚，只有极少部分在极少数人心中留存下来了。可以说，这就是古中医继嗣有绝如缕的现状。）

### 再上一医案，还请注意医者对脉象的辨识之机

医案中对脉象的记述虽然不多，但从中可窥见医者对脉象四时应象的把握，在今天已不多见了。这是古中医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其人脉、药、针，三者，尽显古中医的神奇之处。

曹么么，男，二十五岁，陕西宝鸡人，屠宰工，一九八四年四月就诊。

面色红润，两颧蒙尘爪甲反卷，耳中间赤，目外皆赤，齿有血渍，唇干裂。舌质粉白，舌尖红。双寸浮濡，左关细紧，右关沉滑，左尺浮大。

这种脉属于初冬，乃肝虚为阳明风寒化火反刑，治疗不亟时所致之黄疸病。因过量服用二陈柴梔之味，或邪未尽而温补肝肾以致肝火郁荫不散，久而寒化之肝病。所以在夏而脉一细紧一沉滑，也就是说两至三年纔致的症候了。

处方一：连翘 35，桂枝 15，黄柏 15，当归 15，川芎 15，杨柳枝鲜 30，桑枝 20，五灵脂 15，三七 6，黄芩 15，龙须草 15，鸡矢白 6，水煎三次，合分早晚饭前服。忌荤腥，铜铝器。三十付。

处方二，猪毛一斤，谷壳四两，用芝麻油半斤分次炸脆研末，再用红糖三两入油温化，丸如小豆，每服十二粒，中午，临睡服二次。嘱其三付完后来复诊。

六月来复诊，面色正常，爪甲复平，耳轮不赤，外眦赤消，齿白唇泽，舌质舌色正常。自述，口不涩苦，目不干羞，饮食正常。

处方一：杨柳枝 35，桑枝 20，苦薷 15，苍术 15，陈皮 20，菊华 20，木贼 20，青蒿 20，虎杖 15，羚羊 5，青黛 10，茵陈 10，山羊肝分二十份，每付煎一份水煎二次，分二次中晚饭后服。三十付检查，如未愈又三十付，愈而已。

处方二：牙皂 35，马勃 30，茯苓 30，山药 25，当归 20，沙薷 20，全蝎 15，白华蛇 9 条。共研细末，饴糖为丸 12 克，日服二次。二付。

冬月其村人来诊，言其早愈矣。

### 古医经中的脏腑之别

现在，我们常说人体的“五脏六腑”，这是引自《黄帝内经》中的说法，其实，比《内经》更早的古医经中，脏腑的含义比这个更广泛。我记述的这个医家所宗，就是这古医经所载的脏腑学说。这门学说在秦始皇后就已失传，幸好能在这个支流中潜藏下来。下面，我将古中医里的脏腑说贴出来，以飨后学：

古者言脏：中，宗也。言腑：补，利也。故方生方士，以脑为脏，肺为腑。心为脏，胃为腑。肠为脏，膀胱为腑。肝为脏，胆为腑。肾为脏，(衣)为腑。脾为脏，大肠为腑。牝为脏，牡为腑。髓为脏，核漠为腑。六墟为脏，膜水为腑。(锤鉴)为脏，原膜为腑。

轩辕與伯，去其复而一统，成五脏六腑，曰脏心肝脾肠肾，曰腑肺胆胃肠三焦膀胱。夏去脾而衣主，商去肠而肺脏，脾用而衣去，各用其是矣。

嬪任，兹籟，台旨，醇同美，束韧之灋焉。容公成之侍商，考以一而统之，今之是也。

答楼上

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些诸如“经外奇穴”/远端对应点/平衡针灸的某些穴位等等，是不是无意中就是在刺“络、蹊、谷”这些系统？

——是，但“络、蹊、谷”三系统包括的穴位和功能更广泛。

## 附录 III：三申道长的博客

多谢“我是游客”老师帖子的指引。通过东辰师兄，找到了主人翁三申道长的博客：

<http://hi.baidu.com/buzhengtong>

看后很感慨。希望大家抓住宝贵机会，好好学习。

## 附录 IV：我见三申道人

我见三申道人

<http://vickyavalon.spaces.live.com/blog/cns!5E31721903A5869E!2612.entry>  
2007/9/30

我见三申道人

“刘至贤道人，甘肃天水人氏，十一岁出家，号三申道人。少年时辗转大江南北，得到多位隐士高人的亲授，立为太乙门第七十三代传人，受尚师口传之上古遗秘《黄帝内经》。世传《黄帝内经》历经战乱和人为篡改，错讹乖乱，已失原始真迹，太乙门《黄帝内经》还原医经真貌，济世救人惠施奇功。为攀登医学高峰，刘道长隐居深山，与蜂蟒虎狼为伴，与硃砂百草同生，艰难求索几乎付出生命代价，最终熟谙本草真性。其对本草的发明独创蹊径。针灸之道，幽微古远，医经所述之“经、络、蹊、谷”独“经”穴为今人所用，而疗效更巨的“络、蹊、谷”三术近世不传。刘道长所怀之针术拾自道门遗珍，集“络、蹊、谷”三式于一身，虚实迎随，解病救厄于须臾之间。

凭借仁术，刘道长游历川、贵、陕等地，活人无数。2004 年季秋应邀来北京白云观坐诊。无论达官贵人庶民百姓，无论贵贱亲疏高低远近，刘道长不为利动不为惑摇，秉仁心施治如一。凡亲历过刘道长医治的病人，无不为其独特神奇的医术所折服。白云观以深藏医学奇人之佳话名隆京城。”

周末饱受痛经困扰，抱定决心去会一会三申道人。清晨 5 点到白云观，挂第 4 号，排队等候的患者全是慕名而来，交流着三申道人如何妙手回春，如何扁鹊复生；也传言着三申道人不喜患者多言。我开始紧张，见到倾慕的人我总紧张。

9 点半进了诊室，见到传说中的三申道人。见道人白发苍髯，气宇不凡；身

着条纹鳄鱼恤，手持朱红小烟斗，左膀右臂俩徒弟。我被这轩昂气势所折服，你说说在如此高人面前，我多么想和他探讨探讨行善济世，规划规划世界和平；“痛经”二字在他面前微不足道地甚至有些下作，于是我一言不发，舍小我，求大我！顺从地把我的左手给了他，然后又把我的右手给了他。

不知道人是从我的脉搏中摸出了我的紧张，还是从我的神色中窥见了我的惊慌；总之他笑了，慈眉善目，和蔼可亲，问“今年多大啦？哪儿人啊？”晚辈不敢造次，我算啊算，2007 减去 1981 到底是多少呢？我怎么就紧张地算不出来呢？一分钟后，我定气凝神，答“24！”（出诊室良久，我才意识到我欺骗了道人。）

我还是不敢说话，三申道人发问“腰控不控啊？Li jia er（请注意第一个音节他用了重读四声调，第二个音节用了轻声并加了二话音）多不多啊？”我怎么一句读听不懂啊？我向他徒弟投去求助的目光，小伙子答“腰疼不疼，例假量多不多？”哦~~~

然后道人开始写药方：桂枝，牛膝，赤芍，芦芭子，腹皮，茴香，艾叶。。。。。。最后叮嘱：不吃生冷，不吃虾仁蟹黄，不吃淀粉。

整个过程十分钟，我有点儿神魂颠倒。

**转载：北京有个中医**

发信人: gismo (gis), 信区: Wisdom

标 题: 北京有个中医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Jul 30 21:14:58 2007), 站内

想起 J 以前提到访问过几个北京名医，都不过而尔。我提一位——北京白云观中医诊所，三申道人，俗名刘至贤。

讲几点我亲身见闻而以为重要的：

1、基本只靠号脉，加上看看舌苔、问几个小问题，偶尔看看耳后。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据说脉把得非常非常细，所以能 2。

2、明确诊断五脏六腑如何。

3、他自言要分析到病的成因才开处方。分析时除中医理论外，还用到五行等推算。此

上三点我认为是最神的。针灸我未见闻，有网文说更神。

4、见面一看就先定你的体质类型。

5、他这一脉一直传了至少两千多年，有类似家谱的谱为证。华佗和宋代一位姓崔的名

医就是他们这一脉的。不过，华佗好像是旁支。他们的意义就是保留一缕血脉，证明先

人的中医是真实有用的，但他不准备再传下一代了，因为学起来极苦。

6、他小时学的路子是先学字，很多字是中医创造来描述病症的，而流行的字形已经失

去原意了，如风字（指正体）。然后就是背一本大部头的书。就没了。后面就是跟着诊

病吧。他认为体验自然界的東西比课堂讲授有用得多，至少一个原因是能因此极为细致

把脉——常用自然界现象描述定义。

7、他称他师傅和他水平差不多，但都只学到百分之一。千中有一两例无能开处方。

8、他说处方实际只要几味药就够了，其它都是怕万一而用来中和毒性的。

再说我的病吧，用药一月，心肾不交等两症去除（当然这是根据该医的诊断），另有 10 多年的痰症明显见轻。

周二和六以外的上午 8:30 以后，12 个号，熟人可后加 2 个。所以要排上号最好 8 点左右就

到。但周日人极多，5 点多就排队满号了。常年节假日不休息，但偶尔外出。

### 白云观归来

<http://blog.ci123.com/fengqiaomm/entry/319196>

080314，11 个月零 6 天

久仰白云观三申道长的大名，今天一家人去了白云观主要是给外婆看病的。

宽爸 6 点就起床了赶去排队，8 点开门开始放号，终于还排到了倒数最后两个。因为诊所在白云观里面，都是道士坐诊，所以他们的制度是拿着门票就可以挂号了，宽爸之前去考察过，所以还攒了有门票呢。

等到宽爸排上号了才通知我们过去，这会宽也起床了，吃饱了，收拾停当了，天也开始暖和了，所以也好出门了。

到了白云观还没轮到我們呢，就买了香火挨个殿进去烧香，最后临走前宽爸还特意到文昌殿拜了拜。

睡醒了的宽对着这个新奇的环境还挺感兴趣的，排队等候的过程中，妈妈带着宽在诊所的院子里面练习走路，可是宽路都不会走就想跑了，就喜欢走台阶。妈妈就一遍一遍地扶着宽从院子中央开始，宽大步流星地简直是助跑状态一直冲到台阶前一口气就几步台阶上去了，而且还一脚就跨一个台阶，那架势，哪像个不会走路的人啊。

宽走台阶越走越兴奋，爸爸说歇歇吧，一会都不让把脉了。因为反正门票有多，虽然三申道长的排不上了，别的道长那里还可以看看嘛，就想让人家看看我们宽的湿疹。

外婆和宽爸都在三申道长那里看了病，据说道长看病是不问诊的，光把脉就可以了，所以进去了以后都不敢说什么，直接给把脉了，其实也想看看这道长的本事，能不能把出来。等道长把完了开口跟抄方子的学生说诊断的时候，那是一说一个准，服了！

等到宽到另一个道长那里看病的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把出宽的脉来，反正一直问这问那的想求证自己的看法吧，但是他问的那些表现呢宽也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也没当怎么回事，开了方子就开吧，反正也不会随便给宽吃的。真要看中医的话只有去看小儿王妈妈才放心呢。最滑稽的是道长要看宽的舌苔，但是宽可是轻易不开金口的，赶紧拿出了小馒头引诱宽，可是怎么引诱宽也不肯伸舌头呢，只好作罢。

## 附录 V：天水刘道士传

注：此刘道长的高徒“潜龙在渊”所作

(2007-02-07 19:20:54) 分类：如是我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90dc010008x0.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0090dc010008x0.html)

刘来信者，甘肃天水人也。少时曾疾胃痛，吐血不止。医院拒收，母贫无以给医。共和国二十六年，信恐死葬累家及母，遂出。时信年十一。已而，疾自差。

初，信陟佛门，之峨眉山皈依，然恶和尚之戾气，还出庙门。后遇一道人，随其游方，更名至贤。道人善针术，以此解人厄积功德。贤谨奉师，习方技。师行医讳避妇人，遇妇人求医，则令贤针之，是故贤犹善女科。越数年，师度百岁乃去。贤长大。

会“文革”发动，国政昏溃，白黑淆乱，山野清修之地莫能外，僧道教团坐“封建迷信”失所。庙观寺院文物制度皆毁，教内之人皆被逐下山，令还俗。独贤不应其令，逆众，固求道，不与俗同。有隐士嘉其志，见爱，授贤黄老术，贤谨受之。

鹤鸣山有道人将死，哀其衣钵无以传，闻贤有异秉，使人诣贤来受。贤不从，诱之，贤果来。道人闭其户，贤不能出。贤怨望，骂詈。道人无给食，贤饿，遂听之。道人口授上古太乙门医经，令贤记诵，凡二十余万字。贤能记则食之，否，则不予。贤记诵毕，出，遂立为太乙门第七十代传人。师徒之谊存焉。居无何，道人死，贤负善术行天下。

贤尝游西南边夷之地，适一老姬独居，病笃，不能自护，贤煎汤问药，不废昼夜，亲如己妣。姬将卒，献书，曰“家传之物”，得之能济生起死。贤视之，为疗疮痒方。初，姬父家因方贵，邻诬其父妄罪，父死，下女狱中。女服刑三十余年，然，密其书，无为人知。刑期竟，女出，鬓发华而颜色去矣，独书完好。姬自得贤，察其行，观其德，贵贤之节高，乃以书授之。

贤遂通阴阳、律历、医、道家之说，终以医为业，施用万庶。不数年，资累百万，尽捐故里，造庙兴教。时人怪其能聚财，犹神其活人之术。

会贤母病，贤还家侍亲。五十年，一妇患隐疾，延数医，不瘳。往贤请治。贤针其子宫左右极，不日，差。妇新寡，请愿为贤妻报恩。贤让之，妇固请，贤不得已纳之。后七年，产一子，名建晨。

五十六年仲秋，北京白云观主事李宇林苦腰疾，良医弗见。闻贤有义行，遂往西北求治。贤解其厄。林延贤进京仍医事。医馆医者多文饰其能，张表身世故事炫其术以召病人，然病人益远之。信敦直，纳言，髯口，形容不自顾。病人来，不问疾从何出，口衔烟，以手脉之，敛神静气，俄尔，诊毕，已知其所苦深浅虚实，书方。病人奇之。然其处方未有不应症者也。是故，贤之病人益附之。

张家口一妇人病，羸困，尝卧三十余年，数请医，不差。闻贤能，进京请治。贤案脉，知疾劳伤迁延失治，针药并施，期以二月，妇人起。

北京有军吏妇苦肺癭瘤日久，遍求京城名医，皆束手无策，往求贤。贤针之，立效。吏信以为巫，怪其神迹。吏资饶，备车骑日日午时迎贤医其妇。月余，癭瘤化之，贤嘱妇勿往西医注肺溶液。然妇犹苦渴，听他人言，阴往西医注液。顷已，妇昏死不知人。贤闻，薄责之，叹曰“命也乎！命也乎！”

贤以医名显京城，南北夷夏求医者日众，然贤常哀，谓曰：“古之大医，仁心仁术，功绥百姓，德佑苍生，是以古人病多活，道德存焉。今之医者，谋财图利，妄施佞术，是以医近利而民益远生也。故今人病多死，道德堕焉。呜呼！人死，非病之毒烈，其咎在医也。”

评曰：吾少好慕道，长，以文学治生，著书四十余万字，为讳者言，申蔽者义。然，有司禁行，世莫得闻。吾哀为文不能载道，义不容于世，遂退而习医，独善其身。遇刘道士幸而从其学。

今人习医多从官学，《内经》不验《本草》乱真，故为医者，术不信者久矣。贤之所能，传自先师，嗣秦越人之根基，承华佗之苗裔，是以备活人之术。今人弃我华夏岐黄之源宗，崇西医之利刃宰具，吏民兴之，官学隆之，然能为大医者益衰也。贤常笑之，吾信也乎！

## 附录 VI：抓好吃与睡，人人活百岁

[http://www.baozangzazhi.cn/Article/ysjk/200807/Article\\_20.html](http://www.baozangzazhi.cn/Article/ysjk/200807/Article_20.html)

作者：刘至贤

文章来源：佛教文化旅游网 更新时间：2008-7-1

保持健康、拥有健康是所有生命的期盼，社会繁荣的要素。

如果你一天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与患者在一起；那么……

如果你是有成熟道德素养的人，就会为她们的不幸与不慎而惋惜。

## 历史溯源

人们是无辜的；知识的路径充斥了名利的欲望，是统治阶级及屈服、追逐于权利、为政治服务的骚客们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的形成，早在公元前三零零年左右就萌芽了。从那时起，知识逐渐变成了统治者强有力的武器；从全面发展的文化中，脱出了畸形的三期文明。

所谓畸形，是把人类用智慧与经验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在权利的左右下专利化，让她集中的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了。

知识——是经验的传述成果，争取手段的基础，健康生活的保障，争取生存的工具，人类文明的写照。本来的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贤妻良母”，贤良淑德的。

早在人类文明初期，华夏的祖先们，就有了早上与阳光同起而工作，下午随着日落而休息。《龟书》上说：“日出而作兮，日落而息焉”的精神。

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上，有了日常卫生。《内经·午甲》篇说：“从自然，揣节度。劳勿骤，汗勿(叩)。食无躁，行度力。心神一，万事移。恒有已，不及可及。恒有得，涓涓来机”的总想。

大体上是说，随着天地自然的变化，掌握饮食起居的法度。疲劳忧患，不可巨食；大汗阳散，犹忌风冷；疾血气浮，牛饮屯阴。食畏燥火，已忌躁动；度力而为，不要过量。常保心神的一致，没有做不了的事。坚持了就有结果；人力虽微，有恒心可以改造自然。一切的成功，来自于点点滴滴；而一点一滴，却是保有生命的关键。

在饮食与运作实践中，有了“日落以汤兮，午食作醴；从分自守兮，我形矫、尚。”的饮食模式。

意思是“早餐五谷酿造的食物，来调和气机；中午吃主食，以充给身体能量发挥；晚上用果蔬煮制的汤液，以其清酥的休养致脏腑的协调。保持心态的平酥，不迷恋外物之欲，若能达到这种良好的境界，身体终能矫捷，神气就致力与健康了。”

这就是说，在夏王朝以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认识了健康本身的重要性了。在自然条件及日常生活的体验中积累沉淀并升华，在了解与普及中形成了传播的歌



谣，这就是古老的黄河文明。

## 读《龟书》——健康与品物的因果联系

《龟书》上说，“脏，藏也，主血。心动肾清，脾生肝解，肺主升化。腑，抚辅也，主阳气。胆领胃畜，膀胱主濡。三焦承运，大肠质化泌浊，肠主生藏”。

大意是：“脏，深藏在内，血液的生化运行是她们的功能。心是推动血液循环的，从此也产生了力量。肾是清理血液的，也由她排除了多余的浊水。脾是生血给养的，却由她完成了供给的平衡。肝是消解血液毒害的，由她促成了消化及气机的协调。肺是为血液充实阳气的，但她却促成了诸脏器的宣化”。

“腑，是养抚生成，卫护能态的器官；她们生阳升华，主导着气机的运行。胆化物，布领体内的阳气循环。胃仓廩，畜藏着运动的能量。膀胱注收污浊，综合协调着五液的平衡。三焦是督导阳气，运行二质的六腑网络总樞；其运行资本在小肠，动力在肝。大肠摄收着重浊，输给五精筋骨又排浊。小肠是生成营养身心脏器，也是矫健的根本”。

“其故耳，以知我之生者，大哉无极。一物之用，食醴各异。一若常久，之应祸福。其谷之害，解之汤谷；汤谷不已，解之若。其若之害，用之腥；腥不已，谷腥任。其腥之害，用之果若；果若不已，用之味；不已，汤醴味以取之，针砭伐之，药石攻之。”

基于脏腑循环的规律，我在摸索中明白了人体及品物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太微妙了、太伟大了；就像一个很大的圆，寻不着头续；看上去似乎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极，又像是很多小圆组合成的一个大圆团。

同样的东西，服食的方法不同，由于生冷蒸煮的不同，而形成了效果的差异。同样的菜，由于新鲜和陈久的不同，它所相应的灾害和福祉差距很大。也就是说任何的物质都存在着偏性，一直食用就有弊病的隐藏，是以饮食是必须要多种物质相互调融培养的。

如果是常食五穀所积的病，那么用原五穀煎汤就可以调理；如果五穀煎的汤液得不到缓解，那么再用蔬菜就可以解决了。如果是常食草根树皮所积的病，用腥肉就可以调理；如果不行，穀米加腥肉就可以了。如果是常食腥肉所积的病，用水果及蔬菜就可以调理了；水果及蔬菜得不到缓解，可以加之辛散、酸消、苦泄之味。如果上法不能解决，那就证明病已陈久了，只能用汤方、醴醇之气味去之，针灸砭石以强攻硬伐，药石之重堕以下之了。

“其有无一圆，万物一运。其亟我之用而万物刍，圣人不议。其饱己之欲而物粪，圣人不为”。

形成有它的因素，而耗亡有它的时间；这本是物体与空间的共同形成的。它就像是一个规则的整体，相互促进而利用着。天地间的万物，又何尝不是一样的运行而生息呢。基于上述的道理，如果因为我的满足，就视天地万物于无物，这个问题的褒贬，有远见的人是没有评说的。这就像为了怕别人吃，就把吃不了的东西强行地吃下去一样，即糟蹋了食物，也给机体带来了病患一样；善于葆养而修德的人是不屑为的。

“故我知常病常用，生之患焉。满无常，盈不足。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饮食以常，勿触天妒”。

历代相传，使我们了解了大自然的奇妙。所以，我们知道自然；并且遵循着她的规律；气候的变化，日常的应用，使生活中随时有病害。生活不节制终导致了应用的过度，却不知欠缺才是真正的满足。从来就有了这种习俗，就是卯时起来做事，酉时归家休息。饮食要根据消耗的程度去适量的补充，千万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去强行作为，干涉身体本身的能态而自造恶果。

“故六腑者，元之始也。五脏者，化之宗也。奇恒（读奇伯）者，性情之主也。六墟者，治谐之关也。矢、一饭之小，其病乎旬。矢、一饮之过，其害乎生。斥其过积，害其数大。天道无心，尚近乎情”。

所以说六腑的机能，是转化能态及精神力量的开端。五脏的机能，是整个身体机动的主导动力。奇恒六腑，是主宰精神推动气机的先锋。六墟诸壤，是治理与节制平衡的器官。

一切的发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一顿饭的不慎过失，会积劳半月的病患。形成及发展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一次的不节制而喝酒过量，会留下终生的灾难。干燥不生草木的盐碱地，是因为不疏通的过度积累与顽固不化造成的。毒害的形成虽然渺小，只要潜藏到一定的数量就遗害无穷了。自然的变化没有确切的根据，是地理条件综合着形与气质而产生的；她们不会因为亲疏的关系对人物本身的过错留情，但却会因为人物本身气质的变化改善影响。

“真人之谓摄也，其致焉；日落以汤兮，午食作醴，从分自守兮，我形矫、尚。其体致冲和；矢不寐日，不作夜。恬澹而养，阴阳衡化，久则与圜周息矣”。

古代致力于自身修养的高人们谈到摄养精气，首先要保持与自然地高度一致；晚上食用果蔬煮制的汤液，以其清和的休养致脏腑的协调。中午吃主食，以补给身体的须要及能力的发挥。早上起来吃五穀酿造的食物，来调和气机。保持心态的平和，谨守着内在而不欲求；若有这样良好的状态，身体才能矫捷，神气就致力于健康了。

当自身积累了一定修养程度，体内的真气就会平和的流通；当然也得白天不懒惰，晚上不熬夜劳作。清静无为的修养，形体与自然就合协而统一运做；久而久之，则人与自然一体，紧密结合地运行就没有终结了。

“其圜一，三佰有六十；而人命自半，半亡乎无常重吾；故死而不亡者考。日其化一，二佰有四十；而人之自半，半亡其欲取神失；故大而无细者寿”。

天运一个循环周期，是三千六百岁，地纪一个循环周期，是三百六十岁；生命一个周期，也是三百六十岁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却耗竭于自然的不稳定因素及太着重于饮食。所以，形如死而心存中穌的人才能尽极而老死。

太阳的一个循环周期，是二百四十岁；而人们的能态却只能发挥一半，另外的一半却消耗于占有知识，在欲望中使精神竭尽了；所以，马马糊糊什么事都不在乎的人，才能享有长寿。

“其、巨细无内，有其精焉。其、大无不外，有其存焉。我之不知，常以虚类，其众也哉！生杀而莫名，常以神疑”。

事物本身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条件及质量。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东西，都是在有一定的质量及相应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存在有它一定的空间；正因为有了它们存在的空间，才有其形成的原因，才使它们逐渐产生了。

我不能完全了解它们之所以生成的过程，也不明了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存在的结果，所以常用时间距离及空间的变化来衡量。它们来自于一切有形的东西，回归于自然的化育，是多么的庞大啊。

同样，它们利弊不一，成败没有定数，是生是杀没有动机，因为我们遗忘了关键问题在于事物本身。正因为人们总是忽略了事物本身的性质，所以才使人疑神疑鬼的，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而无边无际了。

“其患之存焉，去圜以远。其病之留耶，感与当染。得之身，生乎天；成乎物，杀乎物。故用之有其化，化、矢之有变。能知其程，生矣”。

神识世界里都存在着自我。自我的存在，就无形中有了爱憎、利弊、得失及屈直的概念；这种元始概念的存在使事物本身独立化，离开了整体衡化能态。由于中心的不同，所以就有了不得不迁就的理由；灾难就这样开始了，毁灭就这样形成了。

任何弊病的形成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也不会是无根无据的。是因为本身的不良因素才有了毛病的滞留；也就是说：没有内心的跃动，就没有染着的形成。

一切是因为本身与条件的因素开始的；在本身的习惯及自然应用中形成。形成的条件是污渍穌积垒，积累中产生了污渍的淀留，淀留的结果就是病患。病患中出现了应有的症状，机体的不协调形成了思想及精神的压力。由于这种压力的存在，无形中造成了气机的混乱，从而加速了末路--败亡的过程。

所以，条件反应的变化是不可测度的，度量的滞疏是其变化的结果；一切的

变化，其过程与条件反应的差距是不同的，而且这是它应有的变化反映。如果能够了解其变化反应的过程，也就了解了生命的所有需要。只要我们不违背她，生命之泉就不会枯竭。

## 博大的自然规律

《龟书》最后说：道也者、潜潜圆圆。浑浑同同、混混沌沌也。块然而一，有生不生。大哉有化，有化不化。不生者，所以生生。不化者，所以化化。则、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恒生恒化也。恒生恒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也。

大意是：说道嘛、这个东西很模糊，隐隐现现的；像是圆圆的，又不太确定，因为她很灵活，就归类于圆了吧。蒙蒙眈眈啊、浑同于万之中，散散涣涣啊、遍布所有事物之内。

大无不包，细无不入却浑然而天成，虽然有生成万物的功能，却从来不为本身而作用。虽然她对事物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却没有突出其本身。

太博大了！一切在她的推动下反应变化。推动了事物的反应变化，本身却没有光洁也没有暗淡；保持着自己的恒性。

正因为她对本身没有作用，所以才推动了万物的萌生。也正因为她保持了自己不变的恒性，所以才让事物在反应中起了变化。鉴于上述的原因，才使要生的不得不生，要变化的不得不变化；所以就自自然然的形成了事物本身的循环。形成事物循环根本在于没有本身生长的变化的意识，没有了这个意识才使其有效的得到了保持；这样就随着自然的节奏生化不息了。

阴阳则气，四时则常；其化常尔。不生者，疑其纯；不化者，往而复。往复者，其际可终；疑其纯者，其道不可穷矣。生者，吹而已。吹阴阳，恒则生；其、衰则死。化者，息而已。息有无，媾则化；其、染则易。

人体也是一样的生化，没有什么特别。阴阳二气有其本身的动态及规律，而这种规律来自于气息的清晰化及简单化；有了没有纷扰这个基本条件，才让其随着自然的旋律、在良好的态势中运行转化。

没有响应的，是其本身纯厚而反应的过程漫长，看上去好像是没有响应而实际上是流通的；没有变化的，是其本身的条件有了变化而形成交流的阻碍，减慢了变化的过程，实际上其本身一直在循环着。有了顺畅交流的渠道，其本身的条件也会随着消失；有了缓慢而似有似无的循环，她的生机就不会穷竭。

生命，本就是天体自然的呼吸，呼吸中代谢是条件的需要。在这个代谢过程里有了新生和死亡，能保持符合自然法则的就存在；自以为是并违背了自然法则，

只有趋向衰落及败亡。存亡，本就是时空事物消息之道。消息之道中的有无是依照自然规律的，只要有交流，就会有存亡；只要其本身有质量，没有脱离这个范围。

穌哉！孰能止？以静之徐生。大哉！孰能无？以澹之徐阔。活哉！孰能衡？以清之徐化。周哉！孰能恒？以无之徐环。生弗生。化弗化。不欲盈，不欲頼，矫哉尽乎极。

人体的平衡，是在与自然协调互利的基础上建立的；谁能够放弃欲望的萌动而保有内心的安定？让精神及身体在清静的状态中自由的葆穌吧。

自然界里所有的生命潜力都很伟大！谁能够长久地保持如自然法则一样的无为？在一团穌气中慢慢的挖掘生命潜力并且使其开拓延伸吧。

生命的气息自然而活跃！谁又能够掌握她的平衡让其稳定的发展？保持意识的冷静、使她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中循序渐进的去运化吧。

万物生息之能态是那么的周密而严谨！谁能够永远坚持天道运行的规律，以没有生万有的圆状态势、去推动天人合一的无上循环，达到生命的无限极发挥呢。

生命是很微妙的，她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发展的；当人们太重视她时、就会因为太重视而使人的精神气息受到阻碍，反而影响了机能的正常运作。当有了潜意识的自我时、无形中就堕入了神经编织的过敏罗网，把零星的知感扩大化至于怀疑、有了鬼神之障碍；使正常的机能反射变成了亚病态势，从而妨碍了机体的正常运化。只有淡漠了生化的念头，才能衍生、发展。

不需要刻意地满足欲望、反而应使身体葆穌，不要把别人及自己去比较、欲望之火就会顿息，这样子才能使生命发挥至极限而不失矫健啊！

想健康就要遵循规律

什么叫健康呢？就是形体矫健，精神的清和及心理的惬意。

怎样才能使人身体健康呢？首先要做到精神及心理的穌平，增加对自我了解。其次要做到起居有常，饮食有则，动静有度。

所谓的起居有常：是指以‘日月相应’为基础，按人体的生物钟，经验中形成的规律。古代人说：春、安卯酉(六时起、十九点休)，夏、应卯戌(六点起八点休)，秋、归卯酉(六点起十九点休)，冬、养辰酉(七点多起十九点休)。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说春夏两季的作息正常，体内的阳气就自然的平衡了。而秋冬的作息正常，体内的阴气也就得到了调穌。如果我们不按其规律，身

体就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们的先辈都在寻求着作息的自然规律；到了汉代的魏伯阳，才把她记录了下来。这就是说：古代的人，是以太阳与月亮相互对望的时间为作息标准的。早晚如此，季度相同。人如果违背了她的自然规律，如果不以其然而然，加上饮食的失度，病患就产生了。

所谓饮食有则，在上一节里有所说明了。在此我再重复的引证一下：偏远山区的民谣里说，养于卫，生不颓。会不会？作息时在阴阳对。食与胃，要相配，慰不慰？早饭饱晚要亏。食当规，午卯贵，萃不萃？酉食若小走走睡。在没什么文化的地方，都有着这种健康生活的知态。而在今天的社交里，有谁能遵循自然的法度了？没有遵循又怎么会有健康的存在呢？

比如早上睡觉，中午早餐，午饭吃下午，人定吃大餐；这本来就不符合人体的运化法则，所以形成了内部的混乱失衡。再由于作息饮食与机理的不龢，导致了消化，分泌的紊乱；血液粘滞，津液不均，造成了神经系统的失度及衰弱。甚至由心理精神的因素，引发抑郁。

### 不要放任不良习惯

人们都有着诸多的不得已，又不得不这样时；是否有意的想到过这些不得已又不得不的结果是什么呢？百分之九十的回答是没有。又是否想到过在诸多的失态因素里怎样做可能会削减不良影响呢？百分之十五的回答是偶尔。那么我们的健康是凭什么来维护呢？百分之五十的回答是吃好喝好玩好乐好了等以后有问题再说。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再说吧’！‘唉！实在没办法’！‘您知道，我干的事儿不能没有应酬’！‘环境是这样子，我想不……也不行呀’！‘大夫，来自各个方面的因素不这样行吗’？‘我也看过好多医学养生的方面的书，道理多少明白点。但生活在这样的空间里，独善其身就意味着淘汰啊’！

也就是因为这些辞令说服了自己，作为自己不去调整的理由，也说明了自己无辜的原因。更危险的是，把本身的坏习气及心理上的堕落的途径颠倒过来；让客观因素变成了主动，主动转化为随从，一切是由环境造成，跟我无关。

这种理性的错觉任何人都难避免；但是，它并不是开脱自己的最好理由。假如把它虚拟做刑事案件，没有主犯开脱得了罪行的。因为律法不会因为环境及条件的恶劣，对已经成立的事实既往不咎的。而这种完美绝伦的理念误区，渗透到炎黄人的骨子里已经很久远了；对待事物的发展态度都如此。对事物的错误都可以修正，但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果在生命面前，常常去犯这种没有原则的错误，那其结果是沉痛而悲哀的。

我想说的是，习惯只是习气的必然，不良因素并不能主宰自我的强烈意识。生命是文物，她有无限的价值；快乐只是生命的必需，有她的确实性与必要性。但是，她需要本身的素质及理性为基础的；却并非是放逐自我及妄顾本身性命的理由。如果是在被迫中失去本身的态势中形成的需要，我们是否应该冷静一下，想一想这种快乐必要吗？真的惬意吗？

可以理解，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人应接不暇，但也不至于连调整本身规律的时间也没有。生命固然有需要，需要当然要工作，工作的前提是健康。如果没有健康，所有的理想事业就全部成了向往。

当然，工作需要营养来发挥，发挥却有着条件及环境要求。如果有一点不契合，那就请不要随心所欲，而是学会随遇而安去适应；把心理的不平淡化，把所有的不顺心当作历练，思想就灵活多了。

生活健康：是动静得当，营养平衡的体现。脏腑肌肉皮肤对营养的吸收是在正常的作息范围中就形成了，而骨骼筋髓的吸收，是在运动承载的压力促进及缓冲的作用后完成的。

而今天的人们，步与载为车所代，简化了压缩强化的推动力，失去了热接收的自然能态，以致营养在形成中消亡；这种消亡多半是输出后局部不能热化而尽快吸收所导致。而骨骼筋髓的营养却是严谨的，一但没有应有的接收条件，就会迅速的流失。不易流失的部分却形成了脂肪的堆积，这种堆积就是肥胖。

骨骼的营养多半是动态能量，而筋髓的营养多半是高能精力态物质；所以，它们的新陈代谢，使骨骼筋髓失去了韧性及耐力。对肠道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使其失去了有保障的营养合成路径；阳气亏虚而不能导引，形器郁结而气机不能伸舒，脊体失去了制约，给机体的正常运行带来了不便。

在骨骼而言：一动一作都需要整体的配合。动作在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持续值，也只有三小时就达到极限，任何工作姿势都是如此。超过了这个时限，将会形成循环的障碍，这是因为胆气滞而引领不力的缘故。胆气的不能引领，来自于精津汁液往来代谢中的堆积。堆积与缺乏，形成了代谢的紊乱，造成了机体局部的不良反应。交通的障碍，导致整体亏损至疲惫，正因为亏损的缘故，这局部的伤害也就落户了。如果人们肯以这个极限的六分之一的的时间，去放松身心，顿缓意识，开肩阔胸，以气动形的慢步，不但疲劳能得到缓解，储藏在体内的营养及即将代谢的能量也能够同时间内得到很好的释放及补充利用。

## 不良习惯的后果及治疗方法

由于作息的不常及饮食的不当，形成了脏腑功能的失调。功能的失调产生了一元两极的结果，那就是作息不常的功能紊乱，饮食不当的功能紊乱两种结果。

作息不常的功能性紊乱，来自于神经的兴奋及情志的违和。情志违和的人身弱多病而精力不足，神经兴奋的人身旺少眠而暇思幻想，但共性是消瘦，肠胃不调或颈椎损伤。作息不常造成的脏腑功能紊乱，可以通过调整作息时间来恢复；也可以做单举侧转的动作：右手举起，左手反背在命门，上半身转向左侧九十度；左右相同。这样既调理了脾胃功能，也缓解了功能紊乱。

而饮食不当却由于营养的过度偏盛，造成了体内的堆积，这种堆积的推出就是脂肪，它的不能代谢就形成肢体的肥胖。而肥胖又来自于运动的贫乏及阳气的缺少。进而言之，运动的贫乏，使脾肠两虚滞而造或代谢的缓慢而脏气壅塞。脏气壅塞使气机的循环受到障碍，障碍造成了阳气的萎靡不振。饮食不当造成的脏腑功能紊乱，可以通过调经、整谷穴来恢复。

调经：就是通过调理足三阴三阳来达到消积化瘀，通经活络，驱邪避寒的效果。足三阴位于双腿内侧，足三阳位于双腿外后侧；用双手从两侧环跳始拍下至外踝，从内踝上拍至箕门穴止，如此反复十二周为度。

整谷：就是调整人体四大经络的谷部，来调理内分泌及微循环。谷部在人体四肢大节内，即手腕上，肘关节前；足踝上，膝下。方瀼是用双手拍击踝内外，膝下内外，以觉酸胀为度。次拍打手腕上内外及肘关节前，以热胀酸麻为度。

## 逍遥养生功

‘放松身心，顿缓意识，开肩阔胸，以气动形’慢步的要领是：(一)心中不着点尘，不用意识；很自然的以肘腰(带脉)领气，慢慢的松肩，头顶上拔，松开颈椎。然后以肘带动双臂，与肩持平。(二)下颌上领，双目收视，内蓄其光。(三)双手拇指自然与乳头相对，食中二指指尖相引。(四)以气引腰向前侧移动，带髋部向前，移至另一足尖前方。(五)切记、双膝不要用力，脚心要空，保持自然与地接触，不离不着。(六)吸气收腹提肛，尾骨前引。呼时气贯丹田，灵虚上顶。如此，纔能合乎“两仪合化处，蛋里步圆虚；倡稣开吾道，天地任逍遥”的瀾则。

此方法是道家逍遥十式中的第一式：‘天地一化’。特点是舒伸阳气，以形散滞。活跃气机，发掘体能，柔合气形。适用于颈椎胛椎不良，肺、心脏诸病，疲劳症，胆风(神经衰弱)，阳虚阴郁的人羣。

‘右手举，左手反背命门，上半身左转九十度，左右相同’的要领是：(一)放松身心，顿缓意识，清稣气机。(二)和双手自然以腕上引于脐平成上下状抱球式，以中指中冲穴对劳宫穴。(三)以腕引举手臂，与心平时翻掌上举，同时另一手合谷贴命门穴，掌心向上。(四)以肩动形，左右相转，心若渊海，澄静不波。(五)左转，则下颌引与右足跟对引，手掌擎天。换手，擎手缓缓下落，至中腕时后手前引，擎手后移。(六)双膝内引，足心要空。忌、心思不属，动作不可太快。如此，就合了“形动活逕风，擎天我独尊；丹田生气固，心在一掌中”的瀾则。



逍遥十式中的第二式：‘万物一育’。特点是养气毓中，调理肠胃，健脾固肾。适用于心背痛，腰椎病，消化不良，吸收障碍，痛风，气机混乱的人群。

## 结 语

《内经》言道：“圣人，不治已病而治未病”。是说：有远见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从不违背生命的自然法则，能做到合乎自然不欲欲。不是等有了病的阴影才去治，而是他在行动作为中，做到了抑实抚虚的调理，保持了心态及形体上的平衡。只要人们能够做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动作合乎时序，劳逸应乎阴阳，恬心怡神，不为物累，使疾病无法萌芽。这不就是符合圣人的法则了吗！

而大多数的人，平常让环境的氛围所左右，忘了自己是独立自由的。把自己钻入了能力化的圈套，忘我的拚搏着。好像根本上就没有自我，还谈什么注意生活细节呢？等到有了足够的实力，能体现自我、表现能力时，追逐时被放弃的伴侣‘健康’醉醺醺的向你兴师问罪了。

还有一部分人，能吃就吃，有乐则乐，想干就干，随心所欲。只要不出乱子，玩起来不眠不休，从来不认为身体有能态的限度。认为人本来就是这样的，生老病死再正常不过了。可当自己一旦有了毛病时，就吓的疑处生鬼，草木皆兵。

为什么不在平常做点有利自己的事呢？为什么平常不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呢？等亡羊而补牢，不如牢未损而为之；失之甚微也。

所以，《九真。生之附》言道：“夫为病，自乎出入，居乎分判之源”。“夫病，生之附也。附者，奇出，无常之所以也”。古人认为，疾病是于生命的具在的。它像个无限制弹力的锁，根据事物本身的行为，来伸发的。因为，它即是疾病的源头，也是运动能态的激活剂。所以，病这个东西；像是生命里丑恶的奴仆，随时注意着主人的强弱，等待时机，将有所动作。生命本身的坚韧，它的成份反而变成了发挥极限的元素；本身的懦弱，它的成份就成了催命符，这便是事物的必然法则。

在顺应‘物’道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为小，而我为大”的人定胜天思想。“求诸物，莫若修惠迪己”。求取物用，首先要自身有一定的涵养，克服自私的过激；求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如平心静气，先求思想的有效开阔。

大自然的变化有寒热温凉，‘物’在她的法则中形成着。这是一个必然的条件，因为‘物’需要这样的环境。也只有这种环境，才能让‘物’达到本身的呼吸，生长、升发、代谢、休养。从生长、升发、代谢、休养里，让‘物’得到充分的补充、释放。如果只有热的膨胀的升发，那就像大棚里的‘物’理一样，大而不实，人为缩短变化了所有过程。

科技发展，对整个空间造成了很大影响。化肥农药的大量应用，使事物本身

的变化翻天覆地。污染的综错，使事物呼吸代谢尤感不及。激素化学，渗透了所有食品。体能运动，因为条件的优越在一天天减少。这一切的堆积，没有释放及代谢的弊病，已经是生命世界的头号杀手。而今天的卫生，如果再不求克己而反求诸医院，这种悲哀我见尤怜。

请记住：天下没有一种东西是万能的良药；因为，‘物’本身具有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持久是精神力量的拥有者，战胜所有障碍的灵丹妙药就是自强。

（读者简介：刘至贤，自号三申，修行者，佛道同参，上古道医当世唯一传人）